

五千年演义

后汉沉浮

孙宝铺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五千年演义

后汉沉浮



ISBN 978-7-5315-5354-0



9 787531 553540 >

本期定价: 40.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后汉沉浮

孙宝镛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孙宝镛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汉沉浮 / 孙宝镛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54-0

I. ①后… II. ①孙…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27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e.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春青 朱艳菊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 徐 鹤

封面设计: 徐 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 赵明钧 赵 载 庄德英

黑白插图: 李 鹏

版式设计: 刘 俊 东 科

责任校对: 李 爽 那一文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 张: 21 字数: 271 千字

插 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54-0

本册定价: 40.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五千年历史，以演义形式
出现，既可以提高读者兴
趣，又可以培养爱国热情。
编者有功，令人敬佩。谨祝

『五千年演义』出版。

一九八六年夏周谷城题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
为本书的题词。





班昭續漢書
庚寅暮秋宿心覺明銅於蘆京
猶竹古道居

蔡倫造紙

庚寅仲秋明劍彬
蘇州留待古道居





序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学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 年 7 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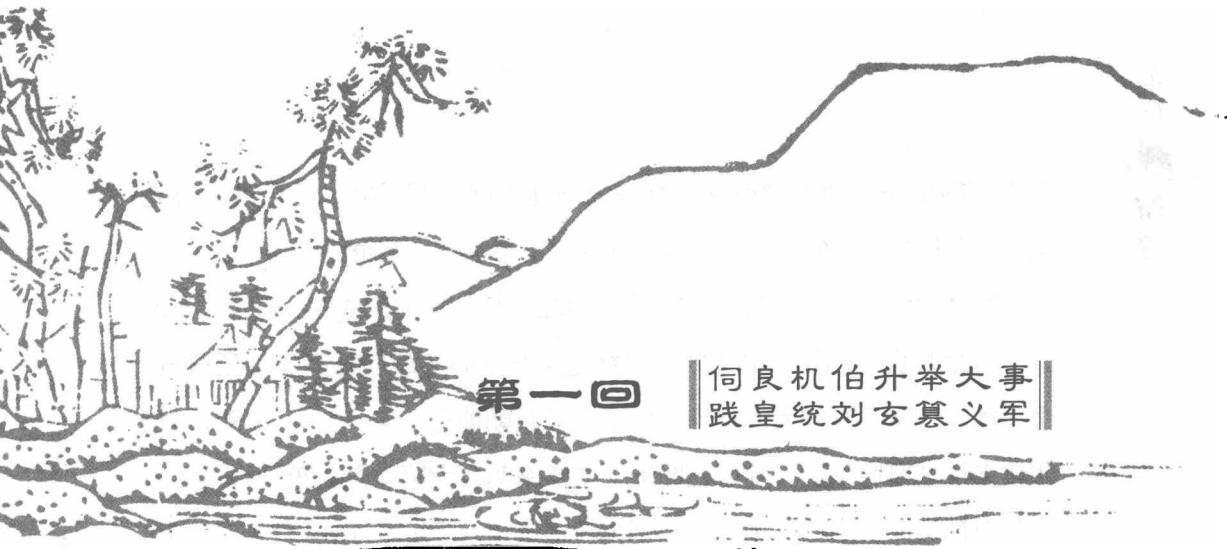
-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伺良机伯升举大事 践皇统刘玄篡义军	001
第 二 回	百万兵王寻围昆阳 十三骑刘秀救危城	010
第 三 回	战功显赫刘秀称帝 昏庸无能更始败亡	019
第 四 回	小怨不记洛阳未战 大恨宣泄汉陵被掘	029
第 五 回	改旗易帜李宝逞诈 以土代豆赤眉施谋	037
第 六 回	争正统刘秀伐刘永 定河北苍头杀燕王	046
第 七 回	朝秦暮楚隗嚣覆灭 得陇望蜀公孙述平	054
第 八 回	封功臣后汉大一统 庆升平光武获中兴	065
第 九 回	改官制政归尚书台 虚三公大权集一身	073

第 十 回	迷信肘石张丰上当 凭借符谶王梁封侯	082
第 十 一 回	宋弘拒婚糟糠不厌 董宣强项公主抱屈	090
第 十 二 回	斥妄说桓谭著新论 不读谶光武动怒容	099
第 十 三 回	贫游书市王充博览 闭门潜思论衡乃成	107
第 十 四 回	马革裹尸伏波屡胜 花甲请战马援败兵	115
第 十 五 回	樊皇舅扩田庄益贵 杜太守造水排更贫	124
第 十 六 回	检核田亩皇帝下令 度田不实张伋伏诛	131
第 十 七 回	子以母贵刘强被废 世祖驾崩刘庄承袭	140
第 十 八 回	承大运明帝知稼穑 治水害王景显奇能	148
第 十 九 回	私造图谶楚王获罪 株连无辜袁安平冤	157
第二十回	聚名儒会议白虎观 正经义章帝亲登临	166
第二十一回	后宫弄权睚眦必报 朔北逞雄燕然记功	173

第二十二回	子承父业续史不辍 妹继兄功汉书修得	182
第二十三回	投笔从戎班超立志 都护西域为国争光	191
第二十四回	三十余年沟通世界 五十多国纳质臣服	199
第二十五回	襁褓皇帝周岁亡命 缣囊大臣三日复苏	208
第二十六回	增灶弱弩西羌迷惑 烧石翦木漕运得通	215
第二十七回	邓后重教化尚节俭 阎氏废太子擅朝权	222
第二十八回	改进造纸黄门封侯 政坛风云蔡伦自杀	231
第二十九回	谏奢侈佳赋传天下 测地震神效惊皇廷	240
第三十回	举孝廉胡广得重任 仕六帝伯始终其生	248
第三十一回	斗鸡国舅废立皇帝 跋扈将军弄权朝廷	255
第三十二回	位极人臣外戚得势 恶贯满盈梁冀自杀	264
第三十三回	破柱取奸宦官畏惧 禁锢党人李膺归乡	271

第三十四回	陈蕃下榻结交名儒 二次党锢陈李被杀	280
第三十五回	卖公侯爵太后贪财 起裸游馆灵帝荒淫	288
第三十六回	三十六方同日奋力 二十八郡异地起兵	299
第三十七回	英勇悲壮黄巾失败 顽强不屈起义连绵	307
第三十八回	病人膏肓天下解体 权移曹魏后汉盖棺	315



野心家王莽一步步地篡夺了前汉（又称西汉）政权之后，凭着空想，实行“托古改制”，企图用一千多年以前的办法来解决当世的社会问题。历史是开不得倒车的。前汉王朝二百余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王莽折腾了十来年，苛政逼得农民没有活路。再加上服徭役、抓壮丁，战争连年，农村丧失劳动力，土地荒芜，水利失修，自然环境遭受破坏，造成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这里是淫雨连月，洪水漫野；那里是大旱经年，土地龟（jūn，军）裂；夏天雹大如拳，冬日雪深盈丈；更有蔽日蝗群，所过之处禾苗无存。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 17 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人王匡、王凤兄弟，率领荆州当阳（今湖北省当阳县）走投无路的饥民发动起义，并把起义队伍拉上了位于今湖北省北部的绿林山，开始了震动历史的绿林大起义。

听说王匡、王凤兄弟在绿林山领着穷人造反，那些在天灾人祸中无法生活的农民，纷纷投奔绿林山。马武、王常、成丹等人陆续率众来绿林聚义。几个月的时间，起义队伍就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在山上扎营结寨，



在山内的小块平地上种粮食；有些大户地主向他们寻衅，他们就去端老巢，缴获地主大户的粮食和兵器，就这样不愁吃穿，倒也快活了几年。

绿林山位于荆州。荆州包括了今天湖南省和湖北省的整个地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叫州牧。荆州牧在绿林起义开始时不敢向王莽的朝廷报告，也不敢对绿林军有较大的举动。到了王莽新朝地皇二年（公元 21 年），荆州牧又怕把事情闹大了受朝廷罪责，便亲率两万大军企图剿灭绿林军。未等州牧的大军来到，早有饥民给绿林军送信。王匡、王凤与马武、王常、成丹等众首领商量一番，便率精兵到险要处去阻击州牧军队。

荆州牧坐在由三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车上，心里暗自盘算：凭着我两万精锐大军，剿灭你几千山野草寇，还不是易如反掌？正想到得意处，有一士卒慌忙来报：“禀大人，前军遭伏击，正在向后溃退。敌军不知多少。”未等报完，就听鬼哭狼嚎一般，像倒了大树的猢狲，溃军乱七八糟地跑了下来。州牧赶忙命令磨车撤兵，车轮却不知何时被一个拖着长绳的铁钩给钩住了，动弹不得。绿林战士呐喊着冲杀过来。驾车士卒欲拔剑抵抗，立即被一位绿林战士用长矛刺杀。州牧乖乖地当了俘虏，被押到王匡面前。他战战兢兢，站立不稳，两腿一软就跪下了，以为必死无疑。王匡却说：“我等为饥馑（jǐn，仅）所迫，聚义绿林，救活众人性命。你身为州牧，对满野饥民不加赈（zhèn，振）济，却来加害于我，死有余辜！今免你一死，放你回去，令你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可怜这州牧，竟在他心目中的山野草民面前抱头鼠窜。绿林军尽获州牧军辎（zī，资）重——二百多辆马车的粮食、兵器等。这个州牧也许因为是败军之将吧，在历史上只留下败绩，未留下姓名。我们也只好空缺其名。

听说绿林军接连大胜，天下饥民更加向往绿林山，周围几百里内的困





乏农民，拖儿带女，纷纷前来投奔。王匡听说州牧逃回后不肯开仓济民，为了救活更多的人，又指挥获胜之师，攻克竟陵（今湖北省潜江县西北）、云杜（今湖北省京山县附近）、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北）。经过这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绿林义军更加壮大，山中已有起义战士和来避难求活的群众五万余人，特别是一些不堪官府、土豪欺凌的妇女，也纷纷上山投奔绿林军。

不幸的是，第二年，灾民遍野的荆州大地，发生了传染病，绿林山也未能幸免。义军将士和群众病死一半，山中无法坚持。众首领开会决定：列位首领皆称将军，各率兵分几路下山。将军王常、成丹率部西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秭归县一带），称为下江兵；将军王匡、王凤、马武、朱鲔（wěi，伟）、张卬（áng，昂）等率部北入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带），称为新市兵。

绿林军分部转移，不但解决了养活几万人的大问题，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并和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发生的赤眉起义等农民起义队伍互相呼应。一些地主阶级野心家也乘机打起各种旗号，或加入起义军，或自立山头。

在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省枣阳县西南），有一支刘姓人家，原是汉景帝的后代。其中刘钦、刘良、刘子张三人均是景帝五世玄孙。虽非同父，也是叔伯兄弟。刘钦世袭舂（chōng，冲）陵侯，生前担任南顿县令。刘钦有三子三女。长子刘演（yǎn，演），次子刘仲，少子刘秀。刘钦在刘秀九岁那年早逝。死前把六个子女托付给刘良寄养。刘子张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玄，字圣公，次子被人杀害。刘玄一直想给弟弟报仇，便结交了很多宾客做朋友。有个宾客犯了法，牵连到他，官府便到处抓他。刘玄躲

到平林（今河南省信阳市西南）。蔡阳的官吏为了捉到刘玄，就把刘子张抓起来。刘玄得知父亲因为他被抓，就想了一个计策：打发人从平林回到蔡阳报丧，说刘玄已死在外地。官吏信以为真，便释放了刘子张。地皇三年（公元22年），平林饥民陈牧、廖湛等人发动起义，聚集一千多人，称为平林兵，响应下江兵和新市兵。刘玄与陈牧、廖湛以及一些参加起义的饥民有过接触，知道农民只不过是希望有个好皇帝，并且只想到唯有刘家的人才能有当皇帝的资格而已。自己是皇族，具备了当皇帝的必要条件，参加起义军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刘玄便参加了平林兵。陈牧、廖湛见刘玄能说会道，又是读书人，就让他做安置和召集军众的工作。陈牧又想，人家知书达理，又是皇族，跟着咱们穷人造反，总得给个官当。可他们并不太了解官军中的官职称号，反正他做的是召集和安置的工作，就叫安集掾（yuàn，院）吧。掾就是副官的意思。

刘𬙂与刘秀虽是同胞兄弟，性格却大不一样。刘𬙂好结交宾客，收养游侠志士。刘秀则喜欢农业生产，愿意干些实事。因为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也是游手好闲，父亲认为他将来不可依赖。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便质问自己的父亲说：“吾所就业，孰与仲多？”意思是：我所成就的事业，和二哥刘仲比起来，谁的更可观？刘𬙂便以高祖刘邦自比，而把刘秀比做刘邦的哥哥刘仲。刘秀也不在意。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19年），刘秀来到长安求学，受教于中大夫许子威，攻读《尚书》。他只求弄通大义，不抠字句。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学费不足，他就与同学合资买条驴，让仆人赶驴拉脚挣钱，补充学费。王莽地皇三年，饥民遍野，到处发生农民起义。刘家的宾客、徒附等有很多人投奔了义军。刘秀本无心参加起义，便躲到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去当了谷商。刘𬙂却另有打算。自从王莽篡夺



了汉朝江山，改称新朝，他就一直愤愤不平，总想恢复汉朝基业和刘氏天下。农民起义发生以后，他看机会来了，便会聚地方豪杰，说：“王莽暴虐，百姓分崩，枯旱连年，兵戈并起。现在正是上天灭亡王莽之时！”他又召集亲属、宾客，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刘𬙂自称柱天都部，就是大统帅的意思。当地的中小地主以为刘𬙂的队伍也和造反的农民一样，会反对和杀死他们，因此纷纷逃避。

刘秀在新野遇到一个宛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名叫李通。两人慢慢地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李通听说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心想，在这王莽无道、天下思汉之际，刘氏皇族是肯定不会无所作为的。李通就编造了一条图谶（chèn，趁），对刘秀说：“我得到一条谶，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先生是刘姓皇族，此谶或许应在你我。”图谶是一种迷信的预言、隐语，是那些看相算卦之人的胡言乱语，我们将在后面的几回中详细介绍。那时有些人挺相信它。王莽就是靠编造谶语篡夺了汉朝政权的。刘秀觉得现在的机会确实很好，这条谶语也可充分利用，便接受了李通的建议，与他购置兵器，召集人马，在宛县起兵。他还仿照当时称将军起兵的那些人的样子，做了一件绛紫色战袍穿在身上。当他带着这支小小的队伍回到蔡阳时，叔父刘良看刘𬙂、刘秀都打起义军旗号，便大怒道：“我要到纳言将军严尤那里告发你们！”然后又大声吵嚷。刘秀低声说道：“这事是不能大吵大嚷的。”第二天，刘秀又问叔父：“叔父何时去纳言将军处？”刘良叹口气说道：“我不过是试探一下你们的决心。我并不是反对匡复汉室。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自此以后，刘秀的全家实际上都已卷入这场争夺皇权的斗争当中去了。那些看到刘𬙂起兵感到害怕的人，这时看到刘秀也拉起了队伍，明白他们与农民起义军并不相同，仅仅是打着

造反的旗号而已，便不再害怕，而安定下来。

刘𬙂、刘秀为了保护自家利益，主动派人与新市兵、平林兵联合，攻占乡、聚（村落）这样较小的居民点。先打了几次小胜仗，进而又攻下棘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南），并想乘胜进攻宛县。队伍进至宛县南面的小长安村时，与王莽军的前队大夫甄阜、属正都尉梁丘赐的队伍遭遇。这天大雾弥漫，刘秀和义军首领不知莽军虚实，慌忙应战，结果大败溃散。刘秀只身骑马逃跑。当时，刘秀全家皆在军中。刘秀跑不远，只见三妹刘伯姬正在徒步逃亡，急忙把她拉上马，二人共乘。再行不远，又遇见二妹刘元，刘秀大呼：“二妹快上马！”刘元一见马上已有二人，挥手喊道：“你们救不了我，快跑吧，以免两误！”刘秀见三人一马确实谁也逃脱不了，再加身后马蹄声近，追兵不远，情况十分紧急，便纵马而逃。在这次小长安之败中，刘秀的二哥刘仲、二妹刘元及其三个子女都遇害了。刘𬙂、刘秀收罗残兵败卒，退守棘阳。甄阜、梁丘赐取得小胜，有些轻敌，把辎重留在蓝乡（在棘阳附近），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chún，纯）水，在沘（bì，比）水（今称唐河）与黄淳水之间扎营，并把黄淳水上的桥也拆了，以示破釜沉舟之意。

新市兵和平林兵经过小长安之败以后，士气下降，消极避战。刘𬙂、刘秀便到下江兵营中，说服了下江兵首领王常，继续合兵攻击王莽军。刘𬙂杀牛宰羊，款待下江将士，并提出了夜袭蓝乡的计划。当晚，夜袭成功，尽获甄阜、梁丘赐辎重。天亮以后，刘𬙂、刘秀率军与新市兵、平林兵自西南进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进攻梁丘赐。由于甄、梁辎重被截抄，军心动摇，义军方面大获全胜，甄阜、梁丘赐被斩。不久，又攻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yù，玉）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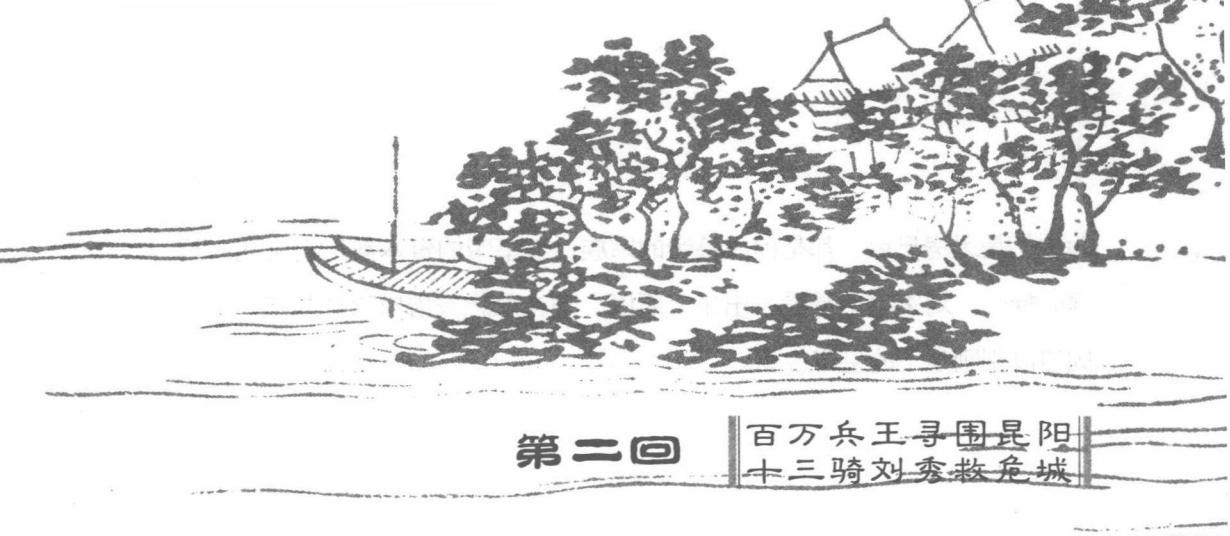


三支队伍到了一起，陈牧等人便推举刘玄为更始将军。在三军将领聚会时，王匡说：“天下起兵反对王莽的队伍虽然很多，但不相统属，指挥不灵。我们应恢复汉朝皇统。如今天下没有个皇上，如何号令？”大家都表示赞成王匡的话，认为应该立一个皇帝。廖湛说：“更始将军知书达理，又是皇族，宜立为皇帝。”刘𬙂听到要立刘玄为帝，大为不快，但又不好说自己想当皇帝，便找借口反对说：“首先起事称帝称王，很少成功者。陈胜、项籍是其例也。现在称帝，实非善计。若赤眉立帝，又是贤者，我等可以相从。若赤眉无所立，我等再举尊号，亦未迟也！”将军张卬见刘𬙂反对，气愤地拔剑击地，说：“疑事无成！廖将军之议，不得有人反对！”于是，便在淯水（今称白河，在南阳市附近）中的沙滩上设立坛场，举行仪式，各路义军共立刘玄为更始皇帝。

别看刘玄早就想当皇帝，果真让他当了，又有点不知所措。他穿上现做的龙袍，站在坛上，面南而立，心情紧张，汗流满面。他本想发表几句“就职演说”，却因为过于激动，什么话也没说出来。接受了各位将军的跪拜和山呼万岁礼，刘玄就算当上了皇帝。国号仍为汉，年号为更始。拜（任命）叔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刘𬙂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他各路将领，也都分别拜为九卿、将军等官职。刘秀被拜为太常偏将军。偏将军要比将军略低一等。

刘玄虽说是汉朝皇族，但与刘𬙂、刘秀一样都是远房支系，家道也不怎么兴旺，对汉朝的朝廷制度了解得不多。至于那些农民将领，更不知宫廷规矩。所以，刘玄封的官，大都没有什么章法，想到什么封什么。按前汉惯例，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号称三公，威权至重。刘玄拜刘𬙂为大司徒，不能不谓“重用”。但对刘𬙂反对他称帝，他却是颇为忌恨。因

为他们是远房兄弟，都是前汉皇帝的宗族，当皇帝的资本都相差无几。刘𬙂的野心，刘玄也不是看不出来。所以，刘玄总想找借口除掉刘𬙂，以巩固自己刚刚坐上的皇帝宝座。



第二回

百万兵王寻围昆阳
十三骑刘秀救危城

刘玄虽然害怕刘𬙂危及皇座，但他刚刚当上皇帝，刘𬙂又有一定威信，也无可奈何，只好派刘𬙂同将军陈牧、廖湛率平林兵攻新野。平林兵是刘玄发迹的支柱，陈牧、廖湛又是亲信，可以监视刘𬙂。新野宰（王莽把县令长改称县宰）坚守城池，围攻几日不能下。后来新野宰看到平林队伍中有大司徒刘𬙂的旗帜，便登城对汉军说道：“倘见司徒刘公一面，愿降。”刘𬙂来到城下，新野宰果然开门投降。原来新野宰仇视农民军，却崇拜刘氏皇族，所以投降了刘𬙂。新野宰此举使刘𬙂大为得意，也使刘玄更加耿耿于怀。出于无奈，刘玄又派刘𬙂攻宛城。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三月，太常偏将军刘秀随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骠骑大将军宗佻（tiāo，挑）等攻克昆阳（今河南省叶县）、定陵（昆阳东）、郾县（今河南省郾城县），缴获很多车马、财物和粮谷。

王莽最初对农民起义不太介意。刘玄称帝却使他感到了威胁。便征集各地部队，派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大军解救宛城之围，平定刘玄。王寻、王邑号称百万大军，实则四十二万，席卷而来。途经昆阳，见

汉军已下昆阳，便把它团团围住。

阴历五月的中原，已是赤日炎炎。昆阳城被围数十层，水泄不通。站在城墙上四望，满目旌（jīng，京）旗。旗上有的绣着熊、虎，有的画着龟、蛇、乌鸦，有的写着篆体大字。城东一面，是大司徒王寻的；城南一面，是大司空王邑的；城西一面，是纳言大将军严尤的；城北一面，是秩宗大将军陈茂的。旗帜越远越小，遮天盖地，望不到尽头，就连树丛中山脊后，各色旗帜也是依稀可辨。还有那十丈云车，更给人一种马上就要攻城的压迫感。远处不时射来道道闪光，那是士卒手中的刀枪剑戟反射的日影。猎猎有声的，是风吹旗舞；辘辘作响的，是滚滚车轮。咴咴长嘶，高头战马四蹄如斗；虎啸龙吟，助战野兽血口似盆。

城头上又是一番景象：也是旌旗飘扬，士卒们却无精打采。他们的衣服虽是各色各样，却都是粗麻布做的袒褐（shù hè，树贺）或襗裆（liǎng dāng，两当。背心）。几个人横躺竖卧地在女墙的阴影里打着鼾。一个满腮帮子上挓挲（zhā shā 扎沙）着大胡子的黑汉，正在哼着义军中的“流行歌曲”：“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泪欲滴。坛里空空无粒米，架上茫茫无悬衣。拔剑出东门，儿母牵衣啼：不管谁家富贵，贱妾与君不分离。不看苍天看小儿，夫君千万别离去！咳，贤妻，现在造反已不早，不反活路在哪里。”他唱着唱着，听见有人哭泣，忙转身抚摸着一个少年卒子说：“小宝，没出息，别哭！”小宝哽咽着说：“怕是再也见不到阿爷（父亲）了。”“你能，你还小呢！”“你看围的里三层外三层，咱还想活着回去？呜……”大汉眼睛也发潮，只是唉了一声。小宝又哭着说：“真对不住小妹。她饿死了，阿爷不忍吃她，用她换了一个小孩尸体吃了。这不和吃小妹一样吗？阿娘不肯吃，第二天早晨就咽气了……”大汉自言



自语地说：“唉，前年，我们江夏（今湖北省新洲）连降六十天大雨，接着又一场蝗灾，颗粒无收。娘饿死了，儿饿死了。东家催租，官府逼税。不造反，就等死。我们就加入了下江兵。只盼着有个好年成，还回家种地。看咱义军杀富济贫，轰轰烈烈，心里好不安逸，一直跟着干到现在。谁承想老刘家哥几个和老王家争着当皇帝。”小宝说：“这么大的天下是得有个皇帝。再说，这天下本来就是老刘家的！”“他们的天下，自己去争好了，凭什么要我等卖命！”这天深夜，他俩趁别人熟睡，用绳子从城墙上爬下去，逃跑了。王莽军把他俩当做探子，在树上吊了半宿一天。傍晚，押到纳言将军严尤帐下。

严尤军帐设在两棵古柏之下。临晚无风，帐外旗幡威严地垂立着。大胡子和小宝被押进帐，跪在严尤面前。只见严尤身着绛紫战袍，头戴纳言冠。两侧各一名护卫军士仗剑而立。严尤大声喝道：“大胆密探！我新朝百万大军，即日荡平昆阳，然后直指宛城，生擒你辈僭称帝号的更始贼刘玄，这还有什么可探的！你们头领正该延颈就擒，也免生灵涂炭！”大胡子似懂非懂，叩着头说：“大人，我俩不是密探。只是看到大人军队威风，知道没有活路，想逃回家。请大人可怜，放我俩回家。”严尤见他俩战战栗栗的样子，心知并非密探，说：“你说你不是密探，那就把你营中情况，告我一二吧。”“是，大人！绿林营里，现已大乱。当官的全系富人出身，只想老婆孩子，无心打仗，一心夺民财，然后逃命。但有一南阳谷商刘秀，不取民财，很有几套兵法策略。”“是不是浓眉毛、美须髯的那个人？”“正是。”严尤捻着胡须暗自沉思：果然是他！命道：“备鞍！”对两个逃卒说：“你们既投到我的帐下，便是我的兵丁。”又对裨将命令道：“把他俩编到队里去！”两个逃卒叫苦不迭。

却说严尤带上扈从，骑马直奔城东。远远传来鼓乐之声，严尤忙下马使人通报：“纳言将军严尤进见大司徒。”大司空王邑和王寻征得一批歌伎舞女，正在寻欢作乐。两人在帐外摆下案几，灯火辉煌，边饮酒边听歌看舞。兴致正浓，严尤来见，两人大为不快，又不能不见，只得说：“请！”严尤拜过，在侧面席上坐下，说道：“我捉到两名昆阳逃兵，说汉春陵侯刘秀在城中。”“刘秀？”王寻斜一眼，“我说将军，你怎么谁都怕？我听说刘秀虽是刘汉遗胄，但早已破败。跟哥哥刘𬙂趁火打劫参加新市兵时，连匹马都没有，哈！骑牛！以后杀了新野尉，才有马骑。他也值得将军惊骇？”“殿下，”过去称亲王为殿下。王邑、王寻均是王莽本家，所以严尤称他们为殿下，“刘秀虽出身贫寒，但素有大志，小看不得。他在新市军中，办事颇得方法。杀湖阳尉后，分财物不均，士卒要造反。刘秀把他得到的东西都分给大家，取悦士卒。不久就进拔了棘阳。这人我见过，他家曾租过我的地，因欠租和他打过官司。此人气度不凡。”“你和陈茂在淯阳被刘𬙂、刘秀打得大败，至今仍有余悸？”王寻肥胖的脸上，小眼睛不住地眨。严尤有些受不了，嘟囔说：“败于汉军者，非臣一人。兵书说：归师勿遏，围城留之阙（quē，缺），我们还是给他们留条退路，不然，困兽犹斗，我们会吃亏的。”“你说什么？”王邑瘦瘦的脸上，向外凸着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滚出来，“严尤，我等围困昆阳之初，你就以刘玄老巢在宛县为理由，反对围攻昆阳。现在昆阳指日可下，你又要给他们留条退路。告诉你，昆阳城内有一兵一卒从你阵中逃走，我绝不饶你！”

“报！”他们正说着，忽然一个士卒气喘吁吁跑到帐前，“禀报大人，昆阳南门突然打开，乘夜冲出十三员骑将，逢人便杀，现已杀出五里多



远，无人敢挡。”王寻站起来问道：“现在何处？”“正顺着滍（zhì，智）水（今称沙河）河道向东冲杀。”王寻手指王邑：“那可是你的防区！”王邑问来报的小卒：“在河哪岸？”“南岸。”王邑腾地蹦起来：“南岸是你的防区！”王邑、王寻两人都指责对方，几乎厮打起来。严尤赶紧解围：“两位殿下息怒！我等还是快去堵截！”三人上马，带领部分精兵，赶往滍水边。灯笼火把照处，不时看见被砍杀得面目全非的莽军尸体。那十三员骁骑，早已无影无踪。“跑出去的人是何模样？”严尤问。一个幸免于死的士卒说：“看不清楚。月光下，只见打头的一个长须飘洒、浓眉广额。”严尤道：“此人正是刘秀。”王寻说：“严将军，你不是夸奖他素有大志吗？怎么扔下孤城逃了呢？”严尤无言以对，但也暗自庆幸：万一从西城我的防区突围，可如何交代？

冲出重围的十三人，为首的正是刘秀。他率领人马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甩开莽军。渐渐地，觉得马慢下来，任你甩鞭踢腹，它也不肯加速。信手一摸，湿淋淋的毛贴在马身上。他自己也觉得周身疲软，腹饥口渴，连抬鞭的力气也没有了。正好前面是个村落，便说：“诸位将士，到前面村落中小歇。”那十二人显得更加疲惫不堪。到村内一看，村路长满荒草，各家院落野蒿没膝，房舍或坍塌，或徒有四壁。偶尔可见白花花的骷髅。听不到鸡鸣犬吠，却闻得见刺鼻的尸臭。有人喊：“看前面！”迎着月光，可见前面有一高堂瓦舍。他们驱马向那里走去，院前路上，车辙尚存。大院朱门紧闭，高墙四角的箭楼上，似乎有人，却不露面。敲门无人应。五威将军李轶一时性起，一脚踹断门闩，十三人牵马进院。两个衣衫褴褛的老门人怯生生躲在门后，李轶伸手要拽他衣领，被刘秀伸手挡住。刘秀和蔼地说：“丈人（对老年人的尊称），骚扰了。我等只想借点吃的。”这

时，正堂步出一位老者，高声问道：“来者何人？”刘秀上前打躬，“我等路过贵方，军马劳顿，想借点粮食草料。”“哪里还有粮？全让绿林抢光了。”借着灯笼，刘秀看那老者红光满面，绝非饿相，便说：“老人家，我们是汉军，刚从昆阳突围出来。”骠骑大将军宗佻道：“这位将军是汉春陵侯刘秀。”老者当即喊道：“来人！侍候诸位将军，打水饮马，生火烧饭！诸位将军请堂上小歇。”十三人脱鞋进屋，在席上坐定。老者说：“恕老朽失敬之罪！几年来灾荒不断，租米难收。绿林抢，王莽军也抢。我不得不防备。各位将军切勿见怪。”刘秀寒暄几句，闭上眼睛。老者知趣，说声“诸位小憩”，便退出督办饭食去了。

刘秀并不想睡，他在为突围成功而欣喜……刘玄控制下的义军，造反时的劲头早已消失殆尽。昆阳守军见王寻、王邑来势凶猛，便龟缩到昆阳城里，只怕损失财产和婆娘孩子，不想打仗。甚至出城乞降，被莽军拒绝。昆阳城已是千钧一发。刘秀同诸将商议：“我军兵少粮缺，莽军强大，只有合力抵御，方能成功。如分散防守，势必被各个击破。刘𬙂尚未攻克宛城，不能来援。我看诸将非但不齐心戮力，反而各顾妻子，各守私财，恐怕……”刘秀这么一激，各路将军有些发怒：“刘将军何出此言？”刘秀笑着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计策。诸将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听刘秀的。刘秀留成国上公王凤守城，自己率十三骑人马突出重围……

刘秀的回忆被长者端饭案的脚步声打断。长者摆好饭案，十三人便大嚼起来。席间刘秀问：“老人家，这里离定陵、郾县还有多少路程？可知那里尚有多少汉军？”老者答道：“此处去定陵三十多里，再前行三十多里便是郾县。老夫听说，两处共有汉军十余营，五千余人。”

刘秀一行来到定陵。各营汉军——其实是当年义军听说有人冲出昆阳



重围而来，都来看望。郾县的汉军首领也星夜赶来。大家席地而坐。李轶先发话：“这位是高祖九世孙，世袭舂陵侯刘秀，现为太常偏将军。他率我等冲出重围，杀得莽军尸横遍野，真是当今英雄！”刘秀起身长跪，拱手道：“诸位将军，王莽无道，必遭天诛；匡复汉室，我等天职。莽军数量虽多，敌不过我军精锐。只要奋力出击，定可大败莽军。还望众将军齐心协力。”一个矮墩墩的将领大喊：“不去！我等造反十余年，方稍有财宝。又让我等为刘玄卖命，不干！”刘秀不慌不忙地说：“打败莽军，千万倍珍宝易得；为莽军所败，性命尚且不保，何谈财产？”众人觉得刘秀说得在理，也就信服了他。

刘秀从郾县、定陵各营挑选千名精壮步兵和骑兵，亲自统领。其余各营也略加整顿，共得三千余人，连夜赶制旗帜。黎明起程，再指昆阳，直抵王寻军前，列好阵势。九名身高体壮的鼓手，间隔五丈，一字排开。九名旗手，各执一面“汉”字军旗，分为三组，分别与表示“太常偏将军刘秀”、“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的三面大旗为伍。将士各个威风凛凛，摩拳擦掌。

王寻听说有汉军从东来，打着刘秀旗号，哈哈大笑：“前夜让你逃出，便宜了你。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正待披挂上阵，严尤又赶到，急忙拜过便说：“殿下，愚臣之见，不宜仓忙应战。”王寻十分恼火：“严将军，此次出师，关乎新朝存亡。你几次作梗，是何居心？”“殿下，愚以为不宜仓忙出战者有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刘秀前夜突围，今日又归，且队列方整，旗鼓肃然，虚实难知。此一不宜。腹背受敌，兵家大忌。昆阳守军，曾斩我甄阜、梁丘赐于泚水，败我军于淯阳，正气盛之时。只为避我锐锋，才退守城内。虽围困重重，但未受丝毫损失。且围城

日短，粮秣仍丰。若城内发兵与刘秀呼应，后果难测。此二不宜。”

王寻轻蔑地一笑：“将军，不想淯阳一战，把你吓成这样。汉军网罗绿林盗贼，本系乌合之众。传说刘秀小战尚且趑趄，何况大战？我正怕有人与我争功。传令：各路人马，不得擅动。看我如何尽杀刘秀兵！都骑校尉阎恭！”“在！”“你率三千人马，冲其前锋！”“是！”这阎恭赶忙叫来两营步卒，向刘秀阵地冲去。忽闻树林后面鼓钲（zhēng，争）之声大作，刘秀一千骑兵敢死队，个个手执枪、戈、戟、钺等长兵器，突杀过来。莽军士卒只知围城，哪知身后还有精壮骑兵？招架之功且无，何来还手之力？一交锋就被斩首数十，其余望风而逃。刘秀军鼓声、喊声响作一片，刺、砍、钩、挑，莽军血肉横飞。阎恭逃到王寻帐前，未及开口，王寻一声令下：“出师无能，斩！”可怜阎恭懵懵懂懂就已身首分离。

刘秀的骑兵势如破竹，一路冲杀，直达昆阳城下。刘秀令道：“弓手，射书！”一名弓手拉强弓，把一支绑着信的箭向城上射去。那箭杆却忽然折断，掉落王寻阵中。第二支箭才射到城头。他们也不进城，返身向回冲杀。

却说那落地的一支箭被莽军拾到，递交王寻。王寻解下绢书一看，大惊失色。信上写的是：“成国上公王凤麾（huī，挥）下：宛城已破，陛下即令大军来解昆阳之围。我引其前锋且来冲杀解围，大军片刻即到。望麾下整肃精兵，里应外合，夹击贼军，功在旦夕！”这消息不胫而走，莽军大乱。王寻正浑身瘫软，有人来报：“汉军又杀上来了！”只见汉军步骑齐进，杀声震天。城头箭下如雨。忽听“嗒嗒嗒”马蹄声近，说时迟那时快，几名汉军骑士向王寻帐前冲来。其中一名手持画戟的，直取王寻。王寻刚想回身逃跑，已被刺穿心窝。旗倒兵散，莽军各部齐向滍水奔去，意



欲渡水逃命，四十万人挤向一条河。汉军无不以一当百，往返冲杀，莽军尸横无数。又逢狂风大作，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更使溃逃之军艰难万分。助阵的虎、豹、象、熊，也在溃军中横冲直撞，咬死、踩死无数士卒，然后向山林奔去。王邑、严尤、陈茂轻骑踏着尸体过河，仓皇逃命。昆阳城下，陈尸累万。汉军缴获的辎重、甲胄、珍宝、粮秣不计其数。带不走的车辆辎重在河边烧毁，竟烧了一个月。因此，滍水以后也叫烧车水。

五天以后，宗佻、李轶、王常及郾县、定陵诸将正在欢庆胜利，一信使飞马来到帐前：“奉陛下之命，报告将军麾下：宛城已克。”诸将为之愕：“刘将军五天前就告诉我等攻克宛城了啊？”刘秀哈哈大笑道：“愿受谎报之罚。但报之于你，可鼓舞士气；泄之于王寻，可挫其自信，此不为一箭双雕？”众人无不称赞刘秀的计谋胆识。信使继续说道：“诸将暂勿喧哗，陛下还有敕命：太常偏将军刘秀勇武善战，昆阳大捷歼敌数十万，特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急忙跪地谢恩。待到信使念出下文，刘秀只觉一阵眩晕，几乎栽倒。



|| 战功显赫刘秀称帝
昏庸无能更始败亡 ||

信使宣布刘秀受封后，略加停顿，继续念道：“大司徒刘𬙂，久有异心，故诛之。”刘秀听了这话几乎昏厥，他极力克制，才较快地恢复常态，说道：“陛下圣明。刘秀建功甚微，受奖有愧；刘𬙂罪有应得，诛之甚当。请报陛下，如蒙不弃，刘秀愿尽犬马之劳。”刘秀说得十分虔诚。信使走后，他还对众人说：“家兄确是不知天高地厚，命丧宛县，自作自受。我等一心匡复汉室，拥戴更始皇帝，不得稍有二心。皇帝如此英明，汉室复兴有望！”刘秀的真诚，感动得众将几乎泪下。

刘秀回帐，一头扑在榻上，把头埋在被中，痛哭失声。他想，刘玄杀刘𬙂是真，给我加官晋爵是假。“兄弟阋（xì，系）于墙”，亲兄弟尚且隔墙相斗，刘玄如何容得下我刘秀？此后，刘秀对刘玄十分恭谨，言必称陛下，绝口不提昆阳之功。

这年是更始元年（公元 23 年），攻克宛县之后，刘玄定都于此。派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官名）李松攻武关，王莽朝廷为之震动。各地的地主武装纷纷杀掉王莽派遣的地方官吏，自称将军，改用汉朝年号，表示忠于汉朝以迎刘玄。就连王莽的京城长安也起



了义兵，放火烧宫室，进攻未央宫，王莽逃到渐台。渐台在湖水中，也被义军攻下，一个叫公宾的人杀了王莽，割下首级，收得玺绶（古代印玺上系有彩色绸带，称玺绶，这里是指皇帝的印）到宛县送给刘玄。而王莽则在渐台被乱军分尸。不久，王匡攻克洛阳，生擒王莽的将军王匡（两人同名）和哀章。于是刘玄迁都洛阳。更始二年二月又迁都长安。长安宫殿除未央宫被烧毁，余皆无损。数千宫女、太仓武库、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刘玄全盘继承。他哪见过这个世面，坐到榻上，都有点不敢向四周仔细看。大司马走进殿前，刘玄问：“掳掠到何物？有多少？”问得众人直发愣。丞相司直李松和棘阳人赵萌急忙以别的话题岔开，才解除了皇帝的尴尬。李松说：“王莽败亡，汉室复兴，陛下宜封功臣。”朱鲔反对说：“高祖有约，非刘氏不封。”刘玄不听朱鲔劝告，先封宗室，后封功臣，称王称侯，皆大欢喜，只有朱鲔不肯受封。刘玄看中了赵萌的女儿，纳为夫人，天天在后宫与诸夫人宫女饮酒作乐，不醉不止。大臣们有事稟告，他也不上殿。有位韩夫人，更爱陪刘玄喝酒。有一次酒兴正酣，常侍（宦官官名）来奏事，韩夫人大怒，挺身而起，手拍几案骂道：“我们刚喝得有趣，谁让你来捣乱？”因此，朝廷政事都交赵萌处理。赵萌胡作非为，有人向刘玄告发，刘玄拔剑要斩告发者，以后再没人敢说赵萌的不字了。赵萌和谁有怨，说杀就杀。

刘玄听回报的信使说，刘秀不但不怨他杀刘𬙂，反而愿尽犬马之劳，便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刘秀便持节到黄河以北巡视州郡。“节”是给外出大臣的信物，用八尺竹竿作柄，上插牦牛尾，表示是受皇帝的委派。刘秀所到之处，宣布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官吏。他待人谦恭，办事公道，大小官吏十分欢迎他。这时有个叫王郎的，诈称汉成帝后

代，自立为天子，定都邯郸，并以封十万户侯的代价悬赏捉拿刘秀。刘秀不敢进城，专行小路。行至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北），随从们饥饿难忍，刘秀便自称邯郸使者，率领随从大摇大摆地走进传（zhuàn，转）舍（旅舍）。传吏（传舍负责人）开始时信以为真，赶忙备饭。吃饭时这些人如狼似虎，引起传吏的怀疑，便击鼓数十通，高喊：“邯郸将军到！”刘秀随从们大惊失色，拔腿就跑。刘秀也跑出去，转念一想，邯郸将军若真堵在门外，还跑得出去吗？他又大摇大摆回席间坐定，对传吏说：“我等以为发生不测。邯郸将军既到，请入见！”传吏无奈，一面假意逢迎，一面暗示门人关住大门。幸亏门人不肯，他们才算逃出来。他们日夜兼程，跨过结冰的滹沱（hū tuó，忽驮）河，来到信都（今河北省冀县）。信都太守任光出迎，刘秀总算有了立足之地。由于刘秀昆阳战后名声大震，堂阳、贳（shì，世）县、下曲阳县、中山国和成郡等（均在今河北省）陆续投降了刘秀。刘秀凑起一万多人的队伍，并在上谷（今河北省怀来东南）太守耿况（kuàng，矿）、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太守彭宠以及他们的将领吴汉、寇恂等的支持下，攻克邯郸，杀死王郎。刘玄派侍御史来邯郸宣布：封刘秀为萧王，并令他停止作战回洛阳。刘秀捋了捋长髯，闭目沉思良久，对侍御史说：“黄河以北尚未平定，我先不回去吧！”刘秀第一次公开违抗了刘玄的命令。

刘秀对刘玄向来假作恭顺，为何这次抗命了呢？他心里有数：刘玄长不了啦。长安政坛混乱，四方背叛，不少人自立旗号，不听刘玄号令。这样好的时机来到，他怎能继续受刘玄节制？赤眉军势力虽然强大，但力量分散，铜马、大彤（róng，容）、高湖、重连、铁胫、青犊等十几部各自为战，只要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是易于各个击破的。这对扩展势力扩大



地盘很有利。

刘秀先派吴汉征发邯郸以北十郡部队进攻铜马。幽州牧苗曾不听调遣，刘秀派人杀了苗曾，然后用幽州兵在馆陶（今河北省馆陶县）包围了铜马军，断其粮道，逼降铜马和来援的高湖、重连三支义军，封他们的头目为列侯。他还轻骑走访各营，和小头目们亲切交谈。这些农民出身的义军头领，只见过如狼似虎的官吏，没见过这样和蔼可亲的皇族，互相议论道：“萧王真是推心置腹！”渐渐就甘愿为刘秀卖命了，还把刘秀称为“铜马帝”。刘秀部众很快发展到十余万，又用这支部队战胜大彤、青犊两支义军。然而在进攻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北）附近的尤来、大抢、五幡等部义军时，却轻敌冒进，一直追到顺水北，让义军团团围住，坐骑也被射死了。正在危急万分的时候，突骑王丰赶到，把自己的马交给刘秀，刘秀才得逃脱。将士们以为他已被义军打死，乱了好几天，直到刘秀找到队伍，方才平静。这时的刘秀，已经有了吴汉、岑彭、邓禹、冯异、寇恂等忠心耿耿的大将。这些人哪个不想捞到更大的好处呢？他们便极力鼓动刘秀称帝。

劝人当皇帝，叫做“劝进”。第一个劝进的是马武。他对刘秀说：“如今天下无主，萧王应即尊位，以率我等征伐。谚语说：‘胜者王侯败者贼’，请大王勿失良机。”刘秀故作惊讶：“将军何出此言？其罪当斩也！”任凭马武怎么说，刘秀只是不允。其实，刘秀明白，要真正坐稳皇帝宝座，不但要有实力，还要有人心。当今四方豪杰并起，想当皇帝的岂止刘秀一人？仅近半年，就有刘婴、公孙述称帝。让他们先争去吧，不能被他们树为敌人。到了更始三年（公元25年）四月，来自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一带）的诸将上书说：“汉遭王莽之乱，宗庙废绝，豪杰愤怒，百

姓涂炭。萧王与兄刘𬙂首举义旗，刘玄凭借萧王之力方能称帝。但他无力承继汉统，败乱纪纲，叛者日多，天下危急。萧王昆阳大捷，王莽溃败，克邯郸，平河北，天下三分之二在手，军队百万以上。古人说，皇帝之位不可久缺，上天之意不可谦虚拒绝。请萧王以社稷为重，不负众望，即皇帝位。”刘秀又假意拒绝了。但第二天早晨，刘秀对冯异说：“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跳得厉害。”冯异连忙跪下道：“这是天命在启发大王的精神啊！”行到南平棘，耿纯又进言：“大王，我辈士大夫，远离亲戚，抛弃田园，随大王在矢石之间战斗，图的什么？还不是攀龙鳞附凤翼，以足愿望？大王至今还不肯正号位，岂不是让大家失望？”刘秀心想，这小子说的倒是心里话。如果这些人感到个人目的无法达到，当真离散，我也难当皇帝，便对耿纯说：“将军之言，我甚感动。请容我深思之。”

刘秀觉得，要想当皇帝，让天下信服，还需要一样东西：符谶。汉兴以来，统治者特别看重这玩意儿。有人还真看透了刘秀的心思。刘秀在长安读书时有个同学姓强名华，这时专程从关中而来，说是得到一条“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别看这几句话前言不搭后语，但它内容神秘，越神秘难懂才越有价值。强华摇唇鼓舌，唾沫星四溅：“这符说的正是萧王起义消灭逆贼，四面八方逐鹿中原。‘四七之际’者，诸位算一算：自高祖斩白蛇起义至今，是二百二十八年，四七二十八，正应今年萧王该登皇帝宝座。”众人对强华的解释无不叹服。强华又说：“‘火为主’者，火是汉朝刘姓的标志，正是萧王应该当皇帝的证明。《尚书》讲，当年周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船中，鱼身上有指示武王伐纣的文字。这赤伏符，比白鱼说得更明白！”说到这里，群臣向刘秀跪拜道：“大王，现在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谶之意甚明，



请大王上报苍天，下应众望，即皇帝宝位。”刘秀端坐榻上，手捋长髯，一字一顿地说道：“上应苍天，下孚众望，择定吉日，设坛登基。”

这可忙坏了群僚：谁不想在这时讨好刘秀？观星择吉日的，发民工筑坛的，制冠冕裘（gǔn，滚）服的，造天子车辂（lù，录）的，上下忙翻了天。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己未之日，刘秀的登基大典在鄗（hào，浩）南举行。要当皇帝，首先要向上天诸神和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报告，这就是祀天。祀天要筑坛。祭坛就筑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实际上就是个大土台子，再给它“覆盖”上浓厚的神秘色彩。祭天帝的坛，高九尺，直径五丈。此外还有祭祀神灵的，祭祀祖宗的，等等，各有定制。

刘秀穿着肥大的裘服。裘服上用金丝绣着日、月、星辰、山、龙、火、野鸡、粉米等十二种图案。头上戴着华丽而沉重的旒（liú，流）冕，就是皇冠。旒冕之前垂挂着十二条玉珠穿成的旒。刘秀到坛场先坐车，这车名叫玉辂，高高的车轮漆成红色。遮阳的车盖绣着龙凤，扶手刻着龙凤。刘秀端坐其间。车前车后是大队的仪仗，武士们高举金色的斧、钺、爪、锤、钩、戟、刀、枪、矛、剑和各式各样的旗、幡、旌、旄，排出一里多路。他步下玉辂，宫女立即过来用华盖（大伞）给他遮阳。到了坛边，仪仗列队两侧，由两名宫女搀扶、几位近臣和司仪跟随，刘秀抖了抖宽大的衣袖，绷着脸，慢步走上祭坛，面向正南，跪拜三次。这天天晴气朗，万里无云，刘秀心里高兴：正是祭天的好天气。只是觉得太热：穿戴这许多笨重衣冠，岂能不热？这倒使他红光满面，神采焕发。人们屏息无声。刘秀把早已背熟的祭辞高声诵道：“皇天上帝，后土神祇（qí，旗），感谢赐我天命，让我做万姓父母。秀本不敢当，然群臣百僚，异口同声，





不谋而合，皆曰王莽篡弑，刘秀发愤，兴义兵，破王寻、王邑百万兵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并得上天所赐谶语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虽力辞，至于再，至于三。群臣皆曰：皇天大命不可违。秀秉承天意，于今践祚(zuò，作。皇位)。”他又陆续走上各个祭坛，分别拜告了祖宗和神灵。从此，这个南阳布衣摇身一变，成了真龙天子、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为了证明这是天意，他刚才宣读祭辞时，还把“四夷云集龙斗野”修改成“卯金修德为天子”，因为卯金二字叠起来就是半个繁体的“劉”字。这回是刘秀指挥了苍天。

刘秀——后世追称他为光武帝——走下最后一个祭坛，由宫女搀扶，再乘玉辂回宫。这鄗南是个小镇，又久经战乱，何来皇宫？原来是臣僚们征用了一家大地主的宅院，略加修缮，作为临时皇宫。当时尚无桌椅。刘秀端坐榻上，十分威武。浓重的眉毛，明亮的眼睛，特别是那飘洒的长髯，更增几分英气。光武皇帝这年三十二岁，正是年轻气盛成就大业的时候。他见群臣已在两厢侍立，听到司仪朗声说道：“群臣跪拜，山呼万岁！”于是，面前黑压压跪了一片，屋里屋外跪满了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惊天动地。而后，刘秀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布道：“朕乃高祖九世孙，而今匡复祖业，仍以‘汉’为本朝名号。自今改元‘建武’。鄗南虽小，乃朕始登基之地，更名为高邑。朕命：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改元，就是改变年号。这一年就叫做建武元年。

几乎与此同时，赤眉军也拥立刘盆子为帝。赤眉起义发生在天凤五年（公元18年）。那年青州（山东北部）、徐州（江苏北部）大饥。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人樊崇聚集百余人起义于莒（jǔ，举）县（今山东省莒县）后，进入泰山，一年就发展到上万人，不久又达数万人。在姑幕（莒县东北）大败王莽探汤侯田况，击毙莽军万余。樊崇起义，只为饥馑，当初并未想攻城略地。他们彼此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治伤，因此纪律严明。势力渐大，人数渐多，总得有个官名。他们见到过的最大的官是乡里的三老，低一等的叫从事，第三等叫卒史，他们就以此称呼自己的首领们。但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是有认识的，所以彼此称为巨人。王莽派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即绿林攻宛时击毙的那个王匡）围剿义军。为了与敌人厮杀时易于分清敌我，义军把眼眉涂成赤色，从此号为赤眉军。赤眉军杀得王莽军丢盔弃甲，杀死廉丹和上万莽军官兵。后来听说绿林刘玄称帝，复兴汉朝，赤眉军就主动投降了刘玄。刘玄昏庸无能，排斥义军，赤眉同刘玄分道扬镳，并多次打败刘玄军，势力日大。更始二年赤眉军分两路直取长安，连战皆捷。由于军力大发展，遂分万人为一营，共三十营。每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军中有个巫师，跳大神时说：“城阳景王有话，你等应立天子，不该为贼。”说（shuì，税）客方阳劝樊崇：“更始荒乱，不能久长。应立刘氏宗室，号令天下。”樊崇等首领在军中挑三个和皇室有关系的姓刘的人，找出三条木简，其中一条写“上将军”三字，其余无字。让三个姓刘的各取一支。年方十五的刘盆子拈得有字的一个，大家立即给他跪下，口称陛下。盆子虽是前汉景王刘章之后，但早已破败，是个放牛的牧童。他哭哭啼啼不愿当皇上，诸首领硬是给他穿上件红色长袍，算是龙袍。立年号为建世元年。



赤眉接连大胜刘玄，逼近长安。刘玄内部却发生了分裂。王匡、张卬等败回长安，商议曰：“赤眉旦暮就会攻下长安。我们不如抢掠长安，然后上山。”刘玄听了他们的意见，怒而不应。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人与御史大夫隗（wěi，纬）嚣合谋，拟在立秋那天刘玄举行田猎仪式时劫持他，掠城进山。宦官把消息透露给刘玄，刘玄那天没去参加田猎仪式，并杀了申屠建。张卬等人烧坏宫门，杀入宫中，大败刘玄。刘玄逃到长安五十里外的新丰赵萌那里，诱杀了陈牧和成丹。王匡在长安与赵萌的部队厮杀月余而败走。刘玄虽重回长安，但元气已经大伤。王匡投降赤眉军，与赤眉共攻长安，击毙刘玄军两千余人，生擒李松。李松的弟弟李汛是城门校尉，赤眉捎信给他：“打开城门，不杀你兄。”李汛果然开门，赤眉军浩浩荡荡开入长安。刘玄独自骑马从小门逃出，投奔右辅都尉严本。严本怕得罪赤眉，便以保护为名把刘玄扣压起来。赤眉下书说：“刘玄若快点投降，便封长沙王。若二十日以后来降，不再接受。”刘玄便向赤眉投降，跪着把玺绶交给刘盆子。赤眉军中有人要杀刘玄，盆子的哥哥刘恭百般说情，才没杀他，并把他封为长沙王。不久，刘玄被赤眉士兵绞死，短命的更始王朝至此结束。

当光武帝刘秀于九月得知刘玄逃出长安的消息之时，心中暗喜，脸上却露出悲戚的神色，并发出一道充分表现了刘秀政治才能和风度的诏令。



第四回

小怨不记洛阳未战
大恨宣泄汉陵被掘

刘秀听到刘玄被赤眉军赶出长安的消息，心中暗喜：杀兄之仇，赤眉替他报了；而赤眉与刘玄及绿林余部的厮杀，正好使他们互相削弱，让刘秀坐收渔人之利。但他非但不露声色，反而显得十分悲伤，并发出一道诏书传示各地。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儿衣不蔽体，流散道路，朕甚愍（mǐn，敏。同情）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杀害更始者，按大逆论罪。”当年刘玄忌妒刘𬙂、刘秀兄弟，杀害刘𬙂；而今，刘秀在刘玄倒霉之时，不但下令保护他，而且封他为王。虽然这种保护仅是一纸空文，然而它的心理效果却是巨大的。刘秀登基伊始，就以与刘玄的强烈对比，出现在中原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上。

光武帝刘秀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虽然登基几个月了，但他还只是拥有相当于今天河北、山东大部分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部分土地。攻占的还多是一些中小城市。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位不久，大军直下黄河北岸的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并且沿河而上，包围了黄河南岸的洛阳。光武帝刘秀坐镇与洛阳一河之隔的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指挥围攻洛阳的战斗。



替更始皇帝刘玄驻守洛阳的，是原来绿林军的将军、后被刘玄拜为左大司马的朱鲔。更始虽已投降赤眉，朱鲔依旧坚守洛阳。洛阳城高墙坚，粮储充足，朱鲔固守，刘秀围攻三个月而不克。到了十月，刘秀想起一个人来，便下令召岑（cén，涔）彭来皇帝行在（临时住所）。这岑彭原来是王莽时的棘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代理县长，也就是县宰、县令。刘玄部队攻拔棘阳时，岑彭兵败，投奔了王莽的前队大夫甄阜。甄阜却因为他丢了棘阳而关押了他的母亲和妻儿，让他将功补过，方能释放他的亲人。所以岑彭只好十分卖力地打仗。甄阜战死时，岑彭也受了伤，逃到宛县，又与甄阜的副将严说坚守宛县。刘玄大兵围攻数月不能下，直到城中粮尽，岑彭和严说才出降。刘玄诸将要杀他，刘𬙂为他说情道：“岑彭坚守城池，正是他为主尽忠的表现。我们要干大事业，就得吸收这样的义士。愚意不如拜他当官，还可以给王莽其他将士做个样子。”刘玄便拜岑彭为归德侯，从属于刘𬙂。不几天，刘𬙂被刘玄杀害，岑彭就当了朱鲔的校尉，曾在战斗中击杀过王莽的扬州牧李圣，占领了淮阳（今江苏省淮阳县）城，被朱鲔推荐为淮阳都尉，不久又升为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一带）太守。但颍川被另一地主武装刘茂的军队占领，岑彭无法上任，就带着数百人投奔了河内〔今河南省武陟（zhì，志）县西〕太守的同乡韩歆（xīn，新）。这时刘秀军正在进攻河内，怀县就是河内郡的驻所。韩歆要坚守城池，岑彭劝止也不听，直到粮尽才被迫投降。刘秀要斩韩歆而重用岑彭。岑彭便劝刘秀说：韩歆乃南阳大户，有一定的影响，应该宽待他。刘秀采纳了岑彭的意见，派韩歆当了邓禹的军师，并拜岑彭为廷尉，仍封归德侯，行大将军事。廷尉是掌刑狱的官，属九卿之一，用当今的话来说，就相当于司法部长了。刘秀想到岑彭与朱鲔有过一段交情，想派岑彭去劝

降。岑彭正得刘秀重用，当然愿往，欣然接受了任务。

岑彭来到洛阳城下呼叫朱鲔，守城将士听他的口气，似乎与朱大司马有厚交，不但没有以箭相射，还通报了朱鲔。朱鲔身着战袍，站在城头之上，与岑彭谈得十分融洽。岑彭说：“过去，岑彭有幸侍候麾下，又承蒙麾下提拔，常思报恩。如今赤眉已下长安，更始败亡。皇帝陛下受天之命，平定燕赵（指今河南、河北一带），已经尽有幽冀之地（河北北部等地），百姓心归皇帝，贤臣俊杰云集于汉朝旗帜之下。今陛下亲率大军来攻洛阳，正是麾下建功之时。天下重归于汉乃大势所趋。将军奈何以力拒之而坚守孤城？”朱鲔俯下身，十分认真地说：“三年前大司徒刘𬙂被害，鲔曾参与谋划；后来更始遣萧王北伐，我又出面谏止。所以在萧王面前，我罪孽深重，他是不会宽恕我的。”

岑彭回到河阳，把朱鲔的顾虑告诉刘秀。刘秀说：“欲建大事者，岂能记小怨？朱鲔若肯投降，官爵尚可保留，何谈诛罚？”刘秀手指黄河诚恳地说：“我以河水为誓，决不食言。”岑彭重回城下，把刘秀这番话告诉朱鲔。朱鲔从城墙上放下一条绳索，说：“你讲的若是真话，就请顺此绳爬上城来。”岑彭拽住绳子就要爬，朱鲔急忙说：“足下勿登！”立即答应投降。

五天以后，朱鲔对守城诸将说道：“我且去观望虚实，你等仍旧坚守。如我不归，诸将率军南下镮辕（huán yuán，还原。在今河南省登封县）投奔郾王尹尊。”尹尊是刘玄所封的郾王。同时受封的还有朱鲔，但朱鲔认为高祖刘邦有非刘氏不封之约，反对刘玄封异姓王，自己也非刘姓，因此拒而不受，才改为大司马。可见朱鲔对汉朝十分忠诚。他安排好以后，单骑来到岑彭营中乞降。并当着岑彭的面自缚，跟随岑彭乘船渡过



黄河，来到河阳河津亭刘秀行在。刘秀本来坐在榻上，见岑彭、朱鲔来到，起立迎接。朱鲔走近一看，这刘秀面红眉浓，长髯飘逸，身高约七尺二寸，上中等身材。七尺二寸合今两米多高，怎么说上中等身材，难道古人全是大个子？这可不是，原来汉尺只有二十三厘米多一点，按此计算，刘秀不过一米七左右，当然是上中等身材了。朱鲔见到刘秀，急忙跪下说道：“臣知有罪，请陛下宽恕。”刘秀急忙扶起朱鲔，亲自为他掸去膝上尘土，宽厚地说道：“为主尽忠，何罪之有？请将军切勿作此言。今得与将军共同匡复汉室，社稷之幸，天下之幸。”刘秀又赐朱鲔酒食。饮宴之中，谈笑甚欢，朱鲔的精神负担已经完全解除。宴罢，刘秀命岑彭道：“请廷尉送朱将军过河，然后请朱将军自归洛阳。”朱鲔回到洛阳以后，与诸将具言皇帝陛下圣明，小怨不记，宽以待人，颇有帝王风度，定能匡复汉室。诸将也个个高兴。第二天，朱鲔率全体守城将士向刘秀投降。刘秀兵不血刃，占领洛阳城，并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

洛阳，在西汉时期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汉高祖刘邦曾把洛阳作为首都，几年以后才迁往西安。西汉二百余年，虽然洛阳在大部分时间不是作为政治的中心，但在经济上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前汉的历代统治者都认真经营和发展洛阳。洛阳城东西宽六里多，南北长九里多。还修了不少宫殿，为皇帝幸临洛阳时使用。南宫和北宫之间相距七里，以有屋顶覆盖的复道相连接。所谓复道，是并列的三条路，中间一条，是皇帝专用的御道，两侧才是臣僚、侍者走的道。每隔十步还要设一卫士，侧立两厢，十分威武。朱鲔举城降后，刘秀派人把宫殿修缮油漆一新。十月，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旧都长安由于王莽乱后几经破坏，刘秀决定定都洛阳。第二年，即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又在洛阳建

起宗庙，以供奉前汉各代皇帝，表示自己确系继承汉朝皇统。在宗庙的右面建社稷坛，是皇帝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土地和谷物是社会必须有的，所以建社稷坛也是建立政权、拥有国土的象征。

这天，刘秀走出却非殿，想好好欣赏一番南宫的景致。宫娥、采女、太监，前呼后拥。他心里好不得意：怪不得谁都愿意当皇帝，皇帝的威风果然不一般。想到这里，心情又有点烦躁。是啊，想与他争夺皇帝宝座的人太多了。别看劝进的时候将军、大臣们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实这是溢美之词。刘玄及其政权虽然已在中原大地上消失了，可立号称帝称王的人却越来越多了。如果把刘秀摆到他们中间，也未必是最强的一个。而那些称王称帝的地主军阀，是一定要和他刘秀争个你死我活的。前不久，刘永称帝，专断东方，拥有相当于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及山东部分地区的大块地盘；公孙述也已称帝，拥有今四川、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曾经给刘玄当过将军的隗嚣，宣布称王，拥有今甘肃的全境；依靠匈奴势力称帝的卢芳占据着今晋北、陕北和内蒙古一带……中国究竟属于谁，并未最后定局。不但要看力量的强弱，更要看手段的高低。想到这里，刘秀也有点沾沾自喜：洛阳的和平解决，就是他政治谋略的重大胜利。不过，与他抗争的，还不只这些。那使刘玄彻底垮台的赤眉，号称百万之众，也是刘秀的心头之患。想到这，刘秀无心恋景，急忙回殿，提笔亲草诏书一封，敕令速交驿使，星夜传递给正在西安围剿赤眉的邓禹。诏书说：赤眉既杀更始，也能害朕，已成心腹之患。你等宜自选裨将，扩大队伍，通力剿灭之。邓禹年轻气盛，才二十四岁，就被刘秀拜为大司徒。今刘秀亲笔赐诏，邓禹心情更加振奋，决心在剿灭赤眉的战斗中再建功业，以此为进一步升迁的阶梯。



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进入长安，推翻了刘玄的更始王朝以后，曾有一段时间比较涣散，甚至互相斗殴杀伤。盆子虽然当了皇帝，但并不真正知道皇帝为何物。后宫宫女上千人，盆子只让太监陪他睡觉。盆子的哥哥刘恭也在赤眉军中。他本来就对起义信心不足。这个人念过几天书，曾同樊崇等投降过刘玄，很羡慕刘玄。刘玄向赤眉投降后，有人主张杀掉他，刘恭百般说情，所以赤眉不但未杀刘玄，还封他为王。后来，一些赤眉将士担心刘玄与地主武装勾结，才绞死了他。这使刘恭对赤眉军心怀不满。有一次樊崇等将领开会，刘恭便唆使盆子解下玺绶，给众将军叩头说：“我虽然当了皇上，可大家还和以前一样，打家劫舍。看来我只好退位了。”说罢还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樊崇和到会的上百赤眉将领一齐跪下给盆子叩头，说道：“我们做得不好，辜负了陛下。今后绝不放纵。”樊崇抱起盆子，扶他到床上坐定，毕恭毕敬地还给他玺绶。樊崇回身对众将大声说道：“我等为救民于水火，方起义兵。曾经约定：杀人者死，伤人治伤。请大家仍守前约。”此后，各营严加约束，赤眉纪律愈加严明。就连统治阶级的史家也不得不写上一笔：“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肯定三辅（地区名，指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的总称）社会安定，人口恢复，群众称赞盆子皇帝。这里说的“市里”，是街市里巷的意思。

但各地的大地主对赤眉军必然地采取了敌视态度。他们各拥壁堡固守，不供应赤眉粮食，实行经济封锁。城中粮食告缺，给赤眉军造成很大困难。樊崇再次召开会议商量道：“我赤眉军百万之众，集中在三辅地区，粮秣难筹，应议良策。”一位三老说道：“一心向我赤眉者，皆赤贫，无衣无食。而上户人家，土连千顷，囤粮无数。皇帝再昏庸，王莽再无

道，外戚秉政也好，宦官专权也好，他们都乖乖地输米送粮，献缣(jiān，兼。细绢)纳绢，供给他们奢靡荒淫。我军好言征粮，他们颗粒不与；以兵相征，便说我们劫掠！”他一开头，众将官纷纷插言：“他们可曾种过一粒谷，织过一寸缣？米是我父子种，缣是我妻女织，劫掠也应该！”“这京师地区，不是我辈居处，街市拥挤，我辈种田人好不自在。”樊崇说道：“如此说来，我等居于长安，实是自困。不如离开长安，北向就食。”一位从事说：“我家历代为匠，在长安修建宫室。宫室这般富丽堂皇，而我全家却无居身之所。我祖父为皇上修陵，陵成以后便活埋其中，说是去阴间侍候皇上。难道我们只能世世代代、生前死后都得饿着肚子为奴？如今我见这宫殿就满腹怨恨。离开长安可以，宫殿不能给他们留下！”义愤填膺的赤眉军兵士放火烧了部分宫殿，凡官仓和富户储粮，全部拉走，撤出了长安。樊崇说：“盆子是我等拥立的皇帝，当为我无衣无食之辈的共主。”用三驾王车拉着盆子，由数百骑兵护送，也很威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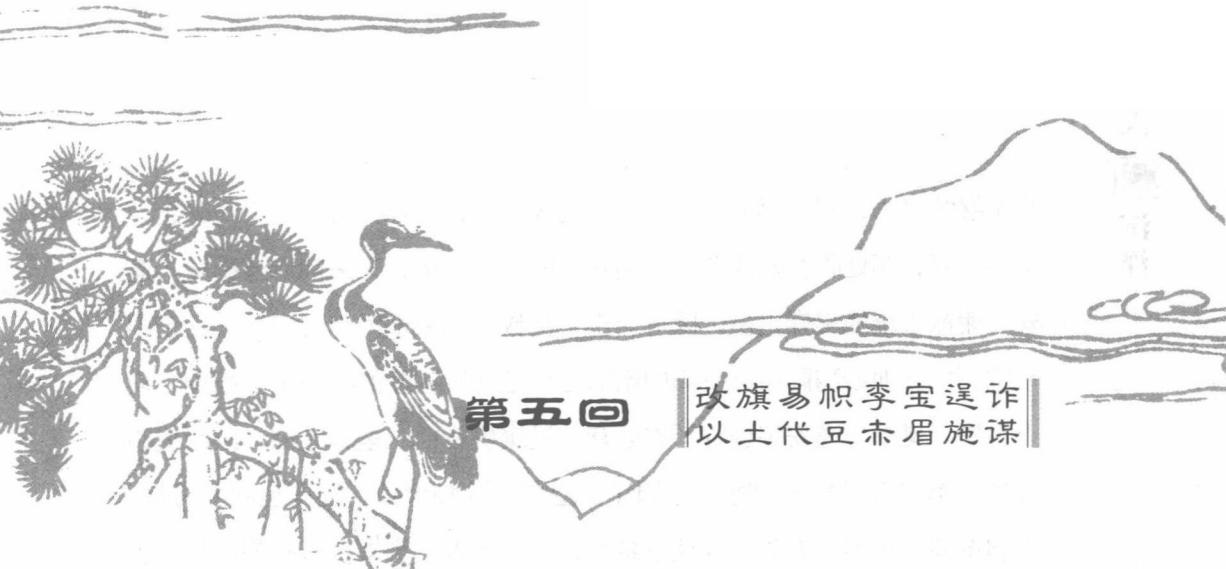
刘玄遣将严春在郡县拥兵割据，企图阻止赤眉军北进，为刘玄报仇，被打得大败，丧命赤眉刀下。赤眉军转攻安定（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北地（今宁夏青铜峡附近），攻无不克。就在他们横扫千军之时，天公不作美，大雪飘飘，坑谷皆满，寒风凛冽，终日不断。赤眉军北上不久，冬衣未备，衣服单薄，很多士兵冻饿而死。赤眉军觉得北上不利，便折回头，重向长安进发。

却说邓禹读过皇帝手诏，欣喜若狂。适逢赤眉撤出长安，以为己功，便进驻长安。一日邓禹正在营中饮宴，有探子来报：“赤眉北逃，遇大风雪，冻死大半；今又南向，且恐旬日进犯长安。”邓禹一拍大腿：“好！真乃天赐成功！”便派一名校尉率军万余到郁夷（今陕西省宝鸡县西）去



阻击赤眉。赤眉军见刘秀又派大军来捣乱，十分愤怒。将士无不英勇作战，邓禹军大败溃逃，赤眉军追到平陵、茂陵（都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见那里有几处前汉陵墓，均是崇阙高陵。一个士卒说：“我等活人尚无住处，他们死了还这般挥霍。”又一个士卒说：“邓禹是刘秀大司徒，刘秀是高祖九世孙，如此说来，他们世世代代欺侮我辈穷苦百姓。”一位来慰问赤眉的当地农民说：“我家世代为皇家修陵，几辈都有人被封在陵中殉葬。”附近农民多被征修过陵，颇有家人被殉葬者。纷纷说：“我等倘掘开陵墓，被封先人或许可活！”于是各乡聚农民纷纷回家荷锄取锸(chā，插)，来掘陵墓。赤眉士卒也来帮忙。这陵墓虽已几十年上百年，但仍高耸数丈，像个山丘，掘了半天，才发现一条通道。火把照处，只见通道里尸骨狼藉，骷髅也是愤怒挣扎状。士卒农民见此情景，无不落泪。有的竟号啕大哭起来。冲过过道，便是棺椁。人们举锄便砍，直到砍碎棺椁，砸碎尸骨，才注意到陵墓里有很多金钱财宝，尽皆取出，细小的分与大家，贵重的充作军资。愤怒的农民和士卒几天里掘了包括高祖吕后在内的几座陵墓，这才觉得郁积的气闷宣泄一些。然后，在建武二年（公元26年）九月，赤眉军又护卫着盆子车驾，重回长安，安排盆子住在未央宫北面的桂宫。

这时，汉中割据势力延岑企图乘赤眉疲敝，袭击赤眉，夺取长安。樊崇便派逢（páng，旁）安率十万大军迎敌。而邓禹觉得有机可乘，对部下说：“赤眉精兵在外，长安城内只有刘盆子和疲弱部队，可乘机破之。”于是，邓禹也派大军袭击赤眉。



延岑本是割据汉中的一支地主武装的首领，虽然也想在战乱中捞些好处，但对赤眉还是惧怕三分的，他怎敢进攻赤眉呢？原来他接到了李宝的一封密信。李宝是刘玄遗部，对赤眉军消灭刘玄势力刻骨仇恨，总想伺机再起。他见赤眉北上归来后，力量大为削弱，就勾结延岑，企图夺取长安。李宝与延岑合兵数万人，向长安挑衅。樊崇派赤眉大将逢安率十几万人迎敌。别看赤眉在北上过程中受到很大损失，延岑、李宝之辈仍远不是对手。所以两军在长安东北的杜陵相遇不久，战不到几个回合，延岑、李宝的部队就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死者累万。李宝走投无路，只好向逢安投降。

邓禹以为有机可乘，也想趁火打劫。他见樊崇、逢安率精兵在外，城内只有刘盆子和老弱百姓，就进攻长安。赤眉将军谢禄听说长安危急，赶忙来救，在长安城内的藁（gǎo，搞）街与邓禹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两军相遇勇者胜，赤眉战士个个英勇无畏，邓禹再一次惨败，退出长安。

却说李宝并非真心投降赤眉。经过一段时间，摸清了赤眉营内底细，便又写了一封密信，派一名心腹潜出赤眉军营，送给延岑。信中说：“请



将军继续努力，回师再战。我于赤眉内部反之，里外合势，定可大破之。”延岑大喜，四处收罗残兵败卒，勉强凑成一支队伍，又来向赤眉挑战。逢安、谢禄等全随樊崇出击。因对李宝不甚放心，故未派李宝出战。这正中李宝下怀。他命随同自己投降的亲信士卒把赤眉各帐的红旗全部拔掉，换上白旗。樊崇、逢安等赶跑延岑回营，见旗帜皆白，全军大惊，以为后路被抄。李宝等又鼓噪大呼，赤眉慌忙退却，阵脚大乱。延岑也回头再战。赤眉军溃退中不少人落水或跌下悬崖，损失惨重。樊崇、逢安等率数千士卒退回长安。

这年冬天，三辅地区又发生大饥荒，甚至于人相食。地主富户修建营堡，坚壁自守，赤眉军的粮食再度发生困难，于是引兵东归，想找一个有粮的地方，以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这时，赤眉军尚有二十余万人。

邓禹见赤眉东归，觉得好机会又来了。特别是想到皇帝陛下对自己十分信任，如果自己久不建功，恐怕在刘秀面前失宠。于是邓禹招来了车骑将军邓弘，共议建功对策。

邓禹受到光武帝刘秀的器重，事出有因。刘秀青年时代在长安游学，曾到邓家作客，十三岁的邓禹就认识了刘秀。刘秀起兵后，邓禹到邺县（今河北省磁县南）追上了刘秀。刘秀问他：“足下远道而来，是欲当官乎？”邓禹回答得十分得体：“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以效尽微力，垂功名于竹帛耳。”“威德加于四海”，是指希望刘秀当皇帝；“垂功名于竹帛”是说想为刘秀建功立业，隐含着要当大官的意思。邓禹还为刘秀出了不少主意，深得刘秀欢心。刘秀不久就拜邓禹为前将军，持节西讨。在与小股地方势力的战斗中，也打过几次胜仗。待到刘秀即位当了皇帝，便拜邓禹为大司徒。大司徒是三公之一，负责教化，是皇帝以下的高级官

僚，可以参与决定国家大事。还封他为酂（cuó，矬）侯，食邑万户。酂县（今湖北省均县南）的一万户人家的租税全归邓禹收取。少年得志的邓禹被刘秀委以进攻三辅地区赤眉的重任。然而，在赤眉军面前，邓禹却力不从心，便在栒（xún，旬）邑（今陕西省旬邑县北）按兵不动。当兵的吃不饱饭，就到百姓家抢粮；当官的趁火打劫，就抢富人的金银财宝。刘秀见关中（今陕西省南部一带）邓禹负责的地区军事进展迟缓，有些着急，便又给邓禹一封手诏：“司徒（指邓禹）尧也，亡贼（指赤眉）桀也。长安吏人盼望汉军，惶惶不可终日。应按时进讨，安慰西京百姓之心。”这封信既吹捧邓禹，把他比做尧，又对他进展迟缓表示不满。然而邓禹无计对付赤眉，仍旧按兵不动。不久，邓禹的两员大将冯愔（yīn，音）、宗歆内讧，冯愔杀宗歆然后反叛，邓禹靠了刘秀的主意才制伏冯愔并杀了他。建武二年，刘秀又改封邓禹为梁侯，食四县。这时赤眉军离开长安北上，邓禹才进驻长安。但因与延岑作战不利，只好又退了出来，驻守云阳（旬邑县南）。赤眉虽然在北地等处因冻饿受了很大损失，但邓禹仍打不过赤眉，又逃到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军中缺粮，士卒只好吃野菜，官兵抢劫民财更加厉害。刘秀心急，召邓禹回洛阳，对他说：“赤眉缺粮，肯定东来，就由我来对付他们吧。你等不必担忧，也不可私自进兵。”其实，刘秀是觉得邓禹不能胜任，便派孟津将军阳夏侯冯异代替邓禹讨伐赤眉军，并敕冯异说：“诸将并非不善战斗，然而好掳掠。你的任务不在略地屠城，而在安集百姓。”冯异受命，按刘秀的主意办，果然有效，不少小股义军向冯异投降。待到赤眉军第二次离开长安，刘秀又指示道：“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合新安兵堵截；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合宜阳兵堵截。”但赤眉大军势力仍强，冯异相持六十多天，没敢动手。



说话间已经到了建武三年（公元27年）的正月。

却说邓禹自长安回到军中，心里郁闷，独自喝闷酒。这时车骑将军邓弘走进帐来，见邓禹郁郁不乐，说道：“将军不必忧愁。以前将军屯住栒邑等地，实因赤眉强大，我军缺粮。如今冯异不是也无法与赤眉交战吗？”邓禹说：“禹有负陛下厚望，实在惭愧。其实大功即将告成。近日听说赤眉已弃长安东进，正是此贼溃退的表现。赤眉已经力竭。当此时时却为冯异所代，颇感不服！”邓弘说：“我看冯异未必比我等高明，六十余日不敢接战，便可证明。将军与赤眉数战，虽败多胜少，然赤眉也已耗损，粮秣更缺。依我之见，现在与赤眉交战，定能胜之。”邓禹把盛酒的铜角往案上使劲一蹾，抓一下不到一寸长的胡子，说道：“对！诛灭赤眉之功，不能拱手让与冯异！……不过，他是受诏前来代我，陛下已经敕我不得妄动……”邓弘说：“我们约冯异共战赤眉。冯异现无准备，必不肯应。我等便可独战赤眉而胜之。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奏冯异坐以观望，贻误战机！”邓禹酒性发作，面红耳赤，激动不已，“足下所见甚是，明晨即去请冯异共伐赤眉！”

第二天，邓禹、邓弘一块儿去拜访冯异。邓禹说：“禹无能，屡战赤眉不克。今将军前来，必可立建大功。禹近年来与赤眉数挑战，赤眉已经疲敝不堪。如能立即与战，必克无疑。”冯异一听，大为不快。心想，邓禹的话，显然是说他已大大地消耗了赤眉，如我现在取胜，岂不成了你邓禹的功劳？冯异半闭着眼睛，既像沉思，又像不屑一顾地说：“异已与赤眉相拒六十余日，虽屡获雄将，（冯异暗示：我已抓获赤眉不少大将了，消耗赤眉并非你的功劳。）然赤眉余众尚多，只可逐渐以恩信怀柔引诱，难以用兵破也。陛下已经派几位将军屯驻黾（miǎn，免）池（今河南省黾

池县东），以拦截赤眉东进之路，而以异击其西，一举可取。这是陛下万全之计也。”邓禹心想，你拿皇上来压我，也是枉然。反正我已约你，是你不肯共攻赤眉。明日我获大胜，你可不要争功。这些话当然并未说出口，邓禹只是笑笑，说道：“既然如此，禹等告辞了。”冯异不肯配合，正中邓禹、邓弘下怀。二人骑马回到营中商议。邓弘道：“我军缺粮，士卒饥饿，宜速出击。”邓禹说：“我意亦如此。只是派谁为先锋才好？”说到用将，二人沉默半天。冯愔、宗歆两员大将，在内讧中两败俱伤，再难派出像样的将校来。邓禹沉思良久，说道：“张宗可行。”邓弘有些迟疑：“张宗重伤刚愈，身体虚弱，恐难胜任。”邓禹说：“张宗勇冠三军，敢挑重担。我军屯驻栒邑时，赤眉大军且至。我觉得栒邑不足守，要引师另寻坚固城池守之。然而退军之时，将士均害怕赤眉，争欲先行，谁也不肯为后军以拒赤眉。我实无奈，只好把诸将校名字写在竹简上，投入筭（sì，四）中，拟请人拈之，拈得谁的名字谁便为后拒。我请张宗拈简，他先是不肯拈，后来说：‘死生乃命中注定，我怎能辞难就易？’于是便派张宗为后拒。宗军果然被赤眉追及，他且战且退，中箭穿透肩胛，几乎丧命。现虽痊愈未几，身体虚弱，但有勇气。先锋之任，非宗莫属焉！”遂传令招来张宗，说：“我军与赤眉战，获功不多，陛下不悦。今观赤眉久经消耗，不堪再击，已向东溃逃，正是我辈立功之时。我想请你为先锋，进攻赤眉，足下之意如何？”张宗面有难色，但心里明白：这一战，关系到邓禹的命运。邓禹若是失势，常言道，树倒猢狲散，我们也难有所依附；邓禹若发迹，也不会忘了我的头功。便说道：“将军若是不弃，宗愿效犬马之劳。”邓禹见张宗应允，十分高兴。便说道：“足下如建头功，禹决不负你。”第二天，邓禹便亲率大军，号称百万之师，以张宗为先锋，渡过



黄河，顺着由长安通向洛阳的驰道全速前进，追击赤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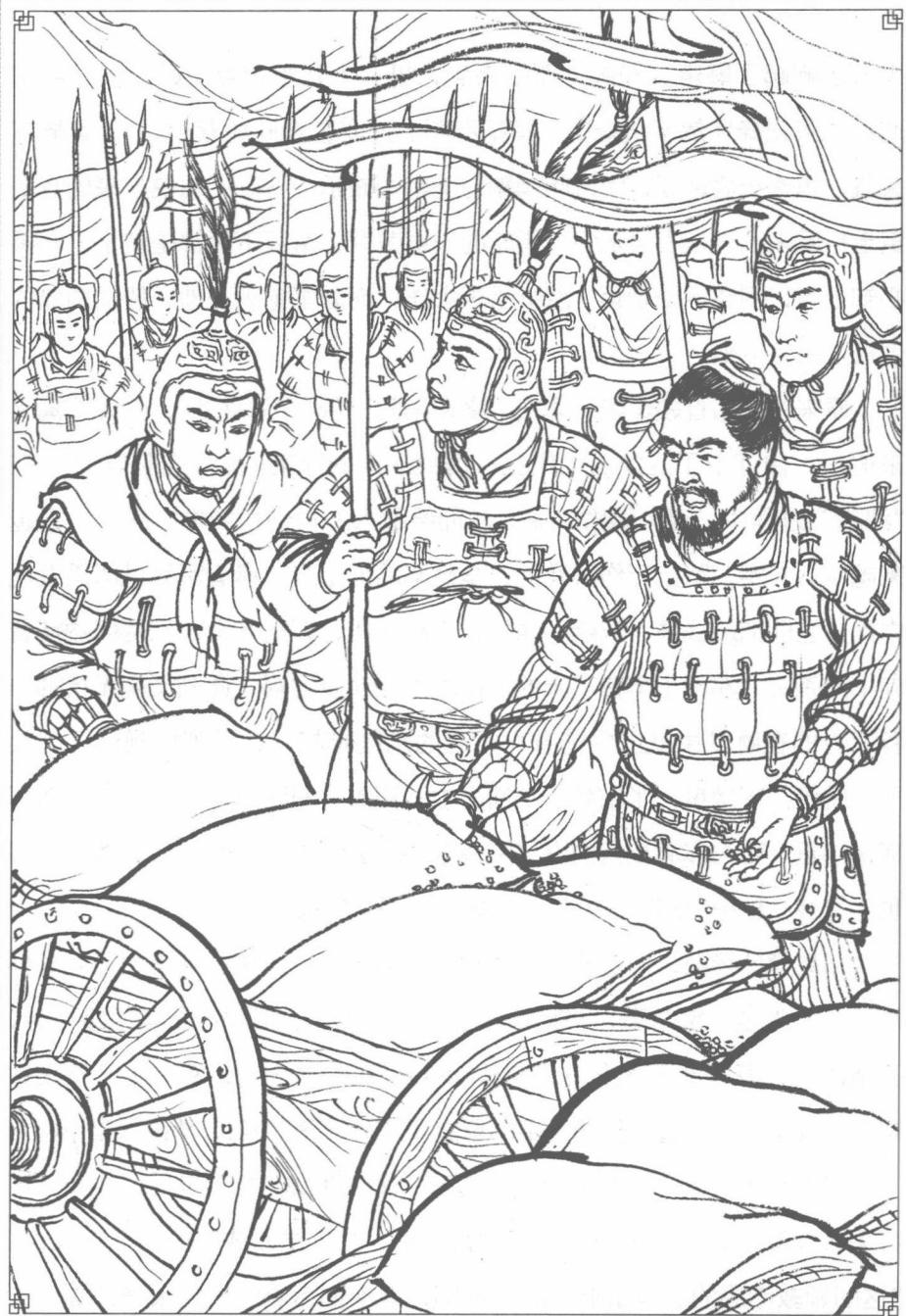
邓禹、邓弘、张宗等引兵而东，行军二日，未见赤眉踪影。到第三日，军至湖县（今河南省灵宝县西）附近，果有探马回报，湖阳附近，发现赤眉队伍，辎重颇多。士卒衣履不整，疲惫不堪，且多有怨言。邓弘问道：“可见车上装些什么？”探马回答：“小人未敢近前。不过据路边百姓讲，仅黄豆就二十余车。”听说赤眉辎重中有大量的粮食，不但邓禹、邓弘、张宗等人十分兴奋，那些靠野菜填肚子的士卒更是跃跃欲试。邓禹命道：“加速进军，立功者有奖！”那些半饥半饱的士卒，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前进。以此疲惫之军，怎能撵得上骡马拉着的车？其实，那时的车，木轮木轴铁轴瓦，走起来吱扭吱扭响。路上压出两条深深的辙印，叫做车辙。车辆只能顺着车辙行进，速度很慢。邓禹军从辰时（早六时左右）一直追到午时（中午十二点左右），果然追上了赤眉军的后拒部队。赤眉军见追兵来到，一面快马加鞭，让辎重先行，一面招集后拒部队，在路边列阵。张宗的先锋部队已经望见赤眉军的辎重车辆。车上用树条编成的帘子围着，满满地装着黄乎乎的大豆。邓军得食心切，立即与赤眉军接战。赤眉战士个个英勇抵抗，剑戟搏击，铿锵有响，刀兵相撞，火星飞溅。刺杀者呐喊，负伤者哀号。赤眉战士虽然也是在行进之中，但和全速追击的邓军比起来，也算是以逸待劳。人数少得多，士气却很足。邓禹军颇多伤亡。好在后续部队陆续赶到，赤眉后拒渐渐不支，边战边退。虽未见赤眉有多少伤亡，却见人数渐少。两军战到申末（下午五时左右），邓军已经追上了赤眉辎重，那金黄的颜色更加诱人，士气大振，喊声震天。赤眉战士逃之夭夭。张宗害怕士卒抢豆，无法向邓禹报功，命兵士守住粮车，如有敢动黄豆者，立即正法。士卒无奈，只好倒在路边休息，不

少人还响起了鼾声。邓禹、邓弘来到，见二十几车黄豆完好无损，夸奖道：“张先锋果然不负众望，军纪严明。速令各营升灶煮豆。”说着摘下头盔，想挖一盔黄豆，向饥肠辘辘的士卒们显示一下。不想挖起来的竟是黄土！原来，只是表层上面一指厚的一层黄豆，黄豆下面都是黄土。邓禹心知上当，刚要下令勒兵，忽听杀声大作，赤眉军铺天盖地一般从两侧的山丘上杀将下来。

原来，赤眉首领樊崇、逢安本来在华阴一带与冯异相持，听说邓禹又来追击，便订下了这条以土代豆、诱敌深入的计策。后拒部队士卒，在“溃逃”过程中，逐渐藏匿起来，从而给敌人一种伤亡惨重之感，人数越来越少。其实，路上死伤狼藉的，全是邓禹的士卒。赤眉军看见邓禹发现中计，立即擂起战鼓，吹响牛角号，立起红旗，万箭齐发，从两侧呐喊着向中间杀去。邓军士卒在三天的追击中本已精疲力竭，此刻又毫无精神准备，有的在睡梦中就已中箭身亡；有的刚刚爬起来，没等摸到自己的兵器，就已刀下做鬼。张宗死于乱箭之中，邓禹、邓弘上马仓皇逃命。邓军死伤惨重。正与赤眉相持的冯异听说邓禹遭到伏击，急忙派兵来救。赤眉也不恋战，稍稍退却，与冯异、邓禹之军隔开休战。

邓禹遭此惨败，恼羞成怒。特别是在冯异面前，更有难言之苦。冯异劝道：“胜败兵家常事，邓将军吃了小亏也无妨。但现在士卒饥饿疲劳，且请休战，万万不可再出击。”冯异不劝尚可，这一劝，邓禹更是怒火中烧：“我不信战不过这伙溃逃中的草寇！”冯异百般劝阻，邓禹只是不听。

邓禹军死伤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保住性命。扎营以后，个个无精打采。夜深后，在一个破烂不堪的营帐里，几个难以成眠的士卒在议论：“这回领教赤眉的厉害了吧？别说咱们，谁不怕赤眉？太原太守孙福，听



说赤眉来了，吓得走不了路，让部下一个叫刘茂的背到城墙洞里，躲了一百多天。”又一个说：“听说赤眉很讲义气，像我们这样的小卒子，在战场上只要向赤眉老爷叩头求饶，他们是不会杀你的。”第二天早晨，邓禹果然又下令向赤眉挑战。冯异怕有临危不救之罪，只好协同。赤眉军经过一夜休整，又有昨天大胜的余威，士气正旺。而邓禹兵都是残兵败将，士无斗志，两军刚一相遇，就有人跪地求饶。遇见抵抗的，赤眉便大刀阔斧，毫不留情，杀死汉军三千余人。邓禹骑马逃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东）。冯异连马都丢了，徒步逃到新安（今河南省黾池县东）的一条叫回溪的山沟里。

赤眉军大胜冯异、邓禹，雄赳赳气昂昂向东进发。刘秀着实害怕，坐立不安，赶紧敕命冯异想办法，冯异逃回营中，纠集残兵败卒，重整兵马。有人要快快追击，冯异沉思良久才说：“赤眉势大，又有草民相助，急攻难成。斗勇斗智，我等均未得势。只有李宝以诈成功。我们也需以诈破之。”于是，冯异想出一个损招子来。



第六回

争正统刘秀伐刘永
定河北苍头杀燕王

冯异感到斗智斗勇都不是赤眉对手，只有像李宝那样，以诈为谋，方能取胜。于是派信使单骑追上赤眉，下战书说：“贵军以诈逞威，我军受挫，难以诚服。愿约定日期再战，一决雌雄。”樊崇、逢安等见信，不知有诈。赤眉军与官军不同。赤眉本是由饥民组成，没有活路的男女老少，都来投奔。所以军中不但有战士，也有大量的妇女儿童，进军不宜过速。所以樊崇与众将计议之后，同意约期再战，一来可以教训一下冯异之流，二来也可以使随军百姓得以休息。

冯异想出了什么鬼点子？原来，他趁休整的日子，打发人按赤眉服装的样子缝制了不少衣服，让自己的士卒穿上。会战的那天，让这些身着赤眉服装的士卒涂红眼眉，埋伏起来。然后派小股部队去挑战。赤眉樊崇等派万余人应战。冯异的前锋当然不是对手，他又不断增兵，但总不让自己兵力占上风。赤眉战了一天，将士疲劳，不想再战。这时已经日落，冯异伏军才悄悄出来。由于他们都经过伪装，赤眉没有辨认出来。待混入营中，这些人才从内部杀出，赤眉大吃一惊，不知敌方虚实，赶紧退却。冯异主力这时才出战迎击赤眉惊惶之军。在黾池县的崤（xiáo，淆）底一带

大败赤眉军，降男女八万余人。赤眉军退守宜阳，尚有十万余之众。

刘秀听到冯异获胜的消息，立即下诏书慰劳。诏书说：“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思是说，虽然在回溪吃了败仗，被打得像耷拉膀子的鸟，但还是在黾池获胜，重新飞起；早晨日出东隅时丢掉的东西，晚上日落桑榆之时又收回来了。刘秀兴奋自不待言，又亲率大军堵截宜阳赤眉退路。

樊崇、逢安等退到宜阳，因为又受一次重大挫折，士气不高。特别是军中缺粮，十万余人中有几万老弱妇孺。宜阳又是山地，东南北三面皆是峭壁险峰。在这样的条件下，强行突破刘秀、冯异大军的堵截，必然遭受重大伤亡。刘恭力主投降。于是，樊崇等赤眉将领决定派刘恭去向刘秀请降。刘恭来到刘秀营中，跪在刘秀面前问道：“盆子率百万之军向陛下投降，陛下何以待之？”刘秀答道：“待你等以不死耳！”樊崇觉得能保住十万余兄弟的性命，别无他求，便率众向刘秀投降。刘秀说：“你们虽然无道，但还是做了三件好事，一是你们打遍天下，却不改易夫妻；二是立君能用宗室；三是其他贼军投降时总是杀死自立的君主，以其头颅邀功，你们却保全了刘盆子。”于是刘秀安排他们在洛阳附近安家，每户赐一座房屋两顷土地。但不久，又借口樊崇、逢安谋反，诛杀了他们。

刘秀解决了卧榻之侧的赤眉主力，十分高兴。但他也不敢过于乐观。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有些人暂时还没有称帝，但却拥有重兵，割据一方。就说长安附近吧，延岑据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西），王歆据下邽（guī，归。今陕西省渭南县西北），芳丹据新丰（今陕西省临潼县东），蒋震据霸陵（长安东），还有张邯、公孙守、杨周、吕鲔、角闳、骆延、任良、汝章等十几股势力。他们有的是绿林或赤眉余部，有的是地主武装。



这些还好对付，不久便被冯异等各个击破。最是刘秀心头之患的，是刘永、公孙述、隗嚣等人。他们称帝称王，是公开表示要与刘秀争夺江山的，绝不会拱手让出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他们会用各种手段同他刘秀斗智斗勇。

刘秀称帝的一条重要“根据”，即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是汉朝的正统。汉朝是继秦之后中国第二个封建帝国，改朝换代的事，印象深的只是汉代秦这么一次。而西汉统治者宣扬的天人感应说，在人们头脑中影响很深，认为天下是上天授给老刘家的，只有老刘家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刘玄以此为据而称帝，刘盆子也是因为姓刘而被强推为帝，就连本不姓刘的王郎，也编了一套瞎话，说自己本是刘家后裔才称帝的。刘秀是景帝的六世孙，就是说他是第五代皇帝的支系；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而梁孝王是汉文帝的儿子。这就意味着，刘永是汉朝第二代皇帝的支系。如果把刘家的谱系画成一株分支的大树的话，刘永比刘秀更靠近主干，比刘秀更能代表“正统”，当皇帝的“根据”比刘秀更充足。刘秀是必须除掉刘永的。

刘永是在建武元年刘玄败亡不久，在睢（suī，虽）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称帝的。打的自然也是汉朝的旗号，拥有相当于今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北部、山东省南部的大片地区。他又联合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董宪为翼汉大将军。这一来，刘永的地盘就更大了。

建武二年三月，刘秀派虎牙大将军盖（gě，葛）延带领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四员大将，率大军讨伐刘永。盖延大军浩浩荡荡，先拔睢阳西边的襄邑（今河南省睢县），再克睢

阳东边的麻乡（在今江苏省砀山县境内），进而包围了睢阳。正在盖延高兴之时，忽报苏茂反叛，杀淮阳太守，占据数县，自称刘永之臣。苏茂原是刘玄的讨难将军，以后投降了刘秀，刘秀就派他与盖延共攻刘永。不料，苏茂又乘机反叛，支持刘永。盖延强压怒火，坚持围攻睢阳。从三月一直围到六月麦熟。盖延派人把睢阳附近的麦子全收了，既充实了自己的粮秣，又断绝了刘永的粮食来源。盖延本是一员武将，身高八尺，勇力过人，他的弓要用三百斤的力量才拉得开，因此在军中很有名气。然而他并不是一介勇夫，还颇有些谋略。他估计睢阳城中粮食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在阴历六月三十的半夜，趁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派一批精壮士兵，抬着梯子，悄悄爬上城墙。刘永的守城士卒本已厌战，又饥饿无粮，见盖延三个月围而不攻，便有些松懈，偷着睡觉去了。登上城墙的士兵又悄悄下到城内，打开城门。于是盖延大军呐喊着涌入城内。睡梦中的刘永听到喊声，知是城破，急忙携带家属和护卫兵士，从睢阳东门逃出城。先逃到虞县（今河南省虞城县北），被虞县人杀了母亲和妻子，再逃到谯（qiáo，乔）县〔今安徽省毫（bó，薄）县〕。盖延乘胜攻拔薛县（今山东省微山县东），斩刘永设立的鲁郡太守，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萧县（今江苏省萧县）、杼秋（萧县西）、扶阳（彭城东北）四城均向盖延投降。进而破沛郡（今江苏省沛县以南一带），斩刘永设立的太守。苏茂联合刘永的将领佼强、周建率三万余人救刘永，进攻盖延，也被盖延打得大败。

建武三年（公元27年），睢阳再反，迎接刘永入城。盖延又围城百日，直到城中粮尽，刘永突围出城，被部将所杀。刘永的弟弟刘防以睢阳城投降盖延。而苏茂、周建又立刘永的儿子刘纡为梁王，据守垂惠（今安徽省蒙城县北）。虽几经追剿，但刘纡在苏茂、佼强等的保护和配合之下，



顽强抵抗，始终活动在皖北、苏北一带。

正在这时，曾得到刘秀信任、被刘秀称为“可以托六尺之孤，奉百里之命”的平狄将军庞萌反叛于刘秀，自称东平王，与董宪、刘纡互相配合，屯驻在桃乡（今山东省兗州附近）以北。刘秀当时正在蒙县，闻讯大怒，亲自率军讨伐庞萌，并给诸将写信说：“我曾以庞萌为社稷之臣，将军肯定会笑话我吧？这个老贼，罪当诛灭全家。请你们急速整顿好兵马，到睢阳会齐！”刘秀听说庞萌与刘纡、苏茂、佼强经过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又合兵三万围攻桃乡，便留下辎重，率骑兵三千、步卒数万星夜赶到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东南），距桃乡六十里，与诸将聚齐。诸将争功心切，急欲挑战，刘秀就是不准。任城军民听说皇帝亲征，信心十足。庞萌动员全部兵力攻桃乡，二十余天攻不下来，士卒疲惫不堪。这时，应刘秀之召而来的大将军吴汉赶到，刘秀便指挥诸将解桃乡之围。他亲自参战，大破庞萌军。庞萌、佼强、苏茂丢弃辎重逃奔董宪，又合刘纡兵共数万人，驻扎在昌虑（枣庄西）。董宪又招来五校起义军的余部数千人驻扎建阳（枣庄南），离昌虑仅三十里，互为掎角。刘秀进驻蕃县（今山东省滕县），距离董宪百余里。诸将不断要求出击，刘秀稳坐榻上，说：“五校兵缺粮，很快会自退。请各坚壁勿战，以待其毙。”不几天，五校兵果然退去，刘秀亲自领兵四面围攻昌虑，三日而克，守军逃散。刘纡不知何处去是好，被自己的军士斩首。董宪、庞萌逃入缯县（枣庄东）大山中。后来，到底在吴汉等的追击之下兵败被杀。至此，整个山东地区基本平定。当时所谓山东，包括了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以东的广大地区。刘秀总算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后方，改变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在讨伐刘永的同时，建武四年（公元28年）刘秀派建义大将军朱祐

攻拔黎丘（今湖北省襄樊市南），活捉了盘踞襄阳一带的秦丰；建武五年，派右将军邓禹与延岑战于武当（今湖北省十堰市东），平灭了延岑；同年三月，又派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两万人大破田戎（更始残部）。延岑、田戎都逃亡到蜀，投靠了公孙述。刘秀一步步在中原地区扩大势力，站稳了脚跟。到建武五年，中原地区的主要对手，只剩下彭宠了，

彭宠也是南阳宛人。彭宠的父亲，前汉渔阳太守彭宏死于王莽的迫害。彭宠参加了刘玄的队伍，后来又会同吴汉、耿况、王梁等投奔了刘秀。刘秀因彭宠是同乡，便封他为建忠侯，拜为大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在战胜王郎和铜马的战斗中，彭宠负责转运粮食，保证了部队的供给，自以为功高，上书刘秀，请封大官。刘秀没能全部满足他的要求，因此他心怀不满。刘秀即位后，吴汉、王梁封为三公，彭宠没有提升，整天悒悒不乐，逢人便说：“论功劳，我当封王，陛下忘记我了。”彭宠于是便在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一带贩卖盐铁和粮谷，发了大财。建武二年，彭宠接到刘秀诏书，征（调）他到洛阳。彭宠心生疑忌：各路将军均拥兵在外，为何独调我回洛阳？莫不是幽州牧朱浮向皇帝说了我的坏话？便上书刘秀：“帝以朱浮妄奏宠而征宠。请与朱浮同征。”刘秀拒绝了彭宠的要求，彭宠便给吴汉、盖延等人写信，不厌其烦地数说朱浮如何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彭宠妻也说：“渔阳乃大郡，兵马众多，为何因为受人所奏而弃此丰饶之地？请君不受诏。”他的亲信们也都劝阻他应诏回洛阳。

刘秀见彭宠不受诏，确实想起了朱浮的一段话。那是三个月前，彭宠尚未回渔阳。刘秀发觉彭宠颇有不满情绪，就问朱浮是怎么回事。朱浮说：“以前吴汉发兵时，陛下曾派遣彭宠为渔阳太守并赠以佩剑。彭宠便与他人说道：‘陛下召我，须握手交欢，并肩而坐。’后来陛下并未如此，



彭宠因此而不满。不知陛下是否记得甄长伯之事：当年王莽当宰相时，与长伯关系甚为密切。王莽篡位后，长伯嫌王莽给的待遇低，终于反叛遭诛。”刘秀明白，朱浮是以王莽与甄长伯的关系暗示彭宠也会反叛，便大笑道：“不至于如此吧！”不幸，果然被朱浮言中。看来需要及早下手，否则后患无穷。刘秀便找来彭宠的远房兄弟子后、兰卿，让他们说服彭宠。

子后、兰卿来到渔阳，极力劝说彭宠应诏进京。彭宠便把他们扣住，然后把自己的亲信逐一封为将帅，带领两万余人进攻朱浮管辖的蓟（jì，记）县（今北京市大兴区南），又分出部分兵力进攻广阳（蓟县南）、上谷、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北）。刘秀见彭宠果然反叛，派游击将军邓隆援助朱浮。邓隆驻扎在潞南（今北京通县东），而朱浮驻扎雍奴（今河北省宝坻县西南）。邓隆派人把扎营情况告诉刘秀，刘秀听罢大怒道：“两营相去竟达百里，不能互为援助。等你回去时，邓隆已经败退矣！”彭宠果然以主力在潞河北岸挡住邓隆，派三千轻骑偷袭后路，邓隆大败，朱浮在百里之外，无法相救。建武三年春，彭宠攻陷右北平、上谷等县，并以绸缎、美女贿赂匈奴，与匈奴和亲。匈奴单（chán，禅）于便派八千骑兵各地游动以援助彭宠。又联络南边的割据势力张步和富平、获索等义军余部，进而攻陷蓟县。彭宠便自立为燕王，割据北方，摆出了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架势。

彭宠觉得子后、兰卿虽是远房兄弟，但从刘秀身边来，其心难测，就让他俩领兵在外，不让在他身边。建武五年春，刘秀下诏：有能讨平彭宠者，封侯。并通过各种渠道把这消息传到彭宠内部。有一天，彭宠斋戒，一个人在便室，躺在榻上睡着了。子密等三个苍头（即仆人）便把他绑在

榻上。又假传彭宠命令道：“大王斋禁，官吏皆放假。”并以彭宠命令为由捆绑所有奴婢，关到暗室里。然后把彭宠妻子找来。彭宠见妻子来了赶忙说：“快去给三位将军取装备。”彭宠本以为让老婆拿些财宝给这几个人，便可以放了他。谁知这几个苍头取来财物后，让彭妻用缣缝制两个口袋。半夜时解开彭宠的绑绳，让他写封信给子后、兰卿，令他们放行。信写成，便杀了彭宠夫妻，把头装在缣袋中，用彭宠手书骗过各道关卡，到洛阳向刘秀献上彭宠首级。刘秀心中暗喜，却面作怒容，对三个苍头喝道：“以奴弑主，本是大不义。考虑到朕有封侯之诏在先，故封汝三人为不义侯！以戒后来。”不久，彭宠的国师韩利杀了彭宠的儿子彭午，向刘秀的征虏将军祭遵投降。

至此，刘秀的后背之患也已解除。



第七回

朝秦暮楚隗囂覆灭
得陇望蜀公孙夷平

经过几番厮杀，刘秀的后汉王朝，在中原大地上基本站稳了脚跟，拥有了相当于今华北的大部分和华东的北部地区。但距离恢复高祖基业，恢复前汉时期的版图，还相差甚远。刘秀此时的思虑，主要的不是版图大小，而是割据势力的存在，既威胁了刘氏天下的存在，又使中华古国四分五裂。所以，刘秀又进行了几年削平地方势力、实现中国统一的艰苦战争。

当时的形势是：在西北，卢芳在匈奴的支持下自称汉帝；在西方，隗囂据有今甘肃一带称王；在西南，公孙述占据着相当于今天四川和云贵的大部分地区，企图代汉。刘秀首先把矛头指向隗囂。

隗囂是天水成纪人，故地在今甘肃省通渭县以东。王莽末年，隗囂的叔父隗崔听说刘玄称帝，王莽连连失败，也聚集一伙人商量起兵。隗囂不赞成，说：“兵事凶多吉少，会连累无辜家人。”隗崔不听，拉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杀了王莽的镇戎大尹（负责镇压少数民族的官），占领了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县城。大家说：我等既已起兵，总得立个头领，好给大家主事。隗崔说：“家侄隗囂颇有名气，好读经书，可以请来做我

等头领。”大家认得隗嚣，一致同意这个提议。可是隗嚣却百般推辞。大家坚决让他干，他说：“诸位父老乡亲如果一定让我干，就得听我的，我才能从命。”大家说：“既然以你为头领，当然听你的。”这样，隗嚣成了这支队伍的上将军。于是，他集中当地十六姓大户，任命三十一名将领，聘请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人方望为军师。方望建议他立庙供奉前汉皇帝，自称是他们的臣子，以表示承天顺民。隗嚣便立了庙，带领众将官向前汉列皇在天之灵祝祷。祷辞历数王莽罪恶，发誓起兵拥护汉室。

隗嚣祭告了前汉皇帝，似乎已经受命于天，便派使臣到四方少数民族地区，恢复他们被王莽废弃的封号，抚告百姓各安其业。隗嚣的队伍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首先杀了雍州牧（雍州包括今陕、甘一带）陈庆，又要进攻安定（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安定大尹王向是王莽的侄儿，隗嚣多次劝降均无结果。于是进兵俘获王向，斩首示众。隗嚣控制了安定以后，又占领了陇西（今甘肃省临洮一带）、武都（今甘肃省武都县北）、金城（今兰州市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各在现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附近），几乎控制了当今甘肃省的全境。

更始二年，刘玄征调隗嚣、隗崔、隗义进长安。方望说：“刘玄之心难料，将军不可轻信而往。”隗嚣不听，方望也就辞谢不干了。刘玄见隗氏叔侄果然前来，便拜隗嚣为右将军，隗崔、隗义仍用旧称号：白虎将军和左将军。这年冬，隗崔、隗义打算叛归甘肃。隗嚣怕因此受牵连，就向刘玄告发了自己的叔叔。隗崔因此被处死。刘玄觉得隗嚣忠诚，便提升隗嚣为御史大夫。到了更始三年夏，刘秀称帝以后，刘玄朝廷内讧，隗嚣参与了劫持刘玄的阴谋（见第二回）。刘玄征召隗嚣进宫，他称疾不去，刘玄便派兵包围了他。他半夜突围，逃归天水，召集余部，重新盘踞甘肃，



自称西州上将军。刘玄败亡以后，三辅地区的元老士大夫多数投奔了隗嚣，隗嚣谦恭地接待了他们，于是名声大震。

建武二年光武帝刘秀派邓禹进攻赤眉时，邓禹部下裨将冯愔叛变，向西投奔隗嚣。隗嚣把他打了回去，还缴获了冯愔的辎重。为此刘秀特派邓禹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专制凉州（即今甘肃）、朔方（今宁夏、内蒙古河套一带）。隗嚣又助邓禹镇压赤眉、助冯异攻公孙述。刘秀亲自写信赞扬隗嚣，约定经常通信。隗嚣到长安时，刘秀甚至以友好国家的礼节来接待他，待之甚厚。公孙述派使封他为扶安王，授给他印绶，他拒而不受，还杀了来使，使公孙述再不敢北出。

光武帝刘秀热情接待隗嚣，并非真心把他当做朋友，而是想利用他牵制和削弱公孙述，让他们相斗，使之两败俱伤。这时刘秀不断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表明当时正是进攻公孙述的好时机，便劝说隗嚣讨蜀，以证明他对刘秀的忠诚。隗嚣却写信给刘秀说：“三辅单弱，卢芳在边，不宜谋蜀。”刘秀进一步证实了隗嚣是想在蜀、汉之间讨便宜，便以君臣之礼对待他了。

正在刘秀苦于无法对付隗嚣、公孙述的时候，刘秀的表兄来歙（shè，射）来投奔刘秀。刘秀自幼就非常钦敬来歙，这次他带着刘玄余部、汉中王刘嘉来投，光武帝十分兴奋，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来歙披上。当谈到天下大势时，刘秀说：“今西州隗嚣不肯归附，公孙述称帝，道路阻远，朕正为如何平定西方而忧愁。”来歙站起来说道：“我曾在长安认识隗嚣。他起兵时打着汉朝旗号。今陛下复兴汉室，正是说服他的重要理由。请陛下手书一封，我保证劝隗嚣束手来归。隗嚣附我，则公孙述不足虑也。”刘秀当然愿意和平解决，便拜来歙为大中大夫，出使隗嚣。

来歙来到隗嚣营中，两人相见十分亲热。寒暄之后，来歙说：“将军麾下本为复兴高祖之业而起兵，今皇陛下乃高祖九世孙，一心继承汉统，麾下之志已实现。今皇待人谦恭，雄才大略，必将复兴国家。将军拥兵自守，有违当初心志。倘能身赴京师，共同参与朝政，定有高官厚禄。”隗嚣却说：“我无功德，不想做官，只想在四方平定之后退伏乡里。”来歙第一次游说没有成功。事隔两年，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再次来游说隗嚣说：“麾下不见刘永、彭宠下场乎？今皇神威切勿低估。拥兵相抗，必遭横祸。”隗嚣这时当然也惧怕刘秀三分，便说：“隗嚣绝无与陛下抗衡之意，一心为陛下的臣子。陛下不信，我可派长子隗恂随将军入京，以表忠心。”于是隗嚣便把长子派往洛阳，作为人质。刘秀拜隗恂为胡骑校尉，封隽羌侯。

虽说隗嚣派儿子当了人质，但并非一心事汉。他的将领王元、王捷也劝他说：“天下属谁，还很难说。今南有公孙述，北有卢芳。我陇西之地丰饶富庶，兵马强壮，是当年秦国旧地，不可放弃。神龙失去势力与蚯蚓无异。”隗嚣很赞成他们的话，一面联络公孙述和卢芳，一面不断派人进京，两面讨好。刘秀也不断去信安抚。这时公孙述出兵攻击南郡（今湖南、湖北），刘秀便令隗嚣从天水伐蜀。隗嚣上书说：“白水险阻，栈阁绝败，臣实难用兵。”白水县在今四川省广元县西北，那里有一个关口；栈阁就是栈道，是在峭壁上傍山架木修成的道路，十分险要。隗嚣明白，正因为栈道险阻，自己又做出了友好的表示，公孙述才不会在川北设防，如果他从栈道南下巴蜀，又有刘秀从其他方面的配合，肯定可以大败公孙述。但他不愿意为刘秀而得罪公孙述，也不愿失去一支与刘秀抗衡的力量。刘秀见隗嚣肯定指望不上，决心以武力解决他。谁想，头一仗就让隗



隗嚣给打败了，王元还乘胜向三辅地区杀来。刘秀只好派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迎战，这才大败王元。隗嚣赶快上书谢罪，说：“我的部下听说大兵突然来到，惊恐自救，臣隗嚣无法禁止。虽然王元打了胜仗，我不敢废弃臣子的礼节。亲自追回战利品奉还陛下。”刘秀回信说：“当年韩信背叛了高祖，以后归来，不但未诛，反而恢复了爵位。朕重实际，讨厌浮语虚词。”隗嚣明白，刘秀知道他的假仁假义，便干脆向公孙述称臣，彻底断绝了与刘秀的关系。第二年（公元30年）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刘秀觉得，硬攻不行，分化瓦解才是上策。刘秀听说与隗嚣共同起兵的王遵同隗嚣发生分歧，离开了隗嚣，便把王遵招来，拜为太中大夫，封为向义侯。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来歙从山道偷袭，占领了略阳（今甘肃省天水市北）。隗嚣不知虚实，派王元、行巡、王孟、牛邯分别出兵拒守。隗嚣则亲率大军包围来歙，公孙述也派李育、田弇助战，齐攻略阳，久围不下。刘秀也亲自出征。王遵知道牛邯有归汉之意，便秘密派人送给牛邯一封信劝降。经过十来天的犹豫，牛邯果然投奔刘秀。牛邯降汉，隗嚣部众人心动摇，先后有十三员大将、十六个县、十万余兵士陆续降汉。隗嚣逃到上邦（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刘秀派人送给隗嚣一封诏书，说：“足下若肯降汉，保你父子相见，部众大者封王，小者封侯。到底如何，请你自己选择。”刘秀的诏书口气很不客气。隗嚣不肯投降，于是刘秀杀了他的儿子隗恂，派吴汉、岑彭包围西城（今甘肃省礼县北），耿弇、盖延包围上邦。隗嚣守城之将杨广战死，王捷自杀。王元、行巡、周宗引公孙述五千救兵从小道来到西城，解救被围困在西城戎丘的隗嚣。王元救兵潜入汉军阵前大呼：“百万大兵来到！”汉军不知虚实。王元乘汉军之乱救出

隗嚣。于是，陇西大部分地区复归隗嚣。但由于连年战乱，粮食十分缺乏。到了建武九年，隗嚣又病又饿，悲愤而死。王元、周宗立隗嚣的小儿子隗纯为王。第二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聚（今甘肃省武山县东），隗氏王朝诸将同隗纯一起投降。陇西平定归汉。

刘秀布置完西城、上邦战役之后，就车驾还洛阳了。但在临行时，给岑彭留下一封信。信中说：“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意思是说，攻下西城、上邦以后，就要挥师南进，攻公孙述。人心没有知足的时候，平了陇，又想着蜀。每一次部署战斗，都是算尽心机，以至增加不少白头发、白胡子。“得陇望蜀”这句成语，就是刘秀这封信留传下来的。

公孙述是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人。王莽末年任导江卒正。导江就是蜀郡，是王莽改的新名，卒正就是太守，也是新名。刘玄称帝后，各地豪杰并起，都打着汉朝旗号。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商（今陕西省丹凤县）人王岑自称定汉将军，拉起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掳掠成都。公孙述召集县中地主豪绅说：“天下都为新朝所苦，思念刘氏汉朝。宗成、王岑部队抓捕妇女儿童，烧毁房屋，非正义之师也。我要保护全郡，等待真正的汉军。大家愿与我合力的留下，不愿者就请离去。”众人叩头说：“愿效死力。”公孙述找一个亲信，让他诈称是刘玄使者，“命”公孙述为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并选千余精兵，大败宗成、王岑。更始二年，刘玄派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率兵万余攻公孙述，被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打得大败。公孙述先自立为蜀王，建武元年又自立为天子，年号为龙兴。以建议他称王称帝的李熊为大司徒，弟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以成都为首都。几年间积兵甲数十万人。以后，不少被刘秀



打败的人也都投奔了公孙述。

公孙述知道王莽、刘秀都爱玩弄符谶，他也到符谶里找当皇帝的根据。王莽亡后，想当皇帝的人都在“刘”字上下工夫，认为只有刘姓才能当皇上。公孙述无论如何套不上姓刘，他就请孔子帮忙，说：“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预言，汉朝只能传十二代。而汉至平帝已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意思是说，汉朝已经到头了。他又援引了几部纬书。《录运法》说“废昌帝，立公孙”。《援神契》说“西太守，乙卯金”。他解释这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西方的太守断绝了刘氏的天下。当然就是公孙述应该代汉了。他甚至说他的手纹都是很特别的，表明了“龙兴”的意思。公孙述把这些内容写成几封信派人送给刘秀，论证只有他才有资格当皇帝，刘氏应该让位给他公孙述。

刘秀靠符谶当了皇帝，如今又冒出一个援引符谶证明自己应该当皇帝的人。这使刘秀十分恼火，他便给公孙述回信说，“谶中所说公孙代汉，其中的公孙是指宣帝，早已继承汉统，并非指你公孙述。以掌纹为据，是王莽的办法，不足为凭。足下并非我的贼臣乱子，在这天下大乱之时，人人想当皇帝，你有此心，不必指责。但你年事已高，妻儿弱小，当早为以后设想，才可免除忧患。皇帝宝座并非谁都可坐。”公孙述没有理会刘秀的这封信，继续当他的龙兴皇帝。

公孙述决心和刘秀争当皇帝。他比较熟悉汉朝宫廷制度，大修宫室，出行乘坐法驾（皇帝的华贵马车），各种旗帜开道，骑士高擎旄头殿后，摆尽了威风。又立两个儿子为王，食邑数县。群臣谏止不听，大臣逐渐生怨。

建武九年，公孙述派田戎、任满率万余部众乘坐竹筏占据了荆门（在

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 和江对岸的虎牙，扼守长江进川门户。第二年夏刘秀的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天水斩公孙述将领赵匡。这期间隗嚣虽被彻底平定，但刘秀与公孙述之间还是有一些小战斗。到建武十一年，刘秀大兵就从北、西两路向公孙述大举进攻。

从北路进攻的是中郎将来歙。来歙在平定隗嚣之后，又打败了羌人。这年六月，与虎牙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攻王元于河池(今甘肃省徽县西北)、下辨(河池西)，克两城后继续向四川进发。公孙述大惊，派刺客潜入来歙营中，趁来歙熟睡，把匕首刺入来歙胸中。来歙一息尚存，急派人召盖延。盖延见状大哭。来歙怒斥道：“虎牙将军何敢如此！我被刺中，无法报国，请你来嘱以军事，你为何学小孩子的样子，哭哭啼啼！”来歙要来纸笔，仰在榻上给刘秀写信，表示忠心，推荐贤臣。写罢信，扔下笔，拔出胸中匕首，气绝身亡。刘秀闻讯悲痛万分，并再次御驾亲征，坐镇长安，指挥平蜀之战。

从西路发起进攻的是已被拜为征南大将军的岑彭。却说公孙述派任满、田戎占据荆门、虎牙。荆门山雄踞长江南岸，峭壁向江中倾斜；虎牙山在江北遥遥相对，红色的绝岩，间或有几道白石，活像虎口白牙，其险可知。任满、田戎又横江架起浮桥，桥上竖斗楼，箭手可埋伏其中，很像今日碉堡。这浮桥有如一把铡刀横在江上，断绝了水路。蜀军在山上扎营，扼守江关。岑彭屡攻不利，便召集民工造船千余艘。这可不是一般的船：有船上建楼可藏弓手的直进楼船，有船头锐利坚实，用以冲撞的冒突船，有装备长桨的露桡(ráo，桡)船……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与大司马吴汉、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及桂阳、零陵、长沙船卒共六万人，骑兵五千，会师荆



门山前。吴汉到后，见有大量江南水兵，便说：“水兵食量大，宜遣归。”岑彭说：“蜀地水多，不可遣。”二人争执不下，岑彭急忙写信传给坐镇长安的刘秀。刘秀立即回信说：“大司马善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岑彭立刻下令：“有能先登浮桥者记头功！”偏将军鲁奇自愿率兵攻浮桥。这天狂风大作，鲁奇虽是逆流却是顺风，直冲浮桥。蜀军浮桥上设有铁钩，本欲用来钩坏敌船，却使汉军船只不能被水冲下。鲁奇趁势肉搏，点火把掷上浮桥。一时火起，大风之中，浮桥烧毁。岑彭指挥全军顺风而进。蜀兵大乱，落水而死者数千，斩任满。任满逃到江州（今重庆市）。岑彭上书荐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蜀，下令军中不得掳掠。所过之处，百姓皆奉牛酒慰劳，岑彭说：“皇上哀怜巴蜀父老，故兴师远伐，讨有罪之人，为民除害。”对慰问品辞而不受。各地争相打开城门投降汉军。岑彭乘胜直指垫江（今四川省合川县），攻破平曲（在何处，史无考），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派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指挥重兵守广汉（今四川省射洪县南）及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县），派侯丹率两万人据黄石（今四川省丰都县西）。岑彭布置多处疑兵，令杨翕（xī，西）、臧宫牵制延岑，然后分一部分兵力由自己统帅，先顺长江而下，到黄石大破侯丹。又昼夜兼程行军两千余里攻拔武阳（今四川省彭山县附近），再派精骑兵急驰广都（今成都市南），离成都只有数十里路。公孙述还以为大军在外阻击，汉军不能近前。等到证实岑彭大军近在眼前时，公孙述大惊失色，以手杖击地，大呼曰：“这是哪路神兵啊！”他只好故技重演，再派刺客伪装投降混入岑彭营中。夜深人静时潜入岑彭帐中刺杀了岑彭。岑彭的军队并归大司马吴汉。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大破公孙述将魏党，再下武阳，克广





都。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吴汉接到刘秀来信说：“成都十万余兵，不可轻敌。只要坚守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来，就围而不攻，待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求胜心切，逼近成都，在离城仅十里的岷江北岸为营。派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两万余人屯江南，两营相去二十余里。刘秀闻报大惊，忙写信批评吴汉：“告诉你千条万条，为何临战不守前约？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别营。万一紧急，不能相救。贼若分兵牵制你，以大军攻刘尚，尚破，你即败矣！命你立即回军广都。”未等刘秀的信传到，公孙述已经派其将谢丰、袁吉率十万余人分为二十营攻吴汉，又派万余人攻刘尚。刘、吴不能相顾，被谢丰围困。吴汉对众将说：“我欲乘夜偷偷出围联络刘尚，合兵御敌。大家若能同心合力，大功可立，否则必败。成败在此一举。”诸将见别无他路可走，同意了吴汉的意见。于是生火做饭，士兵饱餐三日，闭营不出，遍插旗帜，烟火不绝。第三天深夜，战士口衔枚（筷子似的竹棍）以防出声，乘蜀军熟睡，从小道走出包围圈，与刘尚合军。第二天大破蜀军，斩谢丰、袁吉，再还广都，在广都与成都之间八战八捷。公孙述败走退守成都。延岑劝公孙述说：“财物是易聚的，不宜小气。”于是公孙述出钱招募敢死之士五千余人，向汉军挑战，吴汉反被蜀军打败，掉在河里几乎淹死，幸亏拽住马尾巴才逃上岸。公孙述看算卦的相书有一句“虏死城下”，大喜过望，亲率数万人进攻吴汉，三个回合三次胜利。然而苦战一天，士卒粒米未进，精疲力竭。吴汉也集中强壮之士向蜀军突击，蜀军大乱，公孙述被刺穿胸膛，当夜就咽了气。第二天延岑向吴汉投降。吴汉夷灭公孙述和延岑全家，在成都大肆抢劫，纵火烧毁宫室。至此，蜀郡宣告平定，刘秀的后汉王朝基本上统一了中国，恢复了汉武帝以前的中国版图。



第八回

封功臣唐汉大一统
庆升平光武获中兴

建武十三年（公元 37 年）四月，洛阳德阳殿。一群喜鹊在和煦的阳光下飞来飞去。它们群集殿顶，在那鱼鳞似的青灰色的屋瓦上跳来跳去。檐头的瓦当上雕刻着虎头图案。屋脊的脊瓦还刻着苍龙、猛虎、狮子、鸟、玄鸟、朱雀等神异动物，殿墙一律青砖砌就。整个宫殿建在一座纹石砌成的两丈高的高台上，显得十分雄壮威武。此殿南北宽七丈，东西长三十七丈。殿门上钉着几排金光闪闪的铜钉。四根要两人才能合抱的立柱，正好把正殿分作五间。雕花窗棂，贴着薄如蝉翼的素绢。殿内也有两排各四根两人合抱那么粗的立柱。中间的四根全部盘曲缠绕着金鳞金爪的巨龙。这四根柱子的中间就是木制的五尺高台，皇帝的御案御榻安放在正中。窗棂、殿门、立柱一律漆成大红色。两侧宫墙，彩绘着象征开天辟地、五谷丰登等内容的壁画。殿门洞开，向殿外看去，殿前是可容万人举行各种仪式的广场。中间一条汉白玉石铺成的御道直通前殿，两侧用青石铺的路，是给大臣太监们走的。再外面，是一丛丛的牡丹，万紫千红，正在盛开。宫墙里面的柏树是和后汉王朝同年诞生，如今已有十三岁了，正是郁郁葱葱。陛阶下面，是上百人组成的乐队。后面站着的，是编鼓、编



钟、编磬以及手执鼓锤、磬锤、钟锤的乐手；前面在荐席上坐着的，是吹竽、吹箫、吹觱篥（bì lì，必力），弹琴、弹筝、弹箜篌（kōng hóu，空侯。古代弦乐器，类似今日竖琴）的乐师。随着三声鼓响，宫门外的太监高喊：“陛下驾到！”于是鼓乐齐鸣，箫管之声悦耳，钟磬之声悠扬。从北宫的方向，徐徐走进一队仪仗。仪仗队高擎着各色旗帜，从白虎门进入宫内，被高高的门阙一比，人都显得很渺小。而白虎门上的白虎观显得更加高崇。仪仗队的中间，就是光武皇帝的御辇。训练有素的牡马，缓缓地迈着整齐的步子。辇上的刘秀端坐华盖之下。尽管前呼后拥几百人，他却如入无人之境，目不他视。刘秀这年已经是四十岁了，但仍然仪表堂堂。长髯在胸前飘逸，只是略微杂有银丝。但在那大红色的龙衮衬托之下，仍显得俊美异常。旒冕下面，满面红光。辇到殿前，宫女上前扶刘秀下车，他昂首挺胸，从御道一步步走向德阳殿的陛阶，登上御座。又是一阵鼓响，乐声戛然而止。群臣在阶下按官职高低依次跪在地上，齐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呼万岁罢，刘秀命令道：“宣大司马吴汉偕部将上殿！”说毕，乐声又起，特别是加了号角之声，显得威武雄壮。原来今日吴汉凯旋归京，刘秀借此机会大会群臣，既是庆祝，又是表彰。

不多时，吴汉身着绛紫色战袍，头戴通天冠，足蹬战靴，腆胸叠肚，雄赳赳气昂昂地偕部下诸将步入宫中，到陛阶之前一齐跪拜：“吾皇万岁！”吴汉禀道：“臣吴汉，蒙陛下亲临教诲，率军转战蜀郡，借陛下神威，夷平公孙述数十万贼军。益州广阔土地，重归我大汉版图。今率师凯旋回朝。所愧平蜀战中，多忤（wǔ，午。抵触）圣旨，贻误战机。臣知罪，愿受罚！”

刘秀郑重说道：“大司马吴汉在平蜀战中，虽有小过，但能及时补救，余勇可贾（gǔ，古。买），终于全胜。瑕不掩瑜，功劳颇大，今封为广平侯。”吴汉喜出望外，高呼：“谢隆（大）恩！”然后与部将退下，侧立边厢。

刘秀又沉痛地说：“平蜀之战，失我来歙、岑彭两员大将。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屡立战功，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著，遭遇不幸，被刺身亡。虽已谥曰节侯，难表其功。今封来歙之弟来由为宜西侯。征南大将军岑彭，战功累累，为国除害，忠义两立，不幸为蜀贼暗害。岑彭之功亦大矣。虽其子岑遵已封细阳侯，仍不足嘉其功，今再封岑彭次子岑淮为谷阳侯。”

来由、岑淮一并跪在陛前谢恩，感激涕零。文武百官也都感动得落泪。

刘秀继续说道：“自朕践祚以来，诸将从朕征伐四方，几经危难艰险，然终能平定赤眉之祸，夷刘永于山东，败隗嚣于陇西，覆灭公孙述于蜀。虽有卢芳尚未就斩，然已没入匈奴之中。至今，天下一统，江山复归汉朝。建此轰轰烈烈的大业，固有上天大命佑护，然而亦须仰赖文臣武将辅佐。还望大家齐心戮力，共扶社稷，实现中兴，使我汉朝皇统传之万载，以不负天命。回想建武二年，朕亦曾封有功之臣为列侯，大国食邑多至四县。并命大鸿胪（掌管接待宾客和礼仪的中央部门）从速奏上功显而未酬者以封爵。当时即有博士丁恭议曰：古代帝王封侯不过百里，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朕以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不曾听说因为功臣地多而灭亡者。朕至今仍持此论。故借今大司马吴汉凯旋庆功之机，班劳策勋，以表彰功臣。朕敕命：封太傅邓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



淳于四县（均在今山东省高密县与安丘县之间），并封邓禹之弟邓宽为明亲侯；封琅琊太守陈俊为祝阿侯；改封城门校尉臧宫为鄆侯；封建义大将军朱祐为鬲（gé，格。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南）侯，食邑七千三百户……”刘秀宣布了一大串封侯名单。仅这一次就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其中包括刘秀的亲属四十五人。

刘秀宣布了封功臣的命令之后，继续说道：“为庆祝天下安定，班劳策勋，朕今赐宴，请文武大臣尽兴尽欢。”说罢乐声又起，小宦官们陆续把一个个有腿的案盘抬到坐在荐席上的文臣武将面前，抬来成坛的米酒、整个烤熟的猪羊。大臣们开始时还算稳重矜持，温文尔雅，但酒过三巡，有些武将便忘记斯文，大嚼起来。刘秀只是高兴，并不见怪。阶前还有各种表演。先是角抵（摔跤），然后又有人支起一条悬空绳索。只见两名舞女分从两端走上绳索，平伸双臂，在两指粗的绳索上边舞边行。行到对头处，只见两人双手一拉，便换了位置。四座喝彩不已，一片惊叹。舞剑唱歌，也不断赢得满堂喝彩。

君臣饮宴兴酣，邓禹起立说道：“方今天下为一，四海安宁，全赖皇帝陛下圣明。陛下身先士卒，亲自征伐，圣躬（皇帝的身体）劳疲，却不准各地贡献珍馐（xiū，休。美味）。即如今年春正月，陛下再次下诏：‘异味不得有所献御。’真是亘（gèn，艮）古少有的勤俭贤君。”邓禹开了头，其他文臣武将也都纷纷抢着颂扬陛下威德。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立即站起来说：“吾皇上应天命，下顺民心。还在建武七年，兵戈未息，陛下即下诏曰：‘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材官为山地兵，楼船士为水军）及军假吏（军队中临时设立的官吏），令还复民伍。’裁减军卒，充实务田之民，此举甚合天意。所以连年以来，嘉瑞

(迷信说法，指吉祥的征兆)屡现。”代行大司空事的扬武将军马成接着说道：“圣上十分重视民生，注意发展生产。建武七年五月陛下诏曰：‘有被青、徐贼掠为奴婢者，可任其离去，胆敢拘执者以卖人法论罪。’自那以后，又几次下诏释放奴婢，免为庶民。陛下还不顾战事频仍，国耗巨大，改十一之税（百分之十的税率）为三十税一（三十分之一的税率），民皆称便，全力事田。连年以来五谷丰登，汉世的中兴，翘首可望了。”

大臣们的称赞，刘秀全都听见了，心中不免自喜。但他还是冷静地告诫群臣道：“众卿所称善政，虽皆事实，但收效未必尽如汝辈（你们）所言。国家甚大，民间难免有怨言。还望众卿全力匡复社稷。既然战事渐少，便应使民息肩，休养生息，以生五谷，以壮民力。朕不喜虚词，还望努力事事，早见中兴。”刘秀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少说空话，多办实事，争取早日实现汉朝的中兴。宴会直到日落，方才散去，满朝文武，皆大欢喜。

虽然有的大臣如丁恭反对刘秀大封王侯，大量地赏赐土地金钱给王公大臣，但刘秀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直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不曾听说以功臣地多而灭亡者”，而继续大封宗室、功臣，大量地赏赐土地金钱。

大臣们见刘秀封了功臣而未封皇子，便纷纷建议封皇子为王。大司马吴汉曾三次上书请封皇子，刘秀都没有答应。他并不是不想封，而是觉得十一个儿子年纪还小，条件尚未成熟。到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才下诏让群臣议论一下封皇子的事。大司空窦融、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高密侯邓禹等均奏议曰：“功臣宗室皆蒙封爵，多受土地，或连属县。今皇子长大，陛下谦恭克让，至今未封，百姓莫不失望。宜尽速封王以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以满足民众之心。”于是，刘秀请大司空



窦融拿来舆地图，按图封地。封皇子刘辅为右翊（yì，义）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琊公。除太子外，共封十王。并追封兄刘𬙂为齐武公，刘仲为鲁哀公。封公的皇子，以后又都晋升为王，同时赏赐给他们大量的土地。他们的封地，就叫做“国”。刘秀的长子刘强，曾被立为太子。后来因为母亲失宠而被废，改封东海恭王。刘秀不但把整个东海郡，包括了今山东省枣庄到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地区封给他，而且兼食鲁郡（今山东省曲阜一带），共达二十九县。三儿子楚王刘英因母亲最不受宠爱，是封地最少的一个皇子，除拥有比今江苏省徐州市还大的地盘之外，还给他增加了取虑（今江苏省睢宁县西）、须昌（在何处不可考）二县。刘秀的十一个儿子中，封地最少的也有三个县，多则一个郡以上。

刘秀的亲戚也大量得到土地和金钱的赏赐。刘秀的郭皇后本是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有名的大户人家之女。娘家有价值数百万钱的财产。因为女儿被选为皇后，郭家又得到大量的赏赐。皇后的弟弟郭况被封为棉蛮（今河北省获鹿县北）侯。建武十四年又升为城门校尉，主管京师城门屯兵，是俸禄很高的官。建武二十年又升为大鸿胪。刘秀多次光临郭况住宅，赏赐之多，无人可比。郭况家积金数亿，有家奴四百余人，酒杯都是用黄金做成的。屋子下面挖一个地窖，专装黄金，称为藏金窟，有持戟武士轮番守护。楼台观阁用珠宝装饰。盛食物的盘碗皆以玉为之。洛阳人家都知道郭家有琼厨金穴。后世所传“郭家金穴”就是说的这件事。

刘秀大量封功臣为王侯，大量赏赐土地。官僚地主也纷纷仿效，疯狂地掠夺土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庄园地主阶层，加速了社会阶级的

分化，为后世留下了无穷隐患，造成土地高度集中，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土地集中是封建社会的一条规律，责任不全在刘秀。但刘秀的做法肯定助长了这一社会矛盾走向尖锐化。

作为帝王，与其他封建帝王比较起来，刘秀的生活应该说是俭朴的。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后宫经常有数千宫女和皇后、妃、嫔等。而刘秀只设皇后一人、几名贵人和有限的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女官（其实也是妃嫔）。贵人的俸禄每年不过几十斛（一斛十斗），美人以下无固定俸禄，每年给些赏赐而已，这样做还可以大大地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为了实现汉朝中兴，光武帝刘秀深知王莽乱后，生民凋敝，急需给人民以休息的时间，才能发展生产，实现中兴。因此，陇蜀平后，除非紧急情况，绝口不谈军旅。因为卢芳的后台是匈奴，他两次降而复叛，两次都是逃入匈奴，并最后死在匈奴。因此，有人建议伐匈奴，刘秀坚决不采纳，为的是减少战事，以求和平。有一次新立的太子刘庄向他问攻战的事，他答道：“春秋时代，卫灵公问陈（即阵，战争的事），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意思是说，有一次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打仗的事，孔子拒绝回答。战争也不是你应该感兴趣的事。刘秀拒绝与儿子谈论军事问题，也是表示他让后代保持和平的环境，发展经济，实现中兴的愿望。

刘秀尽量避免战事，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朝政上：天亮视朝，日没乃罢。他还经常与公卿讲论经书义理，说古论今，给大臣们讲述乡里的干练官吏或历代贤臣，讲他们如何倾力为国，兴利除弊，振兴国家。听讲的人也和大家一起谈论争议。讲到兴奋时，拊（fǔ，府。拍手称拊掌）掌大笑；讲到悲壮处，凄怆落泪。有时也互相介绍忠臣孝子、治国方略，真是无所不谈，君臣团结和睦，戮力同心。他们常常谈到深夜而忘记时间。



皇太子刘庄见父皇不知疲倦地处理朝政，经常熬夜，找个机会劝说道：“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父皇颐养精神，优游自宁。”意思是说：您的智慧可比大禹和商汤，可是您却不如黄帝和老子那样善于修身养性，希望您珍惜身体，注意休息和娱乐。刘秀说：“我自乐此不疲也。”意思是说，我乐于这样干，也就不觉得疲倦了。“乐此不疲”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刘秀继续说：“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jí，吉。收藏）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意思是说，我虽然当了皇帝，从事重大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正确地看清形势，把握住治理国家的大权，根据形势和能力办事，办的事情不超越界限，同时，用封功赏赐的办法，使战争年代的功臣不干预政事，而让有治国才能的文官来治理国家。收藏兵器，放还作战用的马、牛。这样做，虽未完全赶上古代圣贤，但也达到了止戈之武的境地。古人解释“武”字，是说它是由一个“戈”字和一个“止”字组成的，是停止战斗的意思。

由于刘秀精兵简政，释放奴婢，降低租税，回避战争，与民休息，鼓励生产，使得后汉王朝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逐步恢复并超过了前汉兴旺时期的水平，确实实现了汉朝的中兴。这实际上是后汉王朝处在上升时期的表现。所以，有人把刘秀称作中兴皇帝，确实是比較恰当的，他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



第九回

改官制政归尚书台
虚三公大权集一身

刘秀称帝之初，基本上是按前汉的模式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仿照前汉的官制来设立自己的官制的。皇帝之下的最高官僚，就是号称宰相的三公。其实，宰相和三公的含义并不是十分确定的。每一个朝代的官制并非一成不变，因此官职及其含义也时有变化。有时宰相指的就是三公，有时除三公之外还包括其他几个官僚。宰相的权力，往往大得惊人，他是辅佐皇帝、总揽政务的最高长官，被说成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宰相是对几个最高官僚的共同称呼，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官职。按通常的说法，宰相原来包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战国时代秦悼武王首先设立的。前汉初年改称相国，中间又恢复过丞相称呼，前汉末年又改称大司徒，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太尉是秦朝设立的，前汉时改称大司马，是最高的军事长官。御史大夫也是秦朝设立的官职，前汉改称大司空，是主管土地、水利建设和营建工程的最高长官。所以，到了前汉末年，宰相的含义就包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了，也有人称他们为三公。不过秦以前的三公，还包括另一种含义，指的是太师、太傅和太保，这是三个权势很高的官僚，可以和天子共议朝政。王莽篡位以后，建立新朝，处处标榜个



“新”字，就把过去的官名几乎全改了。

刘秀是在戎马倥偬（kǒng zǒng，孔总。急迫）之中立国的，来不及认真考虑整个国体的设计，便按前汉末期的样子，建立了自己的官制。他在建武元年六月称帝，七月便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野王县县令王梁为大司空，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于是三公具备，皇帝的权力有了最高的执行机构。

仅有三公还不够，还得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国家机器。刘秀对吴汉说：“朕虽是皇族本家，但属系渐远，不熟悉国家制度。甚需一位通习宫中事务及国家政体的元老以佐朕，不知将军可否推举一二？”吴汉想了一会儿答道：“前朝官员元老，经王莽乱后，所存无几，能全心全意向我者恐更难求。唯前密县令卓茂可用。”刘秀问道：“一个小小县令，安能了解国家制度？”吴汉说：“卓茂年轻之时，曾被前朝丞相孔光征聘担任丞相府史。官职虽然卑微，却能协助丞相处理一些政务，记录丞相经办的大事，所以对前朝政治制度了解颇多，经验丰富。如能访得此人，定能成为国家有用之人。”刘秀问道：“卓茂现在何处？”“现为更始帝（刘玄）的侍中祭酒。听说他对更始的荒淫多有不满，也曾奏请完善国家制度，但多不见用，故颇为离心。”刘秀说：“以朕之见，更始不善治理，其亡不久。擢用贤才，使不被淹没，是行善事，不为挖人墙脚。将军可设法使卓茂来归。”吴汉说：“招卓茂来奔陛下，是让他弃暗投明，卑职以为卓茂一定乐为。”于是吴汉到处访求卓茂，宣传刘秀的求贤若渴的心情。这消息很快传到卓茂耳中。

卓茂也是南阳人，前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到长安求学，拜博士江生为师，《诗经》《礼记》，还有历法、算术，他是样

样精通，被称为通儒。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不与人争，和各种类型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他在丞相孔光府中给事（任职）时，有一次驾车出行。路上，忽然奔过来一个黑汉子，一把抓住驾辕的马笼头，大声喊道：“这是我丢失的马，为何在你这里拉车？”卓茂问那黑汉子：“你的马何时丢失？”对方说，丢一个多月了。卓茂说：“我的马已经养了几年，不可能是你的马！”那汉子说：“官人休要狡辩，这鬃毛，这颜色，这四蹄，与我的马无异，分明是你捡到了我的马不肯归还。”卓茂不再争讲，眼看着那汉子自己动手，把马卸了下去。那人牵着马走了几步，卓茂才喊道：“倘若确非君之失马，请君送回丞相府。”过了几天，那人果然找到了自己的马，才把卓茂的马牵回丞相府归还给他。卓茂就是这样个性情温顺不与人争的人。他在刘玄政权中工作几年，觉得刘玄缺乏治国能力，荒淫无道，不务政事。听说刘秀已在高邑称帝，又听说刘秀正在访求他，便从刘玄那里悄悄地逃了出来，去投奔刘秀。

卓茂历尽艰辛，跋涉到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时，遇见了正在进攻王郎的刘秀。刘秀见卓茂果然来到，非常高兴，下诏书说：“前密县县令卓茂，束身自修，意志坚定，性格淳朴，能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名声传扬天下，理应受到重赏。今拜卓茂为太傅，封为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连卓茂的两个儿子也同时封了官。太傅相当于皇帝的参谋，被称为上公，比其他三公的地位更高。可见刘秀对卓茂的重视了。

刘秀经常召卓茂上殿谈论官制。刘秀说：“朕观当今天下，户口减少，而官府多，置官多，民不堪负担。因此，朕欲减省官员，裁并官府，足下之意如何？”卓茂说：“前汉高祖在秦末大乱中兴起，不及建立法度，凡事多依秦制。武帝时不断扩大官府官员，费用甚大，民用匮乏。陛下欲



减少官员和机关，卑职以为甚是得当。”刘秀此后不断地裁减冗官，有时两县并作一县，两郡并作一郡。每年的办公费用节省数以亿计。仅建武六年六月的一次省减吏员诏书下达后，全国就并省四百余县，官吏减少了十分之九。

刘秀还经常向卓茂询问王莽篡权的经过。卓茂告诉他，王莽善于玩弄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他的篡权活动，是从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被拜为大司马的时候开始取得成功的。他利用当宰相的有利地位，树立党羽，排斥和打击异己。他的党羽布满朝廷，盘根错节，加上他又经常使用附顺者擢拔，忤恨者诛灭的手段，凡是想在朝中站住脚的人，都得依附于王莽。他想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每天就有一千多人为他请愿，要求立王莽女为皇后。甚至最后毒死平帝，自称“假皇帝”，以后又进一步当了真皇帝。

卓茂在建武四年就死了。但是卓茂告诉刘秀的那些关于王莽当上宰相以后逐步篡夺了前汉皇权的事，却总在刘秀心头环绕。他觉得宰相官高权重，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就要千方百计地去巴结他们。如果在位的时间太长，他们就会培植党羽，专擅朝政，皇帝反而被架空了。所以，卓茂死后，刘秀一直想从宰相手中夺回一部分权力。但那时还在战争环境下，还需要大臣们效死力打江山，当时的文职官员也多是由武吏兼任，所以他一时还不能有太多的动作，以免影响人心的向背。但有些按惯例应与三公商量的事情，他也以三公多在外任为由，不招他们商量，而直接交给尚书去办。这对于那些宰相来说，由于他们都是武将，领兵作战于外，皇帝有些重大事情或决策未同他们商量，他们也不介意。但是有一个人却注意到了刘秀正在设法削弱三公的权力。

这个人就是刘秀的妹夫李通。李通是南阳宛县人，当过王莽的五威将军从事。他发现王莽政权不会长久，便辞去了王莽的官职，结交了在宛县贩谷的刘秀，并向他进了一条“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使刘秀有了起兵的口实。此后，李通就一直跟随刘秀南征北战，功绩卓著。在建立后汉帝国的战争中，李通一家先后有六十四人战死或者被害。所以，李通可以说是刘秀夺取江山的一大功臣。因此，刘秀把自己的妹妹宁平公主嫁给了李通。刘秀称帝建国，便任命李通为大司农。大司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官职，属于九卿之一，但比三公还差一等。刘秀非常信任他，自己出外作战时，政事便委托李通来处理。在平定延岑、公孙述等的战斗中李通也立过战功。天下平定之后，李通注意到了刘秀的变化：重要的事情，愿意交给尚书去办，也乐于多同他们商量，却避开了本应参与其事的宰相，这不能不引起李通的再三思索。

秦朝的时候，秦始皇在宫内设立一个负责处理皇帝私事的机关，称为少府；在少府中设立四名专管皇帝书信的官员，称为尚书。“尚”，就是主持的意思，“书”，则是信的意思。汉武帝时，用宦官担任尚书，汉成帝时改由正式官员担任。尚书的官秩很低。“官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级别，是衡量官大官小的等级。那时候，这种等级用“石”来表示，“石”读作“担”，是容量的单位。开始时，用“石”表示给多少石谷作俸禄，以后石与俸禄多少失去了直接联系，便仅仅成了官阶高低的一种标志了。当时最高的官秩是二千石，其中稍高一点的称中二千石，稍低一点的称比二千石。例如太常就是中二千石，五官中郎将就是比二千石。而尚书的官秩只有六百石。官秩最低的小官是一百石。尚书的官秩低，向上爬的心切，因此，易于控制和利诱，这就是刘秀重视尚书的原因。



李通是一个很机灵的人，刘秀的这一变化，他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了解历史，在权力面前，越是上层统治者，越是六亲不认，尽管他是皇帝的妹夫，也不能保证在权力之争中不被视为障碍。所以天下刚刚平定，李通便上书说：“臣李通近年来疾病缠身，不胜重任，请归田里。”刘秀让大司徒侯霸等人讨论一下。群臣一致认为李通有功于国，虽然自己谦让，仍是不该让他还乡，可以让他带着官秩治病。刘秀听了群臣议论，很满意，不但没有免去李通的官，反而让他当了大司空，成为宰相之一。并且下诏书说：“李通从普通百姓出身，极力扶助天下，终成大业。今令李通尽力治病，以时视事。”“视事”，就是参与与执行政务。李通想，我越是不想干，陛下就越是让我干。还令我“以时视事”。说白了，就是愿意来“视事”就来，不愿来就不来，皇帝并不怎么需要我来“视事”。李通明白了个中奥秘，自从当了宰相以后，总是称病在家，不肯上朝“视事”。李通越是不管事，刘秀就越是优宠他。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在李通的一再请求之下，刘秀看李通确是年老多病，才批准他退休，接受了他退回来的大司空印绶。但又封李通的小儿子为侯。以后刘秀每次巡幸南阳，都要替李通祭扫祖坟。六年以后，李通去世，皇帝、皇后亲自去吊唁。在刘秀和他以后的时期，像李通这样得到善终的宰相是屈指可数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李通在权力面前退避三舍，不伸手，装糊涂。

刘秀对李通这样一位不肯视事的宰相的优待，和对官秩很低的尚书的重视，很明白地表明了他的不可言传的意思：他不愿意宰相们过多地参与政事，他们只要坐享俸禄、养尊处优也就可以了。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明白了光武皇帝的本意。所以，不少人的下场与李通刚好相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大司徒侯霸去世了。侯霸是一个“守正奉

公”的人，在位九年，竟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可想而知，也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但他却成了刘秀时代当宰相时间最长的人。接替侯霸的大司徒，是原来的沛郡太守韩歆。这韩歆因为一直在外任，没有亲自体验到刘秀对待宰相的态度，怀抱着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升为京官，很想在刘秀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能力、见解和才华。他又是一个心直口快、有事装不住的人。有一次朝会，韩歆来得很早，其他大臣尚未来到。刘秀坐在自己的榻上，捧着一大捆子木简在读，旁边还放着几捆木简。原来，这是隗嚣、公孙述等人给刘秀来的信。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很有才能的，他们的信都写得很有文采。刘秀也被他们的信中表现出来的文采陶醉了。他翻动着一捆捆的木简，不禁读出声来，还不时地啧啧称赞：“用语惊人！”“妙语连珠！”因为他读得入神，并未注意到韩歆的到来，只顾自言自语：“隗嚣和公孙述，原来还是个文章家啊！”韩歆听了，便插嘴说：“亡国之君皆有才啊！桀纣也是很有才气的。”韩歆心里想的是：我把隗嚣、公孙述比做亡国之君，其实他们还没亡，这样说，皇帝会高兴的。谁知刘秀并不这样想，他认为：你说亡国之君皆有才，难道我中兴之君便无才？你说桀纣有才，难道我刘秀无才？所以刘秀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他只是斜眼看了一眼韩歆，并未说话。韩歆的话让刘秀生气，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反而“自我感觉”良好。这时，自门外吹进一股凉风，连皇冠上的旒也被吹得摇晃起来。多嘴多舌的韩歆又来了话题，指天画地地说：“陛下，近月以来，风不调雨不顺，看来很可能发生饥荒啊！”刘秀再也不能忍耐了，啪的一声把信摔到案上，连编木简的苇条都摔断了，木简飞得满地都是。刘秀怒气冲冲地斥道：“足下之意，莫非朕不聪敏，天将以灾异惩戒吗？”韩歆这才知道自己的话不合皇上心意，赶忙伏地谢罪：“伏唯陛下，卑臣绝无此



意。陛下贤明，人人皆知，颂扬犹恐不及。”刘秀拂袖而去。等到大臣们都已到朝，刘秀派小黄门传下圣旨：“韩歆欺君，今罢免韩歆的大司徒，令其还归故里。”韩歆只好卷铺盖回到老家。但他刚到家，刘秀的信使也到了，捎来了一封怒斥韩歆的信。韩歆受到皇帝的责备，只好自杀。连他的儿子韩婴也跟着自杀了。可怜韩歆只当了两年的宰相，便死于非命。他死后，刘秀才消气，派人送去钱谷，以礼安葬。刘秀通过韩歆事件，再一次明白地暗示了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实行这意图的严厉态度。但还是有人不理解皇帝意图。以后的两任大司徒欧阳歛（shè，射）和戴涉比韩歆还惨，都是因事下狱而死。从此，大臣很难在宰相位置上干得长远。只有那些看穿个中奥秘不问政事者，才能得以善终。所以，三公虽设，实际上是个虚位。国家大事，都由尚书与皇帝商议决定。后来把尚书的机关称为尚书台。宣布皇帝政令，选拔官吏，赏罚臣僚，天下大事小情，几乎都由尚书台参与。后世的人们才逐渐把这个问题看清楚。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有个叫李固的议郎对顺帝说：“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北斗为天之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北斗决定了天道的运行，尚书根据皇帝的命令决定天下大事。实际上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

三公虽然虚设，但天下有什么不幸，往往首先谴责三公。水旱灾害、地震日食都可以成为罢免三公的理由。后汉的宰相是很不容易当的。



第十回

迷信肘石张丰上当
凭借符谶王梁封侯

作为中兴皇帝，光武帝刘秀自有他伟大的地方。他不但实现了版图的大一统，而且实现了权力的大一统。由于刘秀的文治武功，终于迎来了汉朝的中兴。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刘秀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迷信谶纬，就是其中的一个小侧面。

自从前汉武帝刘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来，儒家学说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些中小地主阶级的士人，要想升官发财，只有在儒家经书中做文章。但是经过秦时“焚书坑儒”之后，所剩儒家经典，只有四书五经那么几部，大家都来做文章，哪里有那么多话好说？有人就寻章摘句，把经书中的某句话、某几个字和后世的某些事件的偶然巧合联系起来，说成是圣人的预言。由于汉儒宣扬“君权神授”，为了证明皇帝是天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来治理万民的使者，他们又制造了“天人感应说”，把某些自然现象也说成是上天对人间事物的态度的表示。那些吉祥的自然现象，被叫做“祥瑞”，诸如某地降甘露了，某地看见麒麟、凤凰了，某地长出一丈高的稻子了，某地天雨谷（天上像下雨似的下谷子）了，等等。这些，有的是偶然现象，有的则纯系捏造。而那些不祥

的自然现象，则被叫做“天谴”，什么地震了，起蝗虫了，降冰雹了，等等。那些儒士们把这些现象同经书中的“预言”结合到一起写成的书，就叫做“纬书”，因为经和纬是相对的，一经一纬。方士们除了从经典中寻找预言之外，他们自己也编造一些“预言”。所谓方士，是指那些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道士一类，也包括那些算卦、看相、占星的人，有时还包括医生。方士们编造的预言，就叫做谶语。纬书和谶语，都是附会人事吉凶祸福，预言天下治乱的，它们又合称谶纬。西汉时有两本最著名的专讲谶纬的书，一名《河图》，共二十卷；一名《河图龙文》，只一卷。所以谶纬又被称为图谶。这些都是讲鬼神、讲预言的。其实到底有没有神灵鬼怪，中国古代历来就争论不休，就连儒家的鼻祖孔夫子也说不清楚。他有一句名言：“祭神如神在。”所以说在孔子的心目中，鬼神的存在还只是一种假设。汉朝人是否真心相信图谶，很难说。但那些争雄天下的人物，大多数是与己有利的就“信”，与己不利的就不信。所以才有刘秀与公孙述关于谶语的争论。刘秀内心里信不信也很难说，但他表面上是十分相信的。建武元年，人们几次劝进，让他当皇上，他都佯做拒绝。可是强华进上“赤伏符”谶语，他立即以此为根据当了皇帝，告天时还特意引了这句谶语。刘秀死前一年，即中兴元年（公元 56 年）的十一月，刘秀还下令公布图谶于天下，可以说刘秀终生都在讲图谶。

也有一些愚昧无知之徒，那是真心实意地相信谶语的。

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涿（zhuō，桌）郡（今北京市房山县与河北省保定市之间的地区）太守张丰谋反，扣押了朝廷派去的使者，自称无上大将军，并且与自立为燕王的刘秀叛将彭宠结成了联盟。第二年，刘秀命令征虏将军祭遵、建义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合兵



讨伐张丰。未等几路大将军队伍到达，祭遵的部队先到了，就对张丰发起了攻势。谁知张丰的队伍不堪一击，两军刚交战，张丰军便溃不成军了。张丰任命的功曹（州郡掌管考察记录功劳的官吏）孟玄（gōng，工）抓住张丰，向祭遵投降。士卒押着张丰，推推搡搡地来到祭遵帐前。这位祭遵是最不讲情面的。当年他在刘秀身边当门下史（私人扈从性质的小官），跟随刘秀征伐河北。刘秀的一名得意家奴犯法，祭遵不顾刘秀情面，把他给杀了。刘秀愤怒，要收祭遵下狱，经众人讲情，刘秀也心知他是为主尽忠，这才赦免。祭遵见到张丰，怒不可遏，训斥道：“如今天下归一，奉皇帝陛下恢复汉统。小子官高禄厚，不思报国，却举兵反叛，勾结彭宠，危害国家，理当伏诛！”张丰却面不改色，毫不害怕，大声喊道：“你胆敢杀我？我奉天之命，当为天子。你杀我则是大逆不道，小心天报！”说着挽起袖子，露出臂肘，肘弯处绑着一个五彩布袋。张丰指着布袋说：“这是苍天授给我的玉玺！”祭遵没听邪，一把拽住布袋，用刀割断系带，用刀尖把布袋挑开，哗啦啦，几块石头落地。张丰一看，傻了眼，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嘴里大呼上当。

原来张丰笃信方术。去年来了一位道士，求见太守张丰。张丰听说是道士，不敢怠慢，急忙出迎。那道士身着青道袍，头戴道冠，见了张丰，先是端详一阵，然后伏地便拜。张丰立刻上前扶起。那道士说：“我见到一条符谶，说涿郡当出天子。望云气，涿郡上空果然红霞满天。因此求见太守，以便寻访。今睹太守尊容，面圆口方，天庭饱满，果然有天子之相。原来红霞乃为太守而生！所以不由不拜。”那张丰听了这话如何不喜！忙命人从库中取出黄金、缣帛，重加赏赐，并以上等茶饭款待。第二天，道士又来见张丰，手持一只五彩布袋，非常庄重地交给张丰说：“这布袋

之内，是我昨天夜里为君向上苍求得的玉玺。麾下当缚之肘上，时刻不离，亦不能开视。若干年后，当麾下大功告成，方可开启。务请珍藏，神授之耳！”张丰一看玉玺都给他求来了，又加倍赏赐。道士拱手说道：“臣今当历游天下，四处布道，并为君祝祷之。但望麾下早日成功，践祚之日，莫相忘也！”道士走后，再无音讯。而张丰对他的玉玺深信不疑，并为此发动了叛乱。不想自己力量微薄，不是祭遵的对手，竟被生擒。这还不算，祭遵当面挑开布袋，同时也挑开了一个大骗局。张丰跪着说道：“张丰昏聩，理当受死，无所遗恨。”于是伏诛。遗恨就是遗憾。无所遗憾是假，反过来说才是真：为了一句廉价的奉承和一小口袋小石子儿而失去了高官厚禄直至性命，他怎能不遗憾！

祭遵回京后，只向刘秀禀报张丰就斩，并未谈及他迷信肘石和符谶，只是背后当做笑谈。不向刘秀说，当然是有原因的。刘秀是凭借符谶才使自己当皇帝符合“天意”的。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符谶，我们且不去管他，但他毕竟做出真诚相信的态度，借以证明符谶的权威。

当强华向刘秀进赤伏符的时候，符上除了让刘秀当皇帝的话之外，还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符谶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好解释。因为它多为模糊的、双关的语言，往往诱使人们按照自己的心意作出各种猜测性的解释。这句话里的玄武还好办。玄武是指一种龟蛇合体的神。北方的斗、牛、女、虚、危、室、壁七个星座，如果加以想象的话，有点像玄武神的样子，这几个星座便被合称为玄武。这些星都在北方，所以玄武又是北方之神。因此，皇宫中一些居北的建筑，往往以玄武名之，如玄武门。玄武神是管水的。刘秀解释说：“此符是说王梁应该主持修建玄武门，玄武乃水神，宫中主持修建和水利的，应该是大司空。所以，这句符的意思就是



王梁应为大司空。”

刘秀身边还真有一个叫王梁的人。此人系渔阳（今河北省滦平县西）人氏。彭宠叛乱前当渔阳太守时，王梁给彭宠当过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北）县令。后来随盖延、吴汉南征，被刘秀拜为偏将军。又从刘秀平定河北（指黄河以北），被刘秀拜为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县）县令。县令，我们现在常说的“七品芝麻官”，是说他官职低微。不过，官分九品，实行九品中正制，还是以后的事。大司空却是三公之一，宰相之一。如果让王梁当大司空，那就是一步登天。王梁并无出众的才学德行，但为了表明符谶的有效和灵验，刘秀毅然决定擢拜王梁为东汉王朝的第一位大司空，并封为武强（今河北省武邑县北）侯。

王梁觉得自己凭借符谶上台，是上苍任命的，十分荣耀，因此颇为自负。受封第二年，王梁与大司马吴汉等人进攻檀乡（今山东省兗州北）。事先刘秀有令：军事活动一律由大司马吴汉负责。而王梁却私自调动了野王兵，刘秀令他停止调兵，他还是不听。刘秀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到军中去斩王梁，并免去了王梁的大司空之职，由宗弘接任。宗广觉得王梁是凭符谶上来的，可能有天意，没敢斩王梁，只是用槛车押他回京师。这时刘秀也消了气，又任命他当了中郎将，行执金吾事。执金吾是掌管京师治安的长官，虽然没有大司空位重，但也是皇帝的亲信。刘秀不久又派他去把守箕关（在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王梁还算卖力气，在平定赤眉、五校、佼强、苏茂等战斗中也立了几次小功，因此又被任命为山阳太守。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巨野南。建武五年又接替欧阳歙当了河南尹，管辖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到郑州市中间的大片地区，共二十一个县，等于是护卫京师的统帅，也可以说是官高权重，俸禄也不低。但

还是比不上大司空，所以王梁颇感愤愤不平。心想，我当大司空是天命，干一年就给我免了，还差一点要了我的脑袋，这实在有悖（bèi，背）于天意。我应该设法证明天意是不可违抗的。怎样证明呢？在前几年的征战中自己虽也立些小功，但毕竟无法与盖延之辈相比。他又想起了那句谶语：“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既然是水神，我就应该在水字上下工夫。王梁骑着马在洛阳周围转了半个多月，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汉代的洛阳城，在今日洛阳东约十五公里，居于今日洛阳市和偃师县之间。城南有洛水流过，洛水的南支伊水也在洛阳城南注入洛水。而洛阳城北二十余里就是滔滔黄河。所以，洛阳城并不缺水。但王梁想，我若不在水字上做点文章，就无法证明天意，如何能够重新跻身三公小圈子里去？他又灵机一动：玄武不但是水神，而且是北方之神。对，我要在洛阳城北再开一条河，注入洛阳。我王梁是玄武的化身，既是水神又是北方之神。在城北开条河焉有不成之理？一旦功成，渠水可灌注洛阳护城河，可以灌溉洛阳城北几十万亩良田。京师附近的良田多为皇亲国戚所有，此渠开成，功莫大焉！于是王梁写成奏章，启禀皇帝，要求修建新渠。刘秀召见王梁，询问新渠的作用。王梁说：“京师之西有上林苑、显阳苑等园林，虽南依洛水，其北却显空旷，不利陛下行猎。如开渠由此二苑经过，定可大增情趣。”刘秀说：“今天下未定，战斗未绝，朕不愿劳民。”王梁又说：“为二苑增美，只是新渠之一利；此渠由北灌注京师护城河，可增护卫京师之效，此二利；又可灌溉京师以北以西大片良田，使京师永岁五谷丰登，此其三利；此渠与洛水一南一北，夹辅京师，象征群臣夹辅陛下，此其四利也。”刘秀听了王梁的话，暗自思忖：当年拜王梁为大司空，他不争气，罢免了他。如今若能让他修成水渠，也可以应验“王梁主卫作玄武”的符谶。于是刘秀批



准了王梁的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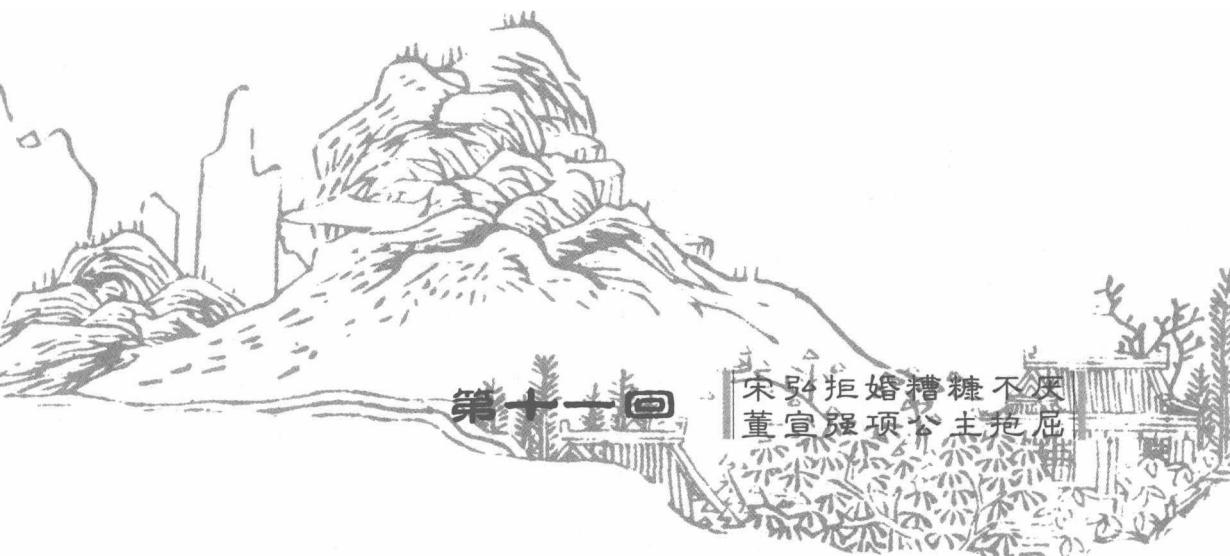
王梁回府第三天，便有将作大匠求见。将作大匠是具体负责营建工程的官员，官级比河南尹王梁略低一等。大匠说：“听说阁下将要在城北再开新渠，不知水源何来？流经何处？”王梁答道：“上引谷水（洛水的支流），东泻巩川。”大匠说：“依臣愚见，此渠难成。”王梁大为不快：“何以见得？”大匠说：“按阁下所说流向，此渠必经平县、偃师（一在洛阳城北，一在城西），此二县乃北芒山之余势，虽隐而难见，依臣实测，地势略高。水为下注（水往低处流之意），气乃上蒸，此其势也。”王梁冷冷地说：“多谢大匠提醒。我自有主意。”王梁有什么主意？他心想，你个将作大匠，执铲弄斧而已，岂知神道？玄武在天，尚能治水；银河耿耿，尚有波涛。什么水为下注！愚人之见。只要有了神力，水可倒流。将作大匠见王梁无意听他劝告，便告退了。

王梁下令每县征五千民夫，共征十万余人，自带工具挖河。王梁在巡视修渠沿线时，见各地均是平川，心中暗自讥笑将作大匠。按他的规划，一律开成二丈深、十丈宽的河槽。开工时间是在建武五年。当时战斗未息，壮丁多在前线，征来的民夫老弱居多。民又乏食，叫苦连天。王梁派军卒执皮鞭监工。民夫们虽怨声不绝，也只得忍饥挨饿地挖河。一直挖了三年，到建武七年才挖成。放水这天，王梁身着紫袍，头戴通天冠，来到新渠源头，在现搭成的帐中落座，下令道：“掘堤放水！”只见二百余民工挥锤挖土。不过一个时辰，掘开谷水堤坝。只见河水哗哗地涌向新渠。王梁十分得意：我玄武之神小展雄才而已。然后令道：“奏乐作舞！”鼓乐齐鸣，一群舞女翩翩而舞。王梁端起酒杯痛饮而尽。不到两个时辰，一士卒飞马来报：“渠水流到上林苑北，不再前行！”王梁一拍桌子：“混

账，河水明明前流不止，何说不流？”士卒战战兢兢地说：“报大人，小的说的是实。请大人前去探视。”王梁气急败坏地骑马随报信士卒而去。开始时河水果然哗哗东流，然而行不足五里，渠水渐浅。前行不远，河水泛着黄色的沫子，不再流动。王梁请来巫师作法，也无济于事。

原来王梁选的河道，看似平川，实系北芒山之余，渠尾比渠首高出五六丈，河水如何流得过去？

不久，将作大匠启奏皇帝，弹劾王梁劳民伤财，举事无功。王梁又愧又怕，也上书请求退休。刘秀下诏说：“王梁以前领兵征战，众人称贤，故擢典京师。他建议开渠，为民兴利。膂力既愆（qiān，千。过失，耽误），迄无成功。百姓怨声载道，谈者喧哗。虽蒙宽宥（yòu，又。原谅），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刘秀在愚昧无能的王梁面前，只好“成人之美”，批准他离开河南尹之任，改任济南太守去了。



刘秀的父亲叫刘钦，前汉末年当过南顿县（在今河南省项城县西北）县令，刘秀九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刘秀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两个妹妹。大哥刘𬙂在与刘玄争夺权力的时候被刘玄所杀，我们在第三回中已经作了介绍。二哥刘仲和二妹刘元都死于刘秀小长安之败，在第一回里就介绍过了。待到刘秀功成名就龙袍加身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皇帝的女儿称为公主，皇帝的姐姐、妹妹则称为长公主。在小长安之败中被刘秀救起的三妹刘伯姬，嫁给了刘秀最亲近的大臣李通，后汉建国以后被封为宁平长公主。

刘秀的姐姐叫刘黄，被刘秀封为湖阳长公主，人称湖阳公主。刘黄嫁给了什么人，史无记载，我们不能杜撰，只好空缺。刘黄的丈夫寿命不长，建武初年就死了。刘秀觉得不能让姐姐总守寡，就想给她再找一个丈夫。但姐姐看上了什么人，刘秀心中无数。有一天，他装作谈天的样子，与姐姐刘黄议论朝臣，看她心里倾慕谁，就说道：“依皇姊看来，当今朝臣哪个可敬？”刘黄当然明白刘秀的意思，但彼此谁也没挑破。刘黄就顺水推舟地议论道：“我看大司空宋弘这个人，无论仪表、容貌、品德、才

能，都是群臣莫及的。”刘秀诡谲（jué，决）地看了姐姐一眼，笑着说道：“让我试试看。”

这件事难就难在宋弘是有妇之夫。宋弘这个人为官清廉，敢于直谏。建武二年，王梁为大司空，封栒邑侯。以后又改封为宣平侯。有一次，在光武帝刘秀的皇座之后添了四扇新屏风，每扇上都画着美女。刘秀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瞥几眼。宋弘见了，就一本正经地说：“没见过像好色一样好德的人。”说得皇上满面通红，赶紧令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听见正确的话马上服从，还不可以吗？”刘秀心想，姐姐看上了宋弘，她还真有眼光。刘秀几经思考，有一天召宋弘上殿，让姐姐湖阳公主刘黄躲在新换的屏风后面，听他和宋弘谈话。两人谈到投机处，刘秀突然转换话题说：“我听到过一句谚语，‘贵易交，富易妻’。人高贵了，要换新朋友，富有了，就要换个妻子。恐怕这是人之常情，不知足下是何想法？”宋弘是个机灵人，听了刘秀的话，明白了一多半，便站起离开席子，很严肃地说道：“卑职也听到过一句谚语：‘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一个人在贫穷低贱的时候交下的朋友，是最可宝贵的，永远不应该忘记；同自己吃糠咽菜过来的妻子，就是再不好，也不应该抛弃呀！”刘秀冲着屏风，无可奈何地低声说道：“事不谐矣！”唉，这件事很难成功啊！不久，宋弘就被刘秀免了官，共当了五年的大司空。自此，有人把自己的妻子称为“糟糠”。以“糟糠”称呼自己的妻子，原本并没有轻视之意，而是含有褒义。

湖阳公主刘黄仰仗着她皇姊的地位，竟要抢夺人家的丈夫，显得很霸道。其实，她的霸道行为，还不只这一件。

汉朝大户人家的奴仆，都以深青色的头巾裹头。而深青色又名苍色，



所以那时的奴仆称为苍头。在湖阳公主众多的苍头中，有一个叫黄黑的亲信，二十五六岁。他原来姓什么，谁也不知道。湖阳公主因为自己叫刘黄，便赐给他黄姓，又因为他面目黧黑，故名黄黑。这黄黑很会办事，别人用一百钱才买得来的东西，他只用八十钱准买得下来，因此深得湖阳公主的欢心。湖阳公主喜欢珠宝，便让他采办，有时也让他赶车。黄黑受到主人宠爱，便有点有恃无恐。这一天，他来到洛阳东市闲逛，见一群人围着一个渔夫打扮的老人。那老人手捧一粒闪闪发光的珍珠，足有指甲大小。黄黑挤上前去，一把从老人手中拿过珍珠：“要多少钱？”老者答道：“此珠是我在远离海岸的礁石上采蚌所得，奇大无比，实属罕见。老夫不想靠它发财，只想换几个钱，替老伴医病。如果官人想买，就给五百钱吧！”黄黑虽然经常采购珠宝，但这样大的珠子，还从来见过。他听人家讲过，前汉有个叫隋侯的人，见一条大蛇受了伤，便给它医伤。大蛇伤愈后，就口衔一枚大珠送给隋侯为报，世称隋珠，奇大无比。但那是传说，谁曾亲见？今日面前之珠，虽非隋珠再现，也近稀世之宝。别说五百钱，就是五千钱买回去，湖阳公主也会高兴的。这老儿不识货，索价甚低。但黄黑买货有个习惯，不管要价多少，他只还一半的价钱。双方争来讲去，来个折中，再加上点权势，总能用七八折的价钱买下来。便说：“这样珠子见得多了，你老儿不要漫天要价。我看在你要给人治病的份儿上，便多给你一点，就算二百五十钱吧。”这老人并不是不识珠，只为急着给老伴抓药医病，便想低价卖出，因为越是贵重的东西，买得起的人便越少。他见黄黑有意杀价，便不言语，伸手向黄黑要珠子，表示没有商量的余地。黄黑见老者不肯答理他，瞪起眼睛说：“你瞧不起人？”有人在老者耳边悄声说：“此人是湖阳公主家苍头，狗仗人势，欺行霸市，无人敢惹。”



老者也没理会，只是把伸出的手点了一点，意思是快还我珠子。黄黑见老者不肯搭话，抬腿就向老者小腹上猛踢一脚。那老者小腹疼痛难忍，捂着肚子蹲下身去，口中愤愤地说道：“狐假虎威！”这句话说到黄黑的命根子上了。黄黑拔出剑就向老者刺去。老者当即倒在血泊之中。黄黑把珠子放到衣袖里，扬长而去。

离东市不远，就是洛阳县令的衙门，有人立刻跑去把这消息报告了洛阳县令董宣。董宣闻讯，携带随从，骑马追赶凶手。到了湖阳公主住宅的横街，见早有护卫兵丁把守。他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连大门都靠近不得，哪有办法闯入长公主宅院去捉拿凶手？董宣无奈，只好暂时回衙，派人打探凶手情况。

董宣原来受大司徒侯霸的推荐，在北海国（今山东省潍坊市到莱阳县一带）为相，是个有名的清廉耿直的官。北海国是刘𬙂的二儿子刘兴的封国。北海国有个著名的大户，姓公孙名丹，新盖成一套宅院。搬家之前，请人算卦。算卦先生说：新宅里面要死一个人。公孙丹怕自己死，就让儿子在大街上杀死一个行人，把尸体停放在新宅里，以代替自家人。董宣闻听此事大怒，下令逮捕公孙丹父子，并处以死刑。公孙丹的亲戚宗族三十余人，携带武器到相府喊冤呼号。董宣经过调查，了解到公孙丹以前就曾结交王莽，勾结海贼。如今这三十余亲党带兵器来相府，被董宣认定为造反之举，就把他们全部逮捕。并命令自己手下的一名姓水丘名岑的书佐（主办文书的小官吏），把这三十人全杀了。当时整个山东半岛属青州。公孙丹家的人就到青州刺史那里告董宣的状，青州刺史便逮捕了董宣和水丘岑。董宣每天在狱中照样读书诵诗，毫无忧愁的样子。青州刺史把他判了死刑，他也不在乎。临刑这天，行刑官派人给犯人送酒肉。这是监狱的规

矩。董宣却瞪大了眼睛喝道：“我董宣平生不曾吃过别人送的东西，何况临死的时候！”说罢，面不改色，步上刑车。同时受斩的共九人，董宣排第八，水丘岑排第九。董宣亲眼看见一个个死囚徒被拉过去，跪在那里，被刽子手一刀剁去头颅，心里合计：轮到我时，可不能下跪，堂堂男子汉怎能给这帮贪赃枉法之徒下跪！若是不跪呢，自己的个子又太高，岂不难为了刽子手？还没等想出好办法，就在第六个死囚徒已经人头落地的时候，只听哒哒哒马蹄声由远而近，一骑快马飞驰而至，信使下马，送给行刑官一封绢书。行刑官正在读信的时候，刽子手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一把抓住第七个死囚徒，拉向刑场。而行刑官却走向董宣和水丘岑，令他们重上刑车，又把他们拉回狱中。只见那骑马的信使陪着一位官人已经等候在狱中。那官人问道：“董宣，你犯何罪，今日正法？”董宣答道：“臣无罪，乃因功见杀。”官人道：“你枉杀三十余人，尚不认罪，反侈谈有功。”董宣说道：“公孙父子，无故杀人。如不令其抵罪，有损皇威。其党徒三十余人，前日交通王莽，近日勾结海贼，今日携兵器大闹公堂，意欲造反，危及我大汉朝社稷，如何能够不杀？为国杀死乱臣贼子，岂不是功高莫比？臣今日为功受死，心安理得。只是水丘岑，是执行我的命令，还望活之。”

原来董宣下狱以后，北海王急忙致书光武皇帝刘秀，说明原委。刘秀便派这位官人来了解案情。此人回京后，如实向刘秀禀报。于是皇帝下诏：改拜董宣为怀县（在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县令，并令青州刺史免除水丘岑罪状。董宣在怀县政绩颇佳，升为江夏郡（包括今河南省信阳市、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区）太守。光武皇后阴丽华的哥哥在这里当郡都尉，横行霸道，董宣表示不满，因此得罪了阴氏，被罢了官。后来又被调到洛阳，



当了洛阳县令。官虽不高，地位却很重要，董宣仍旧执法不阿，不徇私情。

却说黄黑杀人夺珠，逃回公主府，听说洛阳令董宣在捉拿他，便不敢出门。湖阳公主说：“小小的洛阳令也敢在我面前逞威，不怕他！你来给我赶车，看他董宣敢怎样！”便让黄黑驱车拉着她出门。当他们的车走到夏门亭的时候，只见董宣怒气冲冲地等在那里。湖阳公主对黄黑说：“走你的，不要管他！”那黄黑扬鞭催马，想加速冲过去。董宣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路当中，伸手抓住马辔（pèi，佩）头。那高头大马扬了扬脖子，意欲挣脱。想不到年近七旬的董宣还挺有劲，死拽住不放。马也只好打了个响鼻，站住不动了。湖阳公主掀开车帘，探出半个身子，怒道：“拦路者何人？”董宣答道：“老臣乃洛阳令董宣是也！”“意欲何为？”“长公主车夫黄黑，白日杀人市中，夺人宝珠，老臣特来捉拿。”“你可知我是何人？”“老臣知道，殿下乃是皇姊湖阳长公主。”“你既然知道我是当今圣上的姐姐，还来拦截我的车，你眼中还有圣上吗？”董宣以刀划地，正色说道：“公主殿下，依老臣之见，殿下之失有三：豢（huàn，换）养悍仆，欺凌街市，此一失；纵仆夺宝，白日杀人，此二失；包庇凶手，公然蔑视圣上亲自制定的法律，此三失。请殿下三思。”公主无言以对，只好仗势欺人地说：“你小小的洛阳令，凭什么与我理论？我现在要去面见陛下。你立刻放开车，我宥你无礼之罪。否则，你死无葬身之地！”董宣毫不惧怕，果断地说：“不交出黄黑，公主殿下断不能行！”湖阳公主见董宣实在不放，围观的人几乎堵住道路，便对黄黑说：“你先随他去，看他敢把你如何！”那黄黑听了公主之言，更加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走向董宣，嘴里还说：“看你如何发落！”董宣心里明白，若现在把这黄黑押回

衙内，不消一个时辰，皇帝就会下诏放人。董宣乘黄黑不备，突然举刀，向黄黑砍去。那黄黑躲闪不及，被砍下半个脑袋，当即毙命。湖阳公主拍手打掌地哭喊道：“洛阳令董宣反了，快去给我报与皇上！”董宣杀了黄黑，转身就走。围观的人自动地给他闪开一条通路，怀着敬佩的眼光，默默地目送董宣步出夏门亭，上马回衙。

湖阳公主如何向刘秀诉冤，不必细述。刘秀听后大怒，立即召董宣上殿。董宣跪在陛阶之前，面不改色。刘秀满脸怒气，坐在御榻旁边的湖阳公主泪痕未干。刘秀厉声问道：“董宣，你知罪吗？”董宣镇定地答道：“老臣无罪。”刘秀把几案一拍：“还敢狡辩！来人！给我箠（chuí，垂杖刑）杀了他！”董宣叩头说道：“请陛下准许老臣说一句话，然后就死！”刘秀说：“想说什么？”董宣道：“陛下圣德，国家中兴。若纵奴仆杀良人，陛下将何以治理天下？老臣不必箠，请得自杀！”说罢就向那粗大的雕龙柱上撞去，血流满面。刘秀这时也合计过味来了，赶紧令小黄门（宦官）扶住他，说道：“董宣忠心可嘉，但对长公主不敬难恕。你须向长公主叩头请罪，朕方能免你一死。”董宣喊：“臣无罪，过错在长公主，为何让臣谢罪！”刘秀命令宦官强按他的头给湖阳公主谢罪叩头。年近七旬的董宣，瞪圆双眼，挺直双臂，在地上支撑住，任几个宦官怎么按，就是不叩头。湖阳公主叫着刘秀的小名说道：“文叔，你当百姓时，官吏都怕你，不敢到家来。今天你就制伏不了一个小小县令？”刘秀说：“天子与百姓可不一样啊！”然后，啼笑皆非地对满脸是血的董宣说道：“好你一个强项（项就是脖子）令！朕赏你三十万钱。下去吧！”董宣把得到的赏钱全赏给了下人。

刘秀的本意并不真想杀董宣，只想拉下去打他几下，或者让他给姐姐



叩几个头，给湖阳公主一个台阶，消消气，就算了。不曾想董宣强项，硬是不肯叩头。虽然没有达到叩头的目的，但刘秀又确实为有这样的忠臣而高兴，所以又赏赐了他。

现在，人们还经常把那些刚强正直、不肯向强权屈服的人叫做“强项”或“强项令”。



第十二回

斥宴说桓谭著新论
不读讜光武动怒容

建武二年，宋弘还在当大司空，光武帝刘秀问宋弘：“足下可知哪里有通博之士，以荐朝廷？”宋弘想一想，说：“沛国相县（在今安徽省濉溪西北）有一个叫桓（huán，还）谭的人，博才多学，差不多能赶上扬雄和刘向父子。”扬雄和刘向父子都是前汉著名的文学家。扬雄又名扬子云，著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扬赋》等传世大赋。刘向著有《别录》《新序》《说苑》《烈女传》等书，刘向的儿子刘歆通晓天文律历，还编成《七略》一书。刘秀觉得这样有才能的人应该重用，于是召桓谭进京。刘秀一见桓谭，觉得此人果然气度不凡：五十岁上下，身高八尺，略显清瘦，双目有神，白齿薄唇。说话声音朗朗，言简意赅（gāi，该。完备），便拜桓谭为议郎给事中（顾问性质的官内官）。

桓谭是前汉末年出生的人，多才多艺，博学多通，不喜欢修饰打扮，弹得一手好琴。当时能够找得到的经书，他差不多都读过。他读书，不像当时的腐儒那样单抠字句，而是钻研文章的大义，搞清楚表达的内容。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篇章。曾经同刘歆、扬雄等人在一起讨论过经文的真伪疑义。那时就已经崭露头角。他特别看不惯当时的腐儒，经常同他们辩



论，揭露他们的虚伪和荒谬。因此，也有不少人诋毁他。

腐儒们的诋毁，反倒使他的声名日益提高。就连汉哀帝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也十分崇敬这个青年人的才学。当时哀帝宠幸奸臣董贤的妹妹，封为昭仪（仅次于皇后的妃子）。傅皇后失宠，傅晏也不得志。桓谭对傅晏分析形势说：“当年武帝想立卫子夫为后，而欲废掉陈皇后，就暗地里打听陈皇后的过错，以便作为废掉她的口实。后来，陈皇后到底被废，卫子夫得立为皇后。当今董贤备受皇帝重视，他的妹妹也受到宠幸，恐怕也存在着发生卫子夫之变的可能。”傅晏说：“老夫也多少看出点迹象，不知如何是好。”桓谭说：“皇后年轻，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想借助医巫、方士，求仙求药。我看不可如此。君家高贵势重，好结交宾客，也易招致议论。不如辞退门徒，谦恭待人，不出风头，这才是修己正家，避免灾祸的办法。”傅晏按桓谭的主意罢遣常客，并告诫皇后慎重行事。不久，董贤果然派人了解傅皇后的罪过，还特地向太医询问，什么也没了解到。董贤又借故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傅喜，经过审问，也找不出什么毛病，阴谋才未得逞，傅氏全家得以保全。

这件事使人们十分敬重桓谭，觉得他深谋远虑，胸有城府。就连已经当上了大司马的董贤也知道了他的才学，想和他交往。桓谭向董贤提出辅国保身的建议，但是董贤不肯采纳，桓谭便不再与他交往。

桓谭被光武帝任命为议郎给事中之后，“禀性难移”，很难与世俗合拍。比如，他爱弹琴。刘秀爱听琴，就经常让他弹琴。他弹的是一些新曲子。而那些思想守旧的人，认为新曲都是“郑声”。“郑声”是指春秋时代郑国的音乐，曲调优美。因为孔子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话，人们就把郑声视为淫声。就连当初推荐桓谭的宋弘也看不惯。有一天，桓谭

从朝内出来，被宋弘叫到家里。按当时的礼节，客人来了，主人应递给一块席子，让客人坐。宋弘不但不给桓谭席子，还责备他说：“我推荐你，是希望你以道德辅佐国家，你却进郑声以乱雅颂，这不是忠正之人的作为。”第二天，刘秀大会群臣，命令桓谭弹琴。桓谭见宋弘在场，不知如何是好。刘秀问遭：“桓卿为何踌躇不前？”宋弘抢先答道：“我推荐桓谭的目的，是想让他以忠正引导皇帝，他反而使朝廷喜爱郑声。这是老臣的罪过。”这事虽然使桓谭感到压抑，但他仍坚持不同俗流，经常对一些背理之官加以驳斥。

第二年，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到民权县中间的地区）太守来朝，手捧一个金盂，里面装着黑色的草籽，禀道：“陈留天雨谷，诚为罕见，实是祥瑞。这是陛下治理有方，上苍以此表示嘉许也。”群臣听罢，一齐跪拜，高声诵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政绩斐（fěi，匪。显著）然，天帝嘉许，万民有幸！”唯桓谭未跪拜，卓然独立。刘秀问道：“桓卿为何不贺？”桓谭答道：“陛下政绩斐然，有目共睹，确为万民之幸，作贺嘉许者应为万民。苍天无知，何能表示嘉许？故臣未敢拜，拜则欺君。”有几个大臣面作怒容，跪下说：“启禀陛下，桓谭一派胡言，不可不驳。天若无知，如何雨谷？”刘秀问：“桓谭可有话说？”看来，如果桓谭做不出合理的解释，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桓谭郑重地上前说道：“云出于山，散而为雨。而人见雨从天降，故谓之天下雨。夏日下雨，冬寒则凝而为雪。由此便可证明雨水不是生在天上，而是生于丘山之云气。谷乃从地而起，与疾风俱飘，再集于地，人见自天而下，便谓天降谷也。臣观太守金盂中所盛谷乃黑色，此夷狄（指北方塞外）之地所生谷也。夷狄不食谷，谷生草野，成熟委地，遭遇疾风，与之俱飞。风至中原而衰，



其谷降于中原。中原之人便以为是天雨谷。陛下曾记否，北风狂作已三日，昨日方止，此正是陈留所谓雨谷之日。此谷来自夷狄草野明矣。”刘秀问陈留太守：“前日开封亦北风乎？”太守回道：“禀陛下：开封市亦北风狂作三日矣！”众臣虽想与桓谭辩争，但又没有什么根据，而桓谭所说，有理有据，所以群臣哑口无言。刘秀说道：“因你巧言善辩，今日赦你不拜之罪。然而今后不得再作胡言。”桓谭依旧昂首挺立，未置可否。

有几个人本想当着皇帝的面痛斥桓谭，心里又没有把握，怕在皇帝面前丢丑。散朝以后，他们便围住桓谭责问他：“君谓天无知，实在是荒唐之官。人尚有知，岂况天乎？人死，精神犹在；天子薨，精神归天，此万世不易之理，妇孺皆知，岂容桓公抹杀？”桓谭转过身来，面对那些指责他的大臣，不慌不忙地说道：“精神居于形体，恰似火在蜡烛上燃烧。烛已燃尽，火从何来？精神与形体本不可分，精神岂能独存？正因为人死之后无知无觉，才有人编造人死之后的荒诞故事，使活着的人难辨真伪，用以欺世惑众。”众大臣驳不倒他，便说：“桓公非天非圣（否认、非议上天和圣人），实为大不道之言，必遭天报！”桓谭只是用鼻子哼了一下，没有再理会他们，义无反顾地独自离去了。他觉得和这些愚昧之徒是争不出里表的。

桓谭心里明白，与这些腐儒们在一起，自己多持异论，不肯折节屈从、随波逐流，因而受到这些人的围攻、孤立乃至打击迫害，都是必然的。他认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应该记录下来，或进行宣传，或留给后人。于是，桓谭潜心著作，用几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书。因为当时已经有刘向的《新序》、陆贾的《新语》等书，桓谭便把自己的书叫做《新论》。书的内容包括天地的发生、为王之道、求辅佐之臣的方法和原

则、文章的体裁、自然界的特征、谴责谬论、提出新的天道观、解除社会弊病、正确解释经典、知识的扩展、对一些事物的分析、对自然规律的解释、对疑难问题的辨析、如何确立治国方策、如何交结朋友、如何弹好琴等十六个方面的问题。在谈论这十六个问题之中，谈古说今，批驳了谶纬之学。他在书中采用了认真分析的方法，即使是有关孔子、庄子等人的一些虚幻荒诞的传说，也指出其中有益的成分，并不完全抛弃。书成后，桓谭把它献给光武帝刘秀。因为当时的书都是用竹简和木简编成，十分笨重，刘秀也明知桓谭要在书中非议谶纬之言，所以也没有认真阅读。只是说：“每卷太重，读来困难。”让桓谭修改。桓谭把其中的十三编篇幅较长的分为上下两编。所以《新论》共有二十九编，可惜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只能从后世的其他一些著作的引文中略知原作的一二。

刘秀不肯认真阅读桓谭的《新论》，桓谭便把自己的观点以书奏的形式写给刘秀。有一次刘秀和大家谈论求辅臣的方法问题，桓谭说道：“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的得失在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杰之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采取的措施多不得当。当皇帝的都愿意兴教化建立善事，然而还是有治理得不好的，这是因为所选择的‘贤者’，实际上是不同的。”桓谭劝告皇上，国家的兴亡，在于政事处理得好坏；而政事处理得如何又和臣僚有密切关系。几位主要的大臣若是贤明，则优秀的人才充满朝廷，治理国家也符合为政的规律。相反，主要的臣僚若是不贤明，制定的政策便不符合治理国家的规律，办的事情便会有很多不相当的地方。当皇帝的都希望国家发达，多行善事，而有些皇帝的政事处理得不好，就是因为，他们虽然都希望求得贤者，但他们求得的“贤者”与



真正的贤者却有很大的距离。桓谭的这些近于教训的劝告，只能使刘秀增加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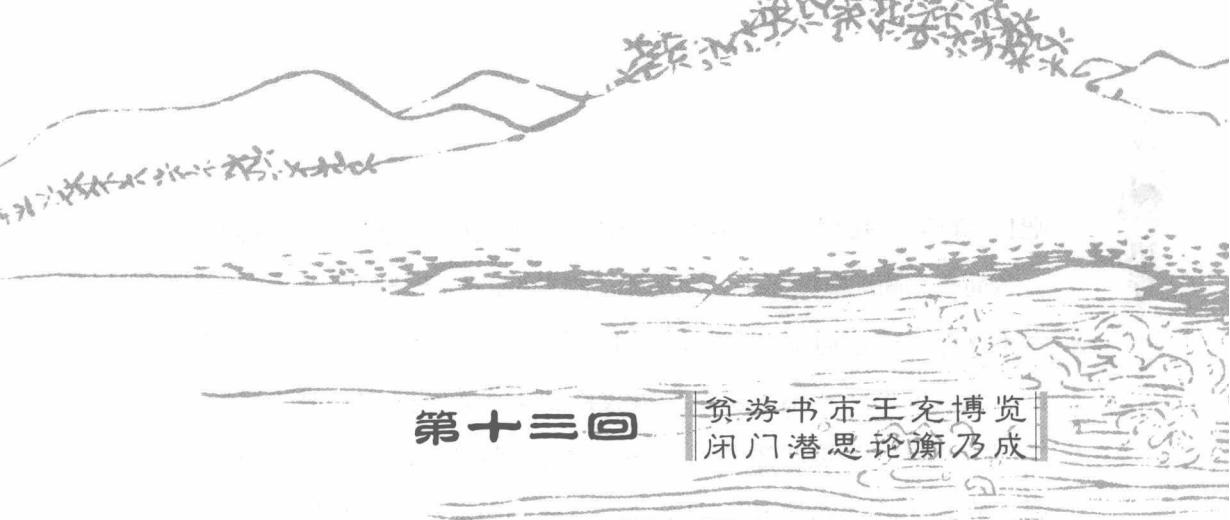
桓谭看到刘秀日益相信符谶，很多重大问题都靠符谶来决定，难免造成政事的失误，错用王梁就是个例子。他感到痛心疾首，心想，我对皇帝善意相劝，陛下并不肯听，还是不说了吧。但转念又想，皇帝的失误要影响社稷，影响百姓的生活，所以他决定冒死再向皇帝进言。他又就符谶问题向刘秀上书说：“臣前次向陛下进言，未蒙陛下答复，十分难过。今再次冒死陈述愚夫之见：有益于治理国家的谋略，都是顺乎人心，合于事物发展规律者。如今有人忽视客观事实而重视奇异传说。臣观先王留下的记述，都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无奇怪荒诞之事。至于天道和自然的奥秘，即使圣人孔子也难以说清楚，所以从孔子的弟子子贡以后，就再没有人谈论此事，当今那些肤浅的儒学之士怎么能通晓？那些玩弄小聪明、小技艺的人，编造纬书，伪造图谶，用以欺骗有贪心的人，甚至贻误君主，君主怎能不离他们远一些呢？臣桓谭闻听陛下十分相信那些方士的黄白之术（炼丹术），信奉谶记，这是多么错误啊！那些符谶之事，有时应验，不过是偶然的巧合。望陛下听取正确意见，摒弃那些无知小人的邪说，按五经的本来意义行事。”桓谭的这封书奏，触到了刘秀的痛处，使他十分不快，当初对桓谭的好感已经所剩无几了。

当时，刘秀正准备建立一个灵台。灵台就是观象台、天文台。古人迷信星象，特别是那些迷信谶纬之士，更是认为诸星的运行、陨落、变化等，都和人间的兴亡盛衰、某些人的生死存亡有关。所以灵台的修建就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它的位置、方向等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刘秀决定召集群臣大会讨论确定建灵台的地点。会上，大臣们引经据典，争论不

休。一个说：“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著《公羊传》称：灵台在国之东南二十五里，故灵台应建在京都东南方。”又一个说：“韩婴所传《韩诗外传》说：‘灵台在南方七里之内。’”第三个人又说：“左氏《国语》说，‘灵台在太庙之中，不宜建于它处。’”这时，一位方士说道：“有一纬书，名《诗纬》，其中的《含神雾》篇说：作邑于丰，起灵台。足见灵台应建于都城之内。城东南、城南、太庙等处均不相宜。”桓谭对这类事本不感兴趣，觉得这些人的争论都是无稽之谈。因此，站在一边，默不作声。刘秀见桓谭毫不关心这场争论，便问道：“桓卿，吾欲以谶决之，如何？”桓谭默默地站立许久，才说道：“臣不读谶。”刘秀强压怒火，问道：“卿何以不读谶？”桓谭想，我多次向皇上陈述信谶的危害，陛下均不肯听。既然这次皇帝下问，莫如再陈说一次。便跪到刘秀陛前，郑重说道：“谶语均系无知小人、欺世惑众之辈所为，背离经义，荒诞无稽，贻害社稷，贻害国家。虽偶有言中，十不及一，或牵强附会，或偶然巧合。甚望陛下勿受其害。”刘秀是凭符谶起兵、靠符谶当皇帝，还凭符谶任命官吏臣僚、决定政事。如今听桓谭揭了符谶的老底，怎能不发怒？他狠狠地一拍御案，笔札摇动，砚台也蹦起老高，笔架上的毛笔滚落到红地毡上。刘秀的长髯都挓挲起来，怒斥道：“大胆桓谭，非圣无法！拉下斩之！”桓谭反对的是刘秀信谶，但对皇帝刘秀还是满怀钦佩的。他觉得自己在刘秀气头上说这些话，是说得重了一些，便连连叩头说道：“陛下息怒！”一直叩到额头流血。刘秀也渐渐冷静下来，觉得桓谭冒死强谏，也是为主尽忠之举。再说，盛怒之下斩杀大臣，容易失误。殿上静默数刻之后，刘秀才说道：“朕念你出自为社稷之心，今免你一死。但你非圣无法，实属难宥。免你议郎之官，出为六安郡丞。”六安郡在今安徽省云安市北，郡丞就是郡守



的副手。这样，桓谭在自己古稀之年，被谪远任。他深为自己在皇帝身边而未能纠正皇帝的某些偏差而内疚，心情悒悒不乐，病死在赴六安就任的路上。桓谭虽死，然而他的《新论》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在自己著作中讨论、叙述、证明、引用它的内容，成为后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他本人也成了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十三回

贫游书市王充博览
闻门潜思论衡乃成

桓谭死了，可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并没有在中国绝迹。一位更加坚定的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正在成熟起来，他就是王充。

建武年间，在洛阳城东的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这一片，卖粮谷蔬菜；那一片，卖荐、席、筐、箕（kuì，溃。盛土的竹器），还有卖靴、鞋、踊（yǒng，勇。被割去脚的人穿的鞋）、履（jù，巨。鞋）、瓜、果、梨、桃，不一而足。叫卖声不绝于耳。然而有一片市场却比较安静。这里的货摊上都铺着席，席上摆放着成册的以竹简、木简写成的书，或成卷的以绢、帛等丝织物写成的书。前者价格较为低廉，后者则较为昂贵。这里是书市。到这里来的人，多数是冠冕堂皇，也有穿粗布袍褂的，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一个年轻人，身着裘褐（粗陋的衣服），头戴巾帻（zé，责。巾帻类似帽子，用来覆头束发），足蹬复舄（xì，系。复舄是一种木底鞋）。他的目光急匆匆地在各个书摊上扫过，似乎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然后来到一个书摊前，拱手向书摊的主人说道：“又来打扰。”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右手中指左侧有一块黄豆大小的茧子，看来是个以抄书为业的人。那人看青年人来到，客气地递给他一片席子，说道：“王君坐着读



吧！”青年人道谢之后，便拿过一册书，轻轻地解开卷绳，把书捧在手中，一条简一条简地默读起来。他是那样的专心，车马行人，叫卖喧哗，似乎都不存在。只见他时而闭目沉思，时而注目默读，全神贯注。直到日已偏西，老者的书已卖出大半，准备收拾归家，才歉意地对那读书青年说：“王君，你看，我要收摊了。”那青年这才如梦方醒，重新捆好这册书，轻轻地放入老者担中，连声道谢，然后才转身回家。这青年走后，人们纷纷议论，对卖书的老者说：“这个穷书生，光看不买。都像他这样，你这抄书卖书的靠什么吃饭？”还有人说：“你对他好客气，还为他准备一片席。若是我，才不理他。有时我的书摊来了新书，他来要看时，我只准他过目一遍，不准他像在你的书摊上那样细读。”老者笑着说道：“看来你是上了他的当。这个后生过目成诵，你只要让他阅读一遍，便了然于心，归家后便写到自己的简上。”那人惊奇地说道：“这个后生果然有这般本事？”老者答道：“此人家贫，无钱买书，便自己到书市来读，并练就了这一着好记性，我是见他读书时常忘记吃饭，怜他爱书如命，才给他预备一方席，使他能够专心读书，以免受潮着凉。”那人又问：“你可知道他的姓名？”老者道：“他姓王，单称一个充字。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士。”有人说道：“原来他便是王充，听说此人十分好辩论。而今日整天未闻一言，看来所传非实。”老者说：“先生差矣。看来你是有所不知。此人看书时专心致志，外界喧哗，充耳不闻。可是不读书时，你与他谈古论今，有不合其意处，便与你辩争不休。尚未见有人辩得过他。”“他是如何辩争，你可介绍一二？”老者便给他们讲了一件往事：

有一次，我抄了好几册《尚书》来卖。我说我抄的是《古文尚书》。他只看了几行，便说：“君所售并非《古文尚书》，实是《今文尚书》。《古

文尚书》即使以当今文字抄成，也与《今文尚书》不同。不仅多出一十六篇，且行文用字亦多有异者。”说着，他还给我挑出了几个与《古文尚书》有出入的文字。不是十分用心地研读，断难有此辨析能力。在场众人，无不啧啧称赞。有人说：“这孩子这样小的年纪，就有这样多的学问，真是生而知之。”人家本是无意之言，顺口夸他一句，倒惹出他许多话来：“人间岂有生而知之之理邪？不学不问，安能知之？不学自知，不问自晓，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人家说：“孔子岂不是生而知之？何言未有？”王充不怕人家说他非圣，竟说：“孔子所知，皆是学而知之。孔子虽然自称能生而知之，其实不学之事，照样不知。稼穡（jià sè，价色。农业劳动）之事，孔子自知不如老农，所以然者何？未之学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直到众人无言以对，他才肯罢休。

在场的人听老者说罢，半信半疑，有人说：“明天我们倒要难一难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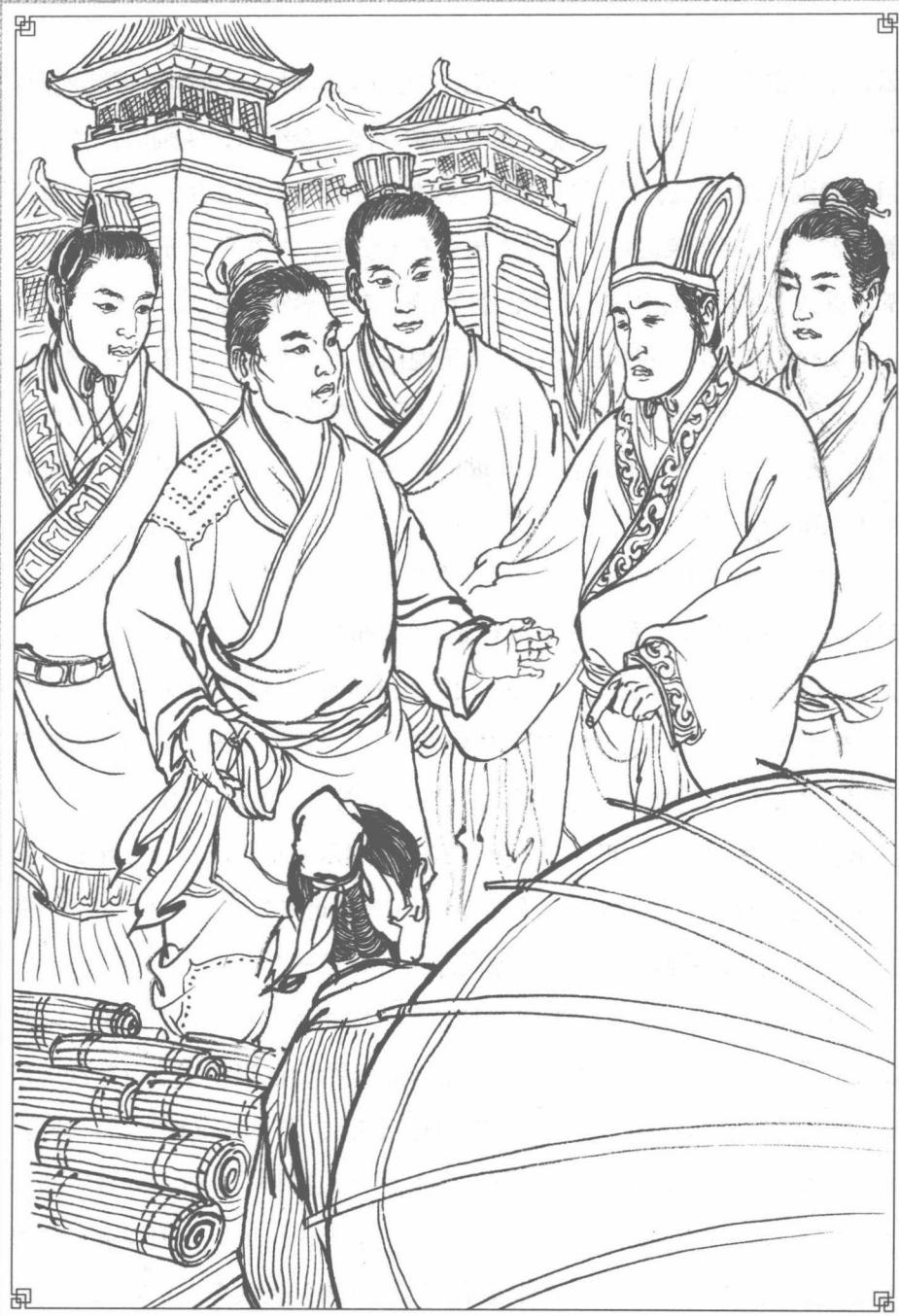
王充既是上虞人氏，为何来洛阳书市看书？这还得从头说起。王充的父亲叫王诵，是上虞县的一个平民百姓。王诵发现儿子自小聪敏异常，便教他读书。王充六岁的时候，已经能给别人讲书了。这孩子不但聪明，而且懂事，知道孝敬父母。因此，从来没挨过父亲的板子，也未受到母亲的责备，以孝闻名乡里。然而王充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他成了孤儿。王充一面靠给人抄书、给富家子弟当教师来维持生活，一面刻苦读书。逐渐地，他又以学问高深闻名州郡。这事被郡守知道了，就推荐他到京师太学（国立大学）学习。王充变卖了全部家产，来到洛阳太学读书。读书时还写过一篇《六儒论》，甚受好评。可惜此篇失传。后来又拜著名学者班彪为师。由于家贫，买不起现成的书，便到书市上游览。遇到未曾



读过的书，就当场阅读，并强记在心，回家后再写下来，开始时尽受人白眼，有些卖书人很轻视他，时时冷言相加。为了读书，他也不计较。这位老者发现王充贫而刻苦，便渐生敬佩，为他准备了席子，尽量抄些新书来卖。王充也就成了他这个书摊的常客。王充不但用这种方法博览群书，而且锻炼了记忆力，成了有名的学者。

王充几乎每天在书市上埋头读书，认得他的人很不少，可惜他并不认得人家。因为他的目光只在书上。别人也觉得他是个一言不发的书呆子。当老者说他能言善辩时，大家颇不相信，便准备第二天出几个题目难倒他，看这个书呆子的笑话。

第二天王充一刻不差地来到书市，刚到老者书摊前，便围过来好几个其他书摊上的卖书人。大家同他寒暄几句之后，便有一人问他：“王君读书甚多，学富五车，懂得的大道理一定是少不了啦！”王充拱手称谢，并说：“在下读书不为不多，然而读过的书中，真正明经达理者却是寥寥无几。”众人听到这个嗜（shì，土。爱好）书成癖（pǐ，癖）的人，居然说书的坏话，都感到十分惊奇，原来准备好与他辩难的话，竟不知从何说起了。倒是有一位身穿绫袍、头戴通天冠、足蹬帛履（jī，鸡。鞋，帛履是用帛做的鞋）的富家书生，听了王充的话，颇为反感。看了一眼王充的穷酸相，轻蔑地说：“小子不读书，何故非书？”王充说：“在下所言是实耳！”那富家书生用教训的口吻说：“小子无知。凡载于竹帛（指书）之上者，皆圣贤所传，决无不然之事。我辈只能诵而读之，不可生疑。”又说，凡是书上记载的事，一定都是真的。王充郑重地说道：“真实之书有之，虚妄之书亦有之。世间作书之人，多有立奇造异，故作惊人之论者，借以诓骗世俗之人。我辈一些自命博览群书者，不知精心于思，人云亦





云，学无主见，不亦可悲乎！”那富家书生无言以对，只能半是谩骂地说：“小子一派胡言乱语！”他从宽大的袍袖中拿出一卷绢书，炫耀道：“小子目光短浅，你才读过几卷书？像这绝妙之书，抄于上等素绢，怕你不曾领教吧？”王充笑了笑说：“书以文传，有无价值，不在书之于绢或书之于简。即以君所持这卷绢书《春秋纬》而言，其中满篇谬误，劝君切勿轻信上当。”富家书生红着脸说道：“小子说话，迹近荒唐，荒唐！”王充说：“试为君举一例。此书中说：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国泰山。孔子东南望，对颜渊说：‘吴国阊（chāng，昌。城门名字）门之外有匹白马，你可曾看见？’颜渊看不见，便使尽全身之力去看，良久乃言：‘看见了。’孔子又问：‘什么样子？’颜渊答曰：‘像条白练。’下山以后，颜渊因目力用尽，发白齿落而死。君视书中可有此言？”那书生赶忙摊开绢书，边卷边读，半天才说：“果然有之，有之！”王充问：“君以为此事当真乎？”“当然是真！圣人目力远大，岂容质疑？”王充说：“鲁国与吴国，相距千余里。人的目力不过十里。十里之外，难以辨物，非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察《论语》正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孔子如果有此异能，其三千弟子怎能讳而不言？此言为虚，岂不明矣！”那书生无言以对，只得悻悻离去。围观诸人，对王充的才学，倍加信服。

王充由于贫乏，无力继续在京师就学，便回到家乡，教书为生，同时继续钻研学问。郡守知王充才学更丰，便让他给自己当了功曹（掌管考察记录功劳的小官）。当时天下有灾荒，民生困乏。王充建议郡守禁止奢侈。郡守非但不肯采纳，反而说：“丰歉灾祥，决之鬼神，非人力能及，请勿复操心。”王充听了此话，不胜气愤，强压怒火，尽量平和地说道：“鬼神之说，实在荒诞，请府君切勿轻信。”“府君”是汉魏时代对太守的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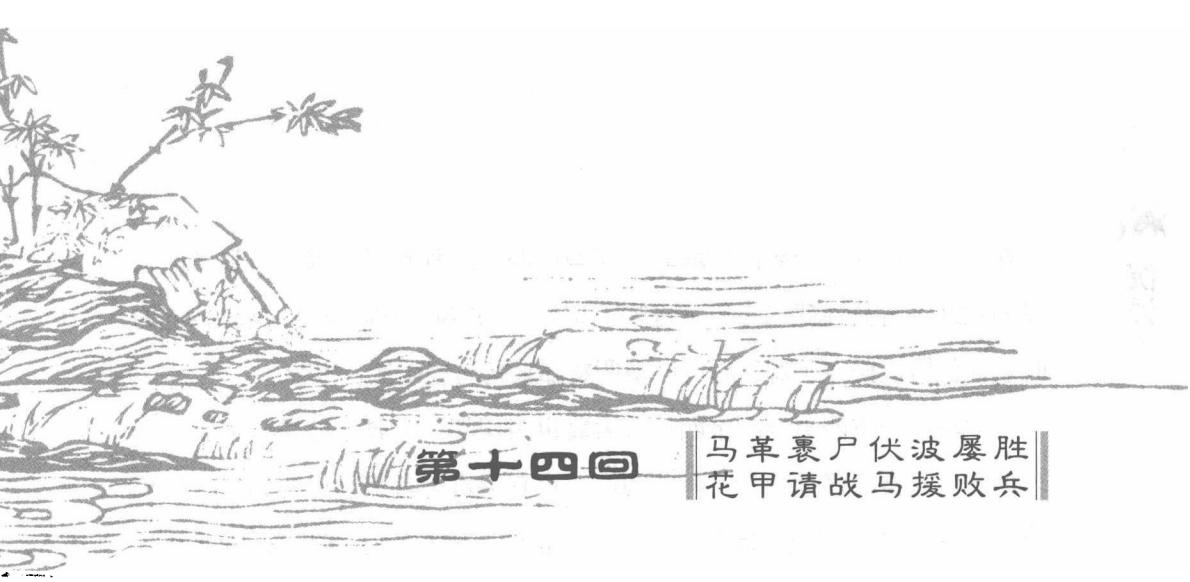
称。太守听了王充的话，也是心中火起，说道：“苍天有知，神力无边，人死为鬼，轮回转换。此童稚皆知，万世不移，足下怎敢毁谤之？”王充答道：“荀子（战国时思想家）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三百年后，我辈岂能不如前人？”荀子所说的天，就是自然，“天行有常”，是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人世的变化而有所更易。王充继续说：“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人是一种物，物死不为鬼，人死岂能为鬼？以此验之，人死不能为鬼。人之所以生存，有精气也。人死而精气灭。能使人有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而血脉绝，血脉竭而精气灭，精气灭而形体朽，形体朽而成灰土，用什么变为鬼呢？人们说的鬼神，都是些恍惚无形的东西。所以恍惚无形，是为了易于编造，反正谁也看不见。”郡守不服，质问道：“难道生人没有精神？死后精神若非变成鬼神，哪里去了？”王充说：“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恰似粟米装在囊橐（tuó，驼。囊橐是口袋）之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如囊橐破败，粟米溢出也。人死不能为鬼，也不会有知。何以证明？人未生之时，无所知也。因为人未生之时，在茫茫元气之中；人既死，复归茫茫元气，当然不会有知。人有了五脏六腑，方能有精神，五脏六腑有病，则人的精神恍惚；五脏六腑不存，精神便也不存。世间怎能有不凭借形体而单独存在的精神？”郡守辩不过王充，便以势压人，拍案喝道，“小子满口荒唐之言，还不住嘴！今后再作妖言惑众，本郡绝不饶你！”“本郡”是郡守的自称。王充觉得和这样的郡守在一起，无理可讲，毅然辞官归家。

通过几年的游学和为官，王充深感世俗腐儒持论多所悖（bèi，背）谬，又执迷不悟，不听劝告，决心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整理出来，述之竹帛，传给后世，以匡正腐儒们散布的荒谬之言。于是，王充闭门潜思，足



不出户，即便亲朋好友有喜庆吊唁之类的事，也谢绝邀请。他专心于著述，门窗的墙壁上到处都插着刀和笔。因为那时写书，把字写在简上，写错了或需要修改，就用刀把原来的字刮掉重写。这样，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写作，王充终于著成《论衡》一书。“衡”是衡量的意思，还是一种观测天体的长管的称呼，“论衡”就是讨论天下大事。王充在这部三十卷、八十五篇、长达二十余万字的鸿篇巨制中，疾虚妄而求实证，抨击迷信思想，解释物类的同异，纠正时俗的偏见。对于自然规律、生死存亡、鬼神怪诞、人间祸福等，都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论证，揭露迷信、谶纬等的欺骗实质，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哲学著作。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他曾与人争论过的关于人是否能生而知之，读书要善于分析，是否存在鬼神等问题，他都在书中作了论述。

王充从元和三年（公元 86 年）开始，被扬州（包括今江苏北部，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刺史（州的最高长官，负责监督各郡）董勤任命为从事，是州刺史主管文书的官吏。以后又升为治中，是刺史的助理，负责管理丹阳、九江、庐江三郡（包括今安徽省大部分和湖北省东部）事务。不久，也因与那些贪官污吏政见不合，于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辞职还家。同郡的友人谢夷吾上书向章帝推荐王充。章帝听说王充才学过人，便征他进京。但这时的王充已年近七十岁，便以年老力衰为由辞而不就，在家写作养性（健脑，健身）之书十六篇。王充隐居在家，减少嗜好欲望，颐养精神。在和帝永元年间（公元 89—104 年）因病逝世。



第十四回

马革裹尸伏波屡胜
花甲请战马援败兵

光武帝刘秀基本统一中国之后，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增强国力，极力避免战争。但国内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和叛乱、地主武装叛乱等战事仍时常有之。在平定这些起义和叛乱的战斗中，老将马援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初，卷县（今河南省原阳县西）人维汜自称天神，起兵造反，弟子数百人被诛。建武十七年（公元 41 年），维汜的一个弟子李广逃脱后，宣称维汜虽然被斩，却没有死，而是转化成另一个人，继续领导大家作战。于是李广汇聚党徒数千人，攻没皖县（今安徽省潜山县），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又打败了谒者（官名，掌礼宾）张宗率领的数千讨伐部队。光武帝刘秀无奈，便派马援发诸郡兵一万余人，打败李广，杀了他，平定了这次起义。

建武十八年，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东北北宁之北天德江北岸）雒将之女征侧、征贰姊妹二人率众反叛，刘秀便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前去平定。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马援斩征侧、征贰，平定交趾。刘秀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以后又陆续平定了征氏姊妹的余党。马援所到



之处，与当地人民一起修治城郭、穿凿灌渠，以利其民。因此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直到建武二十年才班师回京。刘秀赏赐给他兵车一具。朝见的时候，位置仅排在九卿之后。许多朋友都来向马援祝贺、慰劳。

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人孟冀也来祝贺。孟冀是马援非常要好的老朋友。马援责怪他说：“我以为你一定有中肯之言来开导我，怎么也和众人一样，随波逐流，向我表示祝贺？前年，我平定了交趾七郡的当时，才封我几百户；如今仅仅是班师，并未建立大功，却封我大县。我觉得是功薄赏厚，难以维持久长。方今匈奴、乌桓时常侵扰北方，我准备自请出击，打退匈奴、乌桓。男子汉就是应该在战场上逞雄，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醉卧床上，缠绵于儿女之情！”马援表示了自己立志战死疆场的雄心壮志，使孟冀非常钦佩，说道：“将军真是壮烈之士，男子汉就是应当如此！”

马援担心对他的重用不能长久，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与吴汉、耿弇、马武、李通等从一开始就追随刘秀打天下的将领们不同，他与公孙述、隗嚣等人都曾有过瓜葛。马援的先人原本姓赵，是战国时代赵国人。历史上很有名的赵奢、赵括父子就是他的祖先。当年，赵奢因大败秦军而与廉颇齐名，而赵括却以“纸上谈兵”被秦军打得大败而殒命，并且传为千古笑谈。赵奢大败秦军以后，被赵王赐号曰“马服君”，后代便以马为姓。马援生在前汉末年，十二岁时父母双亡，哥哥马况让他学诗，学了几年，成绩平平。他看到家里经济条件不大宽裕，就向哥哥要求到边疆去牧马。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意思是，你的才能很大，可能成熟得晚些。这就是“大器晚成”这一成语的来历。哥哥死后，他对寡嫂非常尊敬。服丧一年之后，马援任扶风郡（今陕西省兴平、宝鸡一带）督邮

(太守以下的郡官)，负责押送囚徒。他押送的一名囚徒有重罪，却让他私自释放了。马援便逃到北地。后来遇赦，就留在那里放牧，很快就发展成大财主，有宾客（其实是佃农）数百家，马牛羊数千头。宾客当中也有少量的食客，马援对他的食客们说：“大丈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里的“穷”字，主要的还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困，而是指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不得志。他还说：“有钱，贵在好施舍，否则就是守钱奴。”他把财产大多送给了亲戚朋友。王莽末年，他被任命为新成大尹。新城就是汉中郡（今陕西省汉中市），大尹就是太守。王莽败后，他就留在陇西（汉中以西）。这里正是隗嚣的势力范围。隗嚣对马援很敬重，拜马援为绥德将军，有重要事情都要找马援商量。公孙述称帝以后，因为马援与公孙述不但是同乡，而且还曾是街坊，隗嚣便派马援入蜀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去观察虚实。马援心想，我们自小是朋友，相见以后，公孙述还不得与他握手言欢，像年轻时那样愉快地谈东说西？谁知公孙述大摆皇帝架子，让护卫领马援到陛阶前跪拜，礼毕，就打发马援回宾馆去了。马援回到甘肃，对隗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之蛙耳，妄自尊大。我们不如专心归附东方（指刘秀）。”建武四年，隗嚣派马援给刘秀送信。刘秀在宣德殿亲自接见马援，面见就说：“先生遨游于二帝之间。我可不如公孙述这位皇帝，所以见到你感到很惭愧呀！”马援说道：“当今之世，不但君王在选择臣下，臣下也要选择君王啊！我和公孙述自小是朋友。前些天我去见他，他用君臣之礼来接待我；而我今天来见陛下，陛下并不了解我，安知我不是奸细刺客？反而用这样亲切的礼节来接待我。”刘秀笑着说：“我知道先生不会是刺客的。”马援十分感动，说：“陛下才是真正的帝王！”刘秀让马援跟随他到黎丘（今湖北省襄樊市南）、东海（今江苏省郯城县）等地。



视察，然后派太中大夫来歛护送他回陇西。

隗嚣见马援回来，非常高兴，和他同住一个房间，让他介绍东京（洛阳）及刘秀的情况。马援说：“我到洛阳，皇帝接见几十次，有时亲切交谈，从晚上谈到天亮。刘秀这个人，才能、智慧、勇气、胆略都是一般人比不过的。并且待人真诚，无所隐瞒，胸怀阔达，颇有高祖的风度。”隗嚣听了，心里不大是滋味儿，但又不能不信。隗嚣决定派长子隗恂入洛阳为人质，马援的话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隗恂入质洛阳，由马援携带家属陪同。等了几个月，刘秀也没有给马援任职。但马援带来很多宾客，坐吃山空受不了，就以三辅地区闲置土地很多为理由请求屯田上林苑，获得刘秀的批准。这时隗嚣却听信王元的计策，日益疏远刘秀的汉朝。马援多次写信给隗嚣，信中多有不满之言。而隗嚣认为马援背叛了他，更加愤怒，便发兵拒汉。马援上书给刘秀说：“臣马援与隗嚣原是朋友。当初隗嚣派臣东来，自言欲归汉，令我来观虚实。及臣返回，报嚣以赤心，尽述陛下英明，实欲导之从善。而嚣自怀奸心，反而怨恨陛下，并把怨恨之情迁怒于臣。臣欲不言，又恐陛下不知。臣愿到陛下面前尽述制伏隗嚣之术。如能听我肺腑之言，而后臣退居陇亩，无所遗憾。”刘秀见书，便召马援谋划。然后，刘秀派马援率五千骑兵，到隗嚣部将高峻、任禹以及羌族首领处，向他们陈述利害祸福，离间他们与隗嚣的关系。还致信隗嚣的将领杨广，向他保证汉朝会优待他。杨广虽然未作答复，但马援的行动毕竟在隗嚣诸将中埋下不和的种子，为以后刘秀战胜隗嚣创造了必要的军事条件。

建武八年，刘秀亲率大军征西的时候，诸将多以皇帝在军中，不宜远入险阻为由，踌躇不前。马援奉诏来到刘秀行在，刘秀见马援来到大喜，让马援与群臣共同商讨平隗嚣之计。马援说：“臣观隗嚣将帅有土崩瓦解

之势，我军进攻则有必破之状。”说着，他顺手把一袋米倒在席上，按那里的地形堆成山谷河川。这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沙盘模型。马援的讲解非常直观，刘秀高兴地说：“敌军尽在我眼中矣！”次日便进军到第一（城名，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城，隗嚣军队大败。建武九年马援被拜为太中大夫，为来歙的副手。当时陇西一带多为西羌人所占，来歙便向皇帝上疏说：“陇西残破，非马援莫能定！”于是，刘秀便在建武十一年拜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果然各个击破了各支羌族队伍。战斗中马援被敌箭射穿腿肚子，照样指挥战斗。当有人因为路途遥远敌寇众多而主张放弃金城（今青海省西宁市一带）时，他又据理力争，建议开发那里肥沃的土地，派军驻守，避免羌人为害。刘秀又批准了马援的建议。总之，直到平定交趾，马援几乎是位常胜将军。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马援已经六十二岁了。武威将军刘尚进攻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的少数民族五溪蛮。因为武陵一带有五条溪，所以那里的少数民族才叫这个名字。刘尚深入冒进，全军覆没。马援向刘秀请求领兵出击。光武帝考虑马援年迈，没有答应。马援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刘秀让他试试。马援果然据鞍上马，并且左顾右盼，表示自己仍能战斗。刘秀感动地说：“这个老翁，勇武矍铄（jué shuò，决硕。有精神）！”便决定派伏波将军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从十二个郡中招募兵丁和罪犯共四万余人征五溪。马援临行，与朋友诀别说：“吾受厚恩，今已年高，余日不多，唯恐不能死于国事。今日总算如愿，可以甘心瞑目了。”第二年春，军到临乡（武陵附近的一个村落），与蛮兵相遇，斩获两千余人。临近下隽（今湖南省沅陵县附近）时，面前有两条路可入五溪地区。一条走壶头山（在今湖南省桃源县与沅陵县



之间），路近而水险；一条走充县（今湖南省桑植县），路好走而距离远。刘秀也拿不定主意。耿舒认为应走充县，马援则认为走充县耽误时日，运粮困难，而顺沅江而上穿过壶头山路近，可以扼蛮兵咽喉。刘秀根据来报，决定采纳马援的意见。谁知到了壶头，蛮军居高临下，守住水道，船不得进。又赶上天气特别热，士卒多得病而死。马援也染上病。军队被围，只好在岸边挖洞避暑。蛮兵每次鼓噪进攻，马援都拖着麻木的双腿到洞口观看。部下被马援这悲壮之举所感动，无不落泪。然而耿舒却觉得得了理，便给哥哥好畤（zhì，至）侯耿弇写信说：“我曾上书建议先击充县，运粮虽难，然而兵马得以施展；今走壶头，进兵不得，战士情绪低落，略定必死。真是可惜。军在临乡时，与蛮兵相遇，若乘夜击之，定可消灭。而伏波将军像个西域商人，到一处便停留，因此失利。今果然遇疾疫，恰如我所预言。”耿弇把弟弟的信给刘秀看。这时在刘秀身边的刘秀的女婿——虎贲（bēn，奔）中郎将梁松也乘机说马援的坏话。

四年以前，马援有病，梁松去看望他。马援坐在床上，没有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说：“梁松是皇帝的女婿，比满朝廷的人都高贵，公聊以下都惧怕他，父亲奈何独不还礼？”马援说：“我与他父亲是朋友，他虽然高贵，我也不能降低身份。”梁松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忌恨在心。这回乘马援进军不利，便在刘秀面前说马援无能。刘秀听了女婿和耿弇的话，也很生气，便派梁松到前线去责备马援。等梁松来到壶头山，马援已经病死。梁松回京，向刘秀报告说：“马援遇敌不战，自作主张，选择险路，以致败绩。”刘秀听后大怒，下令缴回马援的新息侯印绶。马援家人都很害怕，不敢把马援遗体拉回茔地安葬，只在洛阳城西买了几亩地，草草埋葬，老朋友们也不敢来吊唁。



马援虽然屡立战功，并且在花甲之年主动请战，为国尽忠，却以失败告终，又受到梁松等人的攻击。有些过去对马援有意见的人也落井下石，攻击马援。南方有一种植物叫做薏苡（yì yǐ，义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果实可以入药，能轻身防瘴气。这种药并不贵重。马援在交趾时，发觉那里的薏苡果实粒大，便想引种到北方，所以回军时拉了一车准备作种子。有人便上书告马援的状，说他从交趾拉回一车珍珠宝贝。刘秀更加愤怒。马援的侄子马严陪着马援的妻子到朝廷替马援请罪。刘秀为了说明马援有什么罪，便把梁松的告状信给他们看，他们这才知道马援为何获罪。马援家属六次上书请求安葬马援，刘秀才批准。

这件事让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县令朱勃知道了。朱勃与马援自小是朋友，十二岁就能诵诗书，马援自愧不如。哥哥马况安慰他说：“朱勃是小器，成得快。智慧到此为止了。你只要认真学习，早晚会赶上他。”朱勃二十岁就当了渭城（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宰。可是当马援当了将军的时候，朱勃还只是个县令。马援虽然与朱勃交往如旧，但时有轻慢之言。朱勃并不计较马援的过失，亲自到朝廷上书说：“臣闻最高明的执政者不忘记别人的功劳，表扬他的一点长处，而不求全责备。如果大将在外，谗言于内；微过则记，大功不赏，在外建功之人岂不怀后顾之忧？国家应该慎重对待这样的事情。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从隗嚣军中投奔陛下，并为平定隗嚣建树大功，解国家倒悬之急，保住几乎陷落的城池，西郡平定。战羌寇，流矢贯胫（jìng，竟。小腿），征交趾，克平一州。马援尽忠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身受瘴气，死于军中。名灭爵绝，封地不传。海内不知其过，横被诬陷，家属杜门，葬不归墓。臣窃为之伤心。望陛下勿使功臣怀恨黄泉。”有人把这封信交给刘秀。

刘秀问梁松等人：“你们知道朱勃这个人吗？”便让宣读朱勃奏书。梁松听后只好说：“如果是这样，陛下也就不必过分责备马援了。”刘秀对马援的恶感虽说有所改变，但并未彻底纠正自己的决定。直到刘秀的孙子章帝时，才在建初三年（公元78年）追谥马援为忠成侯，并下令追赐因上书替马援讲话而被迫归家的朱勃谷二千斛。因为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明帝的皇后，所以马援实际上是章帝的外祖父。这是后话。

马援虽然未得善终，却为后世留下了“大器晚成”、“马革裹尸”、“花甲请战”等寓意深刻的成语。



第十五回

樊皇舅扩田庄益贵
杜太守造水排更贫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曾经搞了一次衣锦还乡。后汉光武皇帝刘秀在平定中原，基本统一了中国之后，也搞了一次衣锦还乡。那是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秋九月，光武帝南巡狩。巡狩又叫巡守，就是帝王离开都城巡行境内。皇帝车驾的雄伟壮观是可想而知的，这里不再赘（zhuì，坠）言。车驾巡行的路线，是先到南阳，然后向西到汝南，再到皇考生前当过县令的南顿。“考”是指已经故去的父亲，皇考就是皇帝已经故去的父亲。在这路线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他是必去的，那就是湖阳（今河南省新野县东），虽然这要绕行百十里路。因为那里有他舅舅樊宏的田庄。以前战事频仍，刘秀每次路过南阳，都要去看看舅舅，还要重加赏赐。现在天下安定，刘秀已被公认为中兴皇帝，就更得去了。车驾那长长的队伍拖着飞扬的尘土进入湖阳县界，顺着湖水（河名，今称颍水）边的大路辘辘前行。行不多远，岸边北坡上就看见了茂密的果园。已经摘罢果子的是桃树林，果实累累的是梨树林。山坡下面，是一片与湖水相通的大池塘，东西长十里，南北宽五里，称樊氏陂。与刘秀坐在同一辆车中的小儿子琅琊王刘京问道：“父皇，眼前这一片陂池，可是樊氏陂？”刘秀答道：“正

是。北面坡上的梨树、桃树，也是皇舅家所有。湖水两岸的良田，现已尽归樊氏。”刘京手指前方叫道：“父皇，前边壁坞，可是皇舅家田庄？”刘秀答道：“正是。”车驾向那壁坞驶去。

壁坞类似今日所说的城堡。自前汉以来，各地的大地主千方百计兼并土地，多者百顷千顷，连县跨郡。良田沃土，山河池塘，树林果园，应有尽有。五谷杂粮，瓜果梨桃，猪马牛羊，鱼鳖虾蟹，全有出产。养蚕缫丝，纺绩织绢，自给自足。他们财产巨亿，奴仆数百。为他们种田、放牧、筑墙盖房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奴仆，而是宗族、宾客和徒附。所谓宗族，就是本家。同一宗族，贫富悬殊。贫者只好依附富者，成为豪强大地主的依附农民，为有钱的本家耕地种田。宾客包括一些投奔大地主的下层知识分子，但更多的还是依附农民。徒附则是地位更低的依附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只好去给豪强大地主种地。为他们守卫庄园的，就是部曲。樊氏壁坞的墙壁，有五尺多厚，二丈多高，用泥土筑成。所谓“筑”，是一种木制的杵（chǔ，楚），或者说是大木棰，用来把土捣实。古代筑墙，两侧用木板夹住，中间放泥土，用筑捣实。捣土这种活动也叫筑。一层层地筑上去，越筑越高，便成为墙。虽有秦砖汉瓦之说，汉代的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那时砖还是比较昂贵的建筑材料，平民百姓不敢问津，以土筑墙的房子就很不错了。豪强大地主家虽用砖盖房，但壁坞的高墙还是以土筑成，就连当时各国修的城墙，也多数是以土为之。来到樊氏壁坞面前，更加显得壁坞雄壮高大。特别是正门用三尺长、二尺宽、一尺厚的大石块砌成的石阙，四丈多高，上面雕有各种吉祥图案。大门两侧是石雕的马、象、虎、豹，使得庄园显得阴森森的。皇帝驾到，樊家早已知晓，全家四十余口，按辈分和长幼排列门外两侧恭候。



皇帝车驾来到门前，樊家的乐队奏起了欢迎曲牌。队伍前面的卫士分列两侧，仪仗导引皇驾徐徐驶入阙内。樊氏家人匍匐在地，高呼万岁。车驾到院内停下，樊宏急忙跪到车前，长子樊儻（shù，数）、次子樊鲔、少子樊茂跪在樊宏的后面，齐呼万岁罢，樊宏说道：“皇帝陛下光临我樊氏寒宅，三生之幸！”刘秀慢慢步下乘舆（皇帝专用马车），走到樊宏面前，扶起他说道：“请皇舅免礼。文叔特来看望舅父。”然后在樊家父子陪同下升堂入室。刘秀在为他特备的榻上坐定，又向樊氏父子赐坐，然后说：“朕此次前来，望见坞壁之中又多几座重堂高阁，知皇舅家业兴旺，甚为欣喜。倘仍有缺，即可稟报。”樊宏说：“承蒙陛下多次赏赐，臣实无所缺。谢陛下厚恩。”刘秀对陪同前来的豫州刺史说道：“皇舅十分善于经营。记得曾经想造家具，便先种漆树，人皆笑之。然而几年之后，漆树长成，自用有余。当初嗤笑之人也只好前来求借。”刘秀说着笑了起来，众人便也帮着笑。他又问樊宏：“田庄可曾又扩大？”樊宏说：“年来购置良田百余顷，所附宾客已逾千家，童仆已逾三百。”童仆就是奴隶。刘秀听后更加高兴，转身对刺史说：“皇舅是有功于国的。更始年间，皇兄刘𬙂起兵。莽军令皇舅劝皇兄降莽。皇舅来到𬙂所，不肯归家，妻子险些被杀。朕今欲再赏皇舅膏腴之田二百顷，刺史当令湖阳令就近选田赐之。”皇帝有话，刺史岂能不办？于是湖阳一带最肥沃的土地几乎尽为樊家所有。刘秀本来已于建武五年封樊宏为长罗侯，建武十三年又封樊宏弟樊丹为射阳侯，兄子樊寻为玄乡侯，族兄樊忠为更父侯，建武十五年又改封樊宏为寿张侯。这次，刘秀又说：“樊氏一门虽已封四侯，仍难嘉其功。今朕加封皇舅樊宏为寿张敬侯，并赐钱两千万，为皇舅立庙。”后来，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樊宏死，又追谥樊宏为恭侯，赐钱一千万。刘秀

亲为送葬。第二年，又封樊宏少子樊茂为平望侯，并赏赐樊儻等七人钱共五千万。至于樊氏的后代更加贵重，樊儻在明帝时官至长水校尉，权势之大，正如他自己所说：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意思是女儿可以嫁给皇帝的儿子，儿子可以娶皇帝的女儿，真是显赫一时。这是后话。

刘秀在樊宏庄园中住了三日，便到樊家的猎场去打猎，第四日便启程西行。因从湖阳去汝南无路，须先折回南阳，然后才能向东。车驾走了两个时辰，尚未离开樊家的土地。这一带，直到四百年后，土地已经数易其主，可是郦道元写《水经注》之时，这里的水塘还称为樊氏陂，并且还流传着一首歌谣：“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业庾氏昌。”意思是，樊氏的家业已经在改朝换代之中失去了，一个姓庾的地主又在这里发展起来。

车驾行近南阳，日已偏西，只见前面浓烟滚滚，东方天边被映得通红，西边的太阳反被浓烟遮得暗淡无光。刘秀纳闷，忙问：“前方是何去处，为何浓烟蔽日，可是哪里失火？既然紧靠河岸，为何不汲水灭火？”一个宦官说道：“或许是烧制砖瓦陶器的窑吧。”再走近一些，还听得见呱嗒呱嗒的撞击声和呼呼的火声。刘秀甚感稀奇，便派宦官去看个究竟。车驾走到迎风处，躲开浓烟，暂时停下，等着听个究竟。

那宦官走了约半里路，来到河边，开始时以为果然是个窑场，但仔细一看，又不对。那看似瓦窑的土堆，比普通的瓦窑高而细；普通瓦窑只冒烟，它却向外蹿火。不远处还有一大堆木炭，一大堆红色的石头，一大堆灰色的石头。工匠们分别把这些石头和木炭用篑（kuì，愧。竹筐）背上窑顶，倒在一个滑道上，滚入喷火的窑内。最使宦官感到新奇的，是河边几个两人多高的车轮似的东西。那“车轮”下部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浸在水里，流水推动“车轮”慢慢旋转。车轮的一面，离中心三尺多远的地方，



又连着一条长木杆。长木杆的另一端拉着一块大木板，木板连着一个大皮囊。“车轮”转动，带动木杆，木杆又活似一条“胳膊”，拉着那皮囊一张一合。随着皮囊的张合，听得见呱嗒呱嗒的敲打声和呼呼的风声。而这种“车轮”、“胳膊”和皮囊，竟有四组，齐整整地站成一排。工匠们忙碌着，也无人注意这位宦官的来到。他想来想去不知这是个什么去处。看前面走来个手执皮鞭的人，忙过去询问：“官人，请问这是什么去处？”那持鞭人看看这问话的，也好生奇怪；说他老，却无胡须；说他年轻，却满面皱纹；说他男，却声音尖细；说他女，却男子衣冠。看他身着绫绢，又绝非穷苦无势之人，只好在纳闷之中答道：“本处乃是南阳郡冶铁场。”宦官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瓦窑似的东西却是冶铁炉？”持鞭官人答道：“正是！”他看来人甚感兴趣，又觉得此人身份、来历均不一般，便领他炉前观看。指着那两堆石头说道：“这一堆红的是铁矿石，这一堆灰的是石灰石，与木炭同入炉中，便可冶成铁水。”说话之间，有人敲响铁钟。那官人说：“请随我来。”好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当一个手持铁钎的人走过来时，那官人举鞭就向他背上抽去：“还不快去！”持钎人战栗一下，急忙向冶铁炉跑去。这冶铁炉两丈多高，官人介绍说：“这土堆的腹中，便是砖砌的炉膛，炉膛抹以厚厚的耐烧土，便可升火冶炼。”只见炉膛一侧的土坡上有个豁口，豁口上面七尺高处有一被烧红了的凹槽。那持钎人用长钎捅开炉口上的一块黄泥，便有通红的东西溅着火花流出来。宦官问道：“这便是铁水？”官人道：“这是铁渣。再到这面来看。”出渣口的背面还有一豁口，约五尺高。待对面铁渣流尽，持钎人才捅开出铁口。铁水流出来，两个人抬着个铁桶接铁水，接满一桶，再上来两人接另一桶。铁水被抬到不远处的铸犁场。那里摆着一排排的铁范（铁制的铸模），铁水倒

人不久，撬开铁范，便出现了一个红红的犁头。不久，犁头变成了铁灰色。宦官不禁叹道：“这些工匠，好个手艺！”官人说：“穿青色衣服的是工匠，穿土色衣服的是官奴。人分两组，日夜轮换。炉火一旦升起，旬月不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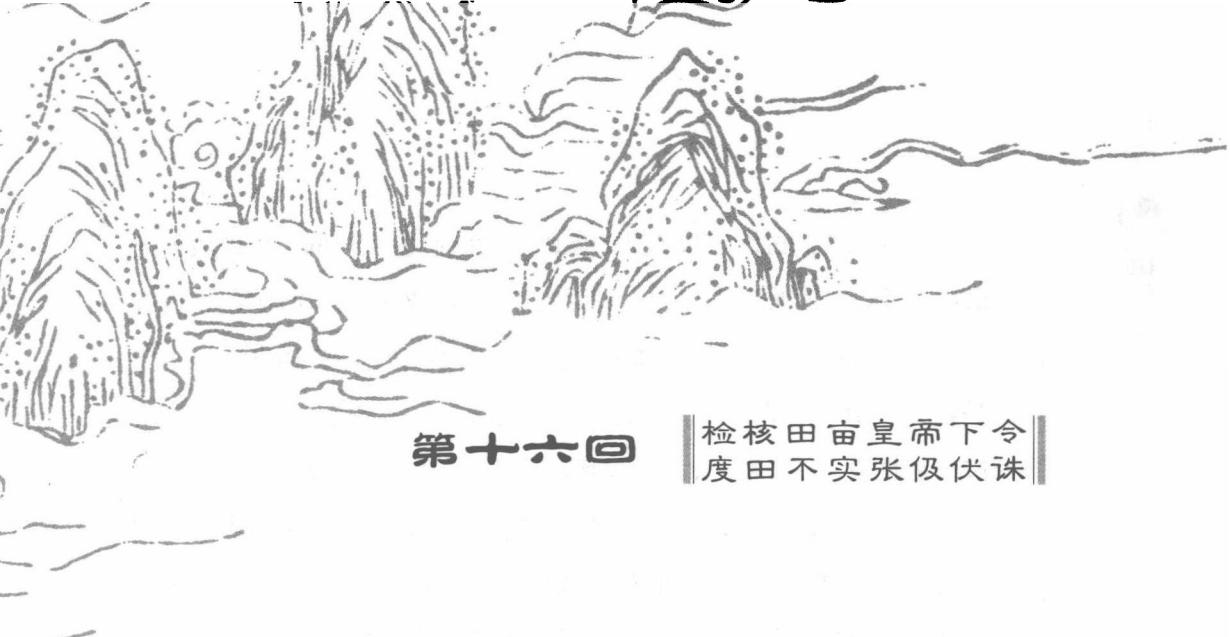
宦官忽然想起了河边的大车轮，问道：“那大车轮为何置入水中？那长木臂拖着的是何物？”官人道：“那叫水排，水力推动水轮，水轮带动长臂，长臂拉动皮囊，一张一弛，便鼓起巨风。风的出口在皮囊下面，出口处悬一木板，木板上贴以鸡毛。出风时木板被掀起，无风时木板又自外面挡住风口，鸡毛又使挡板不留缝隙，使风可出不可进。风自风口而出，经敷于地下的陶管通入炉内，把炉火吹得甚旺，方能冶铁。”宦官大为惊奇，“原来这四个水排协同动作，炉中巨风不断。这水排如此精巧，机关如此之多，是何巧人所造？”官人答：“十五年前，杜大人杜诗任本郡太守，亲临冶场。见数十人鼓皮囊生风冶铁，收效甚微。又见铁场临河，便问：‘何不以水力鼓囊？’便召集匠人，共议水排造法。杜太守亲自督造，半年乃成，神效立见。用力少，见功多。如今已用十几年，几经改进，效果更佳。现在全郡已有四处水排，所产犁铧、铁釜（锅），本郡用不完，销往各郡。连乌桓、南蛮商人也来购买，民甚称便。”那宦官被这水排的壮观场面迷住了，流连忘返。忽然想到自己的使命，大惊道：“哎呀，皇帝车驾候在路上。该死，该死！”转身要走，那官人这才明白他原是一位宦官，急忙跪下道：“小人实在不知陛下驾临，恕我失迎之罪。请大人代向陛下禀告：南阳官民，皆念杜太守之恩！”

宦官跑到大路上，皇上早已等得不耐烦，骂道：“该死的奴才，为何去而不归？”那宦官向刘秀禀告了刚才的见闻，刘秀这才转怒为喜，也



想去看看冶场，但见日已西沉，便命起驾。

刘秀是记得杜诗这个人的。那是建武元年，刘秀刚刚进入洛阳。有人报告说：侍御史（御史大夫手下执行监察任务的官员）杜诗格杀将军萧广，已把杜诗押到殿前，请陛下发落。刘秀问杜诗：“为何杀我大将？”杜诗回道：“臣奉命安集洛阳。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横暴民间，百姓深受其害。臣予警告，萧广不听。臣以为萧广所为不但为害百姓，而且有损我皇神威，故格杀之。”刘秀当即嘉奖了杜诗，并赏赐给他一件棨（qǐ，启）戟（油漆木戟，仪仗队用品）。以后又派他到黄河以东去讨伐以杨异为首的地方武装。杜诗率军来到大阳（今山西省平陆县附近）时，听说杨异打算北渡黄河，便派人烧毁了他们的船，又以骑兵突袭杨异军营，斩杨异，消灭了这支敌军。杜诗因此被拜为成皋（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县令。三年县令，政绩优异，升为沛郡（从今山东省南部丰县到安徽省北部五河县之间的地区）都尉，再转汝南都尉。建武七年任南阳太守。没想到杜诗在南阳期间还制造了水排，难怪南阳的铁犁、铁釜这样有名。杜诗为人节俭，政治清平，以敢于诛杀暴徒树立起威信。又善于方略，所到之处，都有突出的政绩。在南阳曾经修治陂池，开垦荒地，经过几年的治理，全郡都很富足，人民安居乐业。他的前任召信臣也是个清明官吏，为南阳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当时有首歌谣唱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其中说的“杜母”就是指杜诗。杜诗自己觉得并无功劳，上疏请求隐退，并提出一些治国方策，推荐几位贤臣。刘秀觉得这样的大臣是有用的，没有批准他隐退。直到建武十四年，刘秀接到司隶校尉鲍永的书奏，说杜诗病死，家贫无田宅，无地安葬。刘秀下诏赙（fù，付。以财物助丧事）绢千匹，并令南阳郡代为治丧。刘秀就是带着这些对杜诗的回忆，在当晚赶到南阳的。



第十六回

|| 检核田亩皇帝下令
度田不实张伋伏诛 ||

刘秀平定海内之后，想尽各种办法发展农业生产。他特别注意奴婢问题，禁止主人残害奴婢，还多次下令释放奴婢，以增加农业生产力。建武七年，下诏曰：“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执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明令因饥荒或战乱而被略为奴婢的，如果要求还家，就必须听任他们回去。拘执不放的犯法，按“卖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二月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半年后又下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依法律治罪）。免所灸灼者为庶民。”当年又下令废除奴婢射伤人便受死刑的法律。次年诏曰，陇蜀一带人民被略为奴婢的如自己有要求，便可免去奴婢身份，变为庶民。建武十三年又下诏，益州百姓凡在公孙述时期被略为奴婢的全部免为庶民，给人家当小妾而愿归还者听任归去，有敢于拘执不放的，按照青、徐二州的办法办理，即把卖平民为奴婢者处死。建武十四年又下令益州、凉州奴婢凡向官府申诉的一律免为庶民，并且不必归还被出卖时的身价。

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实现中兴，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些措施实行后，财政收入总是不理想，国家用度不足。建武十五



年，刘秀下令大臣们讨论财政困难的原因。大臣们各执一词。有说战争连年，破坏严重，一时难以恢复的；有说天灾太重，农民收入减少的；也有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大司空窦融说：“诸臣所言，各有道理。但主要原因是各家占田数不清，户口不实。豪强之家，广占土地，而呈报的少。国家按田亩收税，三十税一，豪强隐瞒了大量土地，自然收不上来税。而下户失去土地，无以为业，投奔大户为宗族、宾客，而大户又不报他们的户口，造成丁口减少，按丁口收的人头税自然也要减少。”刘秀觉得窦融所言有一定道理，便在这年六月下诏：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在黄河南岸，从当今河南省洛阳市到郑州市之间的一片地区，后汉时叫“河南尹”，有点类似当今的直辖市，除首都洛阳外，还管辖近二十个县。“河南尹”既是这一地区的称呼，也是这一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这时的河南尹姓张名伋。张伋见到皇帝检核田亩和户口年纪的诏令，十分为难。河南尹在首都的外围，是离洛阳最近的地方，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僚、宦官、外戚都在这里购买或强占土地。为了逃避田赋，谁也不肯如实呈报土地数量。他们收留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等，数以百千计，为了逃避丁口税，也都藏匿不报户口。这些人个个官高势重，别说各县乡官县令，就是他河南尹，也还是靠着这些人的栽培提拔才有今天，不但不敢严管，连“知恩不报”的印象都不能给人家留下。所以他张伋得处处小心。

正在张伋无计可施之时，有人报告：“召陵侯李雄遣人来拜。”刚听见李雄二字，张伋还挺纳闷。京师的公侯，他多半认得，怎么这召陵侯李雄却毫无印象？但他不敢怠慢，一面传话请进，一面赶紧令书丞（承办文

书的官员)去查官册。原来,张伋为了防止忤犯京师的达官贵人,把京师的高级文武官员及在河南尹有封地的公侯等都私下造册,以便随时查对。书丞很快回禀道:李雄乃大司空李通之子。张伋暗自惊怕:李通是皇帝的妹夫,李雄就是皇帝的外甥,谁惹得起?这时李雄家人已经上堂,拜过张伋后说道:“召陵侯李雄家令王某禀河南尹大人:召陵侯在贵尹所辖新城县(今河南省伊川县附近)购得薄田三百顷。近日陛下有令,检核田亩,召陵侯还望大人如实检核。今特将实数呈与大人。”家令递上李雄的绢书,上面写着田亩和丁口年纪数量。张伋懂得,所谓“如实检核”,就是得按他们自己报的数检核,否则就要有好瞧的了。张伋对李氏家令说:“请你家大人放心,在下一定按此数如实检核。”并派亲信小吏去告知新城县令,送去李雄绢书。

第二天,小吏回来时,连新城区令也跟来了。新城区令向张伋拜道:“回禀大人,本县多有京师僚属侯王购置土地。膏腴良田,多为他们据有。多者上千顷,少者亦有数百顷。按王莽年间账簿,本县共有土地三万一千顷。而现在的呈报数,只有一万九千顷。其中九千顷为中下户所有,一万顷为大户所有。而大户土地数量实应倍之。即以召陵侯为例,先后三次在我县贱价购得四户王莽亡臣逃户土地。按旧账册计,此四户原有土地共七百余顷。此外,一些下户土地夹裹其间,因受挟制无法耕种,而自愿奉献并请收容为宾客者的土地亦有数十顷。而召陵侯自言仅有三百顷,不足其半。又自言丁男丁女共计只有二百余口。据下官所知,他家宾客、宗族、徒附、奴婢、部曲等不下千人。近日下官也接到这类来书十余封,皆要求按他们自报的数字‘如实检核’。下官实难处置,恳请收回县令印绶,放臣还归故里为民。”张伋一听,这小子要躺倒不干,一拍惊堂木,大声喝



道：“混账！拒绝度田，便有抗旨之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皆为礼仪之家，岂能为几斗赋租而隐瞒？再说，小户人家之中，刁钻之民甚多，难道你那九千顷就是实的吗？”县令听了张伋的话，顿开茅塞：被大户人家隐瞒了的土地，是有处可寻的。便拜道：“大人所示甚明，下官一定照办不误。”新城令高高兴兴回县去了。

张伋觉得这个办法十分高明，也得让其他各县心领神会。他又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巡视各县，暗示他们“如实”核检的窍门。各县在张伋口传面授之下，也都懂得了“如实”二字的奥妙。

建武十六年秋，光武皇帝刘秀带领太子刘强、右翊公刘辅、楚公刘英、东海公刘阳、济南公刘康、东平公刘苍等几个皇子及大臣去函谷关一带（在今河南省新安县）行猎。刘秀车驾出洛阳不久，刚入谷城（今洛阳市西）县界，便停住不动了。只听得前面闹哄哄，一片喊冤之声。刘秀问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此喧哗？”一个宦官急忙跑到前面看视。约有一刻钟后回来禀道：“禀陛下，前面有刁民数百，跪在路上，拦住车驾喊冤，声言要见皇上，已被仪仗和卫士拦住。依愚臣之见，斩其为首者，即可驱散。”刘秀叱道：“不可莽撞，可令其一二老者来见朕，面诉委屈。”宦官急忙传下诏令。过一会儿，宦官果然领来两位老者。一个衣冠略为整齐，一个却是衣衫褴褛。到了车驾之前，二人伏地跪拜。那着整齐衣冠的老者说道：“小民启禀陛下：本县县令在度田之中，优饶豪右，侵刻羸（léi，雷）弱。民不聊生，实出无奈，才向陛下呼冤，还望陛下救民于水火之中，解民倒悬！”那衣衫褴褛的老汉见他光说玄乎词句，不着边际，不得要领，便说道：“县令派人来我乡度田，上户人家并不真度，自称多少即为多少。我乡陈家大户有人在朝做官，十年前购得王莽时郡守





三百顷土地，却只度为百二十顷，且按薄田纳税。老夫家仅有薄田半顷，却度成顷半。陛下圣明，减十一之税为三十税一，可轮到老夫头上，岂不仍是十一之税？”那衣冠整齐的小地主听老汉如此说，便也插言道：“小子只有中田十顷，却硬被度成二十顷。我哪里出得起这许多赋税？”穷老汉又说道：“我家老伴及最小的儿子均在前年死去，可报户口时，官家硬是不肯除名；大儿媳只定亲未过门，也硬算一口人，可她在娘家已经算作丁女了。我们还要替死人、未进门之人重复交纳口赋，这还有何活路？”刘秀听了，也觉得气愤，便说：“朕下诏度田，实为公平负担田赋丁税，如果这样胡搞起来，岂不适得其反？你等可率乡民暂且归乡，待朕派人查验，如果有借度田舞弊者，一定严惩不贷！”两个老汉一齐叩头称谢：“谢陛下为小民做主！”便退回去。大约半个时辰，乡民也纷纷散去。刘秀觉得扫兴，无意再去打猎，便令车驾还宫，并诏侍御史立即去河南尹调查度田情况。

第三天，侍御史回报：“臣仅察偃师（今河南省偃师县）、巩县（今河南省巩县）二县，县民闻听钦差大臣至，遮道号呼，纷纷诉苦。皆言乡里、县官以度田为名，大户则藏匿之，有田不报，肥田劣报；对中下户则肆意侵夺，甚至连居室院落也度量在内。小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据知情者言，河南尹各县，大多如此。”正说之间，有陈留（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到民权县之间的地区）太守派长吏（官员）来京禀报贼情。刘秀急忙召入。那长吏拿着一册文牍（dú，读。木简、文件）禀道：“近日以来，陈留县境内，群盗并起。既有无业之民，更有略有产业者。攻击郡、县在所，杀害长吏。派兵追讨之，兵到则贼散，兵去则复聚，为害甚盛，郡县难制。太守特遣臣来京禀报陛下。”那陈留长吏照着简牍上的提纲禀报完

毕，刘秀心中十分烦恼。陈留离京师仅二百里路，这不仅是陈留难制，也是对京师的威胁。他怕长吏禀报有误，便说：“把你的简牍拿给我看。”宦官立即从陈留长吏手中接过文牍交给皇上。刘秀认真地读着每一片牍，知长吏所言不虚。但他突然在最后一条简牍的背面发现一行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觉得奇怪，便问那长吏：“这两句话是何意思？”那长吏战战兢兢，支支吾吾，伏在地上不敢回话。再三追问，才结结巴巴地说：“此话是臣到京师后，在长寿街上听到，觉得有趣，便随手写在牍上，不知是何含义。”刘秀知他说的不是真话，大怒道：“你可知欺君之罪？”那长吏只是连连叩头，不敢回话。这时屏风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父王且息怒。儿臣能解此牍。请暂时让陈留吏退下。”说话的是年仅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他见陈留吏已经退下，说：“此话必是郡守告诫长吏之言，说的当是度田之事。”刘秀回身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要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答道：“河南尹乃帝都所在，近臣甚多；南阳郡乃帝故乡，近亲甚多。近臣也好，近亲也好，田宅多超过规定，难以度准。”刘秀令虎贲（中郎将）审问陈留吏。不多时虎贲中郎将回禀道：“陈留吏供称，确如东海公所言。”刘秀心情很复杂。看来，度田不实和自己的近臣、近亲有着直接的关系，和自己也能拉上间接的关系。看来，度田也实在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但既然已有成命，即使是做做样子，也应该进行下去。只是，对这些度田不实的地方官吏该如何处置呢？

就在刘秀犹豫不决的时候，青、徐、幽、冀四州（青州在今山东省北部；徐州在今山东省南部江苏省北部；幽州在今河北省北部；冀州在今河北省南部）也纷纷来报：盗贼蜂起，杀掠郡县，州郡莫能制。而细究其原



因，皆因度田不实，实质是富豪大户、达官贵人把自己应缴纳的赋税转嫁到中下户身上，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受刻剥太深，无法容忍，便聚众造反。所以，这次农民起义不但有无地的农民参加，某些中小地主也参加了。刘秀觉得再迟疑下去不行了，便下招逮捕河南尹张伋及青、徐、幽、冀等州刺史、郡守共十余人下狱，以度田不实、欺君罔上、刻剥民众之罪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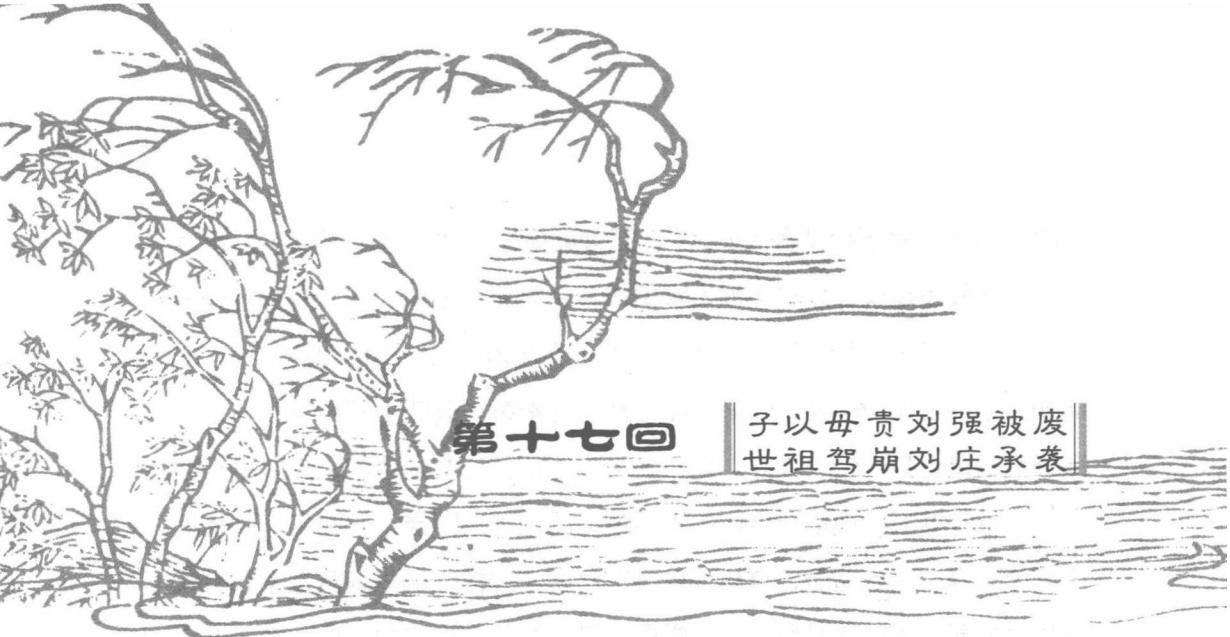
杀这十几个替罪羊，是先平息民愤。对已经燃起的农民起义之火还必须镇压下去。刘秀想出了一套阴险毒辣的办法。这年十月，刘秀派遣使者到发生起义的郡县宣布：听任群盗自相纠抓，五人共斩一人的，便可免罪；官吏过去镇压不力者，现在可以不问，只看今后能擒多少“盗贼”，抓得越多，功劳越大。州牧（即刺史）、郡守、县令因不搜捕境内盗贼而被论罪的，均不予追究，但须根据抓获“盗贼”多少来论功过优劣，只有藏匿盗贼的才论罪。刘秀的这个政策，既制造了起义农民内部的分裂，利用其中的不坚定分子，分化瓦解；又动员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力量，使他们奋力镇压起义农民。于是各地争相追捕“盗贼”，起义农民纷纷逃散。刘秀又下令把起义的头面人物，主要是参加起义的地主，迁移到别处，给予一定数量的土地房屋，使之能够安居乐业。从此以后，农村总算太平一些，夜间连城门都可以不关了。

刘秀的办法尽管很阴险，但他毕竟用自己的政治谋略克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使由于度田不实产生的社会动乱平静下来。从此以后，刘秀就再也不提度田的事了。但由于土地兼并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日益严重，所以刘秀的后代有时还是想到用度田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

刘秀死后，明帝刘庄继位。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屯骑校尉刘般

上疏，指出“吏下检结多失其实”，即官吏检核土地多数都不真实，百姓患之。刘般还建议，如有多报人家田产者，与夺人土地同罪。明帝完全采纳了刘般的建议。到了刘秀的孙子章帝刘炟（dá，达）即位的头一年，即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原来担任骑都尉的秦彭被改任山阳郡（今山东省巨野县到鱼台县一带）太守。他在任上不任刑罚，奖励生产，开辟稻田数千顷。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率人监督，丈量土地顷亩，并按土地肥瘠程度分为三等，登记造册，存放在乡县官府中。这样，那些豪富之家和有权有势之辈便无法转嫁赋税。秦彭觉得自己的经验有推广的价值，便上书章帝，建议天下各州郡都采取这个办法。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按秦彭所定的条款丈量土地。

但明帝、章帝时的一些度田措施，均是一种局部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从全国范围内解决大地主阶级向中小地主和农民转嫁负担的问题。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就更是没有解决了。



第十七回

子以母贵刘强被废
世祖驾崩刘庄承袭

自从启承袭父亲禹的王位，建立夏朝以来，帝王及其政权的传子制度，即世袭的君主制度便基本上在中国确立了，一直延续了四千年。中国的世袭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传子不传女，二是长子继承制。第一个特点是非常牢固、坚定不移的。春秋时代的一百多个诸侯国，战国时代的七强，尔后的历代王朝，都墨守这一传统。无子的，宁可过继一个，也决不传给女儿，这与欧洲以后出现的君主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中国历来无女王、女皇。唯一的例外是唐朝的武则天，然而武则天的皇帝是争来的，不是传来的。第二个特点就不太牢靠。这里所说的长子，是嫡长子。中国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盛行一夫多妻制。每一个妻的地位是不同的，其中地位最高的（不一定是最受宠爱的）称为正夫人。正夫人以外的妻，称为妾。正夫人生的儿子，称为嫡子，妾生的儿子，称为庶子。嫡长子就是正夫人生的第一个儿子。中国周代天子和诸侯，都是以嫡长子为太子，即王位继承人。以后历代帝王，也多数以嫡长子为太子，但却时有更易。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帝王大多好色，又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后宫中供他们玩弄的女人数以百千计。其中地位最高的正夫人称为皇后。在汉朝，皇后以下的皇帝

妻子，称为贵人，再下还有昭仪、婕妤(yú，于)、美人、采女，等等。皇帝同这些女人的关系，很难谈到“爱情”二字，由于喜新厌旧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后妃的地位往往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往往影响着第二代的尊卑，同时也往往招致外戚的参与，进而惹起宦官的干涉或重臣的弄权。这些人也往往影响着甚至决定着皇位的继承。秦始皇虽然立了长子扶苏为太子，帝位却在李斯、赵高等人的协助和操纵下让胡亥窃取了。天下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不能落到外姓人的手里，而皇位的传承是保证天下自家所有的重要一环。所以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皇位继承问题，有条件的都及早确立太子。

刘秀起兵时已经二十八岁，是否已经娶妻史无记载。起兵后回到新野。他早就听说新野阴氏的女儿阴丽华相貌出众，名闻乡里。有一次刘秀竟脱口说出一句“娶妻当如阴丽华”，被朋友听见，果然给他做媒，于更始元年娶阴丽华为妻。第二年，刘秀在河北真定（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进攻王郎。真定有个大户郭昌，有家产数百万。郭昌之妻是前汉真定恭王之女。郭昌有个女儿叫郭圣通，年方十六岁。刘秀觉得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和财产，对他以皇族的身份继承前汉事业都有一定的好处，便又娶了郭圣通为妻。刘秀称帝以后，阴丽华和郭圣通都被立为贵人。郭圣通在建武元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刘强。圣通遂于建武二年被立为皇后，刘强被立为太子。建武四年，刘秀征伐彭宠的时候，阴丽华随车驾而行，并生了刘阳，是刘秀的第四个儿子。到建武十四年以后，刘秀逐渐觉得郭皇后对其他各位贵人所生的孩子不能平等对待，因此对她渐生不满。郭皇后也感觉到刘秀的宠爱渐衰，时常有怨言。而贵人阴丽华却十分谦让恭顺。在建武十七年，刘秀终于下了决心，废郭皇后，立她所生的右



翊公刘辅为中山王，封郭圣通为中山王太后，而立阴丽华为皇后。

皇后的废立，必然影响到她们的孩子。母亲被废，刘强自知太子的地位难以维持。父皇也是人前人后夸刘阳“生而丰下”，即下巴丰满，是个方脸，富贵之相。还夸他十岁能通春秋等。上回提到的刘阳关于陈留长吏暗语的解释，刘秀更是赞不绝口。还有一件事，也使刘秀对刘阳更加偏爱。那是建武十九年，刘阳十五岁那年，在原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发生了打着宗教旗号的农民起义，聚徒众数千人，据守原武城。道首维汜的弟子单臣、傅镇自称将军，劫杀官吏。原武离洛阳不足三百里，地近京都，刘秀十分着急，便派太中大夫臧宫率北军（禁军）数千人把原武城团团围住。起义军城内粮谷充足，久攻不下，官军死伤惨重。刘秀召集公卿大臣诸侯王讨论对付这伙起义军的办法。大家都说，只要肯出重赏，就会有勇夫拼命攻城，不愁拿不下原武。唯独东海王刘阳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守城之军，系妖巫相劫，并无长远打算，其中肯定有人反悔，企图逃跑。但由于我们围城太急，逃脱不得。应该使围城部队松弛一下，让想逃的人逃得出来。只要是单身逃出，不用大将，只要一个亭长就足以捉拿他了。这就是‘围城留之阙’的道理。”刘秀觉得刘阳说的确有道理，便命令臧宫撤围。义军中果然有小股部队或单独的官兵出城逃跑，造成义军力量和人心的离散，官军终于攻破原武城，斩了单臣、傅镇等人。这些事都使刘秀日益宠爱刘阳。在这种情况下，刘强就自己提出不当太子了。刘秀开始时表示不肯，但在建武十九年六月，他到底下了废立太子的诏书，说道：“《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阴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原皇太子强，自谦求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故久未允。今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太子，改名庄。”为了安慰刘强，刘秀还宣布：

废太子刘强，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过错。因此，在废太子的同时，又扩大刘强的封地，除东海郡之外，还增封鲁郡（今山东省曲阜等地），两郡加上从其他郡增封的县，共达二十九个县，赋税收入是其他各王的一两倍以上。还赐给他一部分皇宫的用具和皇帝乘坐的马车。前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在鲁县（今山东省曲阜县）修的宫殿非常漂亮。仅灵光殿的台基就东西长二十丈，南北宽十二丈，高一丈多，保存得比较完好，刘秀便让刘强把鲁作为自己的王国的都城。皇后、太子往往都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势力，所以历代王朝废立皇后和太子往往引起纷争甚至动乱。但光武帝却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更换继承人的问题。现存史籍确实未记载刘强有什么过错，但刘秀决定废立，绝不会是太随便的，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刘庄（即刘阳）更能够领会和继承他的政治意图和治国方略，更能够按照他的设计来建造和发展他的王朝。以后的事实也证明，刘庄继任后，确实基本上是按刘秀的方略来治理汉朝，并实现了进一步的中兴。

刘秀的晚年是比较克制的。建武三十年，大臣们建议到泰山去封禅。所谓封禅，是一种祭天地的典礼。当时人们认为泰山最高，离天最近，所以在泰山顶上用土筑成坛，把“天”的功劳向天报告一下，这叫做“封”。泰山下面还有个低矮一些的梁父山，在梁父山上祭地，报“地”之功，称为“禅”。封禅实际上是一种炫耀文治武功的活动。刘秀下诏说：“即位三十年来，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已经有七十二代先人在泰山封禅，还是不要让我玷污了他们吧。当年齐桓公想封禅，受到管仲的批评。我不但不想封禅，今后若是再有人派人来上寿，或者对我讲些浮夸虚美之辞，必受髡（kūn，昆）刑（髡刑，剃光头发）！”刘秀对自己的政绩并不十分满意，特别是像度田失败这类事，确实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不



满。看来，他是个能够正视民间意见的君主，也不愿接受人家的捧场，所以他不准人家对他歌功颂德，以后很长时间便再没有人提封禅的事了。然而两年以后，刘秀看一本谶纬书，上有“黄帝封禅然后成仙”的话，他也想得道成仙，这才动了心，并亲登泰山封禅。回来后，大臣们又报告各地祥瑞屡见，刘秀也认为是中兴已经实现，于是改元，就是改换年号。这年是建武三十二年，改为中元元年（公元56年）。并下令修明堂、灵台和辟雍。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类似礼堂。灵台是观象台、天文台，但也包含了一定的迷信色彩，因为那时的人认为天象的变化反映了人间的治乱。第十二回中我们已经介绍，桓谭就是因为反对光武帝用谶语选定灵台地址而被贬斥乃至丧命的。以后张衡在灵台观测天象，研究天文仪器，取得很大成就。辟雍，是皇家大学。这几年，刘秀还下令屯田，开垦荒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以后，至此已经二百余年，度量衡制度又混乱起来，刘秀再次下令统一度量衡。所以说刘秀在自己的晚年仍旧为中国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元二年二月，光武皇帝刘秀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在位三十三年。临终之前，光武帝留下遗诏说：“朕无益于百姓。丧事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从简，节约费用。各地刺史及其他官吏都不要离开职守而来京师奔丧，也不要派人邮送吊唁奏章。”看来，刘秀确是一位很谦虚的皇帝。帝王们都喜欢在自己的晚年吹嘘自己的政绩，他却公开说百姓怨气满腹，说自己无益于民。这不但不能损伤他自己，反而更增加了一些伟大的光彩。他还历来主张薄葬。建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将作大匠窦融上疏说，帝王们修建园陵，占地广阔，却没有考虑它的用途。并请示如何为刘秀修建陵墓。中国古代的帝王认为自己死后有知，还要继续在阴间统治万民，因

此把自己的坟墓都修得十分阔气，以便死后当帝王享用。多数帝王从登基时就开始修建陵墓，并且多用人殉（即用活人殉葬）。那时刘秀当皇帝已经二十六年了，人也五十几岁，确实到了修建陵墓的时候了。他说：“古代帝王之葬，皆以陶人瓦器木马茅车为殉。”其实，刘秀这句话是说错了。以前的帝王很多是用活人活畜殉葬的，只有少数较为开明的帝王才肯改革葬制。《礼》说：“涂土刍灵自古有之”，说的是古代已有人用草扎人马来殉葬，但“有之”不等于都是，而实际上只是少数。刘秀不追求铺张，向从俭的帝王看齐，是值得称道的。刘秀还说，古代有些帝王薄葬，使后世之人不知他的葬处。祖宗也有人懂得死生的含义。前汉文帝就能实行薄葬。前汉帝王的许多陵墓都被赤眉军和农民群众给掘了，而实行薄葬的文帝霸陵却没有被掘，这才是真正的死后有福。刘秀诏曰：“今陵墓所占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意思是，我的陵墓，占地二三顷就够了，也不要起大坟包，能让雨水淌下来就可以了。

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刘秀去世的当天，三十岁的太子刘庄继皇帝位。三月，安葬光武皇帝于洛阳郊区的原陵。原陵是个边长三百六十步的正方形，中间的坟丘高六丈，约合今日不到十二米高。这和一般坟墓的规模比较起来固然不算小，然而作为一个开国的帝王坟墓，这是相当俭朴的了。如果和至今我们仍能看到的秦始皇陵比较起来，它是太小了。皇帝死了，还要追谥庙号。负责礼仪的尚书台，根据典籍和刘秀的功绩，追认刘秀的庙号为世祖，有开国明君之意。

刘庄是一心想继承父亲的遗志的。他即位不久就发表一篇诏书，实际上是他的“就职演说”。他说：“朕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却继承了伟大的事业，因此日夜惊恐，不敢安宁和荒废。先帝世祖受天之命，实现中兴。



他的品德可以和古代的帝王媲美。他统一了中原和四方，上下和顺，恭敬百神，施惠于鳏（guān，关。独身男人）寡。朕承袭了这样伟大的国家，承袭了国家的法制和传统，但不知稼穑之艰难，唯恐有损先皇的恩情和告诫。”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要继承刘秀的政策和传统，只是担心有失。刘庄还颁布了要求各级官吏顺应时节，不得烦扰农民，逃亡者任其返回，若是犯了死罪也可以以缣赎罪，以便增加生产力等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以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刘庄建立的年号叫永平。他即位的当年是光武帝中元二年，第二年就称为永平元年。新年来到，刘庄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率领公卿去朝拜原陵，也就是朝拜刘秀的“在天之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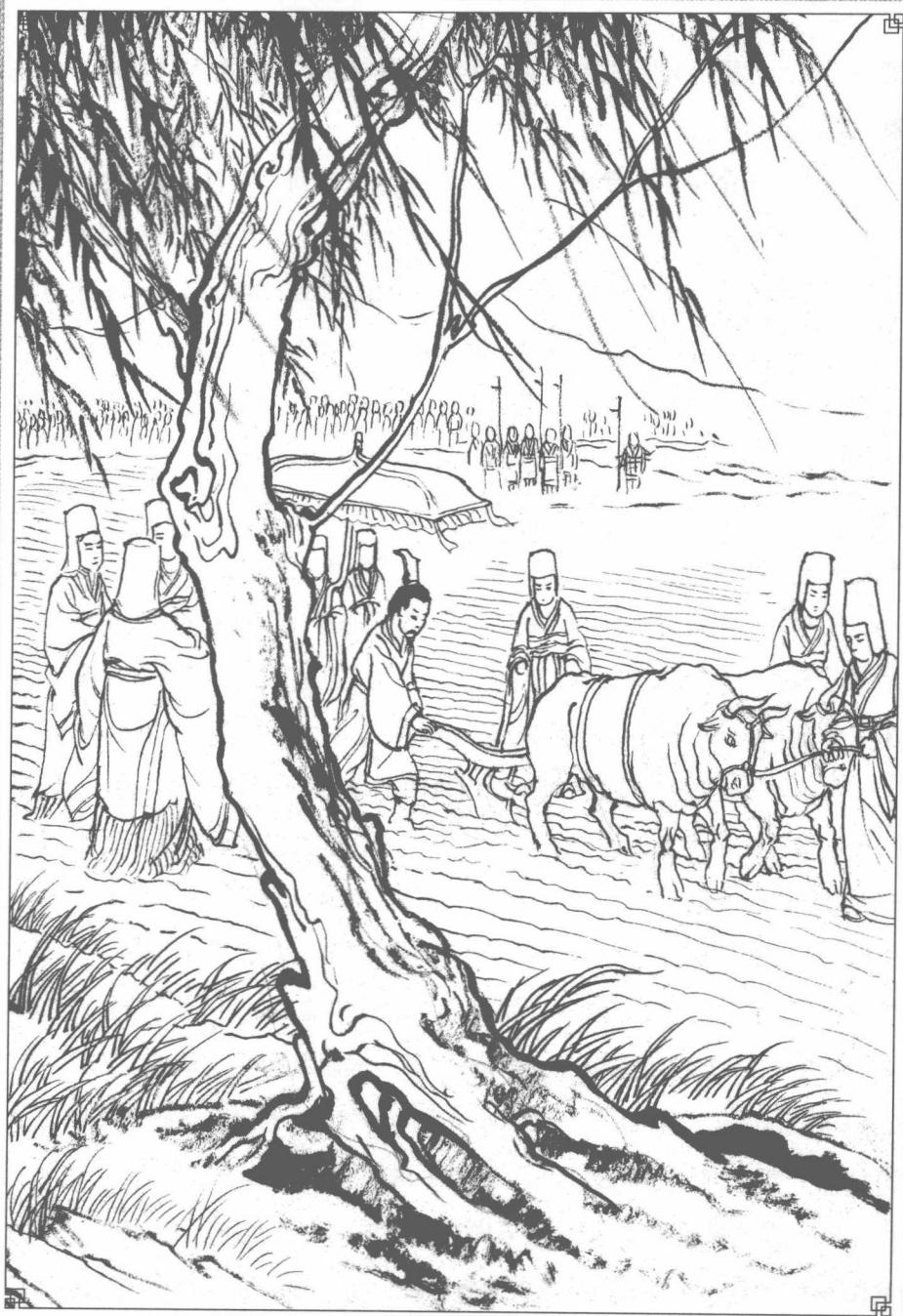
刘庄当了皇帝，后世称为明帝（即刘庄死后追谥的庙号）。他处理天下大事，还不感到太困难。例如，就在刘秀去世不久，西北地区羌族的一支——烧当羌发生叛乱，进犯陇西。在允街（今甘肃省兰州市北）大败陇西郡太守刘盱。刘庄首先赦免陇西囚徒，每人减罪一等，免收当年租税，稳定了陇西民心。然后派谒者张鸿出兵允吾（兰州市西），张鸿也遭大败，身亡。明帝又派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成讨伐烧当羌。经八个月的战斗，于永平二年（公元59年）平定了烧当羌。虽然胜利得来不易，但毕竟证明了明帝有治理国家的能力。

最使明帝感到头疼的是自己亲属的一些要求。刘庄即位不久，三姐馆陶公主就来殿求见。寒暄几句之后说道：“陛下继承皇位，请勿忘同胞（指兄弟姊妹）。姊子（即姐姐的儿子）年已十六，聪明颖悟，请拜为郎。”一句话，馆陶公主是要给儿子要个郎官当。东汉时的郎，有尚书郎、秘书郎、黄门郎，等等。官虽不算太高，但直接参与政事，权力是比较大的。

刘庄知道父皇在世时，是不肯轻易让亲戚当官的。亲戚参与政事，不但关系不好处理，还极易结党营私，弄权舞弊，难以控制。所以他婉言拒绝了姐姐的要求。但刘庄也吸收了父亲的经验，就是对亲属不任高官，但予厚赐。所以，刘庄当即赐馆陶公主钱千万。馆陶公主虽未达到为子求郎的目的，但得到了丰厚赏赐，没有空手而归，也还算满意。



永平四年（公元 61 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洛阳东郊。杨柳吐出了嫩芽，春燕也光临了中州大地。在一片有千亩大小的庄田四周，密匝匝地挤满了围观的人。辰时初（早七点左右）。车驾自西而来，直到北面的大殿附近，宦官们侍候明帝到殿内休息。早已有人去准备牛犁工具。两刻钟后，宦官来报：“犁已备妥，请陛下亲耕。”明帝刘庄脱去亵服，身着便装，换上布靴，步出大殿。人们早已两侧恭候，高呼：“陛下万岁，万万岁！”大臣们纷纷说道：“陛下今日亲耕籍田，上苍必赐吉祥！”只见田中有两头黄牛共挽一犁，停在田头。两个青年手牵缰绳，一个犁手站在犁侧。刘庄走向前去，扶住犁把。那犁手扬起鞭子，喊了一声：“驾！”两头经过训练的健壮的犍(jiān，尖)牛（阉割过的公牛）便缓缓地拉动木犁。两个牵牛青年紧紧握住缰绳末端，唯恐牛行太快或行得不稳。刘庄扶着犁把，慢慢前行。犁到田头，犁手接过犁把，磨过犁杖，把犁头插入田中，就正方向，“吁！”叫住两头黄牛，再把犁把交给明帝并驱走黄牛。明帝按上次模样又犁一着，已经是汗流满面。刘庄还要再耕一个来回，宦官和大臣们纷纷禀道：“请陛下保重御体！”刘庄这才松开





把手，重回大殿。只听四周围观农民纷纷高呼万岁，还有人伏在地上，向着大殿方向叩头。

这片庄田是皇家的籍田，这一天明帝来此亲耕。早在前汉文帝之时，即下令开籍田，由皇帝亲耕。所产粮食，供给宗庙，供奉祖宗和诸神。刘庄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也下令设千亩籍田。特别是头年冬天京师无雪，今年春旱，明帝亲执耒耜（lěi sì，垒四。犁），也有祈求风调雨顺以获丰年之意。明帝耕了一个来回后，回到殿中，有人卸下刚才皇帝用过的犁杖，准备送到社稷坛供奉。接着又有农民赶出几挂犁杖，三公、宰相及诸大臣先后耕了几趟。直到午时（正午十二点左右），皇帝亲耕籍田的活动才告结束，车驾还宫。东郊籍田自有官奴为之耕种。这种皇帝亲耕活动，虽然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但在那鄙视体力劳动的封建社会里，也是不可多见的。见诸记载的，明帝一生也才来过两次。另一次是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明帝的亲耕籍田，也确实反映了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重视农业生产，不仅表现在亲耕籍田上。明帝登极伊始，就把农业生产放在自己政务的重要地位上。永平三年春，他亲登灵台观天象，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天象可以预示农业生产的好坏。明帝还下诏说：“春天是一岁之始，开头搞得好，春、夏、秋三季都会有好的长势，好的收成。往年水旱不断，边疆之民缺乏粮食。如果上面的政事有失，下面的百姓就会受害。希望有司（有关部门）能够顺应时节，鼓励和督察农桑的生产，去其螟蜮（míng yù，名蜮）以及蟊（máo，毛）贼。还要慎重使用刑罚，认真核实一面之词，日日夜夜不可懈怠，这样才能使朕感到满意。”这里所说的“去其螟蜮蟊贼”，就是消灭虫害的意思。古人对虫子有不同的称呼，食苗心者曰螟，食节者曰贼，食根者曰蟊。至于蜮，就是传说中能够含沙

射影使人生灾的水虫。

那时的灭虫手段很落后，除用手抓灭之外，只有祈求天神。但更使刘庄头疼的，是水害。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光武帝下令把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官名中的大字去掉，大司空便改称司空）奏道：“兖豫之民，深受水害。汴渠东侵，毁田日多。而水闸故处均在黄河中，已无法发挥作用。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总是征调其他劳役，不把百姓之急放在心上。”兖，是指兖州，包括今山东省西部、河北省东南部、河南省北部地区。豫是指豫州，包括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北部地区。这里说的县官，不是指县令，而是指皇帝或者朝廷。前汉末年平帝时，黄河和汴河决堤，淹没大片土地，后来又遭王莽之乱，无法修复。建武十年，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南）县令张汜向光武帝奏道：“黄河决口多年，日益侵毁济渠（当时流经兖州的一条河，今已不存在），淹没十余县。若要修复，除需大笔经费之外，工程并不困难。建议改修堤防，治理河水，以安百姓。”光武帝当然也是关心农业生产的。农业生产发展了，国力才能强大，政权才能巩固，便准备发兵修河。未等开工，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县令乐浪又上疏说：“武帝元光年间（公元前134—129年），人丁兴旺，中原地区人口密集，很多人在黄河堤坝上种地，造成黄河在瓠（hú，胡）子（地名，在今河南省滑县）决口，二十余年才堵住。如今人烟稀少，土地广阔，虽然未修理河流，虽然仍旧为害，百姓还勉强过得去。当今战乱刚刚平息，若是大兴劳役，恐怕会有怨言，百姓难以接受。最好等平静一段以后，国力恢复，再议论此事不迟。”光武帝觉得乐浪所言也有道理，便停止了修河工程。

黄河自古以来就像一条不驯服的巨龙，不断地在中原大地上“打滚”



——决堤、改道。乐浪说的一次，是在前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流向东南，注入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在那里形成一个大湖泊，名叫巨野泽，再经泗水、淮水，从今江苏省阜宁县一带入东海。那时的东海海岸线，就在今阜宁至盐城一线，如今已向东推进了五六十公里。汉武帝曾几次下令堵塞决口，均未成功。二十三年以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再次下令堵河，并且亲临决口处，沉白马玉璧“贿赂”河神，赋《瓠子歌》鼓舞士气，令群臣将军以下数万人皆负薪堵河，才把黄河决口堵住。黄河还有个支流，从荥阳附近分出，叫做汴渠，也叫汴水，经浪汤渠注入淮河。汴渠上游有个人工修成的石堤，称为石门，也称金堤，用它来控制黄河水流入汴渠的流量。但前汉平帝时的这次决口，把石门淹没了，破坏了汴渠，汴渠两岸十几县人民受水害之苦已六十余年。

刘庄想，再不能让汴渠为害了。如果修好了汴渠，两岸十几县，土地肥饶，可以安排大量饥民，可以为朝廷生产大量粮食，增强国力。可是谁能承担这项重任呢？他想到了王景。三年前，明帝根据司空伏恭的建议，打算修浚仪渠，伏恭就推荐自己府上的吏员王景。明帝便命将作谒者（主建筑、工程的官名）王吴与王景共修浚仪渠。王吴采用了王景的办法，果然把渠修成，浚仪渠从此不再为害。明帝让王景参加讨论修汴渠的会议，并问：“先帝时曾议修汴渠。当时的浚仪令认为，由于人口减少，土地广阔，不修汴渠也无妨，此论可成立乎？”王景答道：“汴渠流域地近洛阳，其害可危京师，其利可济京师。十几县的粮谷物产，非同小可，安能弃之？”明帝又问：“修渠费用浩大，役使人民众多，消耗国库，还可能引起民怨，其弊亦多。”王景答道：“汴渠不修，其害日益扩大，殃及子孙。

修汴渠一时之费虽巨，然而其利百倍，子孙受益。民盼修渠久矣。不修渠，民怨难平，现已有人叹县官不先民急。修渠，亦可能有发怨言者，但应是少数，且一旦成功，万民受益，怨言亦可变为感恩。”王景的对答不但敏捷，而且理由充足，深合明帝本意。明帝对王景十分赞赏，当即赐给他《山海经》《史记·河渠书》《禹贡图》等和水利有关的传说或讲地理、水利的书籍，又赏赐给他钱帛，令王景与王吴负责修整汴渠。

王景是乐浪郡（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人。建武元年，王景的父亲王闳（hóng，红）杀了自称大将军和乐浪太守的王调，迎接光武帝派来的太守，被封为列侯，王闳辞而不受。刘秀很敬佩他，便召他进京，他病死在来京路上。王景自小十分好学，专攻《易》经，又广读众书，爱好天文、数学，会很多种技艺，是多能多艺的人。他被伏恭看中，在司空府中当个小官。

永平十二年夏天，修汴渠工程正式开始了。明帝发卒数十万，由王景、王吴率领，在千里汴渠线上展开了一场改造大自然的特殊战斗。汴渠决坏以后，汴河水无出路，在巨野形成大泽。然后被迫南流，大约流经今山东省鱼台县，江苏省沛县、徐州市、宿迁县，直到当今洪泽湖附近注入淮河。当时洪泽、微山等湖尚未形成。这条线路路途遥远，地势复杂，又与淮河争夺水道，灾害频繁。王景利用自己的才能、知识和技艺，经过认真测量，决定让汴渠放弃原来的出海路线，让它北出巨野泽，经今山东省梁山县、平阳县、长青县、济南市、济阳县、高青县、博兴县一带直接入海。当时的渤海海岸线就在今利津县附近。利津县南，就是当时的千乘县，汴渠的入海口就在这里。当时的黄河走向与今天也不一样，在今河南省武陟县一带向东北方向流去，经当今新乡市、滑县、濮阳县入山东省，



再经阳谷县、东阿县、禹城县、临邑县、南阿县到利津县入海。新汴渠的流向更接近于今日的黄河。

修汴渠的第一个大工程就是荥阳渠口，从这里分黄河水流入汴渠。王景在汴渠口以石筑坝，安装水闸，节制黄河水入汴渠的流量。石坝长数里，与黄河大堤衔接得天衣无缝。石坝在汴渠河口处留出了十几个一丈来宽的大豁口，这豁口便是石门。豁口的巨石上都刻着半尺深的凹槽，把半尺厚的木板下到槽中，便成水闸。用水多则多开闸门，用水少则关闭闸门，随人意愿。其余河道，均先以水平仪测其高低。这时的水平仪，当然不是今天水平仪的样子，而是在盆中放水，水中漂一木框，框两侧开小孔，小孔在同一高度，从两个孔中望去，望得见的，均在同一水平线上。按水平选择线路，间有高处，便开石挖山，使河道保持一定的落差。落差较大或有急转弯之处，都要修上石堤；过去被淤塞的地方重新开挖。每十里立一水门，分出支流，以灌溉土地。水门还可以起到节约用水的作用。在施工过程中，王景极力节省经费，但工程总费用还是达到百亿以上，可见工程之浩大。

永平十三年四月，已经进入夏天。经过几十万修河士卒一年多的苦战，汴渠终于全部完工。放水以后，滔滔黄河水终于驯服地按照人民的意志流向汴渠，灌溉两岸。明帝听说汴渠通水成功，十分兴奋，亲临荥阳，巡行汴渠。他深有感触地说：“自从汴渠被决口的黄河冲坏，已经六十余年。加上连年雨水不正常，汴渠水向东侵害的土地越来越多。原来的水闸堤坝都已淹没在黄河水中。漫漫河水，四处横溢，看不出哪里是河岸，河水愿怎么流就怎么流，丝毫不受约束。兖、豫两州人民大多受到水害，口出怨言，以为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或者有兖豫的人以为河水入汴，

幽州、冀州会受益，而与兗豫之民无益。真是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游伤。有人主张任其自流，人居高处，公家可以节省治河费用，百姓也淹不着。议论的人立场不同，南北各执己见，弄得朕也不知如何是好，长时间下不了决心。今天堤坝已成，开挖了河道，建立闸门，黄河与汴渠分流，恢复了旧道，过去被淹没的土地可以耕种了。”明帝还令人准备美玉、肥马祭祀河神。他令道：“河两岸土地给贫人耕种，不得由豪富专得其利。”他乘兴渡过黄河，登上太行山，又巡幸了上党（今山西省长子县），经过半个多月才还宫。而后又下令设立河堤员吏，管理河堤和用水的分配。

由于修汴渠的成功，王景出了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明帝也十分器重他。王吴和其他参加修渠的官员皆“增秩一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提了一级。王景连升三级，被拜为侍御史。侍御史官并不大，官秩只有六百担。但侍御史是可以接近皇帝的。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王景又被拜为河堤谒者，即皇帝派去监督河堤的官吏，并赐给他车马缣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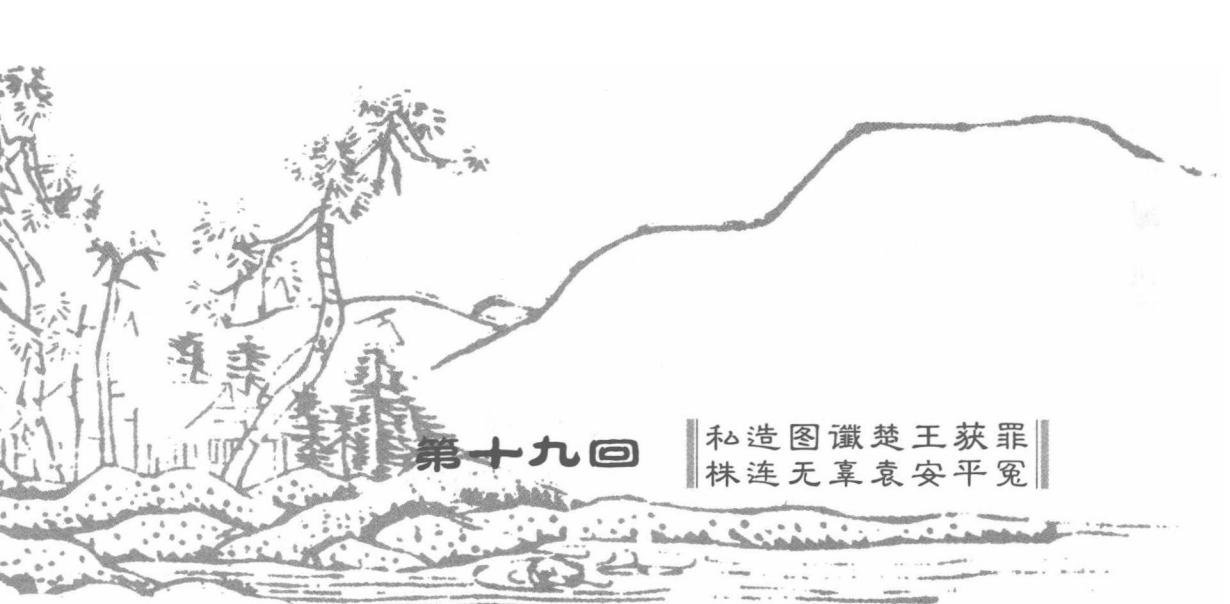
明帝在注意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很注意节俭。他对当时厚葬之风十分反感，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光武遗风。他说：春秋时代，曾子、闵子骞都很孝敬父母，父母在世时尽力奉养他们，让他们高兴，死后并不厚葬。孔子的儿子鲤死了，也是有棺无椁（古人厚葬习惯，棺外有椁，即两层棺）。尊贵的人去世了，只是保留礼节，办丧事却宁愿俭朴一点。而当今百姓，死人送终，竞相奢靡。活着的人没有多少积蓄，却竭尽财力花到坟土之中。平日糟糠尚且不继，送葬时钱财一次花光，把一辈子攒下的家底都用尽，甚至造成子孙的饥寒。死去的老人大概也不会希望这样吧？有



些富贵人家的车马衣服也过于奢侈，极力炫耀。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日渐增多。这样的现象应该禁止。

对于给他造寿陵（明帝墓）的官员，他指示道：只要一个一丈二尺宽（约合今3.1米）、二丈五尺长（6.3米多）的石椁就行了。不要起高坟，能流水就可以。我死后，只要有人洒扫，供奉一点饭食，就算是祭祀。也不必安排许多人守护，有几个吏卒就行。

由于明帝重视生产，厉行节约，后汉的社会经济在光武中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永平十二年的时候，已是天下安宁，人无徭役，连年丰收，百姓殷富，每斛粟只卖三十钱，遍野是牛羊。人口也逐渐增加。社会的繁荣兴旺已经基本实现了。



第十九回

私造图讞楚王获罪
株连无辜袁安平冤

光武帝刘秀共有十一个儿子，其中郭皇后生五子，阴皇后生五子，许美人生一子。因为许美人不受宠爱，其子刘英的封地仅二县，是十王中最少的了。十一个儿子中，最大的是刘强，两岁时立为太子，二十岁被废，改封东海王。他的封邑最多，共二十九县。刘秀想以此来安抚他。但二十九县再大，怎比得整个江山？因此他总是郁郁不乐。刘庄当皇帝的第二年，即永平元年，只有三十四岁的刘强就抑郁而死。济南安王刘康也是郭皇后所生，因“谋议不轨”被明帝削去光武帝增封的五个县。郭皇后生的淮阳王刘延，因与妻兄谢弇及姊馆陶公主婿韩光“招奸猾作图讞”获罪，谢弇、韩光被杀，刘延被贬为阜陵王。阴皇后生的广陵思王刘荆因为问算卦先生一句玩笑话：“我容貌很像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否？”被人告发，自杀。临淮怀公刘衡未等晋爵为王就早夭（未成年而亡）。在明帝的十位兄弟之中，只有沛献王刘辅、中山简王刘焉、东平宪王刘苍，琅琊孝王刘京四人得以善终，其余六人不是早死就是获罪。而获罪者又往往与皇权有关。下场最惨、影响最大的就是楚王刘英。



楚王刘英自知生母不受宠，自己在兄弟之中最无地位，前途难料。所以，刘庄立为太子后，刘英就主动靠近他，太子对他也好像比较亲近，即位后多次赏赐。还封他的姑舅兄弟许昌为龙舒侯。这样，刘英就逐渐放松了警惕。他年轻时好结交宾客，后来又爱好黄老之学，即道教。当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他又信奉佛教，念经拜佛。那时传入中国的佛经很少，他就在佛堂上念黄老之经。

刘英是在建武二十八年到自己的封国就任的。永平八年，明帝下诏：“全国犯死罪的人可以用缣赎罪。”刘英对明帝刘庄是否把他念经诵佛当做罪过心里没底，便派自己的郎中令带黄缣二十五匹、白纨（wán，丸。细绢）五匹到司徒那里说：“楚王在外地，有很多罪过。感谢陛下不计较之恩，特送缣帛以赎罪愆（qiān，千。罪过，过失）。”司徒禀报明帝后，传明帝的话说：“楚王诵黄老精妙之言，崇尚佛教的仁爱，吃斋念佛，与神为誓，何嫌何疑？”把缣帛还给楚王，以助佛事。明帝还把此事班示（传告）诸国。

此后，刘英便有恃无恐地结交方士，拜官封侯。还铸了一个金龟，雕了一个玉鹤，上面都刻有文字以示吉祥。永平十三年，有一个名叫燕广的男子告发刘英，说楚王刘英与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王平、颜忠等人，私造图谶，有叛逆之谋。明帝将此事下交有关部门追查核实。过些日子，主管官员报告调查结果说：“楚王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自设立官职并定品级，封诸侯公为将军，实属大逆不道，理当受诛。”明帝说：“我与楚王本是兄弟，不忍见杀。”便废掉楚王封号，剥夺封地，令迁居丹阳泾县（今安徽省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汤沐邑是皇帝赏赐给诸侯的封地，邑内收入作汤沐（即沐浴）之用。这五百户的租税用来维持刘英的

生活。并且要求刘英的艺人、奴婢、工匠、吹鼓手都得跟去。由皇帝派大鸿胪持节护送，实际是押送。准许乘坐輶輶（píng，平）车（有遮蔽的车）。携带武器、外出射猎等可以不受限制。而家中男女有封侯者（指皇帝所封，非刘英自封）仍旧保持食邑。楚太后（即刘英生母）不必交还玺绶，意即保持楚太后封号，并继续住在楚宫。

刘英被押到泾县，满目荒凉。他吃喝玩乐三十三年，哪里受过这份苦？跟来的奴仆工伎一大帮，如何养活得起？再说母子离异，家人四散，也实在难以忍受，便自杀身亡。从此，刘英的楚国便不存在了。

刘庄派遣光禄大夫持节到泾县吊唁，按列侯礼节发丧，授给印绶，就地安葬。原来刘英的官员，凡无辞语者，就是不肯写检举揭发刘英材料的，全部打发回家。还给许太后写了一封诏书说：“朕刚听说楚王之事，希望不是事实。谁料调查结果，竟然都被证实。朕心里十分着急，希望能够保全楚王的性命。不想楚王竟不顾念太后，撇下母亲自杀。这是天命，无可奈何。希望太后注意饮食，保养身体。许氏兄弟希望楚王富贵，乃是人之常情。朕已诏有司，凡有谋略者，都使安于田宅。”

历代皇帝，不论明君昏君，对待皇权大多十分敏感。凡对他皇权有威胁的，哪怕是潜在的或仅仅是萌芽，也决不容忍，决不手软。有心争夺帝位的人，也包括皇帝的亲兄弟。所以明帝对刘英采取了表面似乎很宽容实际却是非常严厉的措施，置之死地。而对那些在揭发和消灭楚王刘英过程中有功劳的人，便大加奖赏。有一个叫燕广的，就被封为折奸侯。由于“立功”的升官发财，“无辞”的打发回家，有些过去刘英的官员、属吏，便纷纷“揭发”刘英。办案人又施用各种残酷手段逼供，致使受供词株连的人越来越多。对那些过去不愿与刘英交往的人，则大加褒奖。



刘秀舅舅樊宏的二儿子樊鲔，到了明帝时代，儿子都长大了，便想娶楚王刘英的女儿敬乡公主为儿媳。樊鲔的哥哥樊儻知道了此事，便制止他说：“我家虽然十分贵宠，男可以尚主，女可以配王，但贵宠过分，便是祸患，是不可取的。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一定要弃之于楚王呢？”樊鲔没有听从哥哥的劝告。这件事让明帝知道了。永平十年，樊儻病死，当时楚王案尚未发生，但明帝还是给樊儻以过格的赏赐。

虞延在光武帝时当过洛阳令。阴皇后娘家有个食客叫马成，为害街市，常干坏事。虞延便派人把他抓起来审问。阴家派人来求情。每来一次求情信，虞延就下令杖马成二百下。信阳侯阴就（名字）是阴皇后的弟弟，向光武帝刘秀告虞延，说他经常冤枉人。刘秀经过调查，知道虞延没有私情，便斥责了罪犯，不久又杀了马成。这件事使阴家的人对虞延记了仇。到了明帝永平十二年，当有人告发楚王刘英谋反时，阴就最早知道消息。他就打发一个人，假装刘英派来的使者，找虞延“商量”如何谋反。虞延觉得刘英是皇帝的弟弟，不会干这样的事，没有相信那人的话。虞延曾想推荐幽州从事公孙弘到朝廷做官，后来听说公孙弘与楚王有关系，就没有推荐，但也没有向皇帝报告。刘英事发后，明帝以虞延事先知道楚王谋反而不告发为由，严厉地斥责了虞延，虞延被迫自杀。

刘英喜欢结交宾客，就把天下名士的名字，凡是他知道的，都写在一卷绢书上。而这卷绢书被廷尉抄得，交给明帝。绢书名单上有一个人叫尹兴，是吴郡（今长江口至杭州湾中间的地区）太守。不但尹兴倒了霉，尹兴的属官也被抓起五百多人，送到廷尉府上拷打审问。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死了一多半，有些人屈打成招，只好胡说八道。唯有下掾（助手性质的官吏）陆续、主簿（负责文书的官吏）梁宏、功曹史（掌管考察记录功

劳的官吏) 驷勋等人，虽然身体备受鞭笞 (chī，吃。用鞭抽打)、烧灼，皮肉都烂了，但坚持不乱说，口供始终如一。陆续受刑再重，甚至昏死过去，也从不叫喊，更不流泪。有一天，狱卒端给他一盘炖肉。陆续看了，先是一愣，接着便潸 (shān，山) 然泪下，进而抽泣起来，乃至痛哭失声。待他略微平静，狱卒问他：“为君送肉，何故痛哭？”陆续说：“家母远道而来，却不得见面，如何能不感到悲伤！”狱卒很纳闷，问他：“先生何以知道令堂 (指母亲) 来了？”陆续说：“家母切肉，都是方的；切葱，都是一寸长的葱段。看见这盘肉，就知道是母亲做的。”原来，果然是陆续的母亲从吴郡来到洛阳看儿子。狱吏不准见，老太太请求为儿子做盘菜，得到允许。治狱使把陆续认出母亲的菜和坚持不供的情况禀报给明帝。明帝动了恻 (cè，测) 隐之心，下令赦免尹兴、陆续等人，但禁锢 (gù，固) 终身，即一辈子软禁在乡，不准做官。

明帝要穷追楚王案件，办案的人又都看明帝脸色行事，使用各种非刑手段拷问、逼供。这个案子审了两年，被审问的人互相牵连，刘英在京师的亲戚、王侯、地方官吏、豪杰，甚至包括参加审问的人，受牵连而死或被流放的上千人，关押在狱中的，还有几千人。

最早被控告的颜忠、王平受不了拷打，便胡乱招供。他们的供词牵涉到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 (huò，获) 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这四个人的供词未曾给颜平二人看过。那时，明帝刘庄正在火头上，办案的人都感到害怕，凡是供词里提到的人，一概下狱，没有人敢因为实情不符而宽恕。守侍御史寒 (姓氏) 朗看了他们的供词之后，发现漏洞百出，心知这是个大冤案。他有一次审问颜忠，问道：“你看见耿建到楚王家中策划叛逆了？”颜忠答道：“是，在下看见了。”寒朗特意问一句：“耿建个



子很高吧？”颜忠顺水推舟地说：“是的，身高九尺有余。”其实耿建是个身高七尺的小个子。寒朗又问：“可是黑脸膛？”“正是，黑得出奇。”耿建实际上是个白面书生。再问其他几个人的模样，颜忠也说得不对。用同样的办法问王平，答复也是驴唇不对马嘴。这些事实使寒朗证实了他们的供词说的是假话，便向皇帝上言：“耿建等人并无奸状，确实是受到了颜平、王忠等人的诬告。臣怀疑此案所牵涉的人，大多类此。”明帝反问道：“既然没有其事，颜忠、王平为什么要告发他们呢？”寒朗答道：“颜忠、王平，在供词中大量诬告好人。他们自知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所以认为供出的人越多，越是不实，便越能证明他们说的全是虚构，才容易推翻。”明帝又反问寒朗：“你既然知道他们是诬告，为什么不早奏？”寒朗答曰：“臣恐海内（全国）还有揭发他们奸情的人，冤案越积越多，故不敢不奏。”明帝大怒：“吏持两端。提下捶之！”意思是：你两头堵！拉下去打！左右的卫士们正要拉寒朗下殿，寒朗说道：“希望让我说一句话，然后去死。”明帝喝问道：“谁与你共同商议此奏？”寒朗正色答道：“臣独作之。”皇帝说：“为什么不与三府议？”三府就是太尉、司徒、司空府。寒朗说：“臣自知这样做必为圣上不容，可能被族灭，所以不敢多牵连他人。”明帝又问：“为何会被族灭？”答曰：“臣查此案已一年，不但不能穷尽奸状，反而为罪人诉冤，所以知道必当族灭。然而臣所以冒死而言，是希望陛下能够醒悟。臣见拷问罪囚的人，都说他们罪大恶极，臣子都应痛恨他们。说他无罪，不如说他有罪，免得受责备。因此，拷一连十，拷十连百。公卿朝会之时，如果陛下问及审理得如何，大家都顺着陛下的口气说话：‘按法律，大罪应祸及九族，今陛下大恩，才惩罚他一人，天下都会感激陛下！’然而下朝以后，嘴里不说，心中都知道他们是冤枉的。





可是谁也不敢违背陛下的话。臣现在对陛下说出这番话，就是死了，也不后悔。”明帝稍微消了一点气以后，下令把寒朗赶出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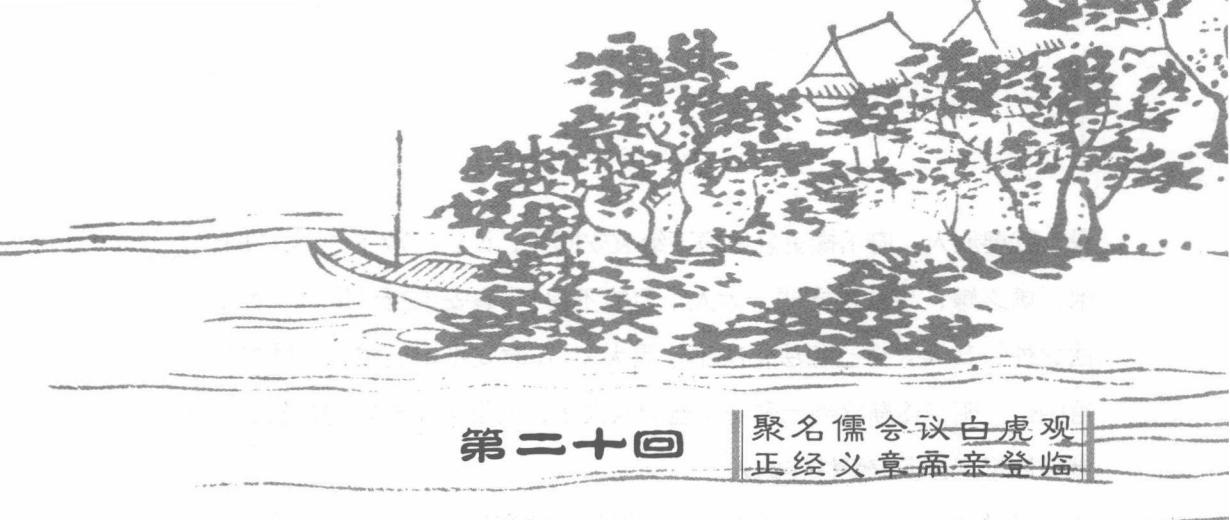
两天以后，明帝亲自到洛阳监狱审问囚徒。查出蒙受冤案的竟有一千多人。这时已经大旱几个月了，突然天降大雨，人们便以为这是上苍在肯定明帝的作为。明帝马皇后（马援之女）也觉得楚王案牵涉的人太多，乘这个机会劝导明帝几句。明帝有所感悟，夜晚难以入睡，彷徨殿中。此后，才逐渐释放了一些蒙受冤狱的罪囚。

在处理楚王案件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数官吏按皇帝旨意办事，阿谀奉承，陷害无辜，像寒朗这样敢于冒死直言的人很少。楚郡太守袁安却是为数不多的正直官员中的一个。

袁安是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南）人，曾经在县里当过功曹（掌握选举和记录功过的小官吏）。有一回，他送一封信给从事（州刺使的助手）。回来时，从事要他捎封信给县令。袁安说：“公事请邮驿传送，私事则不是功曹的职分。”拒绝了从事的要求。因为这类事，袁安便以严肃、不阿附权贵而知名。以后他又先后当过阴平长（小县长官称长，大县称令。阴平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南）和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南）县令。当时任城饥荒，民皆乏食。开饭时，士卒给他端来米饭，他说：“百姓饿困，县令何得食谷？”便令以芋头代饭。手下的官吏也只好效仿他。他为政严肃，不徇私情，所以当地官吏人民都很敬畏他。永平十三年明帝要求楚郡（即原楚国）重新审理楚王刘英案件。次年，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推荐袁安，认为他能处理好此案，遂拜袁安为楚郡太守。这时候楚王案株连的人已达数千，明帝尚有余怒。办案官吏急于邀功，被诬告拷打而死或自杀的人很多。袁安到郡以后，未及入府，先到监狱查看，验明没有证据的，做个记

录，就要放人。府丞掾吏急忙跪下给袁安叩头，说：“放了他们，便有阿附反虏之嫌，与反虏同罪，大人千万放不得！”袁安果断地说：“如有违法之处，我太守自己犯法，决不连累大家。”袁安把自己审查的结果报告给明帝。明帝逐渐感到无辜受牵连的人太多，便批准了袁安的报告，一次就释放了四百多家受株连的人。

通过楚王案，明帝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威胁帝位的人，但也株连了大量无辜的人。永平十五年（公元 72 年）明帝宣布大赦天下，凡是有谋反、大逆等罪名的，一律宽恕。至此，楚王案才算了结。第二年，有人告发淮阳王刘延谋反，使刘延被贬为阜陵王，仅食二县。又有人告发馆陶公主的女婿驸马都尉韩光与刘延勾结。韩光被下狱，死在狱中。此案又株连了很多人。



第二十回

聚名儒会议白虎观
正经义章帝亲登临

明帝刘庄继承光武帝刘秀的遗志，终生没有进行大的战事，尽力发展经济，继续完成了后汉的“中兴”，为后汉王朝国力的发展和疆域的扩大准备了物质基础。为了巩固帝位皇权，他又戕害了自己的几位兄弟，搞了几次大的冤狱，屠杀、禁锢了数以千计的官吏士人。他又沿袭光武帝的政治制度，不准外戚、亲属参政，所以史称刘庄“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与政”就是参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被他谢绝，即为一例。明帝紧握权柄十八年，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秋天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继位的是明帝的第五个儿子，十八岁的刘炟（dá，达）。定年号为建初。所以，刘炟继位的第二年称为建初元年（公元76年）。刘炟史称章帝。从刘炟起，后汉王朝开始了一个少年皇帝甚至幼童皇帝的历史，这对后汉王朝的政治乃至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炟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开始时学《尚书》，后来又兼通五经。明帝非常器重他，有些关于经书中的问题有时也向他询问，以试验一下他的才学。刘炟总是应答流利。由于章帝十分注意儒家经典，所以他即位以后就

面临着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争论不休的经义。

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但产生了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而且产生了大量的著作，“百家”主要就是靠这些著作来“争鸣”的。这些著作中的某些思想，往往又被一些统治者所采纳，作为他们立国、治国的指导思想。然而这些思想都是在论战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几乎每一种政治理论主张，又都有着与之对立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存在。这往往又成为朝野之间、阶级之间、阶层之间、不同政治势力之间进行对抗的“理论根据”。秦国是靠着商鞅的法家思想强大起来的国家。法家思想虽然在秦国的政治斗争中取得独尊地位，而商鞅却在斗争中丧生。后来，李斯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思想，协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而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则用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来反对以法治国的“苛政”。所以秦始皇才以焚书坑儒之举，企图从肉体和思想两个方面消灭异己势力。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他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他却给历史留下一件破坏我们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罪恶记录，受到千秋万代的责骂。当然，后世也有人说他焚得好，坑得对的，那不过是凤毛麟角。后世的统治者，从秦始皇被人诟（gòu，够）骂中吸取了教训，不再干这种愚不可及的蠢事了。他们有了更高明的办法，即不见火光，不用坑埋，却可以消灭异己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的人。这就是前汉武帝刘彻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历史既无情，又爱开玩笑。秦始皇以为一举可以消灭儒家的思想及其肉体，采用了中外历史上最严酷的办法来对待，可是儒家的子孙及其思想却在那以后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甚至还波及域外，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



我们在开始的几回里提到过，秦灭以后，天下只剩下《易经》和一些种树医巫之书，找不到其他典籍了。因为秦始皇不但下令焚书，还下令“偶语诗书者弃市”。“弃市”就是死刑。不用说阅读，偶尔谈论一下都要掉脑袋，谁还敢保留书籍？直到前汉的第二代皇帝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时，才宣布废除这条“挟书之律”。火是烧不尽文化的。挟书律废除后，民间私藏的古籍残篇陆续被发现，一些老学究也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出一些经典。当时的书全系手抄，各自宗法不同。流传的典籍，即使同一名称，内容也可能有差异。儒家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纷纷出现，各种解释五花八门。为了思想的大一统，前汉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就是这样产生的。从此，儒家学说被尊为“经”，当时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但每种经都逐渐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前汉宣帝刘询力图统一各派之言，便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未央殿北收藏图书的石渠阁召开会议，召诸儒在殿中宣讲五经，评论各家同异。有争论不休之处，宣帝亲自裁决。当时人们很重视战国人谷梁赤所纂的一本解释《春秋》的书，称为《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这一次会上把《谷梁传》也定为经典，经典便成了六部，被称为“今文经”。但是到了前汉末年，刘歆在皇家图书馆的密室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抄写的《左氏春秋传》，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古体字的《诗》《礼》和《尚书》，被称为“古文经”。于是，在儒学的内部，又出现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紧接着又出现了谶纬之学，对经书的解释不但众说纷纭，而且神秘化、玄学化。后汉统治者仍然把儒学奉为自己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然而儒学却面临着新的危机，以致当时出现了“守文之

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的局面。那些墨守章句的腐儒，坚持陈旧的观点而不肯前进，各种说法纷纷出现，互相之间诡辩不止。每门经都有几种观点，每种观点都有多种说法。他们对经书逐句加以解释，动辄上百万言。学习的人耗力很多，收效甚微，造成了更多的疑难无法解决。

章帝自幼受儒学教育，继位后更是标榜儒学。为了表明他对儒学的重视，他决定把位于南宫的东观作为皇家的图书馆，收藏儒家经典和书籍，并设校书郎管理。在东观藏书，自他父亲明帝时就开始了，只是没有正式辟为图书馆。明帝让班固等学者在东观撰写汉朝历史，名为《汉纪》，又称《东观汉纪》。从那时起这里就开始集中很多皇家藏书。东观有个校书郎叫杨终，在博览群书之中深深感到了儒学的危机，便向章帝奏道：“前汉宣帝之时，曾博征群儒，在石渠阁举行会议，论定五经异同。如今天下安定，学者有条件攻读学业。然而那些专门分析经典章句的人，不顾经典的中心思想，妄加解释。建议像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那样，再举行一次论定五经的会议，确定一条后世可以永远遵循的准则。”

章帝认为杨终的建议很重要。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无法让人遵循，就无法实现对人的思想的统治。让各种思想不加约束地泛滥，那是很危险的。于是在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下令太常（掌礼乐、祭祀事宜的官吏）召集大夫（中央政府的顾问）、博士（教授经书的太学老师）、议郎（掌顾问应对的官吏）及诸生、诸儒几十人，在白虎观开会。汉代宫廷建筑，非常重视庭院的大门。大门不但宽阔，而且两侧立有高大的石阙（石砌的类似门柱的建筑）。石阙之上，往往有观。观是一种建在



几丈高的高台上的建筑，可以远望。白虎观就建在洛阳德阳殿的白虎门上，十分壮观。站在观上眺望远方景致，是读书人在读书中间的一种休息。所以，读书人的会议，往往在这里召集。开会的头一天，章帝亲临会场，并且讲了话。他说：“古代帝王引导人民，以教育和让人民学习作为根本的方法。汉朝代替暴秦以后，提倡儒术，建立五经，设置博士。以后的学者日益精深进步。虽然是师承前代，却自立一说。宣帝认为离开圣人的年代久远，而学习又不厌广博，便设立了大、小夏侯《尚书》、京氏《易》等学科。到建武年间，又设立了颜氏、严氏《春秋》和大戴、小戴《礼》学博士。这都是扶植学者进步、深入的措施。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皇帝诏曰：‘五经章句繁多，希望精简一些。’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又奏：先帝大业，应当按时施行。建议诸儒共正经义，让学者便于自学。孔子曰：‘学而不讲是吾忧也。’又说：‘博学而专心致志，多问多思，仁在其中矣！’所以，我们应当经常讲论，多学深思。希望大家共勉！”

章帝还命令道，在他不来开会的时候，由五官中郎将（中央军队中的文官）魏应传达他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由侍中（宫廷中服侍皇帝的官员）淳于恭向皇帝禀报会议情况。有重要问题由皇帝亲自裁决。这不但表示了皇帝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也实现了皇帝对这次会议的直接控制。

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有章帝的哥哥广平王刘羡、侍中丁鸿、少府程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令（掌南北宫的官员）贾逵、兰台令史（掌书记劾奏的低级文官）班固、太常楼望等著名学者。

第一天的会议上，在章帝讲完话后，首先站起来发言的是丁鸿。丁鸿十三岁开始学《尚书》，非常善于辩论。他说：“王莽乱后，纲纪大乱，

臣弑（shì，式）君，子杀父层出不穷。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现在有些人毫无顾忌。夫妇之间不立规矩，桑间濮上（春秋战国时，卫国有个地方叫桑间，位于濮水之上，青年男女常来这里幽会），不加约束。文君私奔（指卓文君投奔司马相如），即是纲纪大乱的征兆。倘今不加整肃，后患无穷，必然会使国家危及社稷，上下失度，不知所止，国将不国（国家就会不像个国家的样子）。”章帝听了丁鸿的发言，十分赞佩，不住地点头。但也有人不太赞成丁鸿的话，反驳他说：“恐不尽如丁君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圣人孔子尚且认为可存；桑间濮上，乃《诗》所言。男女欢歌，屡见于《诗》，此人性之所之也。”丁鸿狡辩说：“孔子删《诗》，即为戒淫。保留桑间濮上之句，亦是从反面戒之。《诗》无邪念，此其旨也。”还有人要说话，章帝先接过话茬，说道：“人有贵贱，上智下愚，岂可无纲？朕以为当有三纲。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三纲各有所主。故《礼》纬《含文嘉》（是一本讲解《礼》经的纬书）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提渔网的主绳，在这里是指事物的主体。“三纲”，就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三种主从关系：臣下服从君主，即皇帝；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章帝接着说道：“为人不只应有此三纲，还应有五性。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章帝这里所说的“五性”，就是后世所说的“五常”。仁，是指仁爱，爱一切人；义，是指情义，义气；礼，是指道德规范，良好的社会行为；智是指智慧，机智，知识，谋略；信，是指诚实不欺。这五条标准，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在封建社会里，它们都还包含一定的封建内容和阶级的含义，并用这些封建的阶级内容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此以后，这“三纲五常”就成为束缚中国人民思想行为的一条绳索，存在了一



千八百年。

第二天，议题又转到皇帝的问题上。桓郁说：“帝乃天子也，受之于天，不是受之于人。天子所行，均是天的指引，皆从天意。故而对天子之礼，即对天之礼也。”他还举出祭坛的例子，证明天子与诸侯有区别：“天子之坛，方五丈；诸侯之坛，半于天子之坛。”不过，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没有人敢于表示不同意见的。

当然，会议上讨论得更多的议题是五经及其各种抄本的异同。会议主要是从各种纬书中寻找判定采纳哪种意义的根据。他们争论不休，有时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小问题就可以争论几天。所以，这次会开了将近两个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会后，章帝又令班固把会议记录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等，广为传抄，传示天下。《白虎通》是我国后汉时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广为流传的封建教义。它充分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官方的意志。它以谶纬来“正经义”，是经学与纬学的混合物，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麻痹人民、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它对封建文化、封建礼节、封建道德等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例如，它说：“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规定教育的含义就是仿效，是下级仿效上级，仿效最高统治者皇帝。所以，这本书的愚民性质表现得十分充分。它给作为皇家大学的辟雍下的定义是：“辟者，璧也。像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也。”璧是一种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尺寸、大小都有一定的规格。雍是一条河——雍水，从今陕西西安附近流过。辟雍产生在周代，《白虎通》认为辟雍的含义来自“璧”和“雍”这两个字。璧，取其有法度；雍，取其流水不断，象征教化流行。显然，这里的法度是封建的法度，教化是封建的教化。



第二十一回

后宫弄权睚眦报
朔北逞雄燕然记功

我们在第九回中曾经介绍过，光武帝刘秀在位时，宰相之职虽设，但多半干不长。建武十三年，窦融被任命为大司空。窦融是一员老将，跟随刘秀打天下，在平定公孙述、隗嚣等战斗中都有功劳。但窦融自知三公之位绝非久长，便屡请隐退。刘秀最后答应了他，却对他更加恩宠，并把女儿内黄公主嫁给窦融的儿子窦穆。另一个女儿涅阳公主嫁给了窦融的侄子窦固。窦融的孙子窦勋则娶了刘秀的孙女、东海恭王刘强的女儿沘（bǐ，比）阳公主。窦氏一门竟有一个封公的、两个封侯的、三个娶公主的、四个当了官秩在二千石以上的大官的，真是贵重无比。家人仗势胡作非为，多行不法，明帝便派人监视窦家。后来，明帝抓住窦穆贿赂小吏这个把柄，把窦穆、窦勋逮捕下狱，父子俩都死在狱中。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章帝即位后，在建初二年（公元77年）纳窦勋之女为贵人。窦贵人备受宠爱，第二年便被立为皇后。

窦皇后的哥哥叫窦宪，生得眉清目秀，身材魁梧。他借妹妹的光，很快就飞黄腾达，先拜为侍郎，不久又升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窦宪的弟弟窦笃也被拜为黄门侍郎。兄弟二人备受章帝亲幸，赏赐大量财宝土地。窦



氏兄弟也骄横不可一世，就连光武阴皇后家、明帝马皇后家也都怕他们三分。

章帝除窦皇后外，还有几位贵人。马太后曾为他选了两位贵人，是扶风宋杨的两个女儿。年纪大的一位宋贵人生个皇子叫刘庆，被立为太子。还有两位梁贵人，也是姊妹俩。幼小的一位梁贵人也生个皇子，叫刘肇。窦皇后没有生儿子，就把刘肇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马太后喜欢宠爱宋贵人，但马太后不久就死了。窦皇后便与母亲沘阳公主商量陷害宋贵人。她们一面让窦氏兄弟在宫外收集宋贵人的缺点错误，一面派侍者在宫内打听宋贵人的得失。建初七年（公元82年）有一天，一个太监悄悄地告诉窦皇后说：“宋贵人生病，想吃兔子肉，捎信让家人给送只活兔子来。”窦皇后的侍者问好了宋家人进宫的时辰，便堵住问道：“筭（sì，四。方形竹器）中何物？”宋家的人不知太监何意，便躲闪起来，那太监一把揭下筭盖，兔子受惊，挠了太监一爪子，跑掉了。太监便大吵大嚷地把宋家人拽到窦皇后宫中说道：“宋贵人家送入宫中不知何物，将小的手掌抓破逃跑。”窦皇后说：“是不是欲为厌胜之术？”“厌胜”是一种迷信活动，用诅咒和魔法使人遭灾患病，其实是办不到的。宋氏家人开始时不以为然，待窦皇后口出此言，方知问题的严重性，忙跪下解释说：“宋贵人患病，想吃兔肉。小的不过是拿来一只活兔。方才侍者揭开筭盖，活兔受惊跑掉，实非厌胜之术。”窦皇后和太监怎容他申辩，打他五十大板以后才放还。窦皇后向章帝极言宋贵人如何以厌胜之术诅咒陛下和皇后，以图刘庆早日袭位。章帝因此逐渐疏远了宋贵人，并把太子刘庆赶到承禄观居住。不久又下诏说：“皇太子刘庆性情反常，不可以继承天下。《左氏春秋》教导，大义尚须灭亲，何况仅仅是降位呢？现废刘庆为清河王。皇子

刘肇，恭敬皇后，继承先世教导。今立刘肇为皇太子。”并把两位宋贵人赶到下等官室去住，还派小黄门（宦官）蔡伦去调查盘问她们。姊妹俩皆服毒自杀。

那个替窦氏兄弟刺探情报的太监又报告：梁贵人家暗摆酒席，庆贺刘肇立为太子。这也是一件使窦氏全家感到厌恶的事。刘肇是梁贵人所生，如今年纪尚小，不知真相。一旦长成，难免知道真情，那对窦家是极为不利的。窦皇后便多次在章帝面前讲两位梁贵人的坏话，章帝又逐渐疏远了两位梁贵人。窦宪还写匿名信诬告梁贵人父亲梁竦谋反，梁竦死在狱中，家人被流放九真（今越南北方），两位梁贵人忧愁而死。

窦皇后受宠，窦宪依仗权势，横行霸道，谁都怕他几分，敢怒不敢言。这一天章帝出游，来到城北黄河岸边的一片庄园。章帝记得这一片庄园是父皇赐给姐姐沁水长公主的，小时姐姐还领他来玩过。那里的水渠、小桥、树林、陂池，都记忆犹新。他想问问庄园现在的情况，便坐在乘舆上，令小黄门唤来管家问道：“沁水长公主还常来此看视游玩吗？”那管家直看着随行的窦宪，半天才说：“长公主与此园无涉，从未来过。”章帝问：“这里不是沁水长公主庄园？”那管家说：“此处乃是虎贲中郎将窦宪大人的庄园。”章帝说：“这分明是沁水长公主庄园，如何成了窦将军庄园？”管家一时语塞，窦宪接茬禀道：“此田历来为窦家所有，恐陛下记忆有误。”章帝心中疑惑，悒悒不乐，无心赏玩，便命车驾还宫。并立即传命请沁水长公主入宫。长公主来后，佯做笑容，说：“陛下心中还有姐姐，姐姐感恩不尽。”章帝寒暄几句，问她：“城北你的庄园，如何改姓窦氏？”长公主听了此话，眼泪噼里啪啦滚落下来：“姐姐实不敢言！”章帝看姐姐这样为难，心知蹊跷（qī qiāo，期敲。奇怪），便说：



“请姐姐务必告以实情。”沁水长公主这才告诉他：去年，这块庄园已被窦宪以低价强买去了。公主怕遭陷害，忍气吞声，不敢声张。章帝听罢，怒火中烧，立即命道：“召窦宪进宫！”窦宪来到宫中，也很害怕，跪在陛前，心中没底。章帝正在气头上，说道：“今天你在公主园中的表现，何异于指鹿为马？这事实使朕震惊。诸外戚向来无敢犯法者。你如今连长公主都敢妄夺，何况平民百姓？”这时，窦皇后闻讯来到殿中，坐在陛案旁。章帝见了窦皇后，火气消了大半，对窦宪道：“国家若抛弃你窦宪，就像抛弃一只鸡雏、腐鼠！”窦宪见皇帝盛怒，叩头如捣蒜。章帝说：“这次朕原谅你，暂不治罪。你须尽快还田于长公主！”窦宪再次叩头称谢，退了下去。此后，章帝对窦宪始终不放心，便不肯委以重任。

章帝十九岁继位以来，养尊处优，沉迷酒色，身体亏耗。所以，未及中年，渐感身体不支，甚至处理政事也觉得力不从心，有些事还得依靠窦皇后和窦宪兄弟，使他们重新抬头而更加有恃无恐。太尉郑弘觉得窦宪权势太大，结交宾客，危害朝廷，便向章帝奏告窦宪宾客张林、杨光等贪残赃秽。受理奏章的尚书是杨光的朋友，便把奏章泄露给杨光，杨光立即报告窦宪。窦宪来个恶人先告状，告郑弘泄露机密。章帝偏信窦宪，指责郑弘，收了郑弘的印绶，把他赶走。郑弘气得犯了老病，病中仍上书说：“窦宪奸恶，贯天达地。陛下处天子之尊，而信谗佞（nìng，宁。惯用花言巧语的人）之人，不计存亡。愿陛下诛灭奸臣。”章帝看信，略有醒悟，便派人带着药看望郑弘。但使者到时，郑弘已死。

窦宪有了权，睚眦（yá zì，牙字。发怒瞪眼，指小仇恨）之怨，莫不报复，大的仇怨就不用说了。窦宪父亲窦勋、祖父窦穆在永平年间被明帝下狱，当时担任谒者的韩紓参加了审讯。二十年后，窦宪派人杀了韩紓的

儿子，以其首祭窦勋墓。

章和二年（公元 88 年）正月，只有三十二岁的章帝驾崩（死）了。太子刘肇（十岁）继皇帝位，史称和帝。尊窦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诏曰：“今皇帝年幼，御体欠佳。朕暂且佐助听政。外有大国贤王（指各诸侯王）并为藩屏，内有公卿大夫统理本朝。然而治理国家尚须内辅，以帮助决定国家大事。侍中窦宪，朕之长兄，智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器重，遗诏辅佐朝政。但窦宪坚持谦让，朕不可夺其节。今委以两宫，宿卫左右。这些任务已经很重，不再劳以政事。”所谓谦让和不劳以政事，只是一个圈套。窦宪宿卫两宫，又有外戚的身份，实际上以武力挟持宫廷，实权无法再大了。他参与机密，宣布诰命，不可一世。

不久，齐殇王之子刘畅来吊唁章帝。齐殇王是齐王刘演的曾孙。来到之后，太后几次接见他，对他挺信任。窦宪担心刘畅会分他的权，便派刺客把他杀了，说是刘畅在青州（今山东省北部）的弟弟刘刚派人干的。窦太后派侍御史与青州刺史去青州调查审问刘刚。尚书韩棱禀道：“愚臣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大怒：“韩卿此言何意？”韩棱说：“杀人在京师，凶手亦应京师求之。”其他大臣也纷纷赞成韩棱意见。这才决定在京师调查，不几日便捉到凶手，真相大白。窦太后觉得脸上无光，便把窦宪在内宫软禁起来。

这时，北匈奴发生饥荒，南匈奴单于请求朝廷出兵征伐北匈奴。在前汉武帝时代，汉朝大军已经讨平匈奴，使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刘秀在位时，南匈奴多次请求汉朝廷出兵，讨灭北匈奴。刘秀执行与民休息政策，不言战事，没有答应。经过四十多年的中兴，汉朝已经有了一定的国力，南匈奴又遣使，“请出兵讨伐，破北匈奴，扶持南匈奴，



使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期不忧北边。”执金吾耿秉认为应该答应南匈奴要求，这是“天授时机，以夷制夷，于国有利”。尚书宋意则反对出兵，认为应坐视夷虏相攻，使鲜卑匈奴互为仇敌。出兵则是“引兵费时，坐失上策，去安即危”。

窦宪正在为刘畅事件坐立不安之时，听到了匈奴的事，便请求出击匈奴以赎死。窦太后软禁窦宪本来是假，便以此作为台阶，兄妹一齐下得了台。于是命以窦宪为帅，车骑将军耿秉为副，伐北匈奴。三公九卿得知太后这一决定，联名上疏谏止，认为“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此处读yāo，邀。求）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奏送到太后那里几次，都被压下来。有几个大臣不敢做声了。只有袁安、任隗等人坚持谏止，陈以利害。太后就是不听。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秉等发北军、五校（均部队名）及北边十二郡的骑兵及羌兵、胡兵出塞。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兵，南匈奴左谷蠡（lù lǐ，路里。匈奴王称号）王师子（师子是人名）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出发；南单于屯屠河（人名）率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出发；度辽将军邓鸿（邓禹少子）合边疆的羌胡兵八千骑并联合南匈奴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稚阳塞（包头市东）出发，直指大漠以北，并在涿邪山（今蒙古国境内）会师。窦宪又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kuí，奎）、耿谭率左谷蠡王师子等精兵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境内），大破北匈奴军，单于逃走，斩首万三千级，获牲口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北匈奴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率众投降。窦宪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这里离内地三千余里。窦宪命随军而来的班固起草铭文，刻碑记功。窦宪凯旋。窦太后派人持节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

市东）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固辞不受。过去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现在规定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窦宪威震朝廷，不久就还军京师。太后再封窦宪为冠军侯，食邑二万户；窦笃封鄖侯，窦宪的另两个弟弟窦景封汝阳侯、窦瓌（guī，归）封夏阳侯，各食六千户。窦宪仍坚持不受封，并率兵出镇凉州。北匈奴单于派储王等要求拜见窦宪，窦宪便派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去迎接。这时北匈奴又被南匈奴战败，向北逃走。班固等人迎到私渠海（今蒙古国境内），没有迎到。第二年又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进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之，活捉了北匈奴单于的母亲母阏氏（读 yān zhī，烟支。匈奴称单于妻为阏氏，称单于母为母阏氏）。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这次远征，离开北部边境达五千余里。

窦宪就是这样一个人：聪明，能干，然而心术不正。他率兵击败北匈奴，是一件影响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大事。北匈奴逃走后，继续西行，几百年后出现在欧洲，造成了欧洲和北非的民族大迁徙。北匈奴的逃走解除了中国北边为害几百年的一个大患。因此，窦宪是一个为整个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物。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他又十分残忍狠毒，对下层人民群众也谈不到宽厚。平北匈奴，他威名大震，便极力发展个人势力。他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以邓叠（dié，牒）、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等人为他写文章著作。刺史、守令多出窦宪之门。窦氏兄弟依仗权势，欺凌百姓，连他们的奴仆也横行霸道，强夺民财，强娶犯罪之人的妻子，强抢民女。商人躲避他们像躲避强盗。窦氏父子兄弟并居重要官职，充满朝廷，担任侍中、将、大夫、郎吏等官职的有十余人。他们还广泛结交爪牙门徒，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邓叠及其弟弟邓磊、其母



元，窦宪的女婿郭举、其父郭璜等人，互相勾连，结成死党。这种形势引起一些大臣的惊恐，但多不敢讲话。尚书仆射乐恢忍无可忍，上书说：“陛下富于春秋（指年少），承袭大业。诸舅（窦宪兄弟）不宜干涉王室，使人以为他们有个人目的。今皇应以大义割断与他们的关系，四位皇舅也应谦退，他们便可长保官爵封土和荣耀，太后也永无对不起宗庙的忧愁。此为上策。”太后怎能采纳这样的意见？乐恢被迫请求退休，回到老家长陵（今西安市北），窦宪捎信给京兆尹，逼乐恢服毒自杀。

窦宪的权势越来越大，小皇帝刘肇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懂事，这对窦宪的权势不能不形成威胁，窦宪便企图杀害刘肇。十四岁的和帝刘肇也已看出了窦宪的阴谋。甥舅之间便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暗斗。可是皇帝身边全是窦家的人及其亲信，和帝能够接近的只有宦官，而宦官也多数依附窦氏。刘肇细心观察，觉得钩盾令（负责宫内河池苑囿的宦官）郑众小心谨慎，有心机，不与窦氏及其心腹交往。刘肇趁人不在，便与郑众说了自己的想法。郑众便与和帝商议诛杀窦宪及其党羽的办法。当时窦宪不在京师，恐他在外作乱，便没有行动。不久，窦宪、邓叠回到洛阳。刘肇哥哥、原太子现为清河王的刘庆与刘肇的关系一直不错，常到宫内看望刘肇。和帝想得到一卷叫《外戚传》的书，一方面想从中得到如何除掉外戚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是向王室传达一个信号。又怕被身边人发现，便让刘庆从他们的大哥千乘王刘伉那里去找这本书。刘庆深夜给刘肇送来。刘肇又让刘庆打听前汉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的经过。薄昭是文帝的舅舅，窦婴是武帝的舅舅。并让刘庆把这事告诉郑众。郑众明白，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帝也要杀舅舅，因为窦宪就是和帝的舅舅。于是郑众着手准备。第二天，和帝刘肇来到北宫，诏令执金吾、五校卫领兵驻扎戌卫南、

北宫，关闭城门，收捕郭璜、郭举、邓疊、邓磊，下狱诛之。又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窦宪因为已被包围，无法与亲信联系，只好从命。和帝考虑到太后的关系，觉得不好公开诛杀窦宪，便改封窦宪为冠军侯，令窦氏兄弟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派人监视。到国以后，又迫使窦宪、窦笃、窦景自杀。宗族宾客凡因窦宪关系当上官的，皆免官归本郡。唯窦瓌因平时自我约束，未被逼。但到永元十年，当年被窦皇后流放到九真的梁竦之子梁棠、梁雍兄弟回来时，逼窦瓌自杀了。

永元九年，窦太后死。有个叫梁檀（tǎn，坦）的人上书说：“汉家制度，尊贵母亲。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亲生皇帝御体），不被封号。请求议论梁贵人封号。”和帝见此奏，不知原委，太尉张酺才把刘肇本梁贵人所生，过继窦氏，而梁贵人被逼死的事告诉了和帝。和帝悲痛万分，痛哭失声。于是为梁贵人上尊号。又有人奏曰：“请按惯例，贬窦太后尊号。又窦氏不应与先帝合葬。”和帝说：“窦太后虽不尊法度，而自己还是用心政事。朕奉事近十年，《礼》中并无臣下贬斥尊上的记录，恩不忍离，义不忍亏，不要再议此事了。”于是追谥窦太后为章德皇后，与章帝合葬。

郑众因为在平定窦氏兄弟过程中立了功，被拜为大长秋（皇后近侍），又记功赏赐，经常与皇帝一起议论政务。从此，宦官开始参与政事，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壮大起来，成了后汉中期以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政治因素。



上一回中多处提到班固。在窦宪的故事中，班固是以窦宪的亲信的面目出现的。然而，班固不只是窦宪的亲信，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历史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的“纯粹的”好人大概是找不到的。班固同父亲班彪、妹妹班昭都为我国的历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班固的历史观还有落后的一面，即使和先于他二百余年的司马迁比较，他也有很多倒退的地方。

班固的父亲班彪是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更始皇帝刘玄败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多岁，投奔了隗嚣。后来因见解不同，他又离开隗嚣投奔了窦融。班彪劝说窦融归附刘秀刚刚建立的汉朝，抗拒隗嚣。窦融采纳了他的意见。刘秀召见窦融时，问他道：“你给我的奏章写得很漂亮，是你自己写的吗？”窦融说：“都是我的从事（助手）班彪的手笔。”光武帝以前就听说过班彪的名字，这回又听说他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就召见了班彪，并推举他为司隶茂才（相当于后世的秀才），拜为徐县（今江苏省泗洪县南）县令，以后因病免官。班彪很有才华，并且喜欢写作。前汉司马迁写作《史记》，一直写到他生活的时代，即汉武帝的时

代。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 104—公元前 101 年）以后的事，没有写上。以后有不少人续写，但都远远比不上《史记》。班彪大量地阅读史料，利用前代史籍，以及历史传闻，斟酌前代史书，论述得失，计划写出六十五篇表现前汉时代历史的著作。但未等完成全部写作计划，便在建武三十年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班彪对《史记》有自己的一套看法，认为《史记》疏略很多，以多闻广载取胜，而议论不够深奥，崇尚黄老之学而菲薄五经，叙述货殖（商人）则轻仁义而羞贫穷，叙述游侠则贱守节而重俗功。其实，班彪所说的司马迁的缺点，往往正是司马氏的长处。例如所谓“崇尚黄老而菲薄五经”，这正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的历史特点，也表现了他的思想深度。前汉初年的几代皇帝，崇尚黄老之学，实行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政策，避免战争和征调徭役，与民休息，使前汉国力大大发展。而汉武帝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遭到排斥。司马迁肯定黄老（“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正确的一面，正是从历史学家的高度得出的正确结论。

班彪去世八年以后，已是明帝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有人向明帝告发班固，说他私改国史。明帝不明真相，下令逮捕班固，关在京兆（即今西安）监狱中，并且查抄了他的全部手稿。明帝亲阅手稿，知道班固写的是前汉历史。他觉得内容写得还不错，观点也与自己的想法吻合。比如写高祖刘邦，司马迁写的关于高祖母亲梦与龙交而生高祖的传说，班固一字不易地抄录下来，这无疑表现了刘家都是龙种。而在评价高祖时，班固又加了“汉承尧运，德祚已盛”之类的话，说汉是继承了尧的天下，更加宣扬了汉朝的符合道统。正在明帝赞叹班固书稿时，有人送上一封奏疏，明帝一看，乃是班固之弟班超所上。书中极力陈述班固著史的目的在



于陈说历史得失，以为王者借鉴。明帝觉得这样冒死为兄辩护的弟弟是很难得的，便下令召见班超。班超来到殿上，跪在陛前。明帝见班超还是个少年，虎头虎脑。很多第一次见到皇帝的人，往往战战兢兢，手足无措。而班超不失常态，落落大方，举措有度，口呼万岁。明帝便问他：“令兄私作国史，已犯死罪，你有何言？”班超说：“孔子与左丘明均非史官，然而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传《国语》，流芳百世，社稷可鉴，非但无罪，功在千秋。先考（指死去的父亲班彪）叹于史迁（指司马迁）之后，再无良史，乃发愤续史，以表彰我汉朝大业。世祖光武皇帝未以为有罪，并加褒奖。可惜先考寿命不永，中道崩殂，大业未竟。家兄班固，自幼受父严教，九岁能为文诵诗，深习百家之言。家兄见先考所续汉史未及完成，便深思精研，欲竟其业，此乃利国利民之大善。伏惟陛下明察。”明帝见这个少年对答如流，便问：“你为何冒死为兄言之？”班超从容答道：“前不久，扶风人苏朗伪造图谶，下狱而死。臣恐陛下不辨其真，而家兄在狱中，难以自明，故来为兄申诉耳！”

不久，京兆尹也上疏为班固陈说事实。明帝觉得班固是一个有奇能的人，便召他上殿。见面后，觉得此人果然气度不凡，思考问题很深刻，有独到见解。明帝宣布班固无罪，并且让他充任兰台令史。这是宫中掌书记劾奏的小官、官秩仅为六百石。让他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写成《世祖本纪》。不久又提升班固为郎典校秘书，也是宫中负责书奏的官吏。从此，班固著书便合法了。

兰台和东观都是后汉宫廷藏书处。班固当了兰台令史，就在兰台工作和读书，这给他的续史工作创造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他在这里研究了大量的图书资料。

班固当了兰台令史，又升任典校秘书郎之后，很受皇帝的信任。当时京师开始兴建宫室城池，但长安的前朝元老希望仍把首都迁回长安。他们大造舆论。班固不赞成迁都，认为迁都不但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也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定甚至动乱。为了回答西京故老的舆论，坚定明帝的决心，他便写了《两都赋》献给明帝看。《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虽分为二，实则一体。前篇以西都宾的口气叙述长安的兴盛宏伟、历史悠久，铺张炫耀。后篇则是东都主人的回答，不但极力颂扬了东汉创业的历史，颂扬了光武中兴，最后还批评西都宾说：“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意为：你只熟悉秦始皇造阿房宫的奢靡，却不了解东京洛阳修建得符合王者之制；只知道函谷关可以坚守，却不知道王者到处都是自己的家。最后，东都主人说服了西都宾。《两都赋》的成功，使班固名声大振。明帝特别喜欢好文章，所以班固日益受到亲幸，经常到后宫去给皇帝读书，甚至连日继夜。皇帝出行巡狩时，也带着他，他便作赋颂扬皇帝。有重要问题讨论时，也请他参加，同公卿进行辩论。皇帝对他的赏赐很丰厚。但是班固觉得：我家两辈人才气横溢，而我官不过是个郎，感到愤愤不平，便写了一篇《宾戏赋》发了一通牢骚。明帝看了，迁班固为玄武司马，即负责玄武门守卫的武官，秩为比千石，又官升一级。

这时，章帝刘炟在白虎观举行讲论经义的大会，就让班固参加。会后，又让班固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不久，班固母亲去世。按惯例，父母去世，子女要服丧，不能做官。于是班固辞官归家。他又以全部精力，投入到《汉书》的著述当中。

经过二十多年的钻研、积累资料和精密构思，班固终于完成了《汉



书》的写作提纲和大部分手稿。他计划从汉高祖刘邦写起，一直写到王莽被诛，共十二代皇帝，二百三十年的历史。写成的部分，特别是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合作的《太祖本纪》等篇，当时就有不少人传抄诵习，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

班固有了名气，窦宪也很器重他。上一回我们说过，窦宪虽然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纷争史上留下的是恶名，但他绝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物。他北伐的成功，和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也是很有关系的。和帝即位不久，窦宪准备出征匈奴时，看中了班固，便把已经为母亲服罢丧事的班固召到军中，拜为中护军（军中参谋之职），参与议论和决定军中大事。在燕然山刻石记功，碑文便是班固手笔。它不但记载了“骁骑三万，元戎轻武，长毂（gǔ，古。车轮的中心部分）四分”，“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即三万轻骑，兵分四路，跨过高山、越过沙漠，荡平匈奴的战斗历程，也颂扬了大汉国威。后来，窦宪又让班固迎接北匈奴单于，没有接到，直行到私渠海才回师。窦宪被诛以后，班固也被免官。他对自己孩子管教不严，所以家人、子女甚至奴仆往往不守法纪。洛阳的官吏也感到气恼。窦宪未诛之时，洛阳令种競出行，曾经被班固的奴仆拦车谩骂，种競十分愤怒，但害怕窦宪的权势，未敢采取行动，只在心里记仇。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自杀后，种競便毫不客气地逮捕了班固，拷打审问。班固死在狱中，死时六十一岁。除一部尚未完成的《汉书》以外，还留下了诗赋、铭诔、议论等文章四十一篇。统治阶级内部的无谓纷争，扼杀了这位一代历史学家。

和帝把收上来的班固遗稿要来看，认为写得很好，只可惜没有完稿，按班固拟定的目录来看，还有不少部分没有完成。和帝一面下诏谴责种

競，一面请人推荐能完成《汉书》的人。有人奏道：“扶风曹寿之妻班昭，乃班固胞妹，同受其父班彪教诲。班昭才学超人，能诗能文，定可完成班固未竟之功。”和帝听了此话，觉得由班昭最后完成此书，顺理成章，十分合适。便召班昭来京，到宫中接替班固续写《汉书》。

班昭是班彪的小女儿，字惠班。小时在父亲的指点下，读了不少书，在乡里很有点儿名气。十四岁嫁给曹寿为妻。到夫家以后，仍然坚持学习，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被召进京时，她已经四十岁了，丈夫曹寿已经去世多年。听说是让她续完哥哥的书稿，她毅然接受了任务。她住在东观，工作在东观。班固的稿子是草稿，写得较乱，有些错处也未及刊削（就是用刀把竹简或木简上的错处刮去，进行修改）。班昭十分细致地一条简一条简地读、改，有些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查典籍。有时为了一条简，要翻动几大捆书，要用一两个时辰（每个时辰两小时），然后再用她那秀丽的字体一条条地抄写清楚。班固计划写作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动笔，班昭就从头写起。《表》无法写在竹简上，要用绢来写，但写在绢上的字不易改动，要十分认真。用了几年的时间，班昭终于全部改完了哥哥的遗稿，并补完八表，使班固计划的篇目基本补齐。和帝令人抄成多部，藏之东观、兰台等处，并抄成副本，让人广为传播。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与《史记》不同之处是，《史记》是通史，从上古写到汉武帝；《汉书》是断代史，只写前汉一个朝代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在我国历史学上，开创了一个先例。此后的各朝，几乎都有人修史。《后汉书》就是宋朝人范晔(yè，夜)所作。到了近代，加上《史记》和各朝断代史，共有二十四部，所以称为“二十四史”。旧中国时有人修成《清史稿》，所以近年又出现了



“二十五史”之称。

《汉书》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笔法，除断代这一特点外，创造性不太大。但比《史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篇章，对后世研究前汉时代的官制、法律、地理、文化艺术等有很重要的价值。《汉书》叙事，不作过激之言，周密而不繁杂，详细而有章法。但是，《汉书》写在儒学大发展的时代，班氏父子兄妹又完全按照当时的儒学观点来看待历史和社会，所以，就它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而言，反不如司马迁的《史记》进步。《史记》写整个社会，敢于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敢于赞扬失败了的英雄项羽，甚至敢于批评汉朝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和当世皇帝汉武帝。而《汉书》则完全围绕宫廷王室来写，成了皇帝的家谱。所以，虽然同是伟大的历史著作，比较起来，《汉书》是逊色于《史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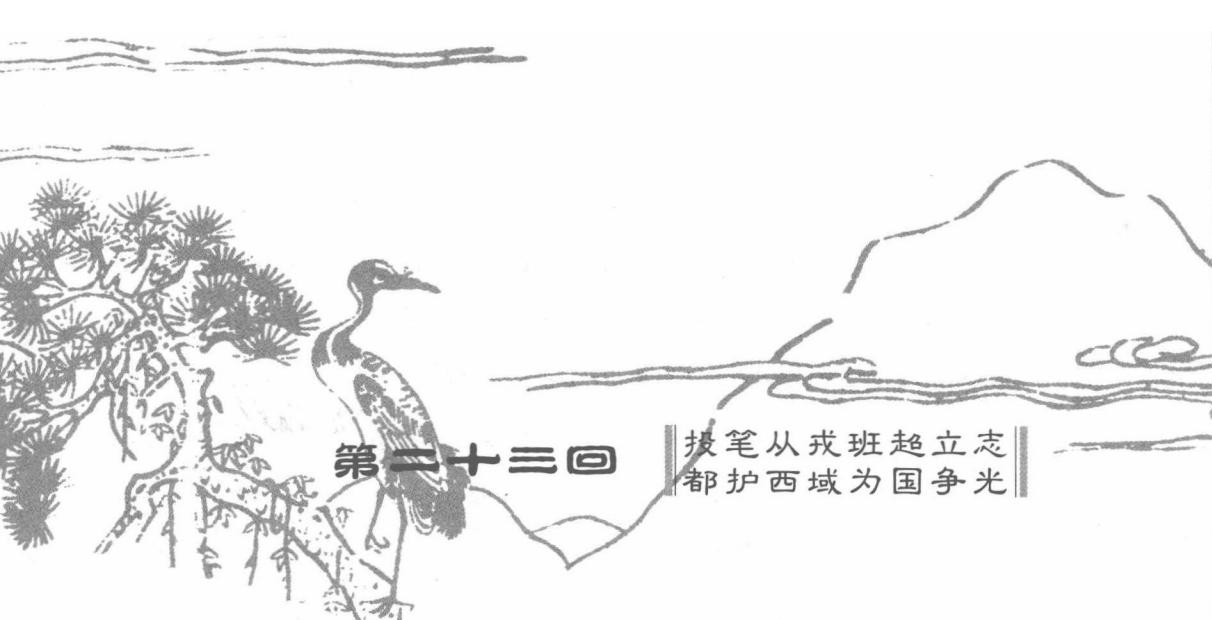
班昭完成了《汉书》，受到和帝和宫廷的敬重，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曹大家”。这里的“家”字读作“姑”(gū)。和帝经常召曹大家入宫，让皇后、贵人拜曹大家为师。每当四方贡献奇异珍宝等物时，还经常让班昭作赋颂扬。和帝在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死去，邓太后临朝。邓太后当皇后的时候，向班昭学过书，所以经常请班昭来议论政事。还封班昭之子曹成为关内侯。当时有种风气：要学什么学问，往往要请名人当老师给以指点，他的学问才能被社会承认。扶风郡马融便来拜大家为师，传授《汉书》。此后，邓太后又诏令马融之兄马续又写了一篇《天文志》，补到《汉书》中，使《汉书》更加充实。

班昭受儒学教育，封建思想是比较浓厚的。这是她所处的时代决定的，我们不能苛求。她写作了七篇《女诫》，讲述女子的道德规范、为人



标准等，反映出她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但其中也反映了她初步的男女平等思想和争取妇女受教育权利的思想。如《夫妇篇》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这两条的作用是相同的。“御妇”是管理、管教妻子，“事夫”是侍奉丈夫。所以班昭的让男女都受教育是建立在男尊女卑的前提之下的。但她主张夫妻都应该“贤”，男女都应受教育，毕竟还是对的，是历史的进步。

班昭活到七十余岁去世，邓太后为她素服举哀，派人操办丧事。她的儿媳丁氏整理了她的遗稿，共十六篇，撰集成册。其中有一篇《大雀赋》，是班昭的二哥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时候，从西域送回一只鸵鸟，运到内地献给皇帝，班昭受诏为此而作的赋。



上一回说到永平五年（公元 62 年），班固因写作《汉书》被人诬告下狱。班固的弟弟班超勇敢地面见明帝，为兄辩争。明帝对班氏兄弟十分赞赏，释放班固，征为校书郎。班固便以合法身份为官修史。从此，班家便从扶风平陵迁到洛阳。班超自小胸怀大志，孝事寡母。被人轻视的体力劳动他也愿干。他口才好，善于辩争，又博览群书，很有才学。因为父亲早逝，班家人只靠班固低微的官俸度日，很不宽裕。东汉政府设有抄书的机关，雇用写字好的人专门抄书，班超便去抄书挣钱，帮助哥哥奉养老母。班超的心目中十分羡慕两个人，一个叫傅介子，前汉北地人，在昭帝时奉命出使西域，刺杀楼兰王，平定西域，被封为义阳侯。另一个就是张骞，汉武帝时通西域成功，被封为博望侯。抄书的工作十分辛苦，中指握笔处被笔和刀磨出一个黄豆粒大的茧子，时常疼痛。有一次，他把笔往案子上一放，说：“大丈夫怎能总在笔砚之间抄书？”同伴们开玩笑说：“看来班郎有大志向！”班超说：“你们哪里知道壮士的志向？”明帝有一次看见班固，想起了那位敢于为兄辩争的弟弟，便问班固：“卿弟现在哪里？”班固回答：“正在为人抄书挣钱，以养老母。”明帝挺喜欢班超的辩才、



能力和闯劲，就征班超当兰台令史，这是一个掌管文书、劾奏及官印的小官吏，但总比为人抄书收入多。干不久，因为班超总爱讲立功西域一类的话题，上司觉得他不安心工作，就把他辞退了。

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奉车都尉窦固（窦宪的叔父）奉命出击匈奴。奉车都尉是掌管御乘舆马的高级武官，官秩为比二千石。窦固觉得班超有雄心大志，是块材料，便任命班超为假司马。当时大将军的部队都分为五部，每部都设有校尉、军司马各一人，他们是本部的统帅。还设有假司马，作军司马的助手。窦固派班超率兵进攻伊吾（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西）。

汉武帝时，西域归附中国。西域是指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部分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部分。那时西域共有大小三十六国。宣帝时又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但到前汉末年，西域的三十六国又分裂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时，贬低侯王，改变他们的称呼，引起他们的不满，相继断绝了与汉朝的关系，而役属于匈奴。匈奴的统治十分残酷，赋税繁重，各国不堪匈奴的欺压。后汉建立后，纷纷遣使要求内属。光武帝因为天下初定，顾不过来边疆的事，没有答应。匈奴势力衰落以后，西域各国互相攻伐。先是莎车统治诸国。莎车衰落以后，小宛、精绝、戎卢、且（jū，居）末等国又为鄯（shàn，善）善吞并，于阗（tián，田）、车师也吞并了一些小国。到了明帝时，北匈奴驱使这些国家侵犯河西（指黄河以西地区），使得各郡县大白天也得关闭城门，人民不得安宁，生产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明帝才决心粉碎北匈奴的侵扰，重新行使对西域的主权。

班超接受了分兵进攻伊吾的任务，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与控制伊吾的匈奴军恶战一场，大胜而还。窦固发现班超很有军事才能，便派

他与从事郭恂率吏卒共计三十六人出使西域。班超先到鄯善（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以东），鄯善国王叫广，接待班超非常热情，口中不断称颂大汉威风，又是宴会，又是歌舞。可此后一连三天，鄯善王广连面都不见了，侍者也变得冷淡。班超对部下说：“你们感觉到广有意慢待我们吗？一定是匈奴派使臣来了，鄯善王狐疑不定，所以才变冷淡。聪明人都在事物萌发时看准它，何况此事已经很明显了？”于是，班超请来鄯善侍者，诈他说：“匈奴使者已经来三天了，现住哪里？”侍者一听，不知汉使从何得知这一消息，不知他们有何法术，便如实讲出了情况，正与班超的判断相符。班超将侍者禁闭起来，把自己的官兵三十六人招来饮酒。酒兴正酣，班超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同在与大汉隔绝的西域，都想建树大功，求得富贵。今匈奴使者才来三天，鄯善王广便对我们无礼。如果匈奴使臣命令鄯善王把我们抓起来交给匈奴，我们就只有喂狼了。大家说如何是好？”众人皆说：“我等今天共处危亡之地，死活跟司马干到底了！”班超道：“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乘夜以火攻匈奴使者。他们不知我等虚实，必定吃惊，我等可乘机消灭之！鄯善王亦必被我震慑破胆，功成事立矣！”有人迟疑不决地说：“是否与从事郭恂商议一下？”班超说道：“是吉是凶，决于今天。从事乃是文官，听到我等计划，必然胆怯。一旦计谋泄露，我等难活。为何而死，尚且不知，我等何以称得起壮士？”众人同意了班超的计划，班超如此这般布置一下计划的细节，然后率领三十六人直奔匈奴使者营房。正赶上刮大风，班超让十名带鼓的兵士躲在匈奴营后，其余二十几人在营门两侧拉弓等待。班超自己到上风头去放火，大家齐声呼喊。匈奴使者营寨大乱。班超手刃三人，士兵斩杀了匈奴使者和三十余名护卫之士，其余的百多匈奴士兵均被烧死。第二天，



班超把昨晚的胜利告诉郭恂，郭恂大惊，满脸不快，怒容可掬。班超明白，郭恂是因为班超独自立了此功而不快，便说：“你虽然未参加行动，我班超也不会独占这次功劳。”这样，郭恂的情绪才缓解一下。班超召鄯善王广来汉使营中议事。广一到，班超就让人端出盛着匈奴使者首级的盘子给广看，广及其臣僚都大为震动。

班超说：“我大汉国所以剿灭匈奴使者，只是为了使鄯善人民免于匈奴为害，得以安居乐业。大汉朝督护西域已近二百载，使西域诸国国力大增，人民深受其益。匈奴以掳掠为能，贪得无厌。还望大王慎重考虑。”鄯善王本来是怕匈奴强悍才踌躇不决。现在看汉使有勇有谋，便派儿子到汉朝为质，臣服汉朝。

班超回到窦固行在，报告成功，窦固大喜，马上写信向明帝为班超请功，并且请明帝派人出使西域。明帝觉得班超十分英勇，便给窦固诏书说：“像班超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出使西域，反而要再选他人？今以班超为军司马，继续完成已经进行的工作。”班超再次受命。窦固说：“卿只有吏卒三十余人，深入异域，力量薄弱。宜再增兵力。”班超答道：“还带着我原来的三十几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反为累赘(zhuì，坠)。”

当时，在今新疆西南部和田喀拉喀什河流域，是于阗国。其西，即今新疆莎车、叶城一带，就是莎车国。于阗王广德攻破莎车，雄踞西域南道，并且受匈奴使臣的控制。班超一行，过了鄯善，再行千余里，来到于阗。广德十分冷淡。于阗人相信巫师，巫师对广德说：“天神已经发怒了，责怪你为什么想接近汉朝？汉使有一匹马，名为駒(guā，瓜)马，身黄嘴黑，日行千里，你赶紧取来供奉我。”广德便派使者找班超要马。

这里的中下层人士，知道汉朝的丝绸和瓷器珍贵，匈奴剽掠，因此内心向汉。有人早已把巫师之言告诉了汉使。广德使者来到时，班超已经知道了他的来意，便对他说：“你不是要我的弱马吗？我愿把它奉伺神灵。请让巫师自来取走。”不久，巫师果然来取马，班超刺杀巫师，割下首级，带着首级去见广德。班超责备广德说：“于阗臣属大汉，几近二百年，久受大汉恩泽。不想今日却信巫师胡言乱语，向我汉使寻衅；又私通匈奴来使，破坏我臣主关系。你岂不是自取其咎（jiù，就。过失）吗？”广德知道，虽然西域与汉朝的臣属关系已中断六十余年，但西域各国上下仍旧怀念汉朝。他也听说了汉使在鄯善诛灭匈奴使臣的事迹，心中害怕。便派兵攻杀了匈奴使者，投降了班超。班超给国王及臣僚以重赏，并驻在这里，镇抚于阗。

在塔里木大沙漠的北边，今塔里木河北岸，还有一个叫龟兹（qiū cí，秋瓷）的国家。匈奴趁前汉末年自顾不暇的时候，在这里立了一个名为建的人为王。龟兹王建依仗匈奴势力，占据了西域北路，攻破疏勒国。疏勒国在今新疆西部喀什市一带，东南与莎车为邻。龟兹王建杀害了疏勒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公元 74 年）春，班超抄近路来到疏勒，驻扎在离槃橐（tuó，驼）城五十里的地方，槃橐城即今喀什市，兜题就驻在这里。班超派田虑只带侍从三人去劝兜题投降，同时派人把自己的计划报告朝廷。班超嘱咐田虑说：“兜题本不是疏勒人，疏勒人肯定不愿听从他的命令。他若不肯投降，你就抓住他！”兜题见田虑人少力单，颇不把田虑放在眼里，态度十分轻慢，哪里肯降！田虑在谈判席上，乘其不备，突然跃起，一把拧住兜题的胳膊，用刀逼住他，大喊道：“兜题本龟兹所立，奴役疏勒，大汉今为疏勒除之！”疏勒臣僚出其不意，惊慌失



措。田虑派一名随从疾驰班超行在报告已经逮捕兜题。班超立即来到槃橐城，召集疏勒将吏，对他们说：“龟兹无道，杀害贵国国王，投靠匈奴，抢夺百姓，疏勒人民备受其害。”班超打听到被龟兹杀害的前疏勒王的哥哥叫榆勒，便找来榆勒，当众宣布道：“今奉大汉国皇帝之命，立榆勒为疏勒王，并赐名为忠。”此举十分符合疏勒人民愿望，因此，上下欢欣。疏勒王忠及官属要求杀掉兜题。班超说：“大汉皇帝以仁慈为怀。今宽宥兜题，释其归国。”从此，龟兹便与疏勒结下冤仇。

在班超降服鄯善继续沿南路西进的同时，窦固又奉明帝之命派陈睦为西域都护，驻扎在焉耆（qí，旗）（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以郭恂为副校尉。但他们在那里经营得不好，在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被焉耆派兵攻破，陈睦、郭恂等全军覆没，被杀将士两千余人。这样一来，班超的三十六人深入异域，便显得十分孤立。恰在这时明帝驾崩，班超处境更加艰难。他们驻在槃橐城，与疏勒王忠互相呼应，在势单力孤的形势下，坚守一年多，维护了祖国的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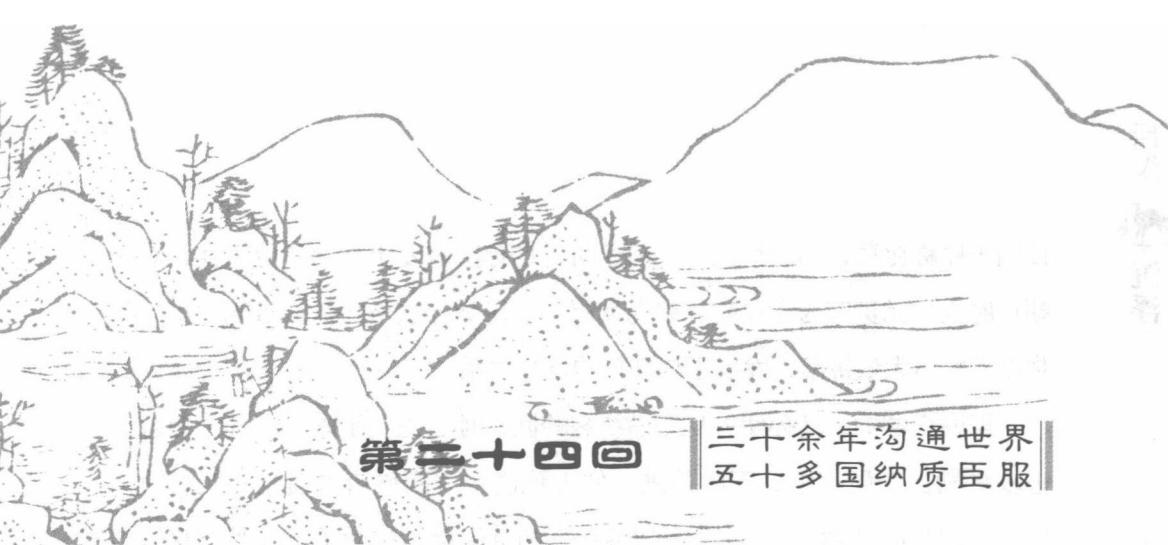
新即位的章帝担心由于陈睦刚刚战败，班超孤立无援，无法自立，便下令征班超回师。由于班超出使西域，保护了西域各国人民，使他们免受匈奴之害，并且在汉朝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因此，西域人民一心向汉。疏勒人听说班超要回内地，全国惊恐。疏勒都尉（军队总负责人）说：“大汉使节若是抛弃了我们，疏勒必然会重新被龟兹所灭亡。我实在不愿看见大汉使臣离开我们。”说罢拔刀自杀。班超的队伍走到于阗，于阗官民夹路号哭，说：“我们依仗汉使，就像依仗我们的父母，你们实在是不该离开啊！”人们抱住马脚，不让汉使前行。班超觉得，于阗官民不愿放我们东归，我们应该按来时的志向，

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又回师疏勒。疏勒在班超等离开以后，再次被迫投降龟兹，与在今新疆西部托什干河流域的尉头国结成联盟。班超首先抓捕了反叛汉朝投降龟兹的为首的人，并率疏勒兵击败尉头兵，斩尉头兵六百余人。疏勒重新安定下来。班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在西域的根据地。

建初三年（公元 78 年），班超又率领疏勒、康居（位于俄罗斯塔什干北部地区）、于阗、拘弥（位于今新疆于田县一带）各国联军一万人，进攻姑墨国的石城（在今新疆西部温宿县附近），斩杀七百余人，攻破了石城。班超想乘胜平定整个西域，便上疏请兵。班超奏疏说：“窃（自谦之词）见先帝（指明帝）欲开发西域，派大军北击匈奴，西通外国，鄯善、于阗当时即归顺臣服。如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yuè zhī，悦之。国名，在今巴基斯坦一带）、乌孙（在俄罗斯巴尔喀什湖以东至新疆边界一带）都欲归附汉朝，愿与我并力破灭龟兹，打通通往大汉朝的道路。若臣服龟兹，则西域未服的国家只剩百分之一而已。臣虽是卒伍之中一员小吏，实愿效命绝域，像张骞那样弃身旷野。前人已经看出，征服西域三十六国，等于割断匈奴右臂。如今西域各国，从日落之处（指极西地区）开始，都向往归顺大汉，贡奉不绝。唯独焉耆、龟兹未服。臣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受艰辛，孤守疏勒城，至今已经五年。对于异域各国的情况，臣等颇为了解。无论大国小国，皆愿依附汉朝。这样，葱岭（帕米尔高原）可通；葱岭若通，则龟兹可伐。臣建议拜龟兹侍子（以前龟兹派往内地作人质的前国王的儿子）白霸为国王，派步骑数百送之归国，与其余诸国联合，用不了多久，龟兹可平。用夷狄（指边疆少数民族）攻夷狄，是最好的计策。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沃广阔，草木丰盛，养兵可不必由



内地运粮。姑墨、温宿（在今新疆乌什县）二王都是龟兹所立，不是本族人，人民反对他们，必有愿降我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臣万死不悔，但愿亲见西域平定，陛下能庆贺西域永世归汉，大喜于天下。”章帝看了班超奏疏，十分兴奋，知道他定能成功。这时，平陵人徐干表示愿协助班超平定西域。于是，章帝便在建初五年（公元 80 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假是代理之意），率领刑满释放之徒与自愿赴边的战士共千余人，浩浩荡荡开往西域，去支援班超。



第二十四回

三十余年沟通世界
五十多国纳质臣服

就在班超等待章帝复命之时，莎车国以为汉朝不会发兵，便向龟兹投降。疏勒国都尉番辰，也觉得班超兵力不多，再次反叛。恰好徐干率军赶到，班超大喜，便与徐干首先进攻番辰，斩首千余，俘获更多，番辰大败。班超又计划进一步进攻龟兹，并想借助军力较强的乌孙。班超上疏章帝说：“乌孙是有十万兵马的大国，武帝时曾把公主嫁给乌孙国王。宣帝时，乌孙发骑兵五万助汉击破匈奴。今可派使臣慰问之，合力进攻龟兹。”当时外地向京师传送文书靠驿站：在旱路上每隔三十里左右设一驿站，由驿吏管理，驿站设有驿马和驿使。官府有需要传送的文书奏章，交给驿使，驰马传给下一站。这样像接力赛一样，一站站地传递下去，日夜不停，在那时就是最快的传递信件的手段了。向京师传送一个往返，也需十天半月。章帝接到班超疏奏，觉得在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初八年（公元 83 年），章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武官称呼），享受大将待遇，可以使用鼓吹（乐队）、幢（chuáng，床）麾（仪仗用的旗帜）。这不但对班超的褒奖，也是炫耀大汉的国威和气派。以徐干为班超的军司马。另派卫侯李邑护送来京晋见皇帝陛下的乌孙国使者回国。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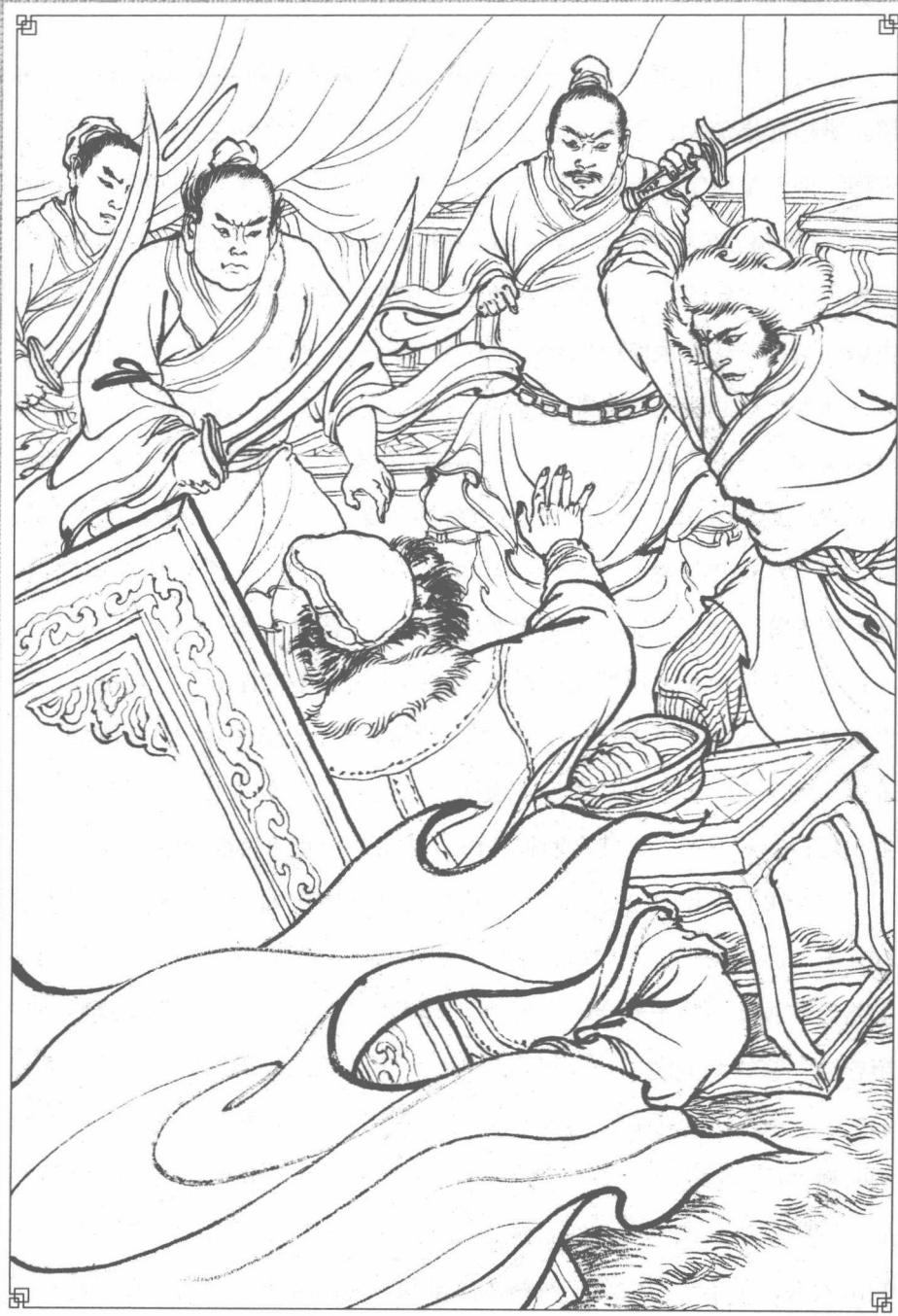


孙国王原称昆莫，后改称昆弥。前汉时，乌孙国曾发生兄弟争位事件，汉朝政府立兄元贵靡为大昆弥，弟乌就屠为小昆弥。这一次章帝赏赐大小昆弥以下官员大量锦帛，发展了与乌孙的友好关系。

再说李邑护送乌孙使者从南道绕葱岭回乌孙，先到于阗，正赶上龟兹进攻疏勒。李邑害怕，不敢前进，便上疏说：“西域诸国自立，互相攻伐，班超难成其功。”又诋毁班超说：“超拥爱妻，抱爱子，在外国享受安乐，没有顾及国家之心。”这事传到班超耳中，他十分难过，说道：“我不是曾参，却受到三至之谗。”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少年时，出门在外，有人跑来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母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犯法的事，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坐在织机前织布。不一会儿又有人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还是纹丝不动。但有人第三次来告诉曾参杀人的消息时，曾母坐不住了，出去看视。杀人的确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另一个同名的人。班超想，如果总有人这样在皇帝面前诋毁自己，自己又无法申辩，不是也会使皇帝信以为真吗？于是班超毅然把妻子送走。章帝了解班超的忠诚，又听说班超为此将妻子送走，下诏斥责李邑说：“如果班超真像你说的那样，想念家乡的千余名士卒，怎会尽心尽力地战斗在数千里之外？”章帝并令李邑到班超那里去送诏书。诏书说：像李邑这样的人，就应该留在班超身边，归班超支配。班超却派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洛阳。徐干对班超的宽容很不理解，对班超说：“李邑不久以前还在造谣诋毁你，要败坏我们在西域的事业。将军为何不按诏书的意思把他留下，派别人护送侍子？”班超答道：“足下之言差矣！我今派李邑回京师，心中无任何歉疚。我为什么要因为人家说了我的坏话就记仇呢？只图自己心里痛快而把他留下，让他精神受折磨，那不是一个忠臣应该做的事情。”

不久，章帝又派八百壮士在假司马和恭等四位将领率领下来支援班超。班超征集疏勒、于阗兵进攻莎车。莎车国王暗地里联系疏勒王忠，答应赠给他大量珍宝。忠见利忘义，反叛了汉朝，拥兵据守乌即城（今新疆乌恰）。班超立疏勒的一位名字叫成大的府丞为王，征发没有背叛的部队，围攻乌即，半年不下。康居派兵救忠，形势对班超更加不利。月氏刚刚与康居结亲，班超便派使臣携带重礼送给月氏王。于是，月氏王说服康居罢兵，活捉忠送回疏勒，乌即城投降。三年以后，忠再次说通康居王，借兵盘踞损中城（今在何处不详），并暗中与龟兹谋划。忠捎信给班超，假意表示愿向班超投降。其实，忠与龟兹的阴谋，班超已经知道，他以假做真，设宴欢迎忠投降。忠让龟兹兵埋伏好，便带领一部分借来的康居兵，向班超投降。酒宴正酣，班超突然以杯掷地，怒目圆睁，指着忠的鼻子斥道：“你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今又勾结康居、龟兹诈降。我岂能让你阴谋得逞？来人，拉下去斩！”酒杯掷地便是暗号，班超的兵士立即抓住忠，班超一声令下，忠的人头落地。康居、龟兹之兵，实际上已在班超包围之中，被斩杀七百多人，其余狼狈逃窜。从此，西域南道重新打通。

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再次征发于阗等国兵两万五千人进攻莎车。而龟兹王征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共五万人支援莎车。班超召集各路兵首领及于阗王开会研究形势，大家均以为龟兹兵多，汉军难胜。班超总结大家的意见说：“我军确实兵少，不敌龟兹。最好的办法还是各自散去。于阗兵东撤归国，长史（班超自称）兵西归疏勒。半夜鼓响为号，同时撤兵。”各路首领都同意了这个意见。有一个侍候开会的仆人是龟兹战俘，听到了会议内容，便偷偷逃跑，把会议情报报告给龟兹王。龟兹王闻讯大喜，亲率一万大军在西路伏击班超，命温宿王率八千兵在东路伏击



于阗兵。龟兹王一直等到天亮，也未见班超军来。中午有士卒来报：莎车城已被班超连夜占领。龟兹王只好率兵回国。原来，班超的军事会议完全是做样子的。待他发现有战俘逃跑，便重新秘密布置，密召各路人马连夜急奔莎车。莎车兵毫无准备，龟兹、温宿兵又被班超的调虎离山之计调去“伏击”班超军。莎车军营大乱，被斩杀五千余人，俘虏大量牲畜财物。莎车之战，更使班超威震西域。

战败莎车不久，月氏又反目，以七万人攻班超。班超军士、吏卒都很害怕。班超说：“月氏兵虽多，然而跨越葱岭而来，又未带粮食，数十天便可结束战斗。”班超把附近的粮食全收割了。月氏兵团攻几天不下，粮食缺乏，果然派使臣去龟兹借粮。班超的伏兵早已在路上等待，杀了月氏使臣，月氏将领大惊，向班超请罪。班超放月氏军生还。月氏以后不但不与汉朝为敌，还经常到洛阳奉献各种礼物。龟兹、温宿、姑墨等国也陆续投降。和帝下诏，拜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又战胜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全部派人质到洛阳，表示臣服汉朝，成为汉朝的属国。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诏表彰班超的功绩，说：“往年匈奴霸占西域，寇盗河西，乃至永平末年，城门昼闭。先帝（指章帝）重视百姓生机，派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各国。班超西越葱岭，直达县度（在今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征战二十二载，五十余国莫不臣服，按各国民众的意志拥立其王，不动用中原的军力物力，不烦扰边疆人民，却使得远方民族团结一致。为使天下众人看到为善的益处，朕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超在外域，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西域靠近中亚，阿拉伯族、突



厥族等中亚民族语言复杂。但由于中国的强大，西域多有商人往来于中土（指中原）与西域之间，懂得汉语的人颇不少。也有许多汉人来西域做生意，甚至定居在西域，与西域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中也多有懂得西域各地语言的，并与汉朝十分友好。因此，班超要找到懂各族语言的翻译还不算太难。

班超还想，中国早有传说，日出之处在扶桑（一般认为指日本），那么日落之处在哪？那里的人民是什么样子？也应该向他们宣示大汉国威，沟通有无，发展友谊。那些译使们有的到过条支（在今西亚伊拉克一带）、安息（在今伊朗一带）、大食（即东罗马帝国，在今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一带），也经常向班超介绍这些国家的物产、风土人情等，更加激发了班超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的愿望。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十二月，班超派遣部下甘英，携带大汉国书，出使大秦、条支等国。甘英率马队从疏勒出发，越过白雪皑皑的葱岭，行二十余天，来到蓝氏城（今阿富汗互齐拉巴德市）。这里是大月氏的首都。人皆深目鹰鼻。他们看见几个鼻如悬胆黄目黄皮肤的东方人，大为惊奇，一大帮人把他们围个水泄不通。他们通过译使，找到皇宫，面见了月氏国王丘就却，向国王赠送了绢、绫等丝织品，丘就却大喜过望，欢宴以后，知他们意欲继续西行，就派兵护送他们直到国界。甘英一班人马晓行夜住，又走了三个多月，经过安息国，到达条支，跨过体格力斯河（今译底格里斯河）来到报答（即今巴格达），向条支国王递交了国书，献上绢帛。条支王同样十分高兴，领他们参观了王家花园。园中养着各种新奇动物。脖子上围着长毛，吼声如雷的是师（即狮）子，鼻子上长着硬角的是犀牛，卵大得像个小瓷坛子似的鸟叫大雀（即鸵鸟）……甘英一行真

是看得眼花缭乱。住了几日，国王问他们：这绢、帛等物用什么织成？甘英告诉他们：中国有一种虫子，叫做蚕，蚕可吐丝，丝可织绢，奇妙无比。条支王听得出了神，忙问清去中国的路径，命大臣记下，准备派人前去中国多多购买。国王听说他们欲往大秦，便派兵护送他们渡过哀甫拉特河（即幼发拉底河）直达西海（即地中海）之滨。海滨之人告诉他们：大秦国多产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珠、珊瑚、琥珀、琉璃、香料等，说得甘英等人恨不能插翅飞过大海到达大秦。但找到船时，船家却说：海水又远又厉害，遇到顺风，三个月才渡得过去。若遇逆风，有时得走两年。所以去大秦的船，必须准备三年的粮。海中还有怪物，能让人想家。经常有人死在海上。甘英一听，有点害怕海上的艰险，便不敢再前进，折向归途了。其实，渡海去大秦国困难当然不少，但那些船家实是商人，他们心知大秦皇帝早欲交通中国，以得到中国的丝绸。如果大秦真与汉朝建立了直接联系，商人们便无利可图，所以才故意吓唬甘英，使这次出使大秦的任务没有完成。但甘英等人所到达的地方，确是中国人有史以来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过去从未有中国人来到过这里。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低估的。有了他们的先行，到了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时，大秦王安顿派遣的使者才终于从陆路来到中国，并献上象牙等珍品。甘英的西行，进一步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向往中国。甘英没有全部完成使命，也与当时的航海技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等有关，不能完全责怪他。相反，应该承认甘英的不朽功绩。

班超自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使西域，到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已经快三十年，心中也很思念祖国。特别是渐渐感到自己年老力衰，思乡之情更加迫切。永元十二年，班超上疏陈述了思归之



情，并派儿子班勇把奏书亲自送给皇帝。书中说：“狐死首丘，代马依风。”意为：狐狸死时，总是把头对着自己的老巢；代国（战国时代的一个国名，在今河北蔚县附近）的马总是依偎着家乡吹来的北风。班超叹道：“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苏武留匈奴中也只有十九年。今臣有幸奉命都护西域，如果死在异域，当然不值得遗憾。但怕以后再没有人愿到西域来了。臣不敢指望回到酒泉，能活着进入玉门关就算遂愿了。”班昭即曹大家也上疏替哥哥请求回中原。班昭说：“同产兄（亲兄）在西域已近三十年。骨肉分离，见面也怕不认得了。家兄年已七十，听说头无黑发，两手不听使唤，耳不聪，目不明，走路要拄拐杖。妾（女子谦称）闻古人十五岁当兵，六十岁才归来。然而总算回来了。班昭今冒死为兄求归，让兄在中土度过晚年。”和帝很受感动，便下诏征班超回京。

永元十四年（公元 102 年），在班超西域建功整三十年的时候，他回到京师洛阳，被和帝拜为射声校尉。班超原来就有胸疾，年老体弱，旅途劳顿，到京师就病重了。和帝派太监带着药去看望。当年九月，班超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班超离开西域之时，接替他的是戊己校尉任尚。任尚问班超：“小子任重而思虑浅薄，将军有何教诲于小子？”班超说：“我年已老，智力衰退；而君多次接受重任，我是赶不上你的。倘定要我说，我只能说点体会：朝廷派来的兵士，并非都是孝子贤孙，多数是刑徒罪人，不好管理。而边疆各族，随时可能叛乱，也难于管理。你性情较急，对下要求过严。常言道，水至清无鱼。依老夫之见，不能要求人人纯正无过，不能苛求于下。应宽待小过，总揽大纲。”班超走后，任尚对部下说：“我以为班将军能有什么奇策良方，刚才说的几句，平平常常而已。”任尚不听班超劝

告，接任数年之后，果然发生了叛乱。

和帝在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死去，继位的殇帝在位一年就死了。安帝继位，邓太后亲政。西域反叛，邓太后便派班超之子班勇为军司马，转战西域。至延光二年（公元 123 年），班勇升为西域长史，并使鄯善、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一带）等国再次归附，又平定了车师等国。然而，终因后汉王朝国势衰落，作战不力，班勇终被免官下狱。



第二十五回

禡祿皇帝周岁亡命
縑囊大臣三日复苏

和帝刘肇十岁即位，四年后，这位少年皇帝在宦官支持下，从舅舅窦宪手中夺回大权。同一年，选一批少女入宫。其中有一位姓阴的，是光武帝阴皇后哥哥阴识的曾孙女，长得很漂亮，受到和帝宠爱，被立为贵人。由于和帝属意于阴贵人，以至于在永元七年（公元 95 年）又一批少女进宫时，竟没有注意是否还有更漂亮的佳人。永元八年，阴贵人立为皇后。但这年冬，和帝却发现新进宫的少女中有一个更加光彩焕发的姑娘。她身长七尺二寸（合今 1.65 米左右），身材纤细，亭亭玉立，在后宫之中，可谓一枝独秀，无人可比，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低；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众人惊叹。此人年方十五，小和帝二岁，姓邓名绥，是光武帝刘秀的将军邓禹的孙女。她的母亲是光武阴皇后的侄女。所以，和帝阴皇后还得管她叫姨。此人还有一个特点：后宫佳人美女，在皇帝面前个个搔首弄姿，故作媚态，以求亲幸。唯独她总是有意退后。她越是不近前，和帝越觉得她可爱，便在永元八年立邓绥为贵人。

邓绥从小懂事，有心计。五岁时，姥姥（邓禹夫人）给她剪发，年老眼花，把后脑勺剪破流血。小邓绥忍而不言。后来有人问她：“你不疼

吗？”她说：“我若哭着喊疼，姥姥会伤心的。”她六岁能读史书，十二岁读通《诗经》《论语》。她哥哥读经书时，她就提问题。她的心思全在典籍上，而不注意学习女红（读做“工”，女子缝衣之类家务活）。母亲质问她：“你不习女红，只学典籍，难道想当博士不成？”于是，她便白天学女红，晚上诵经典。家人都把她叫做“诸生”（即男学生）。永元四年选美女入宫时，正逢他父亲去世，她昼夜哭泣，三年未吃盐菜，憔悴得别人都认不出来了。这次入宫被立为贵人后，她更加小心谨慎，举止有度。她十分认真地侍奉阴皇后。在各位贵人中，她也总是自动把自己排在后面，不与人争。即使太监奴仆，她也以礼相待。有一次她病了，和帝让她母亲兄弟来护理，自由出入，不限时间。她便对和帝说：“宫禁至关重要，亲戚常在宫内，上使陛下有幸私之嫌，下使贱妾有不知足之谤。妾实不愿。”和帝非常感动，说：“别人都以家人多来几次为荣，你反以为忧，严格克制自己，实在难得！”每次宴会或娱乐活动时，其他贵人彩女都打扮得珠光宝气，唯独邓贵人穿着朴素，不加修饰，不戴首饰，恰似五彩缤纷之中的一朵淡雅的白花，其实更显突出。和帝目光流盼，不能自己，属意于邓贵人一人。有一次宴会，邓贵人到场后，发现自己穿着与阴皇后同样的衣服，便急忙退下，换一身次一等的衣服。若是与阴后同时被召，阴皇后坐下，她便立在身后；走路时，也故意落在阴皇后身后。皇帝问话，总是让阴皇后先答，不点名问她，决不抢答。和帝对她愈加敬佩，对阴皇后也就日渐疏远。但和帝每次要亲幸邓贵人时，她便以身体不适为由尽力推辞。和帝后妃贵人很多，互相忌妒。若有谁生了男孩，便被人暗害。和帝怕没有继承人，为了生儿子，就找了更多的女子进宫，因而阴皇后受到的宠幸就更加减少。她妒火中烧，迁怒于邓贵人。便用巫蛊（gǔ，古）之术（即



厌胜一类的巫术)企图加害于邓贵人。正逢和帝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阴皇后对心腹之人发狠说:“我若得势,绝不让邓氏留下后代!”这话传到邓贵人耳中。她说:“我尽力尽心地服侍皇后,她仍不肯宽待我。如今陛下病成这样,我心中发誓,定跟随陛下而去,永远侍奉他。因此,我不如先走一步。”说着,她就要饮药自杀。太监赵玉发现,果断地夺下毒药,欺骗她说:“陛下御体已安!”邓贵人信以为真,才没有饮药。但第二天皇帝果然好了。和帝听说邓贵人要自杀从死,对她更加敬重。永元十四年,阴皇后搞巫蛊的事被发现。和帝本来就已对她不感兴趣,她又授人以柄,和帝怎肯轻饶她?经大家一再说情,邓贵人也替阴皇后说好话,才仅仅废了她的皇后,贬到冷宫。不久便忧郁而死,她的父亲被迫自杀,家属被流放到日南(今越南中部广治市附近)。

从此,和帝一心一意亲幸邓贵人,而和帝越亲近,邓贵人越回避。和帝便下诏道:“皇后之尊,与朕同体,继承宗庙,做天下的母亲,是不易选择的。邓贵人品德后宫最高,唯她才有资格当皇后。”便在永元二十四年冬,立邓贵人为皇后。邓贵人三次辞让,皇帝不准,才正式接受皇后玺绶。邓贵人升为皇后的第一件事是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感谢,并说明自己的德行不足以充小君(即皇后)。这时各封国争相进贡珍奇宝物,已形成风气,一国赛似一国。邓后便建议和帝下令禁止进贡珍宝,每年进贡纸墨就可以了。和帝每次要封邓后兄邓骘(zhì,志)高官,邓后都谏止谦让。所以邓骘直到和帝死,才当一个虎贲中郎将。因此,邓后也得到了各方国和臣僚的支持和敬重,在他们当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和帝自小在宫中娇生惯养,几乎不做什么体力活动,且十几岁的少年就妻妾无数,身体十分虚弱。永元十四年大病之后,元气无法恢复。为了

延长寿命，讨个吉利，便在永元十七年改年号为元兴元年。可惜于事无补，这年冬十二月，和帝便一命归天，终年只有二十七岁。

前面已经介绍，和帝贵人们生的男孩，多被人暗害。为了后继有人，生了男孩就偷偷送到乡间抚养。邓皇后没有生男孩，和帝死后，从乡间找回两个皇子。一是长子刘胜，已经十岁；一是刘隆，只生三个月。邓后觉得，刘胜年纪大，很快就懂事，难于控制；刘隆尚在襁褓（qiǎng bǎo，抢保。包裹婴儿的布或被）之中，能维持较长的时间。便说：“刘胜似有痼（gù，固）疾，不宜奉宗庙，可封为平原王。”痼疾就是长久难治的病。于是，邓后把刘隆认作自己的儿子，让他继承了皇位。刘隆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帝。他被抱在邓后怀中，身上裹着尿布，登上皇帝宝座。二十五岁的邓后成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成了实际上的皇帝，掌握朝廷大权。

邓太后听政后，首先赏赐另两位贵人——周贵人和冯贵人。并说：“我们过去都是同等的贵人，今又同被和帝抛弃，乃是同病相怜之人。”赏给她们王青盖车（只有王侯有权乘坐的有盖儿马车）和印绶、首饰等。不久，太监报告宫中丢了一盒大珍珠，要求拷问有嫌疑的人。邓太后说：“如用刑拷问，必有屈打成招的人。不可行。”她把后宫的人召到一起开会，说：“今皇年幼，且新立。朕佐皇帝亲政，后宫制度，尚待建立。今失珍珠一箧（qiè，切。匣子），如有拾到者，可暗中送还，不予追究。如不肯送还，将以盗窃论。”当时就有一宫女坐立不安。散会时，邓后让那宫女留下，那宫女待人走光，跪下说：“珍珠实为小人拾到，愿如数奉还，并请太后治罪。”邓太后说：“我既已保证不追究，便决不食言。你拾物能还，亦是可嘉。”又过几天，曾受和帝宠幸的吉成被侍从们告发搞巫蛊害人。拷问的结果，她也招认了。邓太后觉得可疑：和帝在时，对吉



成很不错，从未听她有什么怨言，也未见有反常表现，她并没有搞巫蛊的必要。邓太后把告发吉成的侍从们找到一起，当面对质。结果证明，巫蛊之事并非吉成所为，而是因她曾受和帝亲幸，侍从们忌妒而为之，然后嫁祸于吉成。邓太后见每次祭祀花费甚大，而她认为是否有鬼神很难证明，便下令凡不合典籍的祭祀、贡献一律免除。还下令建武以来在政治斗争中被禁锢的人一律赦免为平民。她还规定自己的伙食为每餐一个肉菜一样主食而已。过去宫廷的伙食费每年两万万，邓太后时每年只有几千万。邓太后临朝后，头几件事就办得很漂亮，得人心，宫内宫外，群臣百僚，莫不叹服，以为太后圣明。

襁褓皇帝刘隆，也许是因为处于天下之父的地位，娇生惯养，生活条件过于优越，弄得弱不禁风。在皇座上抱了八个月，不知怎么伤了风，高烧不退。用今天的说法，大概是得了肺炎，一会儿哭闹，一会儿抽风，折腾了两天，便一命呜呼。这样，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一个属于婴孩的年号，这一年叫做延平元年（公元 106 年）。刘隆死后，被谥号为殇帝，就是寿命不长的皇帝之意。

殇帝一死，在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听政，作为一个弱女子，二十五岁的邓太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主要依靠哥哥邓骘和宦官大长秋郑众、中常侍蔡伦等人。殇帝死后，以光禄勋（掌管宫殿门户的官。凡大中、中散、谏议等大夫，羽林郎、五官、虎贲、左右等中郎将均归他管辖）周章为首的大臣们说：平原王刘胜得的并非久而难治的病，应由刘胜继承皇位。邓太后心里明白：大臣们主张立刘胜，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夺取她手中的权力。立殇帝时，她反对立刘胜，刘胜懂事之后，肯定会因此而疏远太后；而大臣们却

可以因立刘胜而获利……

邓太后没有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她也在物色皇帝人选。安帝的哥哥刘庆早被封为清河王。殇帝即位后，按惯例刘庆也该同其他几位兄弟济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常山王刘章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但临上路那天，刘庆却被邓太后留下了。因为她发现刘隆身体不可靠，而刘庆的儿子刘祜聪明懂事，好读史书，和帝在世时，就很喜欢。所以邓太后在驳斥了周章等人有关刘胜“疾非痼”的说法之后，派邓骘以王青盖车到清河王府迎接刘祜入宫。百官大臣皆穿吉服（礼服）陪邓太后在崇德殿等候。因为刘祜既不是太子，又未封王，直接即位于礼不通，便先封刘祜为长安侯。邓太后下诏说：“先帝圣德，不幸早弃天下。朕侍奉皇帝，希望他早日长成，不想猝（cù，促。突然）然早逝。朕思平原王刘胜早患痼疾，宗庙至重，须慎之又慎。长安侯刘祜情性忠孝，小心谨慎，能通诗论，乐于学习，通达历史，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唯刘祜适合继承大统。今以刘祜为和帝继承人。”刘祜便接受皇帝玺绶，登上帝座，成为皇帝，就是后世所称的安帝。邓太后仍旧临朝听政。第二年定年号为永初。永初元年是公元107年。

安帝的继位，对以周章为首的企图拥立刘胜的大臣们无疑是个重大打击。邓太后对周章还是比较宽大为怀的。安帝即位不久就拜他为太常（掌礼乐祭祀等的中央官吏，九卿之一），不久又拜为司空。但他还是不满足，觉得官位虽高，并无实权。特别是皇帝仍在太后及宦官们控制之下，使他始终不安，无论如何也比不了由他来扶持皇帝。他就与王尊叔、元茂等人密谋，准备勾结一部分禁军，封闭宫门，诛杀车骑将军邓骘以及郑众、蔡伦等宦官，劫持尚书，废邓太后，把安帝刘祜封到远地为王，立平原王刘



胜为帝，他们便可把实权握在手中。周章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宦官和宫廷卫队都在邓太后控制之下。第二天上朝，邓太后立即宣布免去周章司空职务。周章心知阴谋败露，回家后便自杀了。

周章死后，代表这一派政治势力的人不死心。郎中杜根又在第二年上疏太后说：“和帝十四岁亲政。今上也已十四岁，太后应还政于皇帝。”邓太后见书，拍案大怒。第一，这是逼她交出政权，她当然不会心甘情愿。第二，所谓和帝十四岁亲政，是指和帝利用宦官杀了窦氏兄弟。窦太后也在忧伤中死去。这一段血腥的历史是记忆犹新的，怎能不令她心惊肉跳？邓太后下令逮捕杜根，把他装在一个用缣做成的大口袋当中，令卫士就在殿上用杖打死他。执刑时，行刑官悄悄地对执杖的卫士说：“轻！”卫士明白，便举杖甚高，并不用力，并且尽量不打要害。杜根开始时还能喊叫，打一阵以后就只会呻吟，再打几下连呻吟也没了。卫士说：“禀太后陛下，杜根已死！”邓太后毕竟是个年轻女子，也没有认真看视，便令人抬下去扔到郊野。杜根被拖到乱坟岗子里，凉风吹来，渐渐苏醒。他想，太后一定会派人来检查他是否真死了。如果来人不见了尸体，一定会到处抓他。他就一动不动地在荒郊躺了三天。第四天果然有吏卒来检查，一看，缣囊上已经爬满了由其他尸体上爬过来的蝇蛆，便以为杜根已死。回去报告邓太后说：“杜根尸体腐烂，爬满蝇蛆。”邓太后这才放心。再说杜根听脚步声消逝，知道来人远去，才轻轻地长出一口气，找到缣囊上一处被杖打破的豁口，用尽平生之力，撕破口袋，爬了出来，抖尽身上的蛆和尘土，逃到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南），改名换姓，给一个酒店当了十五年的酒保。以后邓骘被诛，杜根复出，被拜为侍御史。顺帝时又被拜为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太守，一直活到七十八岁。这是后话。



第二十六回

增灶胡弩西羌迷惑
烧石翦木漕运得通

邓太后是在后汉王朝已经开始颓败的时候临朝听政的。那时，天灾不断，兵火连年，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边疆少数民族也受到更严重的欺压，外族犯边屡有发生，内属的少数民族也时常反叛。无法生存的农民，则不断地发动起义。所以，邓太后在位时，还不断受到少数民族问题的困扰。

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活动在今青海一带的羌族的一支先零羌反叛，截断陇道，割断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寇掠各地。邓太后使用了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策略，一面派哥哥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出兵讨伐，一面宣布赦免各支互相联系的叛乱队伍的罪责。邓骘等人与先零羌战斗没有结果。转过年来，却被一支只有九千户的种羌兵大败于冀县（今甘肃省天水市西）。不久，任尚也被先零羌败于平襄（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先零羌的首领滇零在北地自称天子。先零羌经常向东进攻三辅地区，向西进攻益州（今陕西省南部四川省北部），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太守也被先零羌杀了。永初三年又派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还是打不过。先零羌进一步占领了临洮（今甘肃省岷县）。永初四年，先零羌又占领褒中（今汉中市北），汉中太守被击毙，不得不把金城郡的郡治迁往襄武（在今甘



肃省漳县，当时属陇西郡）。加之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叛，整个凉州（今甘肃省）、并州（今山西、陕西省）被搞得人心惶惶。车骑将军邓骘建议放弃凉州。在文武群臣的会议上，他慷慨陈词：“几年来军旅屡兴，役费过度，经济力量不足。如放弃凉州，全力巩固北部边防，还顾得过来。好比两件衣服都坏了，如果剪下一件补另一件，还有一件可穿的。否则，两件俱不可穿。”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邓骘的意见。邓太后举棋不定，决定改日再议。

第二天再议时，太尉李修坚决反对邓骘放弃凉州之议。邓太后怪之，问李修何以有此变化？李修便说了原委。

李修的太尉府最近新选用了一个郎中，姓虞名诩（xǔ，许）。此人早丧父母，侍奉祖母非常尽心，被所在的武平县（今河南省柘城县南）举荐为顺孙（“孝顺的孙子”之意）。其实，汉代选举只有孝廉科，举顺孙的还有这一次。武平县属于陈国，陈国的国相觉得这个人很有才能，想选他当个小官。他说：“祖母年已九十，非诩不养。”婉言谢绝了。直到祖母去世，服完了丧，才出来做官，到了李修府中。李修在商议放弃凉州的会议以后回到府中，虞诩便对李修说：“听说麾下正与公卿们商议放弃凉州。依愚臣之见，此计万不可行。先帝劳苦作战，才开辟了土地，如今怎能以需要耗费一点资金而拱手弃人呢？如若放弃了凉州，三辅便成了边塞，则京师便暴露在敌人的面前，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谚语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关西地区兵士勇猛，其他地区无法相比。虽然三辅地区是羌胡的心腹之患，但如今羌人胡人还不敢侵犯三辅，就是因为三辅前面还有一个凉州。当地的人所以推锋执锐，勇敢作战，义无反顾，就是因为有中原地区作他们的后盾。如果放弃了凉州，或者把那里的人民迁移到内地，

那么必然会产生异心。假如他们当中的豪强聚集在一起反叛，向东席卷而来，恐怕我们发多少兵也难抵御。公卿大夫们在讨论中有人以衣服作比，我看补上一件破衣也不会维持多久。羌胡一步步地蚕食，不会有极限。此计切不可行。”李修纳闷，便问：“足下何以知道我等议论的情况？”虞诩说：“凉州存亡，人心所系。国人漠不关心。将军等人所议，早有宦官传出。”

李修听了虞诩的论述，觉得很有道理，便说：“如果不是你的这番话，几乎坏了大事啊！可是，应该用什么办法对付羌人呢？”虞诩说：“现在凉州人心不安，下官担心有发生突然变故的可能。建议各府征召几个凉州人，让他们当实权并不太大的官，表明鼓励他们抗敌。这样便可以笼络人心，使他们不至于反叛，稳住凉州阵脚，然后再逐步派兵，一步步地把先零羌赶走。”李修很赞成虞诩的计策，便把虞诩的这些话全部向邓太后转述。邓太后听罢大喜，下令各府即按虞诩之计行事，征召凉州豪杰到洛阳各府担任副官，拜凉州牧的子弟为郎，以安抚他们。虞诩的计策被采纳，却遭到邓骘的忌妒。邓骘的建议被否决，心中愤愤不平，伺机报复虞诩。

当时不但少数民族反叛，农民起义也不断发生。在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多年来不断有农民起义发生，官不能制，所以，谁也不愿到朝歌去当官。特别是最近几年，以宁季为首的农民起义队伍有数千人，经常攻杀长吏。他们聚集山头，扎营结寨，几任县官都镇压不了，有的还被义军所杀，有的因无能被免官。邓骘便在邓太后面前说：“虞诩有能，可任朝歌长（即朝歌县令）。”邓太后也找不出更恰当的人选，果然派虞诩为朝歌长。行前，虞诩的朋友都来看望他，并替他表示不平。虞诩说：“我的志



向不是寻求易为之事，而是欲难为之事。不遇盘根错节，怎能区别利斧与钝斧呢？”虞诩是个聪明机灵的人，干坏事也一样有心计，镇压农民起义颇为阴险奸诈。到任以后，他首先利用地痞流氓，招募三类壮士：第一类是能打人会劫道的；第二类是擅长偷东西的；第三类是不孝父母不为死去的父母守丧的。他让这些地痞流氓冒充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进山寻找义军。然后带领义军出山进攻官府。他们事先把出山路线都与官府策划好，虞诩便派兵埋伏。果然得手，义军被他杀了不少人。他又招募一些会缝制衣服的人，按义军服装的样子缝制衣服。然而义军衣服用白线缝制，他用彩色线缝制。然后又派人化装成农民把这些衣服送给义军。义军不知是计，有人穿上这样的衣服下山，便被官军认出杀头。虞诩采用这样毒辣的手段，到底平定了朝歌的农民起义军。

不久，先零羌又进攻武都（今甘肃省南部徽县、武都一带），官军无可施。邓太后觉得虞诩在朝歌表现出相当的“才能”，有将帅的胆略，便派他当了武都太守。这是元初二年（公元 115 年）的事。在就任之前，邓太后亲自召他进京，在嘉德殿接见了他，并厚加赏赐。然后，虞诩率兵赴武都就任。羌人听说虞诩从洛阳到武都上任，便派几千兵到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东）附近的崤谷去堵截他。虞诩见羌军来了，便安营扎寨，停止前进，并且散布说：“羌军兵多，我军力不能胜。本太守已派人去洛阳向陛下请兵。兵到再继续进发。”羌军的密探深知这一消息。羌军首领估计虞诩一两天内不能进军，无法攻击，便分兵进攻别县去了。虞诩见羌军中计分散，便急令进军，日夜兼程，行百余里。他让吏卒每人挖两个灶，并点火烧烟。第二天每人造四个灶。羌兵见到虞诩军灶的变化，便不敢追击他们了。有人问虞诩：孙膑有减灶之计，太守为何增灶？兵书说每日进

军不能超过三十里，以防意外，太守为何每日进军百余里？”虞诩解释说：“羌军人多，我军人少，慢行则易被羌军追及，速进则彼不知我虚实。彼见我军灶每日增加，会以为是郡兵来援。他们便不敢追击。孙膑减灶，是向敌示弱以诱敌深入；我军增灶，是向敌示强，防止敌人追击。强弱的形势不同，采取的战术也不能相同。”

到了武都郡，虞诩把所有的兵都集中起来，还不足三千人，而羌军有一万多人。虞诩固守赤亭（在今甘肃省礼县南），羌军围城数十日。虞诩先让士卒用小弓射箭。羌军以为官军箭弩力弱，便逐渐向城下靠近。后来，虞诩命士卒改用大弩，每二十人为一组，共同瞄准一个目标，发无不中，中则数箭，必死无疑。羌军大惊，纷纷溃退。虞诩便命士卒出击，多所杀伤。然后鸣金收军，再度固守。羌军只好在远处扎营。第二天，羌军见城中官军兵士出城买东西，络绎不绝，来往不断，以为城中官军数量很多。其实是虞诩命士兵东门进西门出，西门进东门出，反反复复，使羌军迷惑。虞诩估计羌军要退兵了，便派五百精壮兵士到赤亭附近的河道水浅的河段岸边埋伏起来。第二天，羌军果然从这里撤兵，虞诩的官军伏兵奋起，大破羌军。羌军败走后，逃入四川一带，武都便安定下来。虞诩寻找有利地势，修筑营垒。又招募流民来郡定居，开仓放粮，赈济贫民，武都郡从此有了一定的发展。

执政的邓太后实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便利交通。武都地区交通很不方便，道路险阻，舟车不通。内外贸易，运送货物的运费高达货物本身价值的四倍。虞诩亲自率人勘查道路和河流。郡内的汉水就是今日嘉陵江上游的一支，邻郡汉中郡还有一条沔水（即今汉江），与汉水相距不远。汉水流经下辨（今甘肃省徽县西）的河段与沔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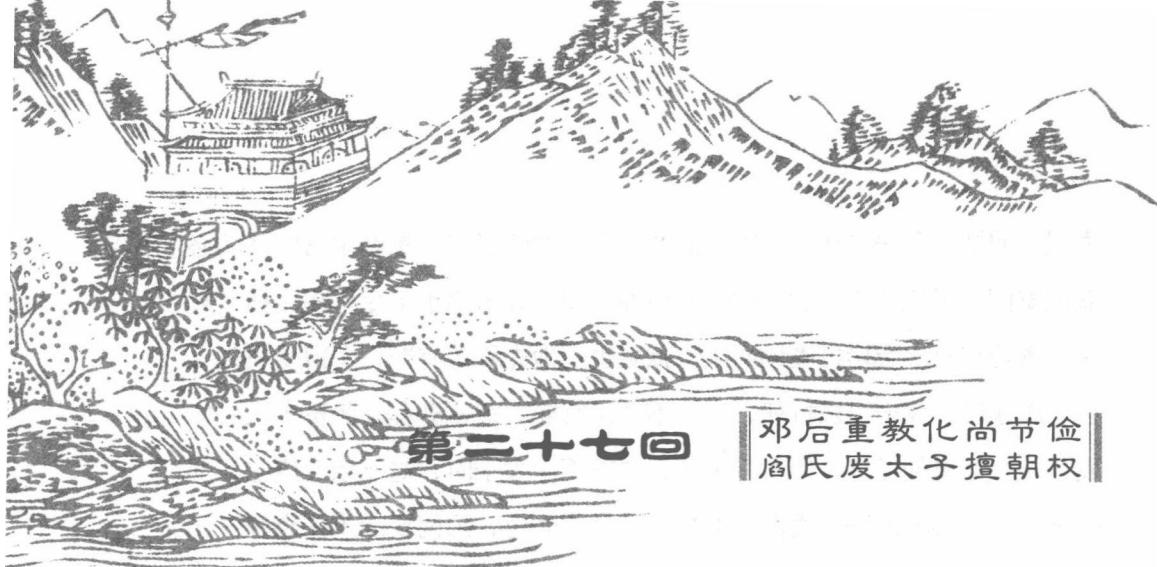


流经沮(jǔ，举)县(在今陕西省汉中市西)的河段仅相距五十里。如能开挖一条运河，把这两条河连接起来，武都地区同外界的交通就方便多了。虞诩选了一处两河之间分水岭最低的地段开挖河道，从下辨分汉水注入运河，然后在沮县流入沔水。河道处是一片原始森林，虞诩便动员吏卒和农民砍伐树木。分水岭是一道石山，虽不太高，也有几丈。锤子砸不动，铁钎也只能打出个白点。虞诩不知如何对付这些顽石。只见老石匠让人拉来木柴，架在石旁、石上，然后燃起熊熊大火，直烧了两个时辰，才撤去柴火，向石上浇冷水。只听吱啦啦热气蒸腾。不一会儿，就听见嘎巴巴的响声，顽石裂成几半。人们看到这样大的顽石被战胜了，欢呼雀跃。此后，老石匠天天领着几十人烧石头。烧了几个月，终于把这段几丈高的石山削平，开挖出河道。人民群众的智慧，在开挖这条运河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经过一年多的施工，这条运河终于挖成。两条河可以通航，还可以灌溉土地。因此，武都郡的农牧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商业和交通也比以前发达许多。虞诩刚到郡时，全郡户口仅有一万三千户，三年以后便增至四万余户。粮食和盐的供应也很充足，价钱仅及三年前的十分之一。

顺帝刘保继位后，在永建元年(公元126年)拜虞诩为司隶校尉。虞诩回到京师，来到宫中，看到外戚宦官争权夺利，朝廷内外一片黑暗，决心替皇帝整肃一下朝政。几个月之间，他就在皇帝面前揭发了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人的罪过，弄得百官群僚很怕他，说他太苛刻。还向顺帝告虞诩的歪状，说：“虞诩在盛夏之季随便拘系无辜，群臣患之。”虞诩知道后便上书自诉，申明法禁的重要，并说明他所揭发的问题仅仅是一小部分而已。表示宁可像战国时代卫国的大夫史鱼那样进行尸谏，也要揭发他们的罪行。顺帝知道这是虞诩对他忠诚的

表现，便把恶人先告状、为害最甚的司空陶敦免了官。然而中常侍张防必欲把虞诩置于死地，多次在顺帝面前诬告他。顺帝终于下令把虞诩抓了起来。张防有时一天拷打虞诩两次。狱吏也劝他先承认有罪，免得受皮肉之苦。虞诩说，我宁可被打死，也绝不承认有罪。宦官孙程、张贤等人心知虞诩一心为皇朝尽忠，便对顺帝说：“陛下为太子时，遭江京等废立，那时陛下是多么嫉恨奸臣之误国啊！如今陛下即位，为何反而不识忠奸？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受拘系；常侍张防罪恶昭彰，反陷害忠良。臣观天象，见到如今客星守羽林，表明宫中有奸臣！”古时人们迷信，认为天上的星和地上的人是相对应的。表示宫廷的星群中有外来的星（即客星，实际是行星），这就表明皇帝身边有奸臣。顺帝听信了孙程的话，释放虞诩，还其玺绶。然而，这时皇帝身边到处都是阎家的人，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见虞诩复官，又纷纷到顺帝那里诬陷虞诩而替张防辩护开脱，弄得顺帝也拿不定主意。幸好宦官孙程等人上书说明虞诩的大功，顺帝才下决心提升虞诩为尚书仆射，而逮捕了张防等人。

虞诩在永和初年（公元136年）升为尚书令，不久死去。临死之时，只有一件事使他后悔。他对在身边的儿子说：“我们家二十多年没有添人进口（指未生孩子），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父在朝歌当县长时，杀贼（指农民起义军）数百人，其中能没有人冤枉吗？”这一方面反映了他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当年血腥镇压农民起义，杀害无辜，在临死时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邓后重教化尚节俭
阎氏废太子擅朝权

年轻的邓太后在维护自己政治地位的斗争中，使用了一些极端手段，对政敌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式，逼死周章，杖杀杜根，等等。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或处在君主地位上的人都难以避免的。政治斗争确实是你死我活的。然而无论从教养、素质、政绩、主张等哪方面看，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不少的听政太后之中，不能不说邓太后还是不错的一位。在政治上，她比较开明；在经济上，她提倡俭省；在文化上，她兴办教育。她在这几方面的政绩都比较突出。

殇帝死后不久，安帝初立，邓太后就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说：“纵观历史，前代的外戚宾客，常常凭借皇帝威权，不自检点，甚至挟势专横，连执法官吏也被他们浊乱要挟，百姓深受其害。这都是执法者不执行刑罚的结果。如今车骑将军邓骘等，虽心怀孝顺皇帝之志，然而族人甚众，互相联姻结亲。宾客中也有奸猾不法之徒，甚至触犯法律。今后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定要明加检敕，不得宽容庇护。”此后，邓氏亲属犯罪，也不能借特权逍遙法外。邓太后还对阴皇后被废后家属受到株连深表同情，发布赦令：流放在外的阴氏宗族可以回到故乡，发还被抄资财共

五百余万元。永初二年（公元 108 年），她亲自视察了洛阳监狱。有些死囚其实未曾杀人，忍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她发现有一个囚徒似乎想说什么，但见狱吏在场，又不敢说，眼巴巴地望着邓太后。太后问：“你可有话想说？”那囚徒见太后问，也顾不了许多，便哭着说：“太后陛下，小人实是无罪，只是受不住拷打，不得不屈招，你看我的腿都给打折了。”太后即刻调案卷审阅，果然是逼供成冤。她下令释放含冤囚徒，逮捕洛阳令抵罪。

邓太后在闺中时就酷爱读书。进宫后，便以曹大家为师，学习经典。《五经》《传记》《图讖》《老子》《孟子》《礼记》《法言》等书都认真诵习。连天文算术也学。白天听政，夜晚诵读。她发现有些经书的抄本有错误，便召集儒生、博士、议郎五十余人，让他们在东观校书，订正讹（é，娥）误。校完书还给他们一些赏赐。她还令宦官、宫人、近臣按时到东观听博士讲授经书，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教养。在她的提倡之下，皇宫中经常书声琅琅。元初六年（公元 119 年），邓太后又下诏征集和帝的弟弟济北王、河间王及邓氏宗族的弟子不分男女，五岁以上者共七十余人，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经书。太后还亲临邸第（课堂）监试。她对哥哥河南尹邓豹、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说：“我召集各家子弟，设立学官，是因为现在有些人继承了前代的弊病，时俗浅薄，滋生巧诈奸伪。读诗书的人日益减少，一辈比一辈衰退。所以我们应该发扬圣人之道，匡正时俗。古人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成不了大事业的。’今日外戚，靠俸禄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身穿温暖的衣服，吃着美味佳肴，乘坐华丽的马车，骑着上等好马。然而不知读书学习，好坏不分。这就是祸败的根源啊！”此后，为皇族和外戚办的学校还在不断扩大，更促进了国家教育事业的



发展。

永初三年（公元 109 年），邓太后得了一场病。宫人们纷纷为她祈祷。有人在祈祷时还说：“宁可让我替太后得病，去死也行，让太后快点痊愈吧！”太后听说了，笑道：“还是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吧！”按惯例，每年冬底都要举行大傩（nuó，挪）驱逐瘟疫。大傩是一种驱鬼仪式。在内宫子弟中选一百二十名十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叫做傩（zhèn，振）子，在巫师的率领之下，跳各种驱鬼的舞蹈，还要有大象、骆驼等大型动物参加。这种仪式规模巨大，耗费惊人。因为邓太后得了一场病，这次大傩还有为太后驱鬼的意义，所以主持部门要求扩大规模。太后说：“今年气候不好，庄稼收成不佳，又发生了几次边界战争，国家花费较大。不但不要扩大规模，而且举行大傩时也不要设戏（歌舞、杂技、角力表演等）奏乐，减少傩子，留一半就可以了。也不要出动大象和骆驼。以后五谷丰登时再恢复原来规模吧。”晚饭时，端上一盘雏雉（小野鸡）肉炒韭黄。她问送饭的小黄门：“现已入腊月，冰天雪地。雏雉早已长成成雉，韭菜早已冻枯，何来雏雉与韭黄？”太监答道：“这是洛阳令特向太后所进贡献。雏雉乃是阳春雌雉诞育之季采来雉卵，不令孵化。三个月后再以家母鸡孵之，笼中饲养半年，其肉鲜嫩无比。韭黄乃是在地下设火道使暖，上植韭菜，复以重屋，便可得之。”太后说：“各地贡献的新味，多数不是按节令生长，或加热强使生长，或土下挖掘萌芽；为了盘中的一点点，往往要破坏一大片。古人非其时不食。今后还是要顺时育物。非其时者勿上。”这一次共下令禁止贡献二十三种强制养成的食物。

邓太后是在连续三代年少而短命的皇帝执政之后的条件下听政的。“中兴”已成过去，对匈奴的战争大量消耗了国力，后汉王朝过早地走向



衰落。邓太后临朝之初，连续十年水灾旱灾，边疆少数民族反叛，内地贫乏饥民起义……她面临的是极困难的条件。她忧国忧民，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她从自己做起，节省费用，生活俭朴，甚至把上林苑、广成苑中可开垦的土地也赏赐给贫民开垦耕种。还命令各级官吏督察农事，令农民种冬小麦，增加一茬庄稼，充分发挥地力。家贫无种子者赐给种子。上行下效，臣僚官吏也不敢过于奢侈，省下来经费用于救灾。特别是减少了人民的徭役兵役负担，派军队修整太原、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等地旧渠。她又让各地举荐有能力有办法、能极言直谏之士为官。因此，邓太后听政时期的政治情况是比较好的。

和其他听政太后比起来，邓太后对亲戚的使用也比较克制。她一方面觉得哥哥邓骘在朝中对她是个帮手，但又不能不考虑窦氏外戚秉政时对国家的危害，受宠的外戚也不得善终。因此，她一直在限制娘家人的权力。永初年间，太后亲政不久，邓骘就以母亲去世为由请求辞去大将军职务退休归养。太后开始时没有批准。她去请教曹大家，大家认为舅氏退让是可取的，这才批准邓骘归养。邓骘的儿子邓凤曾写信给郎中马融、中郎将任尚等干预朝政，以后任尚犯罪，邓凤害怕自己的事泄露，把事情告诉了邓骘。邓骘剃光邓凤头发，表示虔诚，带到太后面前承认错误。邓太后秉政这些年，除迎立安帝是借助邓骘的力量以外，基本没有发生外戚干政的事。这在后汉之世是仅有的。

到了元初五年（公元 118 年），已经连续几年丰收，又出现了天下太平的局面。平望侯刘毅上书给安帝说：“太后奉行节约，杜绝奢侈，立陛下为天下之主，安定汉室。在元兴、延平（公元 105、106 年）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又遭水旱灾害。然而太后政治清明，执法宽大，使华夏再次兴

旺，四夷重又内属。纵观历史，像这样在内遭家难外遭天灾的情况下振兴国家，功德巍巍的太后还未见过。希望把太后功德记录下来。”安帝接受了刘毅的建议。刘毅对邓后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客观的。

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三月，邓太后病重去世，终年四十一岁，从立为皇后算起，在位整二十年。在她听政期间，后汉王朝的国力有一定的恢复。

邓太后的儿媳、安帝阎皇后却是一位与邓太后截然不同的人。

阎皇后名阎姬，也出身仕宦之家。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以姿色被选入宫，受到安帝宠爱，被立为贵人。第二年立为皇后。二十岁的安帝看阎皇后哪里都好，阎皇后获得专房之宠。但她也有一件心事：入宫快两年了，却未生子，然而有一个姓李的宫人却生了一个皇子，名刘保。这使阎皇后日夜不安：将来刘保当了皇帝，阎后的地位岂不难保？她便让哥哥阎显炮制鸩（zhèn，镇）酒。有一种毒鸟叫鸩。把它的羽毛放在酒中浸泡，喝了这种酒的人会立即死亡。阎氏把鸩酒送给李氏，说是喝了可以保养身体。这样，她害死了李氏。七年以后，阎氏还是没有生子，不得不已在元初七年（公元 120 年）立刘保为太子，并改元为永宁元年。安帝为了表示对阎后的宠幸，在元初三年拜岳父阎畅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第二年阎畅死，由阎显袭官。建光元年即永宁二年（公元 121 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后，更加有恃无恐，立即拜阎显及其弟阎景、阎耀、阎晏为卿校，统率禁军。延光元年（公元 122 年）又封阎显为长社县侯，食邑一万三千五百户，追封阎皇后母亲为荥阳君。阎显、阎景的孩子只有七八岁，也都拜为黄门侍郎。阎氏兄弟四人都参与朝政。他们勾结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人共同陷害刘保的乳母王男和厨监邴（bǐng，丙）



吉。刘保虽然年幼，但已略懂世事，多次为王男、邴吉被害叹息。江京、樊丰等人觉得如果以后刘保当皇帝会对他们不利，便屡次与阎后编造谎言，在安帝面前说刘保坏话，阎后又添油加醋。安帝听了大怒，召集公卿商议废太子，说：“王男、邴吉犯罪，太子不能大义灭亲，屡表同情。这样糊涂，何以承继大统？”大将军耿宝事先得到阎后示意，立即表态说：“天下事重，亲子事轻。太子不明事体，不能继续为太子。”太仆来历与太常桓焉、廷尉楗为人，张皓等大臣坚决反对。他们说：“经书有言，年不满十五，过失不在自身。且王男、邴吉之罪，太子并不知道。宜选忠诚有学问的老师对太子进行教导。废置的事关系重大，还请陛下慎重。”安帝不肯听。张皓又写奏书给安帝说：“太子只十岁，尚无老师教导，不应苛求。”安帝谁的意见也不听，到底于延光三年（公元 124 年）九月废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安帝去南方巡狩。三月，车驾来到宛县。虚弱不堪的安帝觉得身体不适，赶紧往洛阳赶路。车驾到叶（shè，射）县，安帝便在乘舆中断气，终年只有三十二岁。皇帝死时，只有阎皇后在车里，她一时没了主意，急忙把阎显找来。阎显一看，皇帝已断气，对妹妹说：“皇帝驾崩，切勿声张。”并找来阎景说：“济阴王现在京师，如京中知陛下崩于途中，擅立济阴王，对我等万分不利。请按秦始皇沙丘故事行之。”所谓沙丘故事，是指秦始皇巡行途中死于沙丘，赵高和胡亥等人秘而不宣，一直回到咸阳，伪造秦始皇遗嘱，让胡亥当了二世皇帝。阎氏兄弟把自己的意思暗中通知了江京、樊丰等亲信。他们只对随行的大臣们说：“陛下病得很厉害。”并把安帝尸体搬到卧车（可以躺着的车）中，每天按时送水送饭，大臣们照例到车前问安。日夜兼程，走了四天，回到

洛阳宫中，立即派司徒刘熹到郊庙、社稷坛等处告天，宣布安帝已薨（hōng，薨。帝、王、侯死称薨），连夜发丧。尊阎皇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拜阎显为车骑将军，仪仗的规模与三司相同。阎太后企图长期把持国政，只想立年纪幼小的人当皇帝，以便于她与阎氏兄弟的控制。太后与阎显等在后宫秘密商定：迎济北惠王刘寿之子北乡侯刘懿（yì，义）为嗣。原来的太子济阴王刘保因为已经被废，不得上殿观看棺椁。刘保悲号几天，饭也不吃。宫内外群僚看这个孩子如此懂事，也都很同情他。几天以后，北乡侯刘懿继皇帝位。

阎氏兄弟大权在手，立即施行报复。阎显忌妒大将军耿宝。耿宝过去未把阎氏兄弟放在眼中，现在位尊权重，阎显对他的忌妒已演化成刻骨仇恨。便唆使有关部门奏了耿宝等人一本，说：“耿宝与其党羽交往甚密，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王圣的女儿永等人已经结成死党，作威作福，皆行大逆不道。”这一本不要紧，把他们的仇人、表面上的朋友实际上的对手等都包括在内了。不久，樊丰、谢恽、周广等人都下狱而死，家属流放到比景（在今越南北部洞海县以北）。耿宝及其弟子也都遭贬，耿宝自杀。于是，拜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兄弟几人都在有权有势的重要岗位上作威作福。

延光四年十月，刚继位不久的幼年皇帝、原北乡侯刘懿病重。消息传出，以中常侍孙程为首的宦官便想插手废立之事。孙程对济阴王的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系安帝亲子，并无过错。先帝听信谗言，太子被废。如北乡侯死，我辈应协力击败江京、阎显，立济阴王为帝，事情定会成功。”长兴渠同意他们的意见，答应合作。中黄门的宦官王康，原来是太子府史，还有官丞王国等人，也都依附于孙程。一股以宦官为主的政治势力正



在形成。但与之抗衡的外戚一方，也在紧张活动。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恐怕不治（好不了），继承国家的人应早日确定。为何不从王子中征集合适人选，以便立新皇帝呢？”阎显采纳了江京的意见，至各地物色合适的诸王之子，以继皇统。不久，北乡侯果然一命呜呼，只当了二百余天皇帝。可怜这个刘懿，在历史上连个年号、庙号等都没有留下，连生年、年纪等全无人知道。他是在历史上一位没有被承认的皇帝。

北乡侯之死，使得宦官与外戚的矛盾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点。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搏斗，到底是宦官们获胜，立刘保为帝，就是后汉顺帝。这是后话，我们将在第二十八回中介绍始末。



第二十八回

改进造纸黄门封侯
政坛风云蔡伦自杀



却说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九月，北乡侯刘懿夭折后，阎显与阎太后密谋，秘不发丧，调兵遣将，关闭宫门，并紧急到诸王子中物色皇帝继承人。

与此同时，以孙程为首的十九名宦官，正聚集在西钟楼的外面，举行秘密会议。孙程说：“济阴王刘保，本是安帝嫡子，并无过失，只是先帝听信阎氏谗言，因而见废。现居于西钟楼之下。今北乡侯已薨，而阎氏秘不发丧，共图篡逆。我等应仗义而行，扶汉灭阎，共立济阴王为帝，以安社稷。”王康、王国也说：“阎氏专权，早失人心。我等只要戮力齐心，定可一举成功。请诸公截单衣为誓。”十九名宦官全都脱下外衣，撕下内衣的衣袖，以示决不反悔。然后重新穿戴停当，以他们可以在宫中自由行走的特殊身份，陆续来到崇德殿，发现殿中无人，王国说：“彼等定在内宫密谋！”他们悄悄潜入章台门，来到内宫，从门缝望去，只见昏暗的烛光之下，江京正与他的亲信刘安、李闰、陈达等坐在一起商议什么。孙程以手势把随行的几个宦官招到一起，悄声说道：“我等皆是内官（宦官），应联络一些官僚，以便发号施令。李闰权重，颇有威信，与阎氏并不一



心，可为我等所用。其余三人皆诛，只留李闰。”于是，几名宦官重回内宫，突然踹开宫门，持刀而入。手起刀落，江京、刘安、陈达三人猝不及防，人头落地。孙程又以刀逼住李闰，说道：“今当立济阴王为帝，你不得动摇！”李闰并不想反抗，一是他与阎氏并无深交，这次江京找他来，也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二是对孙程等人的不杀之恩也要表示感谢。再说，如果在新立皇帝的过程中能有他李闰的一份功劳，今后也绝不会有亏吃。因此，李闰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孙程等人。宦官们到西钟楼下迎接济阴王，李闰便去召集文臣武将。待人找齐，立刻在崇德殿上举行了简单的仪式，群臣跪拜，山呼万岁，十一岁的刘保便当上了皇帝，后世称为顺帝。顺帝被人们簇拥着从崇德殿来到南宫，孙程等人调集一部分肯服从他们的禁军守卫宫门。

再说阎显、阎太后等人此时正在北宫，听说孙程等人已经下手，立刘保为皇帝，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小黄门（宦官称呼）樊登建议阎显用太后的名义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率兵守住平朔门，抵御孙程指挥的禁军。阎显果然把冯诗召到北宫，并对他说：“立济阴王并非太后之意。皇帝的玺绶仍在我等手中。如果将军肯尽力，封侯是不成问题的。”阎太后也让把皇帝玺绶给他们看，并说：“能擒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擒得李闰者，封五千户侯。”冯诗心中摸不透两派谁能胜利，觉得还是骑墙好，一面答应为他们尽力，一面又说：“我急促之中被召而来，未知何意，率兵太少。”阎显急不可耐地说：“那你与樊登快去领兵！”二人刚走出左掖门，冯诗便杀了樊登，然后回到营中，按兵不动。

孙程在顺帝登基仪式之后，立即替小皇帝起草了圣旨，命令尚书捉拿阎景等人。尚书郭镇正卧病在床，听说济阴侯刘保继承了皇位，又令他们

捉拿阎氏兄弟，便有了精神。他召集一部分禁军自南而来。正逢阎景乘坐战车率一队禁军从北宫出来。阎景见有人堵截，拔出利剑，大喝一声：“不要阻挡我们！”郭镇持节，立住要读诏书。阎景不等他读完，口中说道：“哪里来的诏书！”举剑便刺郭镇。郭镇一个闪身躲过剑锋，回身还一剑，把阎景刺下车。兵士们以戟叉住阎景胸膛，抓住他送到廷尉狱中。由于伤势过重，阎景当夜便死了。

第二天，孙程又以顺帝名义派人到北宫逮捕了阎景、阎耀、阎晏兄弟，夺得皇帝玺绶，把阎氏兄弟下狱关押，不几天就全部杀了头，家属被流放到比景。阎太后被赶到离宫。至此，重新打开城门宫门，撤出临时调来守门的部队。孙程等十九名宦官拥立顺帝有功，全部被封为列侯，史称“十九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其余十六人食邑最少的也有千户，还加赐车马、金银、钱帛。李闰因事先没有参加谋划，没有受封。孙程还被提拔为骑都尉，是守卫皇宫的武官。不久，以王的规格埋葬了北乡侯。

转眼到了永建元年（公元 126 年）春天。阎太后被赶到离宫已经快两个月了。寒冷、孤独、忧愁、悲伤、冷漠、虐待，在这种环境中，她得了重病，整天哭泣不止。在一些大臣的劝说之下，顺帝来到离宫，拜望了太后。阎太后总算得到了些安慰。十几天后，阎太后便命归九泉了。

在这次从外戚手中争夺政权的政变之中，以孙程为首的十九人宦官集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十一岁的皇帝，暂时还只能是这些宦官们的掌中之物。文武大臣也都怕他们三分。孙程在家中摆上案几，供上牺牲（祭祀天地鬼神的牲畜），暗自向苍天祷告，感谢上苍赐福。他感触颇多，拿出一张写在纸上的祭词念道：“臣自为宦官，十有余载。名为内官，实则奴



仆，无人正眼相看。今日封侯封爵，实是不曾梦想之福，是臣三生有幸。我辈中官，向来地位卑下，其苦谁知？更有死于非命者，谁人为我辈言之？中常侍蔡伦，才思横溢，尽心服侍皇帝。又为造纸之术，造福后人。谁料获罪，未得善终，实在令人心寒。我辈中官，无不怀念蔡侯。今我等重见天日，特告蔡侯在天之灵……”

蔡伦这时已经死去十年了，孙程为何还这样怀念他？

蔡伦原是桂阳郡耒阳县（今湖南郴州）人。由于家中十分贫穷，父母无力抚养，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请人给阉割（割去生殖器）了。明帝永平末年，经人贩子转卖到宫中，充当一名小奴才。章帝时才当上一个小黄门。因为他年纪小，聪明伶俐，老宦官们都喜欢他。一些读过书的宦官还教他识字。蔡伦不但心眼灵，而且十分用功，没用几年，就能通读经史。和帝继位以后，升他为中常侍。因为他有见识，敢直言，邓太后、安帝遇到什么问题，有时也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对答如流，邓太后和安帝都很器重他。他还敢于犯颜（即触犯皇帝或太后），直陈自己的主张，指斥时弊。当时的臣僚、宦官等，以能多结交宾客为能，蔡伦却正相反，每到休沐日（即休假日），他就紧闭家门，谢绝宾客。或在园中种植花果树木，或动手做些小巧玲珑的工艺品。所以他又以心灵手巧著称。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他又接受了监制宫中使用的刀剑和器具的任务，做的兵器、家具、器械都十分坚固精巧，这些东西都成了以后人们再造时的楷模和标准。

蔡伦的知识，一多半是在亲自动手干中学来的，一少半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他读的书很多，经史、方术，无不涉猎。他读书时最感不便的就是书的笨重。一部《诗经》，几捆竹简，要放在案上边卷动边阅读。那些写

在缣帛上的，因为成本太高，主人往往不肯借出。抄写的话，买缣帛的钱也掏不起。但他也看到一些从民间收集上来的书，是用一种絮状物抄成的。这种絮状物被结成薄片，剪成方块。由于它很薄很轻，读起来显得不那么笨重。人们把它叫做纸。这种纸致命的弱点是脆弱、发硬，翻阅的时候须十分小心，稍有不慎便撕破了。还特别粗糙，厚薄不匀。蔡伦问携带这种书的人：抄书的纸是用什么造成的？怎样造成的？第一个问题，他自己已经看出些端倪来了。因为从那纸的粗糙的细部，可以清楚地看出丝、麻的痕迹，很可能是用旧衣物上的丝麻做成的。第二个问题，持书人只说是将旧衣物捣碎而成，但细节就说不清楚了。

宦官每隔几年可以请一次长假探视父母。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蔡伦回桂阳郡家中省亲（看望父母）。途中，在一条小河旁，他见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正在河中漂洗什么，便下车过去看。原来那人正在漂洗一些破衣服，洗净后放入一石臼中捣碎捣烂，再把捣碎的浆在一个细竹筛中摊平，扣到一块块平整光滑的石头板上。蔡伦明白了：他是在造纸。已经晒干的，揭下来，果然就是那种粗糙脆弱的纸。蔡伦想，如果筛子再细一点，石板再平滑一点，造出的纸不是就可以不那么粗糙了吗？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蔡伦快到家了。桂阳郡在今湖南地区，那里石灰岩很多，一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冒着浓烟的石灰窑。一些淘气的孩子从烧好的生石灰中拣来小块，放到水中，看它咕嘟嘟地冒泡，十分好玩。也许是快到家了吧，蔡伦兴致颇佳，也觉得有趣。到家后，见了父母，悲喜交集，眼泪夹杂着笑声，大家可以想象，不再赘述。

到家的第二天，蔡伦就请石匠给凿一个大石臼和十几块三尺见方的石板，并且要求石匠把石板给磨得很平很平。他又请筛匠用丝编成很细密的



筛子，也是三尺见方大小。石匠、筛匠、家人都不知蔡伦花这么多钱意欲何为。问他，他也不说。只是让家人把那些已经无法再穿的破旧衣服给他找来。一切准备停当，蔡伦也把这些东西搬到小溪旁，漂净破布，放入石臼，一下下地捣起来。直捣得胳膊酸疼抬不起来，直捣得破布成浆看不出布丝。他又把浆放入一个大木盆中，用水稀释，再用筛子在稀浆中抄来抄去，果然在筛上形成薄薄的一层絮状的膜。他把这张膜扣到石块上晒，半个时辰以后，就揭下一张纸来。这纸的外观比以前见到的略显细匀一些，不过仍很粗糙，不能折，一折就断。当纸浆捣成时，不见布丝，而抄成纸晾干以后，布丝便清晰可辨。蔡伦想，主要是纸浆捣得不够碎的缘故。于是他加长捣纸浆时间，加重杵的重量。但效果并不理想。自己家的破衣服用光了，可心的纸还是没有造出来。乡亲们听说蔡黄门要造纸，有了纸以后穷人的孩子们也可以读书了，便纷纷把自己家的破衣服抱来送给蔡伦。有一个烧石灰的老汉抱来的衣服特别多，也特别破。老汉说：“我们烧石灰的人，衣服就是破得快。满身都是灰，加上汗水雨水，衣服都沤糟烂了。”蔡伦听了这话，突然想到生石灰放到水中咕噜冒泡的情景。对！石灰可以把衣服泡烂！第二天，他先把破衣服放在水中，再加上几块生石灰。只见生石灰很快化成细末，水中泛着白沫。放了一天，漂净再捣，果然容易捣多了，并且捣得又细又烂，用手指一拈，像面粉一样细腻。用这种纸浆抄成的纸，又细又软又白，可以像绢那样折叠而不断。他一连抄成几十张纸，回家又裁成一般大小的方块，把《尚书》抄在上面，一部《尚书》全部抄完，用线订在一起，只有二指厚。而用竹简木简抄成的《尚书》，要有两大抱！

全村的破衣服都被蔡伦用光了，他把造成的纸分给大家，让他们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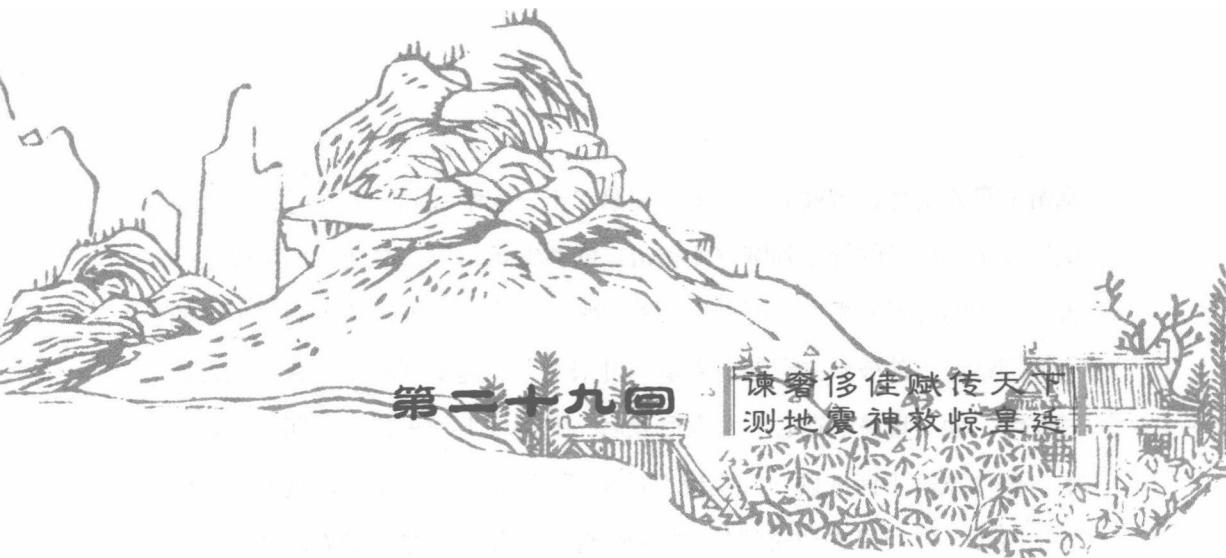
写字。可是再收集破衣服，就收集不上来了。一位打鱼的村民说：“我家的破渔网很多，何不一试？”蔡伦说：“正是！”便去几户渔民家收集破渔网。由于使用了石灰，破渔网也能捣碎造成纸来。蔡伦又继续试验：布鞋、破绳头，都能造纸。这些原料还是不足，他又用树皮，也能造成又软又薄的纸来。在湖南郴州北郊，有个黄门村，村边有个大石臼，至今尚存。人们传说，蔡伦的家原来就住在这里。那大石臼，便是蔡伦捣纸浆的石臼。郴州的造纸业兴旺了一千多年，人们说这都是蔡伦传下来的遗业。

蔡伦假满还京时，把自己用各种原料造成的纸以及用这种纸抄成的书都带了回来，并把它献给和帝。不久，和帝驾崩，邓太后临朝听政，便命蔡伦领人建立造纸作坊，推广蔡伦的纸，首先在宫中使用，以后又在给皇族和邓家子弟办的学校中使用。这种纸方便、廉价，很快在民间推广开来。不久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西域、阿拉伯各国，一直传到全世界。蔡伦在我国人民群众创造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项发明，推动了全世界文化的发展，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造纸术是把人类送上文明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梯，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蔡伦的名字。

元初元年（公元 114 年），邓太后为了表彰蔡伦造纸的功绩，又奖励他侍奉皇帝、太后多年，特封他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此后，人们便把蔡伦发明的纸叫做蔡侯纸。后来，蔡伦又被升为长乐太仆，是一种掌管皇室车马与牧畜之事的官职，官位较高，属九卿之一。对蔡伦的提升重用，也表明了邓太后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元初四年（公元 117 年），邓太后召集谒者、博士、良史等学者校订书籍时，还令蔡伦监察这项活动。

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安帝宠幸外戚，外戚排斥宦官。安帝刘祜是章帝的孙子，清河孝王刘庆的儿子。而刘庆是

章帝宋贵人所生，曾被立为太子。在第二十一回中我们曾介绍过，章帝窦皇后为了使自己的继子刘肇（即和帝）能够继承帝位，在建初四年设法陷害了刘庆的母亲宋贵人，把宋贵人姊妹俩打入冷宫。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小黄门蔡伦，曾被派去跟随别人审问过宋贵人。这事刘庆及外戚曾经告诉过安帝，他一直忌恨在心。邓太后死后，安帝马上找来蔡伦，问是否有此事。蔡伦直言不讳地说：“臣确有此事。”安帝说：“那么，就不用我诏告廷尉了，你自己去自首吧！”蔡伦知道，廷尉为了讨好安帝，是不会善待轻饶他的。为了不受廷尉的污辱，蔡伦泰然自若地回家洗了个澡，穿戴整齐，然后饮毒药自杀。这位为全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完成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蔡伦，就这样饮恨于九泉之下了。



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蔡伦，在后汉王朝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无辜的牺牲品。蔡伦死后不久，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张衡又成长起来，他同样为人类科学技术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衡是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召县南）人，少年时代就写得一手好文章。为了学得更多的文学知识和自然知识，他青年时代到三辅地区游学，以后又到京师洛阳求学。张衡不但精通五经，对六艺也十分感兴趣。所谓六艺，是指礼（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等的总称）、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驭车马）、书（书法）、数（数学）六种技艺。人们公认年轻的张衡才高于世，而他自己却非常谦虚谨慎，毫无骄气。永元年间（公元89—105年），张衡曾被举为孝廉。他说：“君子不患位之不立，而患德之不崇；不患禄之不伙，而患知之不博。”意思是人生在世，不怕当不上大官，而怕品德不高；不怕俸禄不多，而怕学问太少。因此，他没有应征去做官。以后，州郡多次请他去做官吏，他都没有去。当时，正是中兴时代的末期，后汉王朝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的苦心经营，经

济实力达到了鼎盛时期，社会财富比较丰富，战事不多。王公贵族当中滋生了奢侈腐化的风气，大肆兴建楼台观阁、园林苑囿。他觉得这是国家衰落的开始，想批评这种现象。他在前后十年的时间里，一面读书学习，一面写作，终于写成了两篇大赋《西京赋》和《东京赋》，用以批评当时的奢侈之风。在《西京赋》中，他极力铺陈了前汉首都西京长安兴盛时期的华丽，人们极尽奢侈的能事，“攒（cuān，撺）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之奢靡”，聚积珍宝和各种新奇华丽的东西以达到奢靡的目的，“取乐今日，遑（huáng，皇）恤我后”，只求今天的快乐，不顾今后是否会衰败。他又说：“卫后兴于鬒（zhěn，枕。头发稠而黑）发，飞燕宠于体轻。尔乃逞志究欲，穷身极娱。”当年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因为一头黑而稠密的头发得幸，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因为身体轻盈而受宠。她们想怎样奢侈就怎样奢侈，达到了荒淫的极点。可是下场怎样呢？她们一个个地被别人取代，“曾仿佛其若梦，未一隅之能睹”。像逝去的噩梦一样，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张衡通过一系列的例证，告诫人们奢侈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在《东京赋》中，他又罗列了当今后汉王朝的达官贵人重新在东京洛阳掀起了奢靡之风。“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閈，立应门之将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云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chì，斥）、迎春、寿安、永宁。飞阁神行，莫我能形。”显宗就是明帝。这段赋是说明帝借助前代的兴盛。大兴土木，翻新了崇德殿，又建造了德阳殿。南边开了閈（wéi，韦）门，北边修了应门，都是十分雄壮高崇。东方路上修了云龙门，西边路上修了神虎门。门上立阙，表示按祖宗章法修成。四门之内，则有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八座宫殿。这些宫殿之



间架着飞阁，人不必在地面上走，而像神仙那样在天上（指天桥似的飞阁）行走。“为之者劳，居之者逸”。修建这些宫殿的人辛辛苦苦，居住这些宫殿的人安安逸逸。他劝人们“遵节俭，尚朴素”，“贱犀象，简珠玉。藏金于山，抵（zhǐ，纸。抛掷）璧于谷”，不要重视犀角象牙、珍珠宝玉，让黄金在矿山里埋着，让璧玉在山谷中放着。“所贵唯贤，所宝唯谷”，珍视贤才，珍视粮谷，这才能够“海内同悦”，全国人民欢欢喜喜。他还告诫统治者：“好殚（dān，丹）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追求享受珍宝异物，难免引起叛乱而导致忧患。“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水可以漂浮船只，也可以淹没它。实际上是说劳动人民能够养活统治者，也能够推翻统治者。

《西京赋》和《东京赋》合称“二京赋”。二赋加在一起，洋洋万言，规模宏大。现代的文学史家，对两汉大赋的评价不太高。又因为“二京赋”有模仿班固“二都赋”的倾向，所以认为“二京赋”的文学价值有限。但是，他对奢侈的痛恨，对人民群众价值的推崇，应该说是有独到之处的。这两篇大赋，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人们广为传抄。三百多年以后，到南北朝的时候，梁朝的昭明太子梁统编纂《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的时候，把这两篇赋全收进去了，使它流传至今。

安帝刘祜听说张衡精通五经六艺，擅长数学与制作技术，便征召张衡为郎中。张衡虽然不愿意为官，但他觉得在宫中当一个文官，可以接触大量的典籍，对于进一步深造是有好处的，便应召来到东京洛阳。不久升为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汉代以前，也负责修史。由于张衡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爱好和才能，他把自己的精力几乎全放到研究科学上面了。尽管太史令官秩不高，他也不在乎。他除研读经典、史籍中有

关天文历法的记载论述之外，还整夜地在灵台上观测天象。在观测中，他觉得古人留下的观测天象的仪器过于简陋，就整天研究和探索制造新的天文仪器。他把学习和研究当做乐趣，认为只有勤奋，才能有收获。顺帝时他继续当太史令。有人说：“安帝时你就当了五年太史令，官卑俸低，真是委屈了你。”张衡却说：“学非以要（yāo，腰）利而富贵。”学习不是为了取利和达到富贵的目的。他又说：“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已约博艺，无坚不钻。”有人以乘坐高贵华丽的车马穿戴高级官服为荣，我却觉得注意道德修养，讲究信用仁义，约束自己，博学多艺，敢于攻克任何难关才是美德。他又说：“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人生勤奋才有意义，不主动索取哪里会有收获！

张衡对人们迷信谶纬非常反感，公开发表反对谶纬的言论。他知道，前代很多人因为反对图谶而受到迫害，轻者妻离子散，重者命丧黄泉。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必须实事求是地证明谶纬之说的虚妄。他曾经向顺帝上疏说：“当年以汉代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称得上是大事，那时谁用过谶？昭帝时的夏侯胜是通晓经书的学者，以道术立名，他的著述无一处提到图谶。刘向父子阅定各种图书，都没有提到过图谶的事。只是在成帝、哀帝之后才有人议论图谶的事。然而各种谶书所言，多是荒诞不经。谶书《春秋元命苞》中说公输般与墨翟生活于春秋，实际他们生活在战国。这类错谬很多，可见这些谶书肯定是欺世之徒伪造的。侍中贾逵曾经指出谶书中的矛盾虚伪之处三十多件，那些谶纬之徒皆不能自圆其说。永元年间，清河（今山东省临清县西）的宋景根据谶书推断要发生水灾。有些人听信了他们的话，便成群结队逃到山中。结果并未发水，坑骗了不少人。他们胡编一通是很容易的。这正好比画工不愿意画犬马，而愿意画



鬼。因为实在的事物难于画得像，而虚妄的东西可以随意乱涂，反正谁也没见过。所以，我认为应该禁绝图谶。”

那时人们特别看重地震，尤其是统治者。不仅因为地震能造成灾害，还因为他们认为地震是天对人，主要是对执政者的谴责和警告。张衡很注意研究地震。然而那些皇公贵族们却很瞧不起搞技术的人，认为制作技巧再精，也是工匠奴仆的事，达官贵人们是不屑一顾的。

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的一天，顺帝上朝后，张衡郑重其事地向他报告说：“启禀陛下，昨夜亥时，陇西方向发生地震。”顺帝听了，先是一震。满朝文武也皆惊愕无言。过了一会儿，顺帝说：“张卿为何在朝上出此戏言？朕几年来躬身治国，并无乖忤，何故天谴？”说罢哈哈大笑。文武百官也跟着哄堂大笑。一个宦官说：“太史令的玩笑开得过分了吧？当今圣上，政绩斐然，以此为戏，于君则大不敬啊！”张衡明白，大不敬是罪过，甚至是死罪。这些愚顽之徒竟要陷我于死地。 he 说道：“诸君有所不知。衡用心两年，乃造成候风地动仪一具，置于灵台。昨夜亥时，西北方龙口所衔铜丸落于蟾蜍（chán chú，蝉除）之口，故知陇西方向地震。地震乃大地自己所动，与天意无关，其可测便是证明。”顺帝说：“张卿，明日朕将派人前去验视，如无此事，你可服罪？”张衡答道：“臣愿服罪。”第二天，顺帝正在张罗派人赴陇西，有人还在悄悄地取笑张衡，忽有驿使来报：“前日午夜，陇西地震，毁房无数，竟有死于坍屋之下者。太守遣臣禀报陛下，并请赈恤灾民。”顺帝和群臣听罢，都瞪大眼睛，不知所措。殿上沉静很长时间，顺帝才说：“张卿，你的候风地动仪果然有此神效？如何造成？可请朕等一睹乎？”睹就是看。于是，张衡陪同顺帝和文武百官来到灵台，给他们讲解候风地动仪。只见一个铜铸的大尊，

圆径八尺（合今184厘米），八方各有一龙首，口衔铜丸。下有一铜铸蟾蜍，仰头张口。张衡讲解道：“此尊内直立一铜柱，名曰都柱。旁有八根连杆，各连龙口。何方地震，都柱倒向何方，击落龙首所衔铜丸，落于蟾蜍口中，便可知何方发生地震。”见到这台地震仪的人，上自皇帝，下至群臣宦官，莫不称奇。

太史令要负责制定和修正历法。而观测天象是确定历法的重要依据。当时人们观测星象有两种目的。一种是封建统治者认为星象的变化表示或预示人间的变化，所以对日食、月食，火星大冲、行星变化、流星彗星等总是密切观测，并做记录。另一个目的就是制定和修正历法，预报节气，以正农时。所以，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观测和记录星象变化。张衡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学习了前人经验中正确的东西。通过亲自观察，他觉得前人留下的测天仪器过于简陋，便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在顺帝时代造成了浑天仪。

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当过侍中的左中郎将（负责宫中护卫的将领）贾逵曾经造了一个太史黄道铜仪，但相当简陋，只能表示太阳的运行情况。张衡的浑天仪在太史黄道铜仪的基础上大大地改进了。浑天仪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铜球，表示天球，上面标出各个星座及其主要恒星的位置，还有几个围在天球外面的铜环，分别表示黄道（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运行，黄道是想象中太阳绕地运行的轨道）、赤道（二十八宿运行的轨道）和白道（月亮运行的轨道）。天球的圆周有一丈四尺六寸，还安上了水力转动机关。古代计时用铜漏，即把水装入一连串的相连通的容器中，最下的容器有小孔，水以一定的速度滴落下来，用以计时。张衡巧妙地把铜漏和浑天仪结合起来，漏下的水正好推动浑天仪缓缓转动，每昼夜转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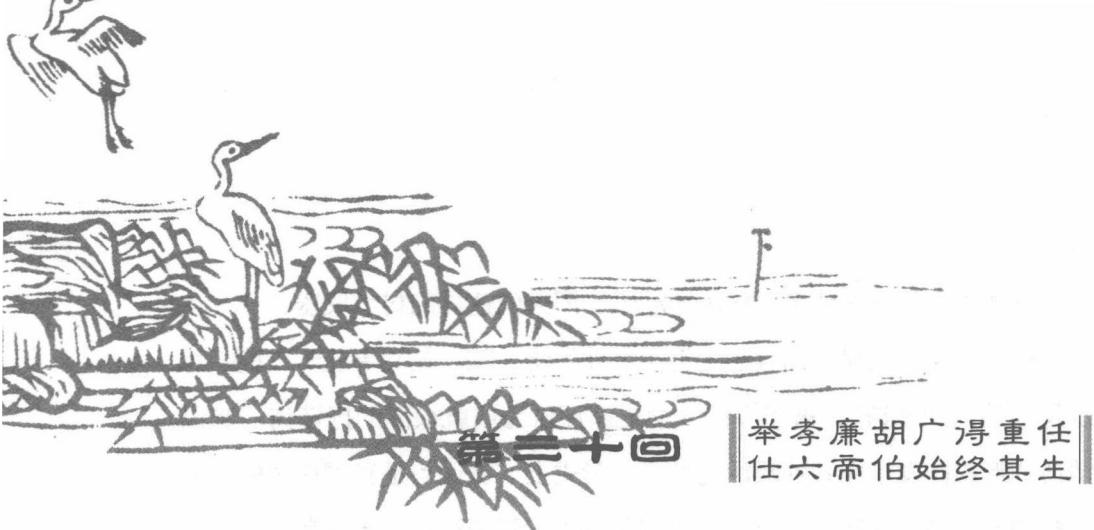
周。由于浑天仪的构造基本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所以它可以准确地反映每一时刻的天象情况。太阳、月亮、恒星、行星的位置都可以随时表示出来。有一次，张衡让一个宦官坐在放置浑天仪的室内，随时报告浑天仪表示的天象，而让其余来观察的人站在灵台上观天。结果浑天仪表示的天象和人们实际观察的情况完全相符。浑天仪的制造成功不但表明了我国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水平，反映了我国制造技术的发展水平，它还反映了后汉时代我国对天体构造的新认识。在这以前，我国人民认为“天圆地方”，即认为天是圆的穹窿，覆盖在四方的大地上。而后汉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学说——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鸡蛋），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这种学说认为地是像鸡蛋黄那样的球体，天则像鸡蛋清那样从四周包裹着地球。而浑天仪正是根据这种设想制造出来的。这种天体理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接近客观实际的天体理论。它比欧洲后来出现的地心说早一千几百年。根据浑天说制造的浑天仪，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仪器。张衡同样是一位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

永和初年（公元 136 年左右），张衡被派到河间，给河间王刘政当宰相。当时各个封国的国王，多半不遵守中央政府的法律制度，勾结豪右，欺压百姓，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河间王也不例外，所以社会治安很混乱。张衡到任以后，首先严整法度，暗地里调查了奸党的姓名，然后一网打尽。从此河间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从河间王刘政到普通百姓，都夸奖河间治理得好。郡中的豪强恶霸纷纷逃往外地。一些势力小的流氓地痞也不敢再为非作歹。他在河间三年，打官司的人很少，监狱几乎空了。干了三年，他觉得自己身体日益衰弱，便上疏请求退休。顺帝没有批准，反而征他回洛阳当了尚书。第二年即永和四年（公元 139 年）张衡病逝，终年

六十二岁。

张衡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候风地动仪、浑天仪这样的科学仪器，“二京赋”这样传世的大赋，而且还留下了另外的诗、赋、铭文等三十二篇。特别是他的《四愁诗》，被当今的文学史家评价为成就很高的抒情诗。它以情诗的形式抒发了作者的政治抱负，在形式上，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七言诗。在历史学上，他也有所建树。张衡经过认真的考证，指出了《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与典籍不合者十余处，还对王莽本传、更始建号等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张衡逝世一千八百年以后，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纪念。



第二十回

举孝廉胡广得重任
仕六帝伯始终其生

后汉帝国和前汉帝国一样，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政权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拥有大量的官吏。这些官吏是怎样产生的呢？那时还没有出现科举制，使用的是选举制。这里说的选举，与今日所说的选举不太一样。现在的选举多是下选择上，那时的选举是上选择下。然而上方官僚乃至皇帝的视野有限，不可能了解下级的所有人员的情况。所以，由上级选举（实际上应叫做选择）下级的制度又必须和下级向上级推荐人才的制度结合起来。就是由地方考察合适的人才，向上级推荐，供上级选择。这整个过程，就叫做察举。察举又因为选择人才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科目。如举贤良方正，是指推荐品德高尚的人当官；举孝廉是指推举孝敬父母行为廉洁的人当官；举秀才是指选择在某些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当官。但后汉时，因为光武帝名为秀，所以“秀才”犯了皇帝的讳，便把秀才改称茂才。在封建社会当中，真正大公无私的能有几人？严格地说来，也许一个也找不到。所以人们向上级乃至中央政府推荐的贤良方正、孝廉、茂才等，往往自己的亲信朋友。并且，随着政治制度的败坏，达官贵人之家，累世被选，便形成了门阀。这些门阀又垄断了官吏的选举。他们举的孝廉，往往

并不孝顺，甚至把父母赶出家门；他们举的秀才，往往学识浅薄。所以，那时有首歌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měng，蒙。是一种青蛙，胆小得很，听见点动静就跳到水里躲起来）。”当然，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们也不能尽选庸才当官吏，尽选胆小如鼠的人当将领。他们也得极力选择能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英才”、良将。

在安帝延光年间（公元122—125年），交趾太守法雄的儿子法真到郡里来看望父亲。法雄对儿子说：“快到年终察举之日了。我有意向朝廷举荐贤才，又怕目力不准。我素闻你很有眼力，今天你就帮我看看，哪个人是可以举荐的。”原来法雄这天已经发了请帖，请地方官吏到家里来聚会饮茶。法真在隔扇外找个地方坐下，越过窗棂（líng，灵），可以清楚地看到屋内人物的活动。散会之后，法雄问法真：“依你之见，何人可举？”法真这年还不到二十岁，他对父亲说：“儿观席间有一书生模样者，年长于儿，上中身材，自言姓胡。此人谈吐不凡，有雄才大略。如孝事父母，则可荐举。”法雄说：“吾儿眼力确是不错。此人姓胡名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省潜江西南）人。自幼丧父，事继母甚孝，凡家中劳务，亲自操作，不辞辛苦。此人现为我郡散吏（地位较低的官吏）。”于是，法雄便向朝廷推荐胡广为孝廉。胡广这年二十七岁。

各地推荐到京的孝廉，还要经过皇帝亲自考试，才能确定是否重用。胡广到京后，被试以章奏，就是向皇帝上陈的文书奏章。考试结果，安帝认为胡广应排在第一位。不过十几天，胡广就被拜为尚书郎。到了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胡广已经升了五次官，成为尚书仆射，是五位尚书官位最高的一个。胡广当了孝廉，消息在家乡传开了。三个月后，有



一位老汉来洛阳找胡广，说是认儿子，被胡广毫不客气地赶出家门。老汉对围观的人说：“老汉姓黄，家住交趾郡。胡广原是我的儿子。二十六年前，胡广只二岁，交趾大饥荒。我家本来贫穷，又逢荒年，难以自活。我与妻子断粮十日，妻子已经奄奄待毙，更无乳汁。喂养孩子的一点儿糙米也已吃光。眼看孩子快要饿死。我便心生一计，把他放入瓮(wèng，大坛子)中，顺水漂下，并附上一书，望拾得者养活之。后来，他果被下游几里处胡家拾去养活。待我得知孩子已有人收养时，妻子已经故去，我更贫穷，无力养活孩子，故未相认。”众人问道：“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可有什么标记？”老汉说：“有两个标记。一是后背项下有一红痣，当年指甲大小，如今或许略大。二是此子五月生。我们那里有个传说，五月生子必为天犬所食。若得活，必先从身上扔下一块肉喂天犬。其母生他时咬下一节小指。所以他左手小手指缺一节。”第一个标记他人不知，但胡广缺一节小指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所以，听者纷纷点头表示信服和同情。

胡广把老汉赶出后，家人又报：老汉在门外与围观者言讲他弃子之事。胡广觉得老汉这样宣传，于己大不利，便气势汹汹地推开街门，见老者正在讲说认子证据。胡广气急败坏，上前便是一脚，踢得老汉实实在在地跌坐在地。胡广说：“你再胡言乱语，我定不饶你！”有个围观的人好事，就问一句：“胡孝廉，你后背可有红痣？”胡广听见此问，脸顿时通红。其实，他心里明知老汉确是生父，养母也把瓮中信给他看过，并说：“你生父母养你二岁，也是不易。如不把你漂走，你也许早已饿死。他们于你也有恩。将来你若富贵，定去认亲。”如今生父找上门来，经济上的负担对他不算什么，然而他觉得认这样一个衣衫褴褛、面目黧黑的老汉为父，有失光彩，便不肯认。不想老汉却在门前做起宣传。真相既已揭穿，

胡广便彻底拉下了脸，说道：“对于生父说来，我已是死人，不复存在。”说罢，转身回家，关严街门。老汉爬起来，离开大门。步履蹒跚（pán shān，盘山）地离开了胡孝廉的家门。第二天，人们在洛水中发现了老汉的尸体。

这年，十八岁的顺帝想立皇后。在众多的贵人、采女中，有四位贵人是他最宠爱的。立谁为皇后呢？顺帝拿不准主意，又不想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位，便想用探筹的方法决定。探筹类似今天的抓阄（jiū，究）。顺帝美其名曰“以神定选”。胡广与另外两位尚书郭虔（qián，前）、史敞上疏谏道：“臣等窃闻陛下欲以探筹决定立后。这是祖宗典籍之中未尝见过的事情。用此方法选出的人未必是贤者，也不一定有德。人的区别是自然存在的。应考察一下她们的家庭出身，首先选择德行；德行难别再考察年纪；年纪相同再看外貌。还应参照典籍，以帮助陛下决断。”顺帝别无办法，也只好照此办理。梁贵人出身于富贵之家，书香门第，便立梁贵人为皇后。其实胡广等人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顺帝探筹选后，而是因为他们与梁贵人的哥哥梁冀是朋友，所以才这样引导年轻无知的顺帝按他们的圈套行事，从而使梁贵人中选。梁冀是个贪婪、阴险、毒辣的家伙。梁贵人立为皇后，开辟了他进一步干预朝政的道路，为后汉王朝再一次被外戚把持埋下了种子，也就是为后汉王朝的衰落乃至覆灭埋下了种子。这是后话，我们将在后面的几回中介绍。

当时有一位尚书令叫左雄，上书皇帝，建议修改察举之制。他引用孔子的话，认为人“四十而不惑”，四十岁才趋于成熟。以后再推荐孝廉、秀才之类，必须四十岁以上才有被推荐权，儒者应该考试经学，文吏需要考试章奏。胡广那时才三十八九岁，觉得左雄的建议是冲着他们这些“少



壮派”而来的。他又同郭虔、史敞联名向顺帝上书说：“国有大政，必事先讨论，征询故老们的意见，这才可以避免失策，保证行动不过头。臣等窃闻尚书令左雄书奏举孝廉皆限四十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jiān，尖。同笺，对上级或长者的书信)奏。陛下已下诏许之，并令臣等共同制定实施办法。臣等以为，皇帝的命令，意义十分重大，要记载在典籍之上，甚至雕刻于金石，留给后代，不能任意改变。所以陛下不可以不慎重。选举应因才而选，古无定制。甘罗十二为上卿，子奇十八主东阿(即成为东阿国的主宰。东阿在今山东省东阿县西南)，终军十八岁当博士，贾谊十八岁以诵诗属文而闻名于郡。所以，有志不在年高。今以左雄之言便改变章程，方便之处，利益所在，均未分明，恐众心难服。改变旧制度，不征求台阁三司的意见，做出决定之后再讨论，若驳回，则朝廷不便，若赞同，则是实行错误的意见。我等愚臣以为应宣示百官议论之后再重新决定。”顺帝看看他们的书奏，心中尤为不快，因为这几位大臣的话说得太不客气，简直近于教训皇帝了。但顺帝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时梁冀已经权倾朝廷，皇帝也不能不受他的节制。而胡广又是梁冀的同党。所以，顺帝只是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却又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正在这时，陈留郡(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太守去职，位置空缺。史敞等人便推荐胡广，把这个胡广吹得天花乱坠，什么“举不失德”了，“谦虚温雅”了，“柔而不犯，文而有礼”了，等等。顺帝却决定派胡广出任济阴太守。济阴郡在今山东省东明到单县一带，是陈留的邻郡。到任以后，胡广也举荐一位孝廉。但这位“孝廉”不孝父母，被人告发，胡广便因举人不实被免了济阴太守。但胡广的后台梁冀与同党们都为他活动，他很快又被任命为汝南太守。汝南是个大郡，地跨当今河南、安徽两省，

包括从今河南省漯河市到安徽省蒙城县之间的大片地区。在汝南任上，胡广的亲信陈公思杀了人找他自首，他不但未治陈公思的罪，反而把他放了。胡广因此被再次免官。但不久，又被拜为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升为司徒，成为宰相。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崩，在梁冀的操纵之下，立了一个两岁的小皇帝刘炳，号为冲帝，第二年刘炳就死了。再立一个八岁的皇帝刘缵（zuàn，纂），一年以后又被梁冀杀死，这个皇帝号为质帝。这两个小皇帝的故事将在后几回中介绍。质帝被弑以后，太尉李固主张立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梁冀觉得刘蒜年已长成，不好控制，品德又好，威信高，以后会成为他的祸害，便主张立年幼的蠡（lǐ，里）吾侯刘志。胡广看明白了梁冀的心思，便与司空赵戒支持梁冀，终于立年幼而又愚钝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后汉王朝腐败没落的桓灵之世从此开始。但胡广却因此更加受到梁冀的重用。梁冀罢免了李固，不久又诛杀了他，而以胡广代替李固为太尉。这段故事，我们也将将在下一回中介绍。胡广又因立桓帝的成功，被封为育阳安乐乡侯。胡广在政治斗争中获得不少经验，可谓老奸巨猾。他总是以退为进，经常表示谦虚，辞让自己的高官厚禄。在某一官爵上没等干长，除被罢免以外，他常以各种理由辞职，如有病了，年老了，天灾了，等等。所以，一般他在哪个岗位上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至少不会弄到使自己翻车的地步。最危急的一次是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大将军梁冀伏诛。作为梁冀的亲信，他却只受到夺爵士免为庶人的处分。但不久，又被拜为太中大夫，几年后又被拜为司徒。灵帝继位之后，胡广又与太傅参录尚书事（尚书台的负责人）。陈蕃在党锢事件中被诛，胡广又代替陈蕃成了太傅。胡广一直活到八十二岁，在熹平元年（公元172年）死去。他做官近六十



年，经历了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六代皇帝，六个皇帝都很重用他。每次辞职让位，总是用不了一年便重新被升任更重要的职位。他一生中当过一次司空、二次司徒、三次太尉，还做过一次太傅。在六位皇帝和达官贵人眼里，他是荣宠非常。可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很低。清代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王鸣盛说他是“小人之至无耻而享大福者”，是一个享受了极大的荣华富贵的最无耻的小人。

第三十一回

斗鸡国舅废立皇帝
跋扈将军弄权朝廷

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以孙程为首的十九名内官宦官杀了阎氏兄弟，立已经被废的太子济阴王刘保为帝，是为顺帝。七年之后，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十八岁的顺帝，又在胡广等人的挟持诱导之下，立梁贵人梁妠（nà，纳）为皇后。

梁后的家庭，历代都是后汉王朝的贵族。在王朝的宫廷斗争中也时有沉浮。她的五世曾祖梁统在光武帝刘秀时代也是一员大将，在跟随光武帝讨伐隗嚣、公孙述等的战斗中立过功，后被拜为九江（今安徽省北部）太守。曾祖父梁竦（梁统次子）共有三个女儿，其中的两个女儿都被章帝纳为贵人。小梁贵人生刘肇，被窦皇后养为己子，并立为太子。梁家暗自庆贺，被窦皇后得知，窦皇后杀害了两位梁贵人，梁竦死在狱中。刘肇就是以后的和帝，直到窦太后死后，他方知自己是梁氏所生，便追认生母为恭怀皇后。祖父梁雍是梁竦的次子。父亲梁商承袭爵号为乘氏侯。永建三年（公元 128 年），梁妠与自己的亲姑姑同时被选入内宫。

梁妠当贵人的时候，事事谦虚退让。顺帝宠爱她，经常亲幸，她就建议顺帝更多地亲幸其他贵人、美女，因此获得顺帝的好感。胡广的阴谋能



够得逞，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梁奐终于在四位贵人中独占鳌头，被立为皇后。

梁奐的哥哥梁冀是个贪婪残暴的人。他小时得了气管炎，缩脖塌腔，两肩上耸，像一只秃鹫。眼窝很深，看人总是死盯盯地，眼珠子不动地方。说话还有点结巴。他自幼放纵不羁，爱下棋，好玩鹰、玩狗、赛马、斗鸡，特别是斗鸡。他走到哪里，都有奴仆给他拎着鸡笼子。听说谁家的鸡能斗，一定要求比试。自己的鸡胜了，便哈哈大笑，眉飞色舞；自己的鸡输了，便一定要强买人家的鸡。

梁奐被立为皇后的第四年，即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梁冀借妹妹的光，被拜为河南尹。他当官，胡作非为，残暴无比，百姓、官僚都痛恨他。洛阳令吕放是梁冀父亲梁商的朋友。作为梁冀的下级，吕放深知梁冀的恶行及百姓对他的憎恨。在与梁商闲谈时，吕放多少透露一点真情，在梁商屡次追问的情况下，吕放说：“令郎（您的儿子）梁冀年轻有为，但涉世未深，常有横暴百姓之举，还应多加检点。”有一天，梁商看见儿子，就批评了他几句。梁冀暗想，除了吕放，无人敢向梁商说他的坏话。他并不害怕父亲，只是担心父亲知道事情的真相，在皇帝皇后面前对他有所非议。梁冀便派人在路上把吕放给暗杀了，然后到父亲那里说道：“吕放是否仇家太多？何以竟在路上被人暗杀？儿念吕放与大人世交，已让吕放之弟吕禹为洛阳令，令其尽快捉拿凶手。”吕禹不知梁冀之计，为兄报仇心切，在梁冀的纵容之下，逮捕了自家宗族宾客一百多人，全杀了。不久，梁商死。按封建礼法，父死子应守丧三年，守丧期间不能做官。但不久，梁冀就让梁皇后唆使顺帝，把自己拜为大将军，把弟弟梁不疑拜为河南尹。顺帝把国家的重要权柄交给了梁氏兄弟，埋下了又一颗动乱的种子。

顺帝荒淫无度，宠幸梁皇后，其他各位贵人、美人等也互相争风吃醋。朝政大权，掌握在胡作非为的梁冀及其党羽之手，政治日益腐败。国用不足，就千方百计地向农民加征租税。各种徭役也是接连不断，农民不胜负担，土地荒芜，生活无着。就说“奉献”吧，南海郡（今广东省东部）出产荔枝，荔枝极易腐烂，难以存放，而皇帝又爱吃鲜荔枝。为了保证皇帝吃到鲜荔枝，便每十里设一“置”，五里设一“候”。每个置和候都设快马、骑士，像驿站那样把荔枝一站一站地传到洛阳。马要用最快的速度奔跑，护送荔枝的人累死的，遇到险阻发生意外而死的，路人来不及躲闪被快马践踏而死的，一路颇多。安帝时曾经禁止过一回，顺帝时又恢复了快传荔枝的“置”和“候”，真是劳民伤财。农民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压榨和盘剥，是难以一一叙述的。

由于生活在这样极端的困苦之下，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建康元年（公元144年），九江农民范容、周生等发动起义，转战于江淮之间。顺帝派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去讨伐，这两个人死在义军刀下。阴陵（今安徽省蚌埠凤阳）人徐凤、马勉也起而响应。徐凤身穿绛紫战袍，佩黑色绶带，称为无上将军。马勉头戴鹿皮冠，身着黄袍，带玉印，被推为皇帝，称为黄帝。因为汉朝以火为自己的标志，崇尚红色，用红色代表火。而徐凤、马勉起义军以土为标志，以黄色代表土，因为土能压灭烈火，表示推翻汉朝统治的决心。他们在当涂山中筑营作为根据地，又攻克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农民张婴等也聚众响应，占据广陵。历阳（今安徽省和县）农民华孟自称黑帝，因为当时人们认为黑色代表水，而水能灭火，同样表示了与汉朝廷水火不相容的决心。华孟攻破了九江郡（今安徽省凤阳县南）。被派去镇压起义的中郎将赵序



吓得龟缩在东城县（今安徽省定远县东）不敢动，只好谎报斩杀起义军首级数百。但起义军实际上未受丝毫损失，力量仍强，攻克并烧毁了东城县城，赵序狼狈逃回洛阳，被弃市（判死刑）。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也纷纷反叛，后汉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建康元年（公元 144 年）八月，内外交困的顺帝死了，年仅三十岁。顺帝妻妾虽然众多，只有姓虞的美人生了个儿子叫刘炳，这年才两岁。七月时，梁皇后看出顺帝身体不妙，自己又没生儿子，便急急忙忙立刘炳为皇太子。一个月后顺帝果然归天，便由刘炳继皇帝位，号为冲帝。梁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并下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协助尚书台总揽国家大事。梁冀表面上推辞不就，实际上更加横暴了。不承想冲帝刘炳先天不足，又是个短命鬼，在位仅四个多月，在永嘉元年（公元 145 年）正月就死了。

顺帝只这么一个儿子，如今天折，由谁来当皇帝呢？梁太后觉得，九江、广陵一带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凶，如果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出，恐怕于军心不利，便同李固等协商，准备征来王侯选定继任之人之后再给冲帝发丧。李固反对这样做，他说：“冲帝虽然年幼，但既为皇帝，便是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民和天神都会有知，哪有臣子反而秘而不宣的道理？当年秦始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杀害扶苏，以致亡国；即以眼前而论，北乡侯死时，阎氏及其兄弟也是秘而不发丧，引起孙程等十九侯诛杀阎氏兄弟的大乱。所以，秘不发丧的事绝对办不得！”梁太后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皇帝人选。李固说：“清河王刘蒜，已经成年，有德行有威信，可以立为皇帝。”而梁冀则主张立渤海孝王刘鸿的儿子刘缵为帝。刘鸿是章帝的玄孙。刘缵生得聪明伶俐，这年只

有八岁。梁冀认为，第一，他年纪小，易于控制，还政的时间晚；第二，刘鸿是梁冀的朋友，还能不嘱咐自己的儿子听梁冀的？于是，他就暗地里与妹妹梁太后谋划，欲立刘缵为帝。李固说：“希望将军审详大计，像周勃、霍光立文帝、宣帝那样，为社稷着想，而不要像邓太后、阎太后那样立幼废长。”梁冀哪里听得进李固的劝告？他用王青盖车把刘缵迎入南宫，先封为建平侯，然后举行即位典礼。

有一点使梁冀感到意外的，是刘缵年纪虽小，却聪明过人，对于朝廷上的事十分注意，一点就透。这使梁冀很不安。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江一带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tú，途），朝廷虽派重兵镇压，仍是此伏彼起。梁太后说：“九江一带，连年战乱，民失其业。应抚慰饥民，对遗尸原野者给以安葬，以顺民心。民以食为天，生业发展，盗贼（指农民起义）自息。”梁冀不等妹妹说完，便抢着说：“抚慰之策，下策也。刀兵到处，盗贼可灭。太后切勿姑息。”接着又命令尚书台道：“台省草诏：令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太守王喜率本郡兵万人去九江讨贼。”起草诏令，应由皇帝和太后指示，因为诏令是最高统治者的命令。而梁冀却擅自起草诏令，根本没把九岁的质帝和听政的太后放在眼里。其时广陵郡的农民起义正在轰轰烈烈，王喜自身难保，哪里抽得出兵力去镇压九江的农民起义？所以梁冀的命令没有行得通。梁冀大怒道：“王喜见诏不行，逗留本郡，不肯讨贼，其罪大焉！”梁太后说：“广陵盗贼尚未平息，以王喜驰援九江实属不易。”质帝刘缵也插嘴说：“此正用将之时，不可妄杀。”梁冀哪里肯听太后和小皇帝的话？便道：“尚书台草诏：‘王喜讨贼不利，逗留不前，收捕下狱’！”尚书台的尚书们多半是梁冀安插的亲信，把梁冀的话当做圣旨，也和梁冀一样没把小皇帝和太后放在眼里，便



按梁冀的意思，以皇帝的名义草拟了诏书，传檄广陵。刘缵十分气愤，指着梁冀对大臣们说：“此跋扈将军也。”跋扈，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强凌弱，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现在人们也用跋扈二字，如飞扬跋扈，意思大体相同。梁冀听了刘缵的话，大吃一惊，黄色的眼珠在深深的眼窝里定住半天，鹰钩鼻子尖上渗出了汗珠。心想：“刘缵现在才九岁，就骂我是跋扈将军，显然是对我的专权大为不满。几年之后，他若是长大成人，还能给我梁冀好果子吃？”五十年前窦宪兄弟的下场又浮现在他的眼前。沉思良久，梁冀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便下殿了。

本初元年六月的一天，梁冀指使一个小黄门（宦官）给质帝刘缵送一碗煮饼，这是刘缵比较爱吃的东西。谁知他吃了这碗煮饼之后，腹痛难忍，心里烦躁，忙令人召李固来。李固急忙赶来，问质帝：“陛下为何突然发病？”刘缵说：“我吃小黄门所上煮饼，腹中苦闷。速上饮水，得水也许还能活。”这时梁冀也赶到了，假惺惺地说：“不可饮水，饮水会吐。”他知道，喝了水，药力就会被冲淡。如果呕吐，更会把毒药排出。梁冀的话说罢不久，刘缵倒地而亡，七窍流血。梁冀一把抓住送饼的小黄门喝道：“是你送的煮饼？”便不由分说，举剑就刺。那小太监一边躲一边分辩：“将军，是麾下让我进……”话未说完，梁冀的剑早已刺穿了小太监的喉咙。李固见质帝已死，真相实际上也已大白，伏在质帝尸体上痛哭失声。

质帝死后，梁冀心里明白，李固等人已经看穿他鸩杀质帝的内情，因此一直想陷害李固。而李固也明白梁冀的阴谋，便找来司徒胡广、司空赵戒联名给梁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把天下送给人家容易，为天下求得合适的人选难。选立皇帝是最为重要，也最令人忧虑的大事。国家的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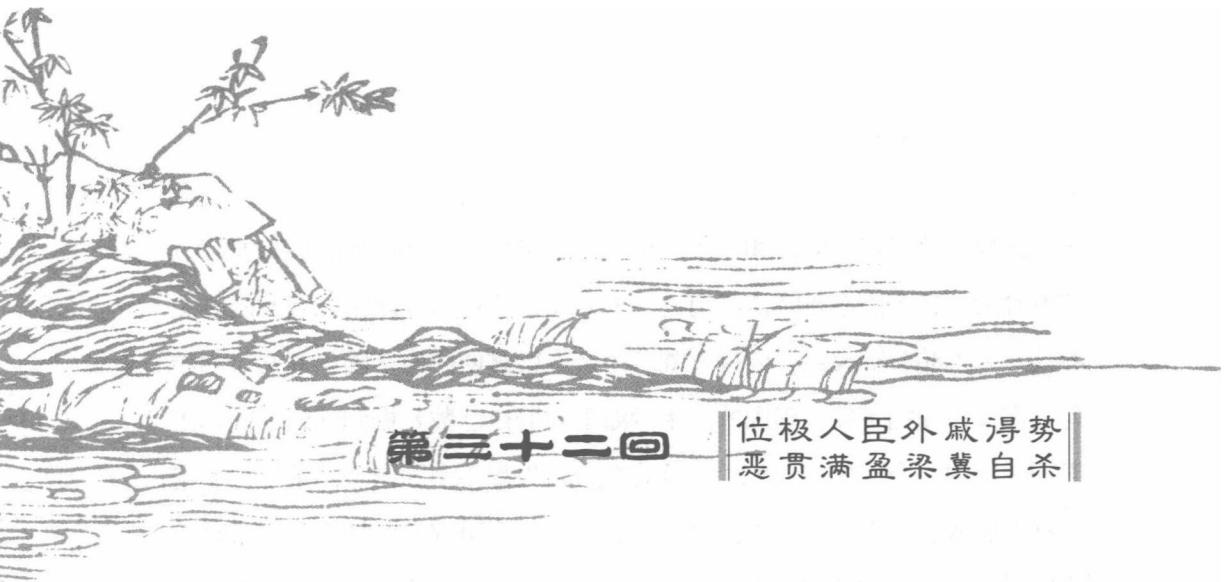


在此一举！”梁冀看了信，便召集群臣商议立帝之事。李固、胡广、赵戒以及大鸿胪杜乔等人都认为应该立清河王刘蒜，因为他品德高尚，聪明智慧，又是顺帝关系最近的亲属。而梁冀另有打算：刘蒜德高望重，特别是冲帝死后，有人曾提议立清河王，被梁冀否决。他肯定会忌恨在心。梁冀主张立蠡吾侯刘志。因为在质帝死前，梁刘两家即已议亲，刘志欲娶梁冀的妹妹梁女莹为妻。如果立刘志为帝，他梁冀岂不是又成为国舅？但在讨论的时候，众大臣多数不同意梁冀的意见。他又没有能够说服众大臣的正当理由，只好议而未决，不欢而散。当晚，中常侍宦官曹腾来到梁冀家，对他说：“梁将军家几辈子都是皇亲，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宾客无数。他们能没有什么差错吗？清河王刘蒜聪明而又严厉，如果当真立为皇帝，恐怕将军不久就会大祸临头。只有立蠡吾侯刘志，才能长保富贵。”梁冀当然赞成曹腾的话。第二天，他又召集群臣开会。这一次他先发制人，首先就气势汹汹地发言说：“昨日议立皇帝，有人极力主张立清河王刘蒜。已有人报知与我：朝中大臣，妄为不法，结交刘蒜，欲立为帝，欲为自己求福。他们的居心十分明白！”司徒胡广、司空赵戒以下的百官群僚让梁冀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看梁冀一眼，低着头说：“唯大将军之命是从！”只有李固与大鸿胪杜乔不服。李固说：“将军之言差矣！……”未等李固说完一句话，梁冀厉声下令道：“罢会（即散会）！”会后，李固还是拉着梁冀要讲清道理。梁冀根本不听，把手一甩下令道：“备王青盖车，去蠡吾侯府！”李固又去拜见梁太后，太后非但不肯听，反而下令罢免李固官爵。

梁冀率亲信百官护着王青盖车从蠡吾侯府中把刘志接到南宫，立为皇帝，史称桓帝。刘志这年十五了，但仍由太后听政，实际上仍由梁冀把持

国家大权。第二年，即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清河国（即刘蒜的封国）首府甘陵（在今山东省临清县附近）人刘文，魏郡（今河南、河北两省交界处）人刘鮒分别反叛，要拥立刘蒜为帝。梁冀便诬告李固与刘文、刘鮒勾结谋反，逮捕下狱。李固的门生渤海王刘调自己戴着枷到朝廷证明李固无罪，河内（今河南省北部）赵承等数十人也都为李固作证。梁太后不得已把李固放了，李固从狱中出来，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喊万岁。梁冀听说以后，十分害怕李固的存在，重新上书诬告李固。李固知难免一死，便给胡广、赵戒写信说道：“我李固受国厚恩，因此竭尽全力，不顾死亡，要扶持王室，使汉朝重新兴旺发达。梁冀迷惑你们，你们顺从他，以吉为凶，以成为败。汉代的衰微恐怕就要从此开始了。你们受国家厚禄，却不知扶助国家，以后正直的史家难道不会把你们的丑行书上一笔？我虽身死，义已得矣！”胡广、赵戒看了信，惭愧得直掉眼泪。

梁太后接受梁冀的意见，再次收捕李固，下狱处死，就连李固的两个儿子也没有放过。



第三十二回

位极人臣外戚得势
恶贯满盈梁冀自杀

封建社会里，十分崇尚礼节，把“礼”吹到十分神圣的地位。然而，“礼”在实际上也是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过是封建政治任意摆布的奴仆而已。梁女莹本来是梁奐梁太后的亲妹妹。刘志当了皇帝以后，因为曾与梁女莹有过婚约，又畏惧梁冀的权势，便于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即他当皇帝的第二年，立梁女莹为皇后。桓帝刘志虽然不是顺帝的亲儿子，但也是本家，未出五服，并且是顺帝的正式继承人。于是，亲姐妹梁奐与梁女莹便成了婆媳关系。

梁冀把妹妹嫁给桓帝，并不是无代价的。政治上的关系且不说，仅聘金（彩礼）就是黄金二万斤，还有大雁、璧玉、车马、束帛等实物。并给梁冀增封一万三千户，给他建大规模的高级宅第，增加他的私人属官。为他服务的私人属官比三公多一倍。梁冀的弟弟梁不疑被封为颍阳侯，小弟梁蒙被封为西平侯，梁冀的儿子梁胤（yìn，印）被封为襄邑侯，各食邑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再给梁冀增邑一万户，加上以前所封共达三万户。弘农人宰宣是个专门溜须拍马的人，想向梁冀讨好，上疏说：“大将军梁冀的功劳不亚于周公，不但应封其子为侯，也应封其妻为君。”

桓帝不敢不从，便封梁冀的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今河南省禹县），租税每年达五千万，享受长公主的待遇。

梁冀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唯独怕妻子孙寿，因为孙寿抓住了他的把柄。梁冀的私生活十分淫乱。当年梁冀的父亲梁商向顺帝贡献一名漂亮女子，姓友名通期。友通期在宫中不太本分，被退了回来。梁商不敢留，想把她嫁人。梁冀把她偷偷接到一个住处。正赶上梁商死了，梁冀就与友通期同居。孙寿利用苍头把友通期诱骗到家，剪去头发，狠揍一顿，扬言要向皇帝告发。梁冀怕丢丑，给孙寿跪下叩头，又托丈母娘说情，孙寿才答应把这事暂时压下。梁冀顺水推舟，趁友通期在自己家中，继续与她私通，还生了一个孩子叫伯玉。孙寿让儿子梁胤趁机打死友通期。孙寿自己也并不老实清白。梁冀有个奴才叫秦宫，备受梁冀宠爱，当上名为太仓令的官，可以随便出入梁家。孙寿便以与秦宫议事为名，与秦宫私通。待孙寿被封了君，更加美得不知如何是好。她非常会打扮，也会作态。她把眉描得又细又长，称为愁眉；在眼睛下面稍微抹点青色，像刚哭过的样子，名为啼妆；把发髻挽在一侧，称为堕马髻；走路也作病态，摇摇晃晃，好像支不住身子，叫做折腰步；笑的时候不大张嘴，像是牙疼的样子，叫做龋齿笑。她的这些媚态风靡一时，洛阳的富家女子纷纷仿效。梁冀也觉得孙寿的这些媚态确实很美，对她又怕又宠。他逐渐免去一些梁家的官爵，说是为了谦让，实际上这些官爵都给孙寿娘家的人了。孙寿娘家十余人因此当上了大官。孙家也成了显赫一时的人家。

梁冀、孙寿还派人到属县去，看谁家有钱，就诬告人家有罪，没收人家的财产。扶风的土财主士孙奋十分有钱，也十分小气，吝啬得出名。有一次出门住店，第一个晚上不讲价，第二天要走时问店家多少钱。店家



说：“本店每宿五十钱。”士孙奋怒道：“你何不早说？这般简陋的旅店怎值五十钱？我只能给你二十钱！”店家无奈，只好放他走。走时问他：“你如何与扶风士孙奋一般小气？”梁冀闻知他有钱又小气，就送去一批马要卖给他，要价五千钱。士孙奋一看，确是好马，要价也不高，但他讨价还价惯了，顺口说道：“我只能给你三千钱！”买梁冀的东西是不能还价的，梁冀大怒，到县衙告士孙奋盗窃珍贵白珠十斛、紫金（即紫铜）千斤，准备反叛。梁冀告状，县官怎敢说个不字？便立即逮捕士孙奋，拷打致死。梁冀“没收”士孙奋全部家产一亿七千余万。

各地贡献给皇帝的珍奇宝物、食品等都得先送到梁家。到梁家送礼的求官的请罪的人络绎不绝。梁冀犹感不足，还勾通外国，广求异物。他的手下人横暴各地，奸淫妇女，殴打吏卒，百姓怨声不止。和平元年梁太后死了，梁冀更加有恃无恐。

梁冀大修宅第。孙寿也在对面大兴土木，修建别馆，一家人的两处宅第东西相对，互相炫耀。住室都分内室外室，墙壁和房柱都雕刻镂花，钉铜钉，涂彩漆。当时的房子窗户都不大。有钱人家窗子糊绫、绢之类丝织品，穷人家无物可糊，冬天堵死，夏季打开。梁家的房子有窗有牖（yǒu，有。小窗），糊的是素绢，精细无比。居室、厅堂之外，还有台、阁，以长廊联结。台与阁之间悬石以为桥。仓库里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宝物。马厩里养着极为珍贵的西域汗血马。又广开园圃，积土筑山，按崤山的样子堆成九峰，全长十里。山中有深林峭壁、瀑布深涧，天然的一样。还豢养着珍禽异兽，或飞或奔，千姿百态，极尽铺张奢侈之能事。别看梁冀孙寿各修宅第，出门却共乘玉辇（niǎn，捻。皇帝和达官贵人乘坐的车），用人拉车，羽毛做伞盖，金银做装饰。他们在各处宅第园圃逛来逛去，还跟

着许多艺伎，奏乐唱歌，击鼓鸣钟，常常通宵达旦。客人太多，他们又只顾游玩，无暇会客，客人想见到他们，就得给门人送钱，否则不给传告。把门的都成了家藏千金的富户。他还按皇家的规格样式大量开拓林苑。梁家的林苑东到荥阳，西至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北），南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北抵河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附近），星罗棋布，大小参差，数不胜数。他派管家在苑界插上大旗，上书“民不得犯”四字。还在河南城（今洛阳市）西围一兔苑，数十里长，抓来活兔，在毛上剪个记号，放回野地中。谁要是打死了梁家的兔子就要处死。有一位西域商人不知有此禁令，误杀一只梁家的兔子，被抓起来审问拷打，共有十三人受牵连而死。他又在洛阳城西建一别馆，专门收纳奸刁之徒，还收买良家子弟为奴，名曰“自卖人”，总数多达几千人。

元嘉元年（公元 151 年），梁冀授意桓帝大会公卿，讨论给梁冀以特殊待遇的问题。尚书台奏曰：梁冀有援立当今皇帝之功，应该给予特殊的待遇：按萧何的礼仪对待，上殿见陛下不必跪拜，并可带剑上朝；按邓禹的标准增封四县；按霍光的规格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宅院。每次朝会，地位均应高于三公，且今后永远依此行事。这样高的待遇，梁冀仍旧不满足，满脸的不快。从此，国家的权柄更多地控制在梁冀手中，他也更加凶残蛮横。皇朝机密大事必须同他商议。皇宫卫士、宦官多数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的大事小情，全有人向他报告。百官升迁，须先到梁冀府上谢恩，然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如果有人对他稍有不敬，便会遭到杀身之祸。下邳人吴树被拜为宛令，辞谢梁冀时，梁冀要吴树关照他在宛县的党羽。而吴树却劝他多为朝廷着想。梁冀大为不快。后来吴树当了荆州刺史，梁冀设宴款待，暗在酒中下毒，吴树从梁府出来，



就死在车上。

梁冀的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一家先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当皇后，六人当贵人，被封为君的有七人，男子娶公主的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皇帝不过是他手中的玩偶，天下大权实际上是操在梁冀手中。梁皇后在后宫之中同样是飞扬跋扈，特别忌妒其他贵人、美人等生男孩。如果有人生了男孩则加以暗害。

桓帝对自己的傀儡地位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是，他的身边，从群臣百官到宦官后妃，几乎都是梁家的人及其党羽。所以，他是什么也不敢说，但心中却愤愤不平。对梁皇后，也是表面上应酬，内心设防。因此对梁皇后的亲幸渐疏。梁皇后心里有数，自己又没生儿子，所以心情一直抑郁不乐。

自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至永寿二年（公元 156 年）十余年间，洛阳连续发生了七次地震，五次日食。太史令陈授说：“连年地震，日食屡见，此乃天谴大将军秉政。”这话传到梁冀耳朵里，他便唆使洛阳令给陈授编造罪名，把陈授抓到洛阳狱中拷打而死。

后宫有一位贵人姓邓名猛，是和帝邓皇后弟弟邓香的女儿。邓香死后，母亲改嫁给梁纪。而梁纪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舅。邓贵人受到桓帝的宠爱。梁冀想，我的妹妹梁皇后失宠，我让你刘志还是逃不出我的手心，便认邓贵人为干女儿，改姓为梁。桓帝真是忍无可忍了。

延熹二年，梁皇后忧郁成病而死。已经二十七岁的桓帝刘志想乘机除掉梁氏的势力，又无法下手，有一次上厕所，他想到，只有这里没有梁氏的耳目，便把宦官唐衡叫到厕所，悄悄地问他：“你们宦官之中，都有谁不与梁大将军来往？”唐衡小声答道：“单超、左悺（guǎn，管）前些天

到河南尹梁不疑府上办事，梁不疑说他们怠慢，便把他们的兄弟下到洛阳狱中，二人登门道歉，才予释放。徐璜、具瑗（yuàn，院）二人经常在私下里对梁大将军擅权表示不满。”桓帝又让唐衡把单超、左悺叫进厕所，说道：“大将军梁冀兄弟专擅国权，压迫外官内侍，公卿百官都得按他们的旨意办事。朕已忍无可忍，今欲诛之，各位常侍意下如何？”单超等人答道：“梁冀乃是国贼，早已当诛。然而下臣等力量微弱，不知陛下尊意如何？”桓帝说：“朕早已下了决心，要除掉梁氏国贼。希望你们几位想想办法。”几个宦官答道：“办法是有的，只怕陛下态度不坚决。”桓帝说：“奸臣把持国家权力，正应当伏法。朕决不会迟疑！”于是，又把徐璜、具瑗找了来，共同商议了诛灭梁氏的办法。单超挽起袖子，伸出胳膊给桓帝说：“请陛下为誓！”桓帝在单超胳膊上咬一口，直到咬出血，算作盟誓。

桓帝的行动，梁冀有所察觉，就派一个叫张恽的小黄门以侍候皇帝为名，到内宫去观察动静，以防有变。以前梁冀经常派亲信、宦官去内宫，所以他觉得这次也是顺理成章的，不会发生意外。而这一次具瑗却以擅入内宫欲图不轨的罪名，把张恽抓了起来。桓帝便借此机会到前殿召集诸尚书开会，派尚书令尹勋持节召集丞、郎以下的官中中下层官吏携带武器保卫内宫，派黄门令具瑗率领左、右御马厩的兵士、虎贲、羽林等处卫士共一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了梁冀的宅院，并派光禄勋袁盱（xū，须）持节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这就等于罢了梁冀的官，宣布改封梁冀为比景都乡侯。实际上是要把他流放到比景地区。由于桓帝以开会为名把尚书们拘到一处，使他们无法与梁冀保持联系；桓帝用来采取行动的又都是中下层官吏，避开了梁冀的亲信。在这种情况下，梁冀自知大势已去，与妻孙寿皆自杀。梁冀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及其亲信、亲



属，包括孙寿的亲属全部被逮捕下狱，判死刑。宫中大官僚受牵连被诛的几十人，被罢官的三百余人，朝廷几乎抓空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公卿百官不知如何是好，街市沸沸扬扬，都在议论、猜测宫中的变化，好几天才安定下来。待到百姓知道梁氏被诛灭，人心大快，奔走相告。

桓帝宣布没收梁冀的财产，变卖得钱三十多亿，以充皇帝所用，减天下半年租税。梁氏的园圃林苑也都变卖给农民，还下令奖励这次政变的有功之人。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封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并每人赐钱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赐钱一千三百万。这五名宦官同日受封，世称五侯，从此飞扬跋扈于后宫。

这次政变，消灭了外戚梁氏的势力，却又重开了宦官专权的时代，朝政更加混乱。五侯中，除单超不久病死外，其余四侯横暴天下。民谣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墮。”意思是：左悺具有回天之力，其实是说他控制了皇帝；具瑗傲慢、富贵无比，无人可同他并坐；徐璜像一只卧虎那样残暴；唐衡为所欲为，两端愿用哪端就用哪端。他们像比赛似的大兴土木，起宅第，楼观壮丽，穷极技巧。他们还经常强抢良家女子给家人当姬妾，或买奴仆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儿子养活（宦官不能生孩子）。他们像盗贼一样胡作非为，天下又增添了新的祸害。从此，统治阶级的精力全放到内部纷争之中，政坛上的争斗愈演愈烈，甚至不共戴天，你死我活。而在这一片狗咬狗的厮杀之中，生产荒废，天灾不断，广大农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存。后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在内部的纷争之中并不情愿地培育了埋葬自己的政治力量。而桓帝、灵帝的荒淫无耻，促使后汉王朝崩溃的政治进程加速地进行下去。



第三十三回

破柱取奸宦官畏惧
禁锢党人李膺归乡

桓帝刘志从梁氏外戚手中夺回权力以后，立邓猛女为皇后，当年邓猛女曾被梁冀认作干女儿，改姓梁。桓帝很讨厌这个梁字，便让她改姓薄。后来，有司（负责某方面工作的官吏）奏，猛女本郎中邓宣之女，便又恢复姓邓。刘志从受人挟持到自己说了算，更加荒淫无耻，为所欲为。他派人到处征集美女，后宫贵人、美人、采女共达五六千人。她们的奴仆使役几倍于此。桓帝只顾自己花天酒地，哪里还有心思顾及政事？朝政便听任亲信宦官“五侯”及依附于他们的大臣去处理。宦官们从此更加有恃无恐，专擅朝政，假公营私，为所欲为。他们的亲属也都借机当了大官。单超的弟弟单安当了河东太守，侄子单匡当了济阴太守；徐璜的弟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的弟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的弟弟具恭为沛相。他们在哪里当官，哪里的百姓就遭殃。

徐璜的侄子徐宣当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南）县令。已故的汝南太守李嵩家住在下邳。他有一个女儿，生得漂亮。徐家曾向李嵩为徐宣求婚。李家根本没有把宦官放在眼里，没有答理徐家。如今徐宣当了下邳令，第一件事就是领着一队士卒来到李嵩家，不由分说，拉上李家姑娘就走。拉到



县令府上，把李家姑娘绑在木柱上，徐宣便下令：“以此女为靶，练习射箭，多中者有赏。”像游戏一样，士卒们把李家姑娘乱箭射死，就地掩埋。有人把这事告到邻郡东海国相黄浮那里。黄浮听罢，火冒三丈。他知道徐宣的家属住在东海，便把徐宣及家属不分老少全部抓起来拷问。不少人畏于徐璜权势，替徐宣讲情。黄浮拍案说道：“徐宣乃是国贼。今日一定要杀了他，明日我因此而掉脑袋，死也瞑目！”于是宣布斩杀徐宣，把徐宣尸体陈列在大街上，不准掩埋。全部徐家党羽为之震惊，而百姓拍手称快。徐璜向桓帝哭诉，桓帝大怒，把黄浮免官，剃光头发，以示惩罚。桓帝护着胡作非为的宦官，宦官们更加横行霸道，无人敢管，天下深受其害，时有农民起义发生。

小黄门张让参与了诛杀梁冀的政变，立了一点小功，便居功自傲。他的弟弟张朔因为张让的关系被拜为野王县（今河南省沁阳县）县令。张朔贪残无道，甚至任意杀害孕妇，剖腹取乐。他听说野王县所在的河南尹新来一位府尹，名叫李膺。此人执法严厉，不畏强暴。张朔害怕李膺追查他的罪行，便逃到京师，藏到张让家中。

李膺是颍川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人。他年轻时代就以性格耿直，不喜结交宾客知名。曾经被举为孝廉，后来被司徒胡广举为高官。不久，担任了青州刺史。他为政清廉，执法严厉，那些贪官污吏听说李膺来当刺史，除了他的朋友陈仲举乐于继续当郡太守之外，其余的郡守和七十个县的县令全部弃官潜逃。他重新任命官吏，由于少了贪官，全州兴盛安宁，后来他又改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太守、蜀郡（今四川）太守，还担任过护乌桓校尉。护乌桓校尉是防卫北部少数民族的武官。北部的鲜卑族经常侵犯内地。李膺率军抵抗，亲自冒着箭矢，多次打败鲜卑的进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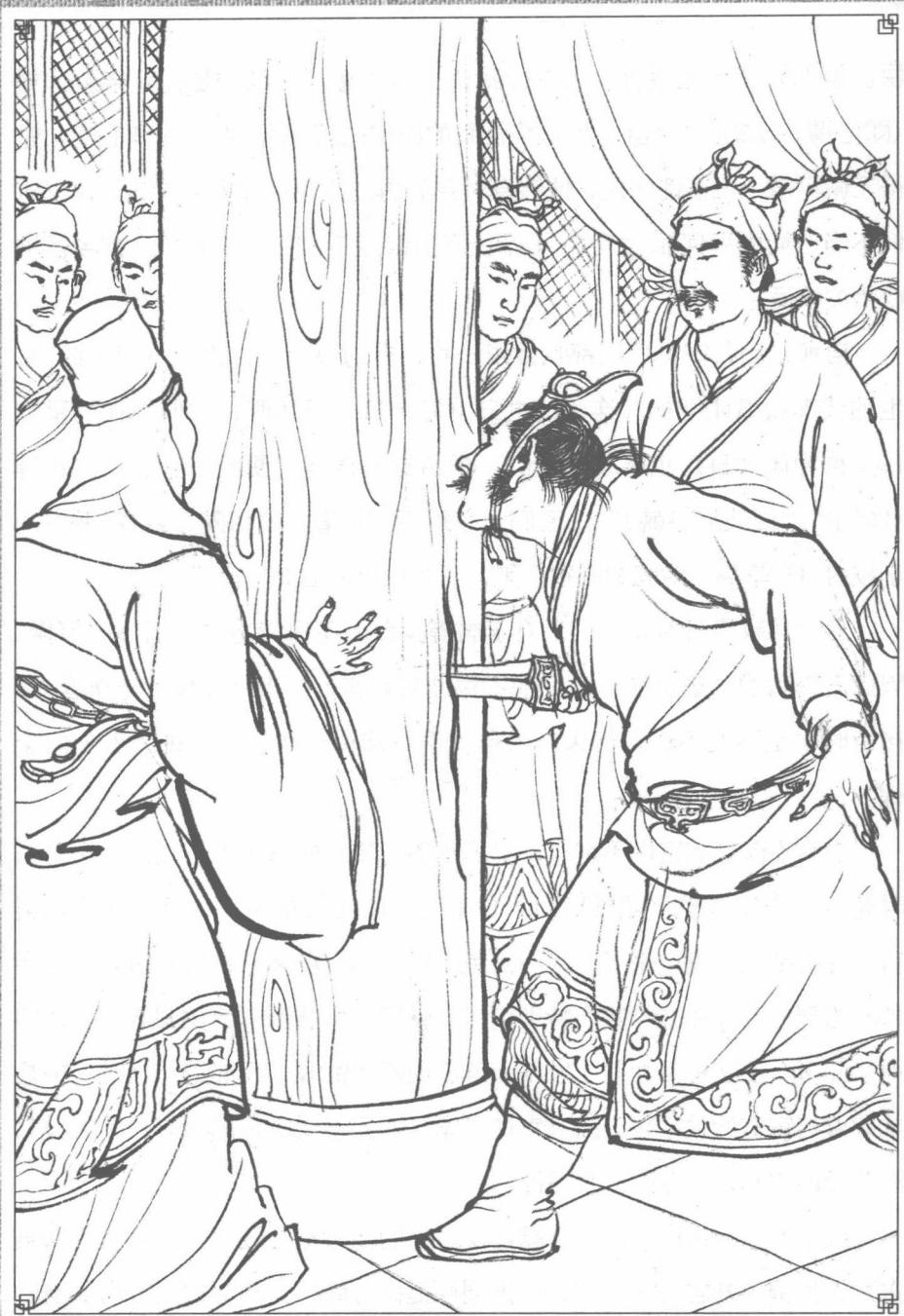
北方的少数民族部队首领也都很惧怕他。以后李膺在与宦官的较量中被免了官。但是他的威望非常高。他回家住在纶氏县（今河南省洛阳市南），教授经书。来听他讲课的人常达千人以上。南阳名门樊陵请求当他的门徒，李膺因为樊陵阿附宦官，拒而不受。有一个叫荀爽的学者去见李膺，可是又无人推荐，便经常等候在李膺门外。有一天李膺出门，但赶车的人突然发病，荀爽急忙自荐说：“我会赶车！”便给李膺赶了一趟车。回来后逢人便夸耀：“我今日为李君驾车！”可见李膺的威信名望有多高了。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进犯云中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一带）。桓帝知道李膺能胜任抵御鲜卑的任务，便派他当了度辽将军，负责北疆边防。在这之前，不但鲜卑进犯，羌、疏勒、龟兹等边疆少数民族也经常抄掠张掖、酒泉（皆在今甘肃省张掖、酒泉处）、云中诸郡，百姓经常受害。李膺当了度辽将军以后，安抚和武力攻击两手并用，那些过去经常犯边的少数民族军队纷纷退去，并送还被俘虏的百姓。从此，李膺的名声又震动了四夷。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李膺被拜为河南尹。上任不久，有人向他报告：作恶多端的张朔，就藏在其兄宦官张让家中。如不能把张朔清除，今后会为害更甚。

李膺想，这个宦官张让，年纪虽然不大，但刁钻奸猾，不抓住他的把柄，他是绝对不会交出张朔的。李膺便率领几个武士，化装成家丁的模样，跟随他前去张让家拜望。李膺一行被引到张让堂上。张让首先抱拳施礼，客气地说道：“府君今日如何有闲，肯光临寒舍？”李膺答道：“膺新到任，足下乃国家有功之臣，理当拜望！”两人寒暄几句后，李膺说：“听说贵府富丽堂皇，早想见识一番。”张让听见夸奖他豪富，心里美滋滋的，便领李膺等人各处参观。但刚要进入后堂，张让便说：“此屋最为简



陋，不值一看。”李膺一眼看出后堂的两根柱子特别出奇，忙说：“此堂的两根立柱实在少见，定是上好的楠木做成。”不等张让带路，李膺已经进入后堂，围着两根柱子转起来，嘴里连连说道：“好楠木，好楠木！长到这般粗，也得三百年光景。”他心里却在琢磨：“这两根柱子为何这般粗大？两个人合抱才围得过来。再说，柱子是新的，为何两侧都有裂纹？”张让指着另一根柱子说道：“请府君来看这一根。这是真正的益州楠木，系前年夏天所伐，逆汉水拉纤到汉中，去冬又浇水为冰，铺成冰道，拉到洛阳。”张让嘴里说着楠木，眼睛却盯着李膺。李膺乘张让不备，突然拔出短剑，在柱子的裂纹中一别，那柱子竟分为两半。原来内中是空的，张朔就藏身其中。几个“家丁”不由分说，上前缚住张朔，拉着就走。张让无奈，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李膺他们把弟弟带走了。不久，张朔弃市，张让便到桓帝面前哭诉，说其弟本无罪过，李膺不禀陛下，私入民宅，无故抓人，草菅人命，请桓帝为他做主，惩治李膺。

桓帝听了张让的话，很是气愤，便召李膺入见。桓帝怒气冲冲地问道：“李卿，是你强入民宅，草菅人命？”李膺回道：“陛下所言臣罪，不知指何事。不过，前日臣确抓获一罪犯弃市。此人作恶多端，竟杀死孕妇，剖腹观子，惨无人道。此人藏于中常侍张让家中，臣依法拿获，赃证俱在。”桓帝一听，也觉得理短，便想抓住个把柄，说道：“李卿将朕身边之人的亲属弃市，难道不该先禀报一声吗？”李膺沉着地应答道：“启禀陛下：战国之时，晋国卫成公犯法，晋文公抓获后回到京师。《春秋》赞扬了晋文公的义举。《礼》也说：公族有罪，虽然可以原谅，但执法者不能放纵。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到任七天而诛少正卯。今臣到任已经十日，只想到怠慢公务是罪过，没考虑迅速执法会是罪过。臣诚知陛下不





快。但如果陛下能宽容几天，让我杀尽这些恶棍，哪怕是让我亲就鼎镬（即俗谓下汤锅，指死），也是符合我的愿望的。”桓帝听了李膺的话，觉得无懈可击，无甚话好说，便转身对身后的张让说：“汝弟有罪，诛之有何不当？河南尹何罪之有？”桓帝让双方都退下。后来，张让从都乡侯被贬为关中侯。

自那以后，宦官们便都收敛了一些，有的很老实，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李膺抓住把柄。连休沐之日（每十日一天休假，类似现在的星期日，称为休沐日）也不敢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便问宦官们：“尔等（你们）为何战战兢兢？”宦官们一齐跪下叩头道：“请陛下为我们做主。李校尉（指李膺）对我辈心狠手黑，我辈日夜惧怕受其害。”

当时，政治日益腐败。只有李膺等少数人还保持着较为清高的节操。因此，李膺的声望更加提高。他不肯结交宾客，二十天才接待一次客人。接待时也是不迎不送。如果有人能被李膺接待一次，往往视为极大的荣耀。

李膺不仅对宦官们不客气，对那些恣意妄为的富家大户也很严厉。当时苑陵（今安徽省宣城县）的大户羊元群任北海郡太守，因为贪污被罢官，赃物都被搜查出来了，因而被免了官。羊元群离开郡府的时候，觉得郡府为郡守设计建造的厕所特别精巧，就把厕所装到车上拉回老家。李膺得知此事，便在桓帝面前告发羊元群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继续贪赃。但是羊元群与宦官的关系好，给宦官送了厚礼。桓帝受宦官的愚弄，不但没有治羊元群的罪，反而说李膺诬告。

桓帝刘志登帝位之前，称蠡吾侯。他的老师是甘陵（今山东省临清县东）人周福。刘志当了皇帝，便把周福提拔为尚书。周福的同乡房植当时

是河南尹。这两个人互相不服气，都结交一些朋友亲信，在一起议论对方的短长。民间流行一句歌谣，说的是：“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直线的工具，类似今天木工使用的弯尺。规矩在这里有比喻楷模的意思。房伯武是房植的字，周仲进是周福的字。从这时开始，人们把他们称为南北部党，开始出现了党人之说。这里所说的“党”，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帮派、小集团、宗派等一类说法。

当时的太学有三万多学生，以郭林宗、贾伟节二人为他们的领袖。郭、贾等人与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交上了朋友。陈蕃字仲举，就是李膺到青州当刺史时留下的唯一一位郡守。李膺、陈蕃等人，觉得宦官专擅朝政，在政治上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而这些太学生却是一股政治势力，并且将来可以出为各级官吏，形成政治影响。所以，平素不愿结交宾客的李膺、陈蕃等人，却成了太学生们的的朋友。他们在太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学生中流传的歌谣说：“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淑茂。”元礼是李膺的字，淑茂是王畅的字。渤海郡（今河北省东部）人公族进阶（公族是姓，进阶为名）、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人魏齐卿也都喜欢议论朝政，抨击豪强。这些人与太学生们的言论虽然只是一种清谈，左右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但它毕竟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舆论，所以公卿百官也都怕被他们说坏话，经常到这些人中间去讨好。

河内有一个叫张成的人，是个算卦先生。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他占算六十天以内皇帝会大赦天下，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了仇人，然后等待被赦。作为河南尹的李膺怎能容忍这般胡作非为？便派人逮捕了张成。然而张成在宦官中有许多朋友，他贿赂了宦官，只关押了七天就被释放了。李膺一怒之下再次逮捕张成，立即弃市。张成的弟子牢修便勾结宦官，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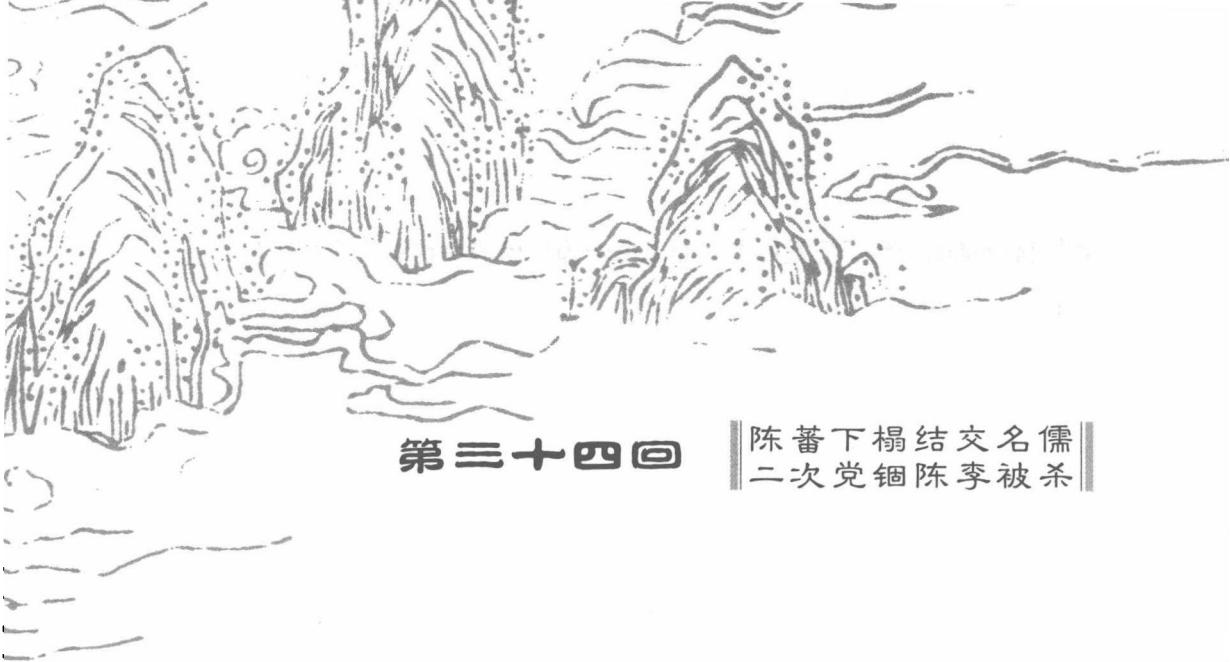


皇帝，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善于游说的人），交结各郡的学生，互相利用，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惑乱风俗。宦官们更是从中添油加醋。桓帝整天沉醉在花天酒地的后宫生活之中，哪里知道真实情况！并且李膺有几次也没有给皇上留面子，桓帝心里对他也总是疙疙瘩瘩的。见了这次牢修的奏疏，勃然大怒，下令各郡国大肆逮捕党人。凡与李膺及太学生郭林宗、贾伟节以及公族进阶、魏齐卿等人友好的，或常在一起议论朝政的，都是党人，布告天下，见到就抓。共计抓了二百多人，关到狱中。有的人没有抓到，就悬赏购求，派使者到各主要道路上堵截。一时搞得全国乌烟瘴气。

第二年，尚书霍谞（xǔ，许）、城门校尉窦武（与后汉初年的窦武同名）分别上书桓帝，为他们说情，证明他们无罪，桓帝才稍稍消了气，宣布赦免党人，但他们必须回到老家，“禁锢（gù，固）终身”。禁，是禁止活动的意思；锢，也是限制的意思。禁锢就是“就地监督”，终生不得为官。桓帝还下令把党人列出名单，由尚书台永远保存。此后，那些较为正直的官吏多数被免官放逐。代表奸邪势力的宦官集团更加飞扬跋扈。然而舆论是无法镇压的。统治阶级当中那些自命清高，正直的人士，仍旧在暗中议论朝政，推崇天下名士。他们给那些在党锢事件中受到打击迫害的知识分子、官吏加上各种称号，称颂他们。把窦武、刘淑、陈蕃三人称为三君，表示他们堪称君子，是天下的楷模。把李膺、魏朗等八人称为八俊，说他们是天下俊杰。还有什么八顾、八及、八厨等，都是称颂他们美德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党锢事件。在后汉王朝日益衰落的时刻，统治阶级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的两个集团展开了殊死搏斗，以李膺等人为代

表的官僚集团受到了沉重打击，而以桓帝为标榜的宦官集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第三十四回

陈蕃下榻结交名儒
二次党锢陈李被杀

桓帝立邓猛女为皇后以后，却又宠幸郭贵人。邓皇后和郭贵人争风吃醋，互相在桓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有一次邓皇后在桓帝面前诬告郭贵人，话说得太玄了，使人无法相信。桓帝本来就已经不大喜欢她了，这次一气之下，宣布废了她的皇后，把她送到“暴室”（即冷宫）软禁起来。邓后不几天就忧愤而死。但桓帝对郭贵人的宠爱也已减退，又宠爱上一个叫田圣的采女。采女是比美人还低一等的妃嫔。当时，窦武的女儿窦妙也已入宫为贵人。桓帝想立田圣为皇后，已经当了太尉的陈蕃等人极力反对，陈蕃说：“田圣出身贫贱之家，岂能立为皇后？今窦贵人系良家之女，其祖历代为功臣，父亦为当朝忠臣，宜立窦贵人为后。”桓帝无奈，只好立窦贵人为后。但立后以后，仍旧宠爱田圣，很少亲幸窦皇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桓帝觉得自己身体不妙，急急忙忙立田圣等九位采女为贵人。第二年十二月，桓帝就死了，活了三十六岁。在后汉的守业皇帝中，他还算是比较长寿的。

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后宫女人太多，互相争夺。谁的儿子能立为太子，继承皇位，将来荣宠无限。否则不但要平平庸庸地过着寡居生活，甚

至会受到迫害，所以每个后宫女人都想抢先生个男孩。能受到皇帝恩宠的女人，又都和太监有勾结。谁要生了儿子，总有无数双手等着暗害，很难成活。所以虽然桓帝后宫有成千女人，竟没有一个儿子。他死后的继承人又成了问题。

窦皇后当然地成了皇太后，她首先派人把田圣杀了，报了争宠之仇。又和父亲窦武密谋，派守光禄大夫刘儻持节率左右羽林到河间国（今河北省中部）奉迎河间王刘开的儿子刘宏进京。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正月，立刘宏为帝，他就是汉灵帝。刘宏这年十二岁，由窦太后临朝听政。以太尉陈蕃为太傅，窦武为大将军。由陈蕃、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即决定国家大事。

陈蕃是一个喜欢谏诤的人。年轻时，豫州刺史周景征召他当别驾从事，他不愿干。周景就在自己的车上刻上“陈仲举（陈蕃的字）座也”几个字。陈蕃觉得周景是诚心实意请他做官，才应召而来。但有一次同周景发生了争论，周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陈蕃把符传一扔，扬长而去。以后州郡几次请他为官，他都拒而不受。直到太尉李固推荐他当议郎，他才应召。后来升为乐安（今山东省利津、桓台一带）太守。乐安郡属青州，当时正逢李膺当刺史，贪官污吏都吓跑了，唯有陈蕃留下来。因此，陈蕃与李膺结成了非常好的关系。陈蕃在任上也是为官清廉，执法严厉。有人举一孝廉叫赵宣，说此人父母死后，不封墓道，在墓中陪父母尸体生活二十多年，十分孝顺。州郡多次征聘他。陈蕃听说还有这样少见的孝子，也接见了他。谈话中得知赵宣的五个孩子全是“服丧”的二十年生的。陈蕃大怒，斥责他欺世盗名，治了他的罪。当时大将军梁冀还在专权，写信想结交陈蕃。使者无缘相见，谎称李膺所荐。见面后，陈蕃知道是诈，勃然大



怒，令人笞杀（用藤条抽死）了梁冀使者。陈蕃因此被降职为修武（在今河南省获嘉县，距今修武县五十里）县令。不久又被拜为尚书。有人报告：零陵郡（今广西全州西南）、桂阳郡（今湖南郴州）一带山贼（就是山区的农民起义）很厉害。公卿极力主张进行军事讨伐，陈蕃上疏驳斥他们说：“当年高祖创业，与民休息，抚养百姓，把百姓看做赤子。如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赤子为害，是因为那里的官吏贪虐，残害百姓所致。臣以为应让百姓举奏贪官污吏，改选清廉奉公、依法办事之人主持那里的工作，爱护那里的人民，不必劳动陛下大兵，郡贼即可平定。”他的话得罪了那些贪官污吏，因此被降为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太守。他在豫章仍旧是既清高又严厉，不结交宾客，但对那些名儒却倍加礼敬。南昌（即今南昌）人徐稚，字孺子，家很贫穷，自己种地为生。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不肯接受，品德高尚，不肯当官。陈蕃请他出来做官，他见了陈蕃，谈得很投机，但仍是不肯做官。陈蕃也不勉强他。陈蕃在家中设一张坐榻，类似今天的床。平常吊起来不用，只有徐稚来时才放下来。唐代文学家王勃著名的《滕王阁序》中有“徐孺下陈蕃之榻”之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现在来了贵宾，常把住处称为下榻处，用的也是这个典故。

陈蕃又几次被征入京为官，几乎每次都因忤犯桓帝或宦官而被贬斥。有一次做光禄勋，他见有些宦官内宠过盛，便上疏说：“为社稷者，一心做对社稷有利的事；为人君者，只知取悦于人君。高祖有约，非功臣不封侯。而最近，一些无功之人也受封了，甚至一门之内数人受封。臣知现在奏此事为时已晚，封过的已成事实。但愿陛下从此而止。”他见后宫人太多，又上疏谏曰：“连年从民间收敛，十户有五六户承受不起，万民饥寒，无法生活。而后宫采女数千人，吃的是肉，穿的是绮（qǐ，起。有花

纹或图案的丝织品），胭脂粉黛之费不可计。民谣说：‘盗贼不过五女门’，说的是一家若有五个女孩，必定贫穷，小偷都不肯去偷。而后宫数千人，能不使国家贫穷？”桓帝无奈，便做个样子，放还宫女五百余人。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桓帝要到广城苑（在今河南省汝阳县东）打猎。陈蕃又谏止，毫不客气地说：“当今国家有三空之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更加兵戈不息，四方离散，应该是陛下焦心毁颜之时，怎能扬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去秋多雨，农民刚刚开始种麦，现在正是督促农民好好耕种的时候，怎能动员大批农民为陛下驱赶禽兽供陛下射猎呢？”陈蕃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共同负责选举官吏，他们不肯偏向权贵，因而被诬告，又被免了官。

延熹八年，陈蕃被拜为太尉。这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宦官又受到重用。他们打击、排斥忠良，互相攀附。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gǔn，滚）、河南尹李膺都因为违背桓帝的旨意与宦官作对而受到迫害。陈蕃为他们争理，痛哭流涕，桓帝也不肯听。小黄门赵津、南阳大奸猾张汜等人仗势犯法，分别被太原太守刘矩（zhì，质。无义，人名专用字）和南阳太守成瑨（jìn，晋）法办弃市；山阳（今山东省巨野南）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不义之财；东海国相黄浮诛杀胡作非为的下邳县令徐宣。这些忠心耿耿的官吏都被宦官怨恨，唆使桓帝治他们的罪。陈蕃便与司空刘茂、司徒刘矩共同为刘矩、成瑨、黄浮、翟超等人争辩。桓帝大为不快，刘矩、刘茂不敢再争，陈蕃独自再次上疏，桓帝更加恼怒，宦官们也更加痛恨陈蕃。仅仅因为陈蕃名气太大，威望太高，而无法加害于他。但刘矩、成瑨等人均死在狱中。

第二年，李膺等又因党事受到迫害，下狱拷问。陈蕃谏诤得更加厉



害。他说：“贤明之君，特别爱护辅佐皇帝的大臣；亡国之主，害怕听到耿直的话。商汤周武的兴盛，是因为用了伊尹、吕尚这样的贤臣；商纣的亡国，是因为失去了敢于直谏的大臣。司隶校尉李膺等人清白无辜，一心扶持社稷。因为正直忤犯龙颜（指皇帝），横加拷问，或禁锢，或弃市，或流放，这样做就要封闭天下人之口，使这一代人都变成聋子瞎子。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谗佞之人能把假话说得像真事一样，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请陛下明察才是。”桓帝根本听不进陈蕃的这些劝告，又一次策免了陈蕃的官。

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下诏说：“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今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陈蕃再次复官。当时尚书们害怕介入争立皇帝的事件之中，都托病不敢上朝。陈蕃写信责备他们说：“今皇帝未立，政事繁多，诸君为何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而躲藏于床榻？这不但于义不足，更谈不到仁了！”各位尚书这才来朝廷上班。灵帝即位以后，窦太后感激当年陈蕃争立皇后之功，封陈蕃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连续推辞十次，终于没有接受。陈蕃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

灵帝即位时仅十二岁，乳母赵娆跟随进宫侍奉。赵娆早早晚晚总在窦太后身旁，取得了窦太后的信任。而赵娆又与宦官曹节、王甫等相勾结，迷惑窦太后。窦太后很信任他们，给他们加官晋爵，任用他们的亲信。宦官们本来就把持了宫中的权力，现在又把窦太后拉过去，这使陈蕃非常担心。有一次陈蕃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坐在一起，见左右无人，悄声说道：“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自先帝时便操纵国权，浊乱海内，百姓都非常怨恨他们，认为天下不宁的原因即在彼等。若不诛杀他们，今后就更难解

决了。”窦武听了十分兴奋，说：“我亦有此意！”陈蕃用手推开坐席，站起来说：“我等共图大事，辅佐朝廷，同心协力，大计可成！”此后，他们便把那些志向相同的人安排到朝廷的重要岗位上：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在前次党锢及其他政治斗争中被废黜的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官职名）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人也都被征回朝廷。前越嶲（今四川省西昌市、攀枝花市一带。嶲读xī，郡）太守荀昱为从事中郎，颍川陈实做属吏，他们共同商议国家大计。因此天下雄俊之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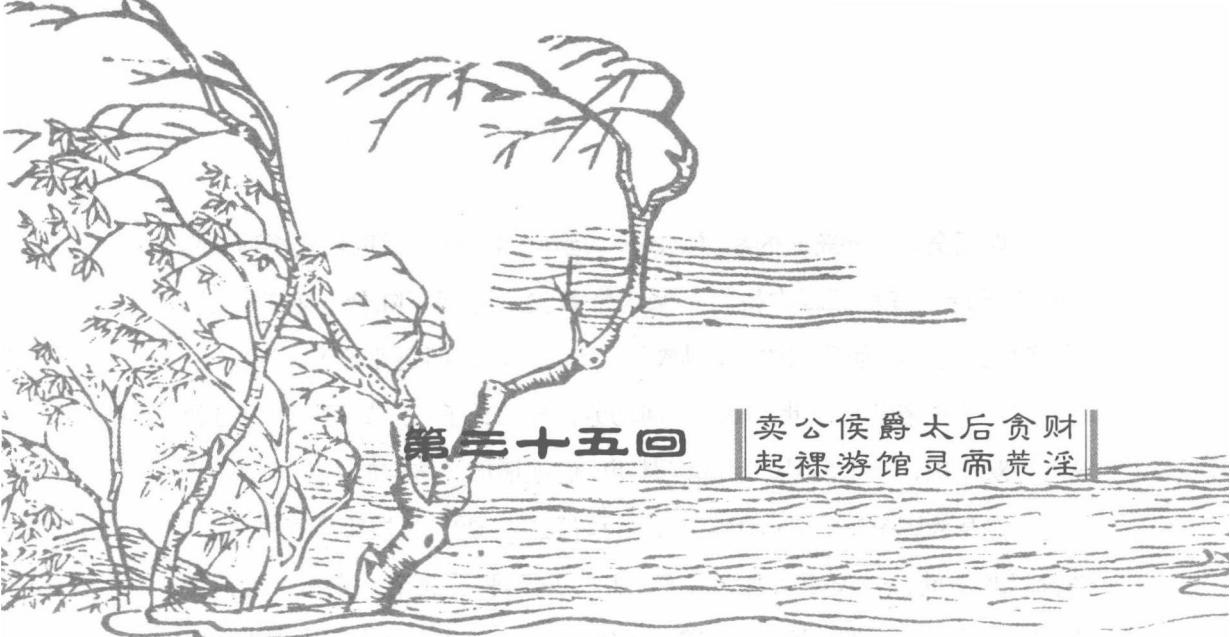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发生一次日食。陈蕃乘机建议窦武说：“前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萧望之竟被一个宦官石显陷害自杀。如今朝廷中的石显之流也有几十人。我陈蕃虽然已经快八十岁了，也愿意为将军除害。现在可借用日食的机会斥罢宦官，防止天下有变。赵娆及其他女尚书日夜夜惑乱太后，应该尽快把她们赶出宫去。请将军认真考虑。”窦武便对女儿窦太后说：“按惯例，黄门、常侍等宦官只能做些侍候内宫、看管门户、料理财物一类的事。现在他们参与政事，权力很大，子弟布满朝廷，做尽坏事，天下之人莫不怨恨。应该把他们或诛或废，以清理朝廷。”可是窦太后犹豫不决，说：“汉朝以来，历代都有宦官参与朝政的。要杀也只能杀其有罪者，岂可尽废邪？”当时宦官中专权最甚的是中常侍管霸和苏康，窦武便抓起他俩拷问，他俩受刑不过而死。窦武还多次建议太后诛曹节等宦官，窦太后总是迟疑。所以，一直拖延着不能采取行动。

拖到八月，有一个善于观察星象的刘瑜上疏太后说：“近日太白星（即金星）进入房座（房是二十八宿之一），标志着对忠臣不利。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其实，刘瑜是给窦武等人制造借口。窦武、陈蕃见信后，便



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奏请策免黄门令魏彪，用自己的亲信宦官代替。山冰又奏告宦官长乐尚书郑颺（lì，立）奸猾无状。于是逮捕郑颺，下北寺狱拷问。陈蕃说：“这样的人就应该立即杀头，不必审问。”窦武不听，让山冰、尹勋等人继续拷问郑颺。郑颺供曹节、王甫等宦官共同作恶。尹勋、山冰立即报告窦武，建议逮捕曹节等人。窦武还写了一封奏疏，建议诛灭宦官，然后便回家了。负责文书的宦官把窦武等人密谋的情况报告了长乐五官史（负责长乐宫的宦官头领）朱瑀，朱瑀偷出窦武的奏书，看后大骂：“宦官中放纵不法的自然当诛。我们有什么罪，要把我们全杀了？”朱瑀大声煽动道：“窦武已经上奏太后，要废掉皇帝！”然后连夜召集平素关系密切的宦官，挑身体强壮的十七人，歃（shà，煞）血为盟，发誓合力诛杀窦武。朱瑀把窦武要杀宦官的消息告诉曹节，曹节大吃一惊，连忙起床，告知灵帝说：“外面情况危急，请陛下快去德阳前殿。”小皇帝拔出剑就稀里糊涂地随曹节等人跑去，乳母赵娆等人护卫左右。然后关闭各个宫门，使人招来尚书，曹节用刀逼着尚书草写诏令：拜王甫为黄门令，并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尹勋、山冰。山冰不受诏，被王甫刺死，然后又杀死尹勋。曹节又派郑颺持节收捕窦武，窦武不受诏，骑马跑入步兵营，召集北军五校士兵数千人，宣布说：宦官谋反，大家尽力诛杀，立功者封侯受重赏。窦武率兵守在朱雀门。可是王甫的兵越来越多，把窦武的队伍团团围住。王甫向窦武的兵喊话：“窦武谋反，你们都是禁军，应当保卫宫省，为何随窦武反？先降者有赏！”北营兵本来就怕宦官，这事又来得突然，不知内情。看看宦官方面的兵越来越多，便纷纷逃跑。到天亮时已经快跑光了。窦武逃到洛阳都亭被宦官部队围住，自杀身亡，被割下首级。然后，宦官们大肆逮捕窦武的亲朋故

旧，皆族灭全家。而窦武的家属则被流放到日南。窦太后也被放逐到洛阳郊外的云台。宦官们再次得势，派人带着尖刀包围了陈蕃。陈蕃喊道：“大将军窦武忠心为国，你们休得放肆。宦官造反，何必诬窦氏无道？”王甫说道：“先帝刚刚去世，窦武有何功劳，兄弟父子一门封三侯？又征集宫人寻欢作乐，一个多月的时间家财便成亿地增加。这样的大臣难道是忠臣吗？你身为国家栋梁，阿附党人，还谈什么卫国？”说罢下令逮捕陈蕃，送黄门北寺狱，当天便杀害了陈蕃。宦官们还假手灵帝，宣布：凡是窦武、陈蕃的党徒全部禁锢。第二年，宦官侯览、曹节等再次诬告党人，大肆搜捕，李膺、朱寓等人都死在狱中。受牵连处死、流放、废黜、禁锢者达六七百人，逮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又下令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持续了十几年的第二次党锢事件，宦官集团在统治阶级的内讧中再次占了上风。



窦武谋诛宦官，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优柔寡断，反被宦官所害。窦太后被打入冷宫，仅免于一死。宦官们忌恨窦氏，对窦太后也百般虐待。熹平元年（公元 172 年），不到三十岁的窦太后在忧愤中离开人世。宦官们就用拉衣服的简陋的马车把窦太后尸体拉到城南一处破房子里停放，并且建议灵帝，不用太后规格，按贵人规格埋葬她。十七岁的灵帝刘宏，对窦太后还有点感情，没有窦太后，他也当不了皇帝。灵帝说：“太后亲立朕躬（亲自立我为皇帝），统承大业。《诗经》说：无德不报，无言不酬，怎能让太后以贵人之礼送终？”坚持按皇太后的规格安葬。到安葬那天，曹节等人又建议窦太后与桓帝分葬，也被一些忠于窦氏的大臣们驳回。

当年窦太后所以立刘宏为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刘宏的父亲刘苌（cháng，长）已经死了，这就少了一个权力的争夺者。刘宏继帝位以后，尊已故的父亲刘苌为孝仁皇，刘苌的陵墓称为慎陵。刘宏的母亲董氏被称为慎园贵人。不久，窦武被诛。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刘宏便把母亲接到宫中，尊为孝仁皇后。窦太后死后，孝仁皇后参与朝政，称董太后。

别看灵帝亲政时已经十七岁了，可他对政事还是一窍不通。朝政大事主要委托宦官和董太后去办。到了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干脆任命一些宦官担任宫内各官署的令、丞（负责人）。从此，各署的负责人全是宦官了。然而不通政事的刘宏却是很会玩儿的。他觉得外国的或少数民族的东西好，便穿胡服、住胡帐、睡胡床、坐胡人的坐垫、吃胡人的饭菜、听胡人的箜篌和笛子、看胡人跳的舞。京都贵戚也都向他学。

随着年纪的增长，刘宏奢侈的花样也越来越多。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刘宏已经二十七岁了。现有的皇家苑囿他已经玩腻了，要造新苑。本来在前汉时代，洛阳附近就造了上林苑，那里是“崇山巖巖（高山矗立着），深林巨木”，里面栽种奇花异草，养殖珍禽异兽。有醴（lǐ，礼）泉，有磐石，“玫瑰碧琳，珊瑚丛生”。各种水果树长年有果：樱桃春天摘，卢橘夏天收，刚从西域引进不久的蒲陶（葡萄）也是一架连着一架。顺帝阳嘉元年又造西苑，桓帝延熹二年再造显阳苑，还有平乐苑、鸿德苑，一苑更比一苑富丽堂皇，广阔无比。邓太后亲政时，已经将上林苑等苑的可垦土地赐给无地农民耕种，到这时也都已收回。刘宏意犹不足，还想造两个新苑，一曰毕圭（guī，归）苑，一曰灵琨苑。光禄勋杨赐谏止道：“臣闻陛下派出很多使者，丈量城南民田，准备造苑。掠夺农民肥田沃土，废弃百姓田园，不符合爱民如子之义。今城外有苑五六处，可以逞情意顺四节。应以夏禹住简陋宫殿为榜样，以抚慰万民。”四节是指皇帝每年四季进行的狩猎活动：春蒐（sōu，搜）、夏苗、秋狝（xiǎn，显）、冬狩（shòu，兽）。灵帝拿不准主意，向侍中任芝、乐松讨主意。他们两人说：“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战国时，齐宣王曾经问孟子：“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民



以为小；我的苑囿仅五里，民以为大，不知为什么？”孟子回答说，文王之囿虽大，与民共享，所以民不嫌大；您的苑囿虽小，自己独用，所以民以为大。”他俩生拉硬扯，在这里利用了这两句话，支持灵帝造苑。灵帝的苑是不会与民共享的。灵帝听说有了历史根据，便高高兴兴地下令动工。

这么大的工程，开支巨大。国库早已空虚，哪里来钱？还是董太后有办法，建议灵帝卖官。卖官不是董太后的发明。安帝永初三年（公元 109 年），邓太后刚刚临朝之时，曾经出卖过官爵，谁想当官，必须交一定的钱谷。那是因为财政非常困难，邓太后虽大力提倡节俭仍过不了关。以后经济好转，她再没有卖过。但灵帝的卖官已经“制度化”了。在这以前，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董太后就让在上林苑的西邸专设卖官机构，明码实价，按官秩定价：二千石的官定价二千万；四百石的官定价四百万……因为品德高尚应选者，减价一半或三分之一，再也不能少，否则别想当官。所得收入在西苑仓库中贮存，名曰礼钱。钱堆满了屋子。董太后想把这些钱作为私房，不愿动用。灵帝要造苑，就让他继续卖官。所以，卖官不但“制度化”，而且“长期化”了。廷尉崔烈算是个比较“清廉”的大臣，他想当司徒，享受了“优待价”，便花了五百万买个司徒。后来他儿子对他说：“大人实不该当这个三公。大家都在议论，嫌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这个典故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当时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庐江太守羊续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在那些封建官吏中，羊续算是比较清廉的，他不肯接受贿赂，而贿赂是当官的主要收入之一。据说有一个府丞送给他一条大活鱼，他就把那条鱼挂在房檐上不吃。以后这个府丞又来送，他就把上回已经挂干巴了的那条拿来给他

看，表明自己不受人礼。当时，有钱者所以买官，就是有了官位就可以敲诈勒索，可以十倍百倍地收回买官的“投资”，甚至是一本万利。而羊续不肯这样干，所以他比较穷。灵帝觉得羊续镇压农民起义比较有办法，就想提拔他为三公。但按“制度”，升为三公得交纳礼钱千万。专门收礼钱的官叫“左驺（zōu，邹）”，灵帝就派左驺去找羊续要钱。羊续拿不出钱，就坐在席上，抬起胳膊，以手指着自己那件带补丁的袍子说：“我的财产，只有这一件破袍子。”意思是拿不出买官的钱。左驺回去向灵帝报告，灵帝心中十分不快，提拔羊续为三公的事也就作罢了。

灵帝靠卖官的收入，令人在洛阳宣平门外造毕圭苑，周长一千五百步，里边修上假山、水池、钓鱼台。修好以后，将作大匠请灵帝去看。灵帝很不满意，嫌此苑太小。于是，又挨着这个毕圭苑再造一个新的毕圭苑，周长三千五百步，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倍，这回灵帝才算满意。将作大匠有了造毕圭苑的教训，再造灵琨苑时，也就更加铺张豪华，面积也扩得更大了。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灵帝又下令各地进奉好马，称为“调马”，并设置驃（lù，录）驥（jì，纪）厩，专门收容各地奉献来的好马。各州郡的官僚豪强为了讨好皇帝，互相争买好马，一下子就把马的价钱抬起来了，一匹好马贵至二百万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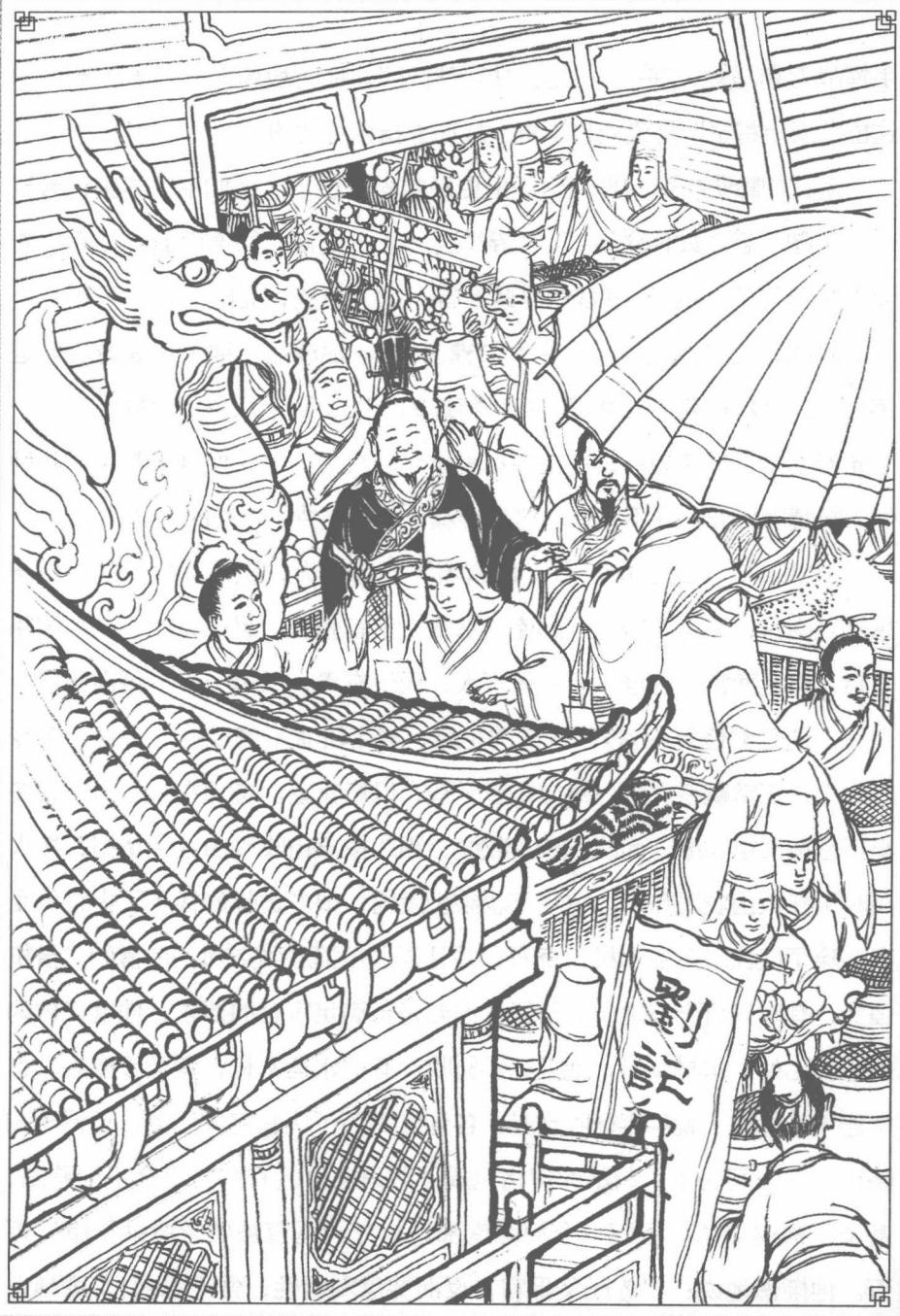
灵帝觉得穿着龙袍由仪仗和群臣前呼后拥地到各苑去游玩，已经不够味了，又太受限制。他就换上常人衣帽，轻装简从，到各苑去游玩。因为这样更随便。历代都有“微服（化装成百姓）私访”的皇帝，那多数是较为英明的君主想了解点民间的真实情况。灵帝的“微服”，却是为了更尽兴地游玩。“微服”了几次之后，他又觉得光在苑囿中玩还是腻得慌，又



想逛市场和街道。这下子宦官们有点慌了，不敢让他去。因为宦官们狐假虎威，大肆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建造园囿，规模样式甚至不亚于皇帝的。他们怕被灵帝发现，不敢让他上街。就以防止盗贼惊扰为名劝阻灵帝，灵帝害怕，便不敢去了。但宦官们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在宫殿院内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摊贩，然后让灵帝穿上商人的衣服，去游逛这人造的“列肆”。宦官们安排了宫女扮演的各种商人，在“市场”上叫卖，也有人扮演顾客购买。还有角抵戏、卖唱的、耍猴儿的，还有店家、顾客互相吵嘴打架厮斗的，好不热闹。灵帝混迹于其间，以为真正的市场也就是这个样子，好不开心。他也见物就买，与人争吵，十分尽兴。

过了几天，灵帝又打不起精神了，“市场”也不愿逛了。宦官们知道他是玩腻了。这一天，灵帝正悒悒不乐地坐在殿上，不时地发脾气呵斥小黄门。当然，老宦官他是不敢申斥的。有一个老宦官指着殿门外说：“陛下，请看谁来了？”只见一条狗头戴进贤冠，脖子上挂着绶带，摇头摆尾地走进殿来。灵帝端详了半天，才看出是一条狗，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嘴里还说道：“好一个狗官，好一个狗官！”宦官们都哈哈大笑。唯有文武百官，笑也不是，怒也不是。

宦官们知道这一游戏也不能使皇帝高兴几天。所以，未等灵帝玩狗兴衰，就又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他们找来四条非常老实的驴，驾一辆矮小的车，拉着灵帝在宫中满院子跑。灵帝又被这新的游戏吸引住了。开始时是驭手驾车他乘坐，以后又亲自驾车。由于灵帝喜欢，大臣们也都仿效。不久，这种四驴小车便作为游乐传到宫外，整个洛阳市的达官贵人都玩起驴车来，弄得一时间“洛阳驴贵”。待到整个洛阳淹没在驴车的尘土中的时候，灵帝的“驴车热”早已降温。他又自己想了个玩法：自称无上将军，





手挥战刀和马鞭，在平乐观前“指挥打仗”。那时战场上的战事不断，但这位“无上将军”是说死也不肯上战场去指挥打仗的。

宦官们黔驴技穷，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娱乐法了。他们不得不去请教灵帝：“陛下意欲如何游玩？”灵帝叫过一个老宦官，低声说道：“我想看女人光着身子游玩。”宦官们得此圣旨，顿开茅塞，立即行动，只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在西苑建起了千间“裸游馆”。建成后，请灵帝去游玩。进馆后，只见数百名年轻姑娘，都是特选的十四岁到十八岁的美妙女子，个个光着上身，只穿短裤，在馆中打闹游玩。灵帝一见，便身入其中，和她们一起嬉戏玩耍，好不尽兴。这项游戏，还算维持了较长的时间。

中平二年（公元 186 年），南宫着了一场大火，烧得纸片无遗。灵帝想修复南宫，又舍不得从西邸库中拿钱，宦官张让、赵忠就说：“今国用不足，修复南宫有困难。但宫殿事大，天下有责，只需令天下每亩田出十个钱，便足够修复南宫。”这样的主意，灵帝没有不赞成的。于是，下令各州郡在正常赋税之外，每亩贡献十钱，以修宫室。各地在执行当中，多半不是按田亩收缴，而改成按人收缴，因为按田亩收则由地主负担，按人头收则多数由农民负担。宦官们也乘机发财，很多贡献的钱入了宦官的私囊。除了征钱，还征木材、奇石，并且要求州郡送到京师。宦官们又借机强买，有时只给十分之一的价钱。谁要是不满足宦官的要求，他就找你的别扭。比如，木材到了，他迟迟不验收。有的水运木材，竟至于腐烂。宫室连年修不成，就年年征收贡献。各地官吏为了快些完成任务，不得不贿赂宦官。时间长了，贿赂的规格也成了明码实价。有些官吏拿不出贿赂，甚至于被逼自杀。巨鹿（今河北南部）太守司马直被要求缴纳贡献三百万。他惭愧地说：“为民父母官，反而要盘剥百姓，吾不忍为！”朝廷召

他进京贡献，行至孟津（河南省偃师县北），他写一封向朝廷指斥时弊的信，然后服毒药自杀。

灵帝出身侯家，并不富有，但他养成了贪财的习惯。卖官和搜刮得来的钱，他都想自己占有，便在西园修了万金堂，储藏金钱。又用搜刮来的钱在玉堂殿铸了四个铜人，四个黄铜钟，还铸了四个蛤蟆，嘴里能喷水。又设置了管理这些园囿的园囿署，以宦官为长官。

宫殿越修越大，越修越高，越修越漂亮。有一天，灵帝让宦官陪着在宫内游玩。一时高兴，便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宦官们听了哈哈大笑。走到高崇的永安台下，灵帝要登台观看。张让赶忙说：“天子不能登高，登高则百姓离散。”这是不着边际胡编乱造的一句话，而灵帝听后，不但这次没敢登高，以后竟再也没有上过高台。

其实，张让说的皇帝登高百姓离散的话，非经非典，而是他临时灵机一动，瞎编的胡话。不敢让灵帝登高远望才是他说此话的主要原因。灵帝宠幸宦官，把宦官当做父母，可称空前绝后。宦官得志，无所顾忌，他们在帮助灵帝敛财的同时，也猖狂地为自己敛财，都借机发了家。他们互相攀比着修建宅第，你的豪华，我比你还要豪华；你的奢侈，我比你更得奢侈。他们的宅第，就修在宫墙的外面。这些，灵帝是不知道的，他一心以为宦官们都是忠心耿耿地为他聚敛财富。宦官们不敢让灵帝知道真相，所以才编造瞎话吓唬他，使灵帝不敢登高，以免在高处看见他们的宅第。

灵帝的昏庸无耻，宦官的弄权朝廷，把这个后汉王朝搞得日益腐败不堪，人民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苦难最为深重的，要数周边的少数民族了。

居住在今青海一带的羌族，北方的乌桓，东北的鲜卑，南方的诸蛮，



在章帝时期，本来已经陆续归附后汉王朝。和帝、安帝以后，由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日益加重，后汉王朝国力下降，这些少数民族又纷纷反叛。灵帝的荒淫和昏庸，又把同少数民族的矛盾推向无法调和的地步。

在今四川省境内居住着一个称为板楯（shǔn，吮）蛮的少数民族，本来世代臣服于汉。但自桓帝时起，郡守常率兵征伐，板楯蛮便经常反叛。灵帝要派兵征讨，汉中郡人程包上书说：“板楯蛮曾助我平定羌族叛乱，号为神兵。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亦多亏板楯蛮的帮助。最近益州叛乱，也是依靠板楯蛮的部队讨平的。板楯蛮对我汉朝如此忠诚，屡建功勋，本来没有叛逆之心。然而州郡赋税特重，各级官吏笞楚（鞭打）他们胜于奴虏，逼得他们典妻卖子，甚而自杀。他们到州郡诉冤，州牧郡守不予以理睬。陛下相隔遥远，他们又无处控告，呼天告地，皆无人应。还要忍受官府的徭役和酷刑。所以他们的村落之间才联合起来，以致叛逆。他们并不是要谋取天下以图不轨。只要能够选拔精明清廉的官吏来治理，他们是很容易安顿下来的，用不着派大兵镇压。”灵帝对这类劝告是不肯听的。不顾国力，不断出兵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义，也不断遭到惨败。

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鲜卑犯边三十余次。原护羌校尉田晏曾因犯法被宽大处理，他想立功自效。听说北地太守夏育请求出兵击鲜卑未被批准，便去找宦官中常侍王甫送礼求情，要求派自己与夏育共同出击鲜卑。大臣们都认为不可行。议郎蔡邕说：“当年武帝有志开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那是因为他的前代文帝景帝有充足的积蓄，天下富饶。武帝征伐数十年，结果是国家和百姓都贫穷下去了，不得不实行盐铁官营，设立告缗（mǐn，敏）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所以前人说：专心武力的人没有不后悔的。如今人力财力都感

缺乏，郡县的小股盗贼都镇压不了，何况是强悍的少数民族？”灵帝不听忠臣劝告，只信宦官蛊惑，便派夏育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出发，田晏从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出发，匈奴中郎将臧旻（mín，民）从雁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出发，各率一万骑兵，深入塞外两千余里。鲜卑大人（总首领）檀石槐下令各部首领率众迎战。夏育、田晏、臧旻等几路军均遭惨败，各率几千骑兵逃回，战死者十之八九。

镇压周边少数民族的叛乱，耗费了后汉王朝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之兵源枯竭，国库空虚。而各地的文官武将在镇压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都要千方百计地侵吞公款，中饱私囊，发战争财。上层官吏收受珍宝贿赂，下层官吏就奸淫抢劫。一般兵士无人关心，死于非命的成千累万，白骨随处可见。

皇帝荒淫无道，宦官和文武大臣也是为非作歹。上行下效，全国上下一片侈靡之风。当时有一首民谣唱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是城中的达官贵人喜爱高高的发髻，各地的女人都要仿效，甚至把发髻梳到一尺高。城中喜爱描宽眉毛，各地就有人把眉毛描满半个额头。城中喜欢宽袍大袖，各地就会有人拿整匹的帛做袍袖。民谣是文艺作品，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但它也确实生动地描写了富人们竞相奢侈的社会风气。这里说的“城中”，指的是首都洛阳。

统治阶级这样奢侈，他们挥霍的财富哪里来？只有靠向农民、手工业者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榨取。那时的农民，一部分成了门阀地主的徒附、宾客或者部曲，成了大地主阶级的依附农民，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们创造的财富，几乎全让主人掠夺去了。另一部分虽然有一点土地，但是各种赋



税、徭役，都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忍受着层层盘剥。什一之税也好，三十税一也好，都是按土地分担国家的赋税。可是光武帝度田失败以后，大地主把自家的土地隐瞒不报，他们庇荫的依附人口也不纳赋税。而贫苦农民的土地数字往往大大高于实际数量，门阀地主通过这种办法把负担转嫁给农民。所以，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几乎活不下去了。当时的另一首民谣唱道：“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田里的麦子该收获了，可是男人们都被征去当兵打仗，干活的都是些妇女。当官的要向皇帝献良马，让平民百姓出钱给买。他们还要乘坐漂亮华贵的车辆。人们有话也不敢讲，只能暗地里窃窃私语。

连年战争，使农村丧失了劳动力。不但土地无人耕种，耕种方式也十分粗放，而且水利设施失修，造成了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就说灵帝时代吧，建宁元年（公元 168 年）六月，京师大雨成灾。建宁二年四月，大风成灾并加上雹灾。建宁三年，河内饥民有妻子吃丈夫的，河南饥民有丈夫吃妻子的。建宁四年，河东山洪暴发，还有大雹灾。熹平三年洛水泛滥。熹平四年七个郡国发大水。熹平六年大旱，七个州发生蝗灾……真是饥民遍野，民不聊生。整个神州大地像是布满了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种，立刻就可以燃起熊熊烈火。而这火种，也正在孕育着，这就是在各地迅速传播的太平道。农民正在宗教的形式下组织起来，觉悟起来。



灵帝光和六年（公元 183 年），在冀州巨鹿郡巨鹿县（今河北省巨鹿县南五十里处）南村的一棵大槐树上，斜绑着一支松木火把。这火光给这个黑夜中显得昏暗沉闷的村落带来了一线光明。火光下，坐着全村近百名男女老少。尽管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今天却像是添了几分精神。他们都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大圆圈。这圆圈的中心，端坐着一个大汉。他浓眉高鼻，长方脸上有棱有角，浓密的胡须似乎经过梳理，整齐地垂在下頦之上。他身着青色麻布长袍，把前襟端正地放在盘起的双腿上，用洪亮的声音在讲说着什么。村民们听得如醉如痴，仿佛把那讲道的人奉为神明。

南村的几户贫民中间，近日流行一种疾疫。人们四肢无力，周身酸痛，站起来就头昏眼花。这种病过去也常流行。但贫苦农民，吃饭穿衣尚且不济，哪里有钱去问医抓药？所以只有硬挺。多数人都能挺得过去，也有病重得越挺越厉害直至丧命的。今天村里来了一个周游四方的人，自称有符水能为人疗病，分文不取。只见那人背着一个大丫丫葫芦，长得高高大大，慈眉善目，言语和蔼。初时人们不信他能治病，后来有人为自家的病孩求了一碗符水。喝下不到半个时辰，那孩子居然蹦蹦跳跳地出来给那



人叩头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村里穷人买不起药的都来求符水，直到把一葫芦符水全要光。然后那人又借了一家锅灶再去熬制符水。并说如有人偷看，符水便失灵验，所以，人们都不去观看。原来他这符水是用甘草、葱根、生姜等熬成。乡下穷人多数从来没吃过什么药，有点药就起作用，加上一点精神作用（现代医学叫做“暗示”），多数人喝了符水居然见好。村民觉得此人是个神奇的人，纷纷问他是何符水，那人答道：“这是本道的救命符水。”一位老农又问：“贵道如何称呼？”那人回答：“太平道。”“啊呀！你莫不是太平道大贤良师张角？”“在下正是张角！”那老汉听罢，跪下便拜，然后对众村民说道：“众位不是早就听说太平道治病救人吗？他就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张角。今日果然灵验，你们还不快拜？”于是呼啦啦跪下一大片。拜罢，老者问他：“大贤良师可曾用饭？”没等张角回答，人们纷纷低下了头。张角明白，这里遭受冰雹，夏粮绝收，看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自己都没有饭吃。便说：“本道以普救天下为本，饥饿一日半日，并无妨碍。”老者说道：“大贤良师救活我村人性命，如何忍心让你空腹而归？”这时，本村一个略有积蓄的人家主动拿出一斗粟米（小米）奉与张角。张角便让人全数做饭，和大家一起吃。张角问那捐米之人：“你如何肯捐米与我？”那人说：“益州有五斗米道，道徒捐五斗米，便可免灾。我才捐一斗，十缺其八。”

用罢饭，天色渐黑。村民们要求张角给他们讲道。于是点起火把，村民们在大槐树下围成一片，来听张角讲道。

张角说道：“本道号曰太平，本师是为天布道。天憎人间有六罪，本道为天除之。何为六罪？不愿积德，不肯全力教人守德，此一罪也。积财亿万，不肯周济穷困之人，使人饥寒而死，此二罪也。知天有道，反而轻

视天道，不肯全力按天道行事，此三罪也。知为德乃是善事，却不肯为德，反而贱德养恶，此四罪也。人人自有体力，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衣食，然而不肯尽力为之，反而造成饥寒，甚至幻想生于多财之家，此五罪也。天地生万物以养众人，每人取足而止。然而有人索取不止，尽力聚财，此六罪也。”就在张角稍作停顿的时候，下面纷纷议论起来：“财主大户只知敛财，不肯积德，这就是罪！”“我们无衣无食，就是他们的罪恶造成的。”“千罪万罪，黑心的财主盘剥不止，就是最大的罪！”

张角继续讲道：“那些蓄积金银珍宝的人家，往往把好东西都烂掉了，浪费了。如果把它们施于贫者，帮助地方养育人民，帮助帝王救济饥民，钱财亿万之家，可以周济万户。把积存的陈旧之物施惠于贫民，又可以积存新的财物，就不会有烂掉的财物了。这样做，上不负先祖，下不负子孙，天地爱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朋友，比邻待之若父母。功著天地，名著万民。然而，有人金银亿万，藏匿于暗室，任其腐烂浪费。如有穷人往求，骂詈（lì，立。骂人）不予，令其饥寒而死，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何？此财物乃天地所生，以共养人也。这类富人找到了聚财之处，便像仓中的老鼠那样，自己饱食。而这仓中之粟，并非此一鼠所独有。凡有不足者，都应来取足之。他们是无知的愚人，以为从来就应由他独自占有，又不肯周贫救急，令使万家贫穷，春无法种，秋无法收，众人都与他结下怨仇。天为之感，地为之动。这种不肯帮助君子周济贫穷的人，是天地之间最不仁的人！”听众听了张角的布道演说，群情激愤。大家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只是不会说。今天经大贤良师一讲，就像自己嘴里说出的一样。他们纷纷喊道：“太平道为天下为贫民，我们也要人道！”“天生万物，供养众人，不能让



富人饱死，穷人饿死！”

张角又说道：“现今有些霸道之人，横行天下，使人不敢言。他们以威武相治，以威武相胁迫。不听他们胁迫的，便加以陷害，甚至祸及子孙。上天以灾异对他们加以谴责。但他们杀害忠良和百姓，使大臣、人民不敢讲话，不敢向上官和皇帝言明。所以当今的皇帝耳不聪目不明，听不到民间疾苦。如今灾害甚多，天变频繁，地震日食屡见，便是明证！今天我道弟子到天下各地布道，即为议论善恶，与四方之人同为善事，求得天下太平是也。”

星移斗转，夜已很深。来听讲道的人仍无倦意。大家纷纷要求入道。张角说道：“本道在道徒之中设奸令（除奸头目之意）。”他指着那位老汉说道：“这位长者德高望重，通达事理。以他为你们的奸令，可使得？”众人齐呼：“使得！使得！”张角又说：“奸令以上，设有祭酒，祭酒以上，设有祭酒主，层层相因。诸徒众有何困苦，即可向奸令、祭酒诉之。”新徒众纷纷要求大贤良师在南村多留几天，继续讲道。张角说：“原定近日在洛阳城北聚会各路布道首领，商议大计。恕张角先行！”徒众急忙伏地跪拜，告别大贤良师。

张角按预先的约定来到洛阳城北的一个村庄。等了几天，张角的弟弟张梁、张宝，弟子马元义、唐周、波才、张曼成、彭脱、卜己八人纷纷聚齐。还是在十年之前，张角从一位琅琊（今山东省沂水流域）人手里得到一本抄在麻纸上的《太平清领书》。这是四十年前的一位道家师长于吉写成的。于吉自称是从曲阳（今河北省曲阳县）的泉水中得到的神书，共一百七十卷。于吉的弟子宫崇曾把《太平清领书》用红笔抄在素绢上献给顺帝。顺帝因为这本书多道家和阴阳五行星象的言论，不合儒家经典，而未

予理会。但这本书在民间却流传颇广。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兄弟几人争着阅读。小弟张宝甚至能够背诵其中许多段落：“灾害变异之见，常发生在旷野民间，庶贱之民反先知之也。各为其长官隐讳，不敢言；长官又各为其君讳，仍不敢言，反而共断绝天地谈。”——上天用以警告君主的灾异变故，发生在野外民间，平民百姓首先看到。而官吏们互相隐瞒，蒙蔽上方，使民间的言论无法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张宝背诵完几段，说道：“富人有富人的经，我等穷人有穷人的经。这部《太平清领书》便是我们的经。”张梁说：“这就是我们的太平经。”张角说：“我此次外出做工，见各地纷纷建立各种道门。比如蜀郡有五斗米道。我们也应立一个道，我看就叫太平道！”张梁、张宝拍手赞成。张角又说：“于吉便是我道的先师。听说先师于吉曾游吴郡（今江苏省南部），在吴县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为人治病。吴县之人多崇奉他。太守孙策曾在城楼上宴请宾客。宾客到齐后，先师于吉穿着整齐威严的衣服漫步来到城下。宾客竟有三分之二下楼向先师跪拜。司仪官禁而不止。孙策气得发疯，下令收捕先师。群僚纷纷为先师求情，连孙策的母亲也说：‘于先生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妄杀。’然而孙策恼羞成怒，竟杀先师。”

自那时以后，兄弟三人便联合波才、张曼成等人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被尊为大贤良师。他们到处布道、宣传，出乎意料地受人欢迎。道徒先是发展到几万人，不到十年，就发展到三十多万人。他们按地区把道徒组织起来，每一万人左右设一方，共设三十六方。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包括了今天中国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莫不闻风响应。贫苦的农民无衣无食，备受压榨，都把太平道当做自己的救星。有的人背着行李，甚至用扁担挑着家当和孩子，去投奔太平道。道路上寻找太平道的



人络绎不绝。张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洛阳北部的一个道徒家里，召开了这次太平道首领的会议，商议发动道徒起义，推翻后汉政权的大计。

张曼成说：南阳人民，苦难深重，切盼神明救民于水火。倘有人振臂一呼，定可应者云集。官府再不发生变化，他们就生活不下去了。百姓皆望我等下令起兵，尽杀贪官污吏，推翻无道皇帝，另立知我贫苦农民之人为帝，另建贫苦之人的国家。南阳一带传出民谣说：“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张角激动地说：“甚善！苍天，即是刘氏天下，其寿已尽，早已当死。黄天即应是我辈受苦受难之人。我看汉家天下垮台在即。我道已有徒众三十余万人，皆仗义勇武之人，倘一呼而起，刘氏天下可夺也。我意明年为甲子年，开始新纪元（甲子是天干纪年法的第一年，六十年一甲子），我等即应起义，发动全体徒众，大计可成！”几个人都赞成张角的意见。大方（“方”的首领）马元义说：“我在邺县（今河南省磁县）布道，深知邺县人民盼望我道举正义之师以伐无道，天下皆有归我之心。我到京师，中宫宦官亦有愿为我内应者。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已与我建立密切联系。”众人听了这一消息更加兴奋。他们一致决定：明年发动全体徒众举行起义，推翻刘汉王朝，救民水火。还确定了战斗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并确定起义的时间为明年（甲子年）三月五日，同日俱起。除决定加强组织和宣传之外，还决定每人仍回到自己布道的地方去进行组织工作。会议之后，他们便分赴各地组织起义去了。不久，在各地的院墙上、大门上，纷纷出现了用白粉子涂写的“甲子”二字。这就是太平道的起义信号。

参加会议的唐周原来是个一心升官发财、野心勃勃的家伙。他想，如能把起义计划、起义首领出卖给朝廷，他就一定可以封侯发财。中平元年

(公元 184 年) 二月，唐周向朝廷告密，当了可耻的叛徒。灵帝听人读完唐周的自首书，立即下令逮捕马元义、封谞、徐奉等人，把马元义车裂（一种残酷的刑罚：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活活拉死），处死封、徐，并在宫中和洛阳市大肆搜捕太平道徒，屠杀一千余人。同时，下令冀州立即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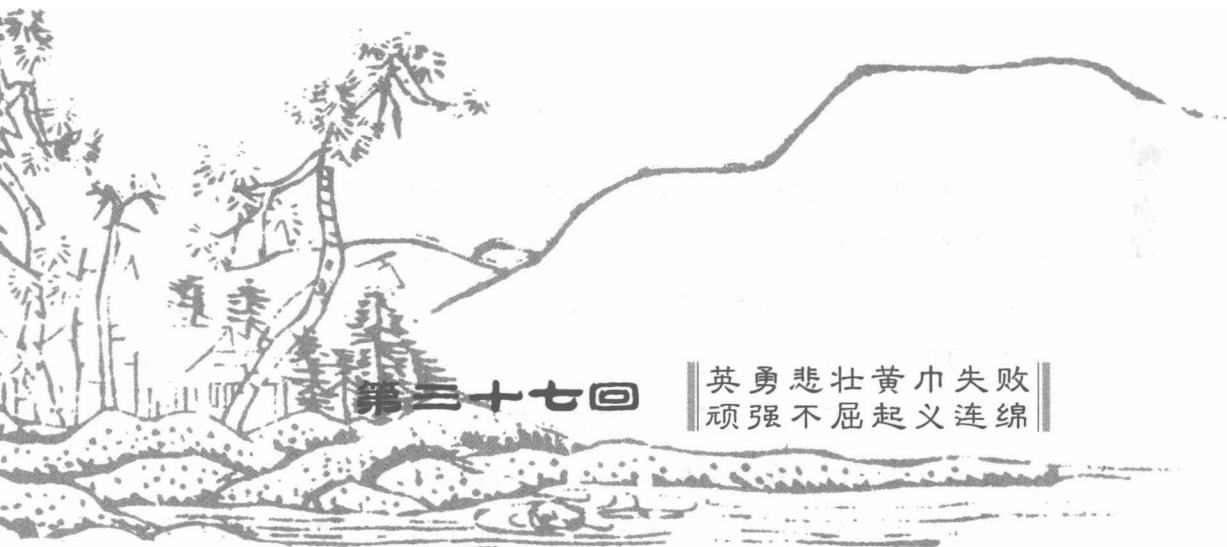
这消息早有人星夜报与张角。张角觉得情况危急，不能等三月五日了，便派道徒多人骑快马分赴各地通知道徒：提前起义！由于太平道的各方都有严密的组织，所以，起义的命令很快传达到全体道徒。于是，分布在全国八州二十八郡的三十六方太平道徒三十万余人，同日发动起义。他们高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手持简陋的武器，烧官府，杀长吏，开官仓，济贫民。道徒头上都裹着黄巾，表示他们是代表“黄天”的队伍，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被徒众推为“天公将军”，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起义发生以后，有一些未入道的人也参加了义军，自动裹上黄头巾。安平国（在今河北省中部）的贫苦农民活捉安平王，清河国（在安平国南边）的甘陵（今河北省临清县东）人民抓住清国王。他们都裹上黄头巾，参加了黄巾军的队伍。

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有几十万人举行起义，这是昏庸无道的汉灵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才听到消息时，他不相信。但当那些残兵败将纷纷从各地来向他报告消息时，他几乎给吓蒙了，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会儿下令征集天下精通征战之士来参战，派兵镇压，一会儿斩杀败将，一时间方寸大乱。还是那些老宦官们有点经验和谋略。中常侍吕强对灵帝说：党锢之争由来已久，被禁锢之人长期在远郡。如果他们与黄巾合谋，恐怕难制也，其时悔之无及。今不如赦之，使其讨



黄巾。灵帝听了，方才醒悟。党人再可恨，毕竟都是自己人。倘若把他们逼急了，与黄巾一起来和自己作对，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于是，灵帝下令大赦天下党人。凡被禁锢的都可回到京师，委以重任。谁都可以赦，唯张角不可赦。那些被禁锢和流放的党人，本来就是对刘氏王朝忠心耿耿的人，今日遇赦，喜之不尽，纷纷回到京师，参加了讨伐黄巾军的战争。后汉王朝的政治上你死我活的两派，如今在他们共同的敌人——起义的农民面前，重新联合起来。

张角的弟子在各地领导了起义。张曼成在南阳起兵，徒众称他为“神上使”，有众数万，屯驻宛城。凉州的马相、赵祗等太平道首领，聚众绵竹（今四川省德阳市北），杀县吏，开官仓，有众几万人……各地官军，损兵折将。动摇了后汉王朝根基的黄巾起义，像熊熊的烈火一样，烧遍全国。



黄巾起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席卷全国。灵帝失其方寸，大臣众说纷纭。太尉杨赐对灵帝说：“黄巾贼众，号称蚁贼（形容黄巾军人多）。其中多为流民，饥饿无食，投奔逆党，以求生路。民不畏死，若以武力讨伐，恐不能制，反使扩散，促其迅速蔓延，以成祸患。不如令各州郡牧守动员流民，各归本乡，妥为安置，使获生业，便可逐渐使贼势孤立衰弱，然后可诛其渠帅，不劳刀兵而定逆贼。”司徒掾（司徒的副属吏）刘陶也附和说：“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妙胜之术也。”郎中张钧也上书说：“窃以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于附之者，其根源皆由十常侍多以其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到各地当官，横行州郡，独占财利，侵掠百姓。百姓有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应该尽斩十常侍，以向百姓表示歉意，并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张钧所说的十常侍，是指十个被灵帝宠信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灵帝把张钧的奏章给十常侍们看，常侍们吓得个个面如土色，赶忙脱帽叩头，假惺惺地要求自动到洛阳监狱去受审，把家财全部捐给国家以充军费。灵帝非但没有谴责十常侍，反而下诏说：十常侍原来穿戴什么规格的



衣冠，现仍照常；原来怎样视事，现在依旧。他还背着张钧怒骂道：“张钧简直是个疯子！难道十常侍里面就一个好人也没有？”他下令收捕张钧，说张钧是黄巾同党，下狱拷打而死。十常侍认为，只有武力镇压才能解决黄巾问题。灵帝听信宦官之言，免了杨赐的太尉，派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讨波才。

话说黄巾各方首领在各地发动起义，率兵各自为战。起义军战士多是贫苦农民，痛恨官府长吏，作战英勇无比。张曼成在南阳郡发动起义后，徒众迅速发展到四万余人，他坐镇南阳郡的首府宛城指挥战斗。南阳太守褚贡狼狈逃窜，被义军在乡下抓到，乱箭射死。波才在颍川郡（今河南省许昌地区）发动群众。皇甫嵩、朱儁各率两万余人，分两路向黄巾军扑来。波才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绕过皇甫嵩军，集中兵力攻击朱儁军，把朱儁打得大败。皇甫嵩失去援助，不得不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汝南太守赵谦、幽州刺史郭勋及广阳郡（今北京市）太守刘卫等后汉王朝的重要官吏都先后死在黄巾军的刀下。一时间官军将士人人战栗，谈黄巾色变。黄巾军的烈火烧得后汉王朝地动山摇。

然而，黄巾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互不统属，无法互相支援，反而便于敌军各个击破。同时，他们又缺乏经验，斗勇有余，而不会像官军那样使用阴谋诡计。因此，终于在大军围剿之下，各支主力部队先后失败。

波才击败朱儁以后，乘胜把皇甫嵩的军队团团围困在长社。皇甫嵩军在与黄巾军的战斗中，损失颇大，所以守城之军感到力量不足，将士们胆战心惊。长社城外是一片沼泽，芦苇丛生。波才缺乏作战经验，依草扎营。正赶上刮春风的季节。皇甫嵩让士卒扎火把，趁深夜黄巾军熟睡，潜

出城去，一面放火，一面大声呼喊，城上也向城外扔火把。皇甫嵩乘火势打开城门，放官军士卒出城冲杀。黄巾军毫无准备，军营被烧，战士慌忙逃走，被皇甫嵩军杀伤上万人。已被黄巾军打得大败的朱儁，遇上了灵帝派来的沛国（今安徽省北部淮北市一带）人骑都尉曹操。曹操带领着一支地主武装来进攻黄巾军。于是，三支队伍一齐围攻、追击波才军，波才军被打得大败。

张曼成的起义军攻下宛城以后，驻守一百余日，势力日益发展，在一次战斗中，张曼成不幸被新任太守秦颉（用于人名时读 jié，洁）部队的流矢所杀。黄巾军将士推举赵弘为帅，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发展，达到十余万人，牢固地控制着宛城。朱儁与荆州刺史徐璆（qiú，求）会合秦颉的部队围攻赵弘。从六月围到八月，赵弘率领的黄巾军纹丝不动。灵帝动了火，责备朱儁出师无能，要治他的罪。司空张温上疏替朱儁求情说：“当年秦国任用白起，燕国任用乐毅，都是在旷日持久的战斗之后才逐渐克敌的。朱儁讨颍川还是立了功的。再说，临军易将，兵家所忌。愚臣认为，可以限定时间，令其成功。”朱儁免于被罢官以后，力战不克，玩弄了几个诡计，才算击败了宛城黄巾。

张角家乡巨鹿的黄巾军，与汉中郎将卢植的军队周旋，互有胜负。张角坚守广宗（今河北省广宗县东南），卢植久攻不下，只好修围墙，挖壕沟，造云梯，企图强攻广宗城。这时，灵帝派小黄门左丰到军中视察。有人建议卢植送给左丰一些重礼，以使左丰“上天言好事”，然而卢植不肯。左丰回到洛阳，便向灵帝报告说：“广宗贼易破耳！而卢中郎修建坚固的堡垒，不愿尽力克敌，下令让部队休息，准备靠天时诛灭张角。”灵帝听了宦官的报告，便下令说：“卢植按兵不动，未能建功！速派槛车押回京



师，减死一等。”卢植受到了仅比死刑差一等的重刑。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围攻张角。张角见卢植军乱，又派探子出城，得知敌军易帅，便派一支小部队突围出城，向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方向移动。董卓派出的探子回来说道：“黄巾贼仅有万人左右，衣履不整，向北退去。黄巾过处，路边孩童都在传唱一首歌谣……”董卓见探子吞吞吐吐，忙问是什么歌谣。探子说：“小的不敢说。”董卓心急，“你自如实说来，本帅绝不怪罪。”那探子这才战战兢兢地说：“歌谣唱道：‘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董卓又问：“此童谣何意？”那探子更加吞吞吐吐，董卓怒道：“你不肯说，我就杀了你！”那探子满脸冒汗，说道：“千里二字，合成一个重字；上面再加一个草头，便是个董字。十日卜倒过来是卜日十，合成一个卓字。所以，这句歌谣是在咒骂将军。而且，二字均自下起笔，是说将军以下指挥上，以臣凌君。”董卓听说这首歌谣还暗含着揭露他以下篡上，企图挟持皇帝的野心，恼羞成怒，拔剑杀了探子。他说：“这是黄巾逃窜，布下疑阵，阻止我军追击，我等不能上当！”便令主力部队穷追不舍。其实，张角早已派人送密信给下曲阳的黄巾军，埋伏在下曲阳附近一条山涧的两侧。待董卓军追到这里，箭矢与巨石齐下，打得董卓部队溃不成军。董卓因此战失利而被罢了官。因为他是个军阀，罢了皇帝封的官，但队伍还是他自己的，对他并无太大损伤。固守在广宗的张角，也因劳累过度，感了风寒，在广宗病故。张梁接替哥哥，统率河北的黄巾军。

接替董卓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老奸巨猾的皇甫嵩在广宗围攻地公将军张梁率领的黄巾军。皇甫嵩攻了一天，黄巾军照样纹丝不动。第二天，他闭营不出。观察了一天，发现黄巾守城将士有些懈怠。第三天黎明前，



他派人偷偷抬着竹梯，爬上城墙，打开城门，然后派大军向城内冲杀。黄巾军守城将士英勇抵抗，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清河（今已改道），五万余名战士宁可投河，决不投降，全部壮烈牺牲。张梁遇害。皇甫嵩还令掘开张角坟墓，打开棺椁戳（lù，路）尸。接着又在下曲阳打败地公将军张宝，十万黄巾将士及家属全部壮烈牺牲。皇甫嵩下令把尸体堆到一起，用土封埋，称为“京观”。

黄巾军的主力经过九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终究还是失败了。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等黄巾军将领英勇牺牲。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并没有被压服。各地都在传唱着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奈何欲望平？”这就是人民的声音，他们的反抗是不会就此结束的。实际上，从张角兄弟牺牲到后汉王朝灭亡，各地打着黄巾旗号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几乎没有间断过。

中平五年（公元 188 年），黄巾余部郭太等人再次起兵于西河（今山西省离石县附近）白波谷。已经被压抑了四年多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情绪，又一次喷发出来。他们很快发展到十万余人的队伍，占领了太原和河东郡（今山西省南部地区），朝廷束手无策。董卓派中郎将牛辅进攻郭太，再一次遭到惨败。这年四月，汝南黄巾军也攻下好几座县城和郡府。

中平五年六月，益州（今四川省）的黄巾军又在马相、赵祗等领导下起义。他们在绵竹县（今四川省绵竹县东南）聚集太平道徒众，揭竿而起，杀了绵竹县令李升。失去生路的农民纷纷投奔马相、赵祗而来，一两天就发展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他们派部将王饶、赵播等率领一部分部队进攻雒（luò，洛）城（在今四川省广汉县北），杀了广汉郡（今四川省广元至广汉之间的地区）太守郗俭，并攻克蜀郡（今四川省松潘至邛崃之间

的地区）、犍为（今四川省南部、云南省北部地区），十几天便发展到数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政权。益州从事（官名）、大地主贾龙在犍为招募地主武装，与官军配合，用了几年的时间，才把马相的黄巾军镇压下去。也是中平五年，还有渔阳的张纯，自称黄巾，聚众起义。青州、徐州黄巾军再次起义，攻没郡县。凉州黄巾军王国包围了陈仓……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二月，在全国一片黄巾余部的战鼓声中，年仅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刘宏又气又急，一命呜呼。十七岁的皇子刘辩继位，后来被称为少帝。于是，一轮新的争夺帝位的狗咬狗之争，又开始了。

宫中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政权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发了农民起义的发展。黄巾余部纷纷奋起。他们在“黄巾”的总旗帜之下，又各有名号：黑山、黄龙、白波、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椽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干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qí，旗）固、苦哂（qiú，求）等部，在各地与官军厮杀。到底有多少支黄巾队伍，谁也无法说清楚。他们以各种方式给自己的队伍命名，或者接受别人送给他们的绰号为名：头领是大嗓门的就称为雷公；头领姓张骑白马，就叫张白骑；矫捷轻便的称飞燕；大胡子的称于氏根（土语，大胡子的意思）；大眼睛的称为大目……队伍较大的有两三万人，较小的六七千人。说黄巾军遍布各地，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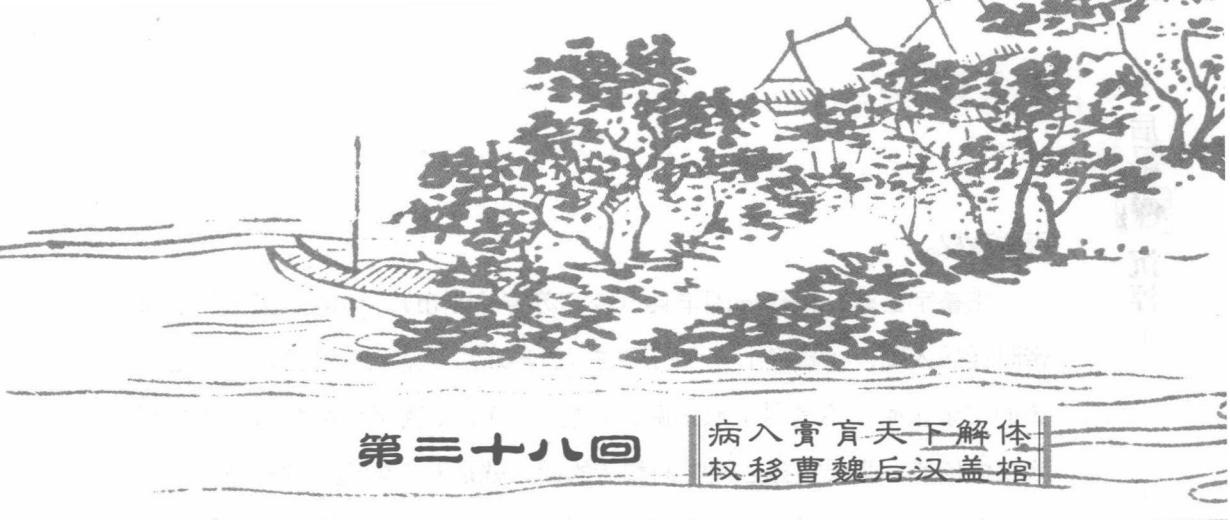
飞燕黄巾军的渠帅是常山人张燕。他轻捷、骁勇、矫健，黄巾军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张飞燕。他接近士卒，关心群众，深受战士和贫苦农民的爱戴。他和中山、常山、赵郡（今河北省邢台市一带）、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带）、河内等地黄巾军配合，共同作战，互相支持，总人数已



经达到一百余万人，官军把他们称为“黑山贼”，闻之丧胆。黄河以北都成了飞燕、黑山黄巾的天下。他们攻克郡县，杀伤长吏，这时已经四分五裂的朝廷对他们毫无办法。董卓控制的献帝只好向他们招降。张燕名义上同意投降，并且派人进京谈判招降条件。献帝答应拜张燕为平难中郎将，派他统领黄河以北各地的黄巾军。每年黄巾军还可以从军士中或百姓中荐举孝廉和其他官吏。由于当时的皇朝已经名存实亡，各地的黄巾军和军阀势力同时并存，各自为政，所以张燕的黄巾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割据一方的武装势力。他们的地盘逐渐扩大，逐渐接近了京师洛阳。其他各地的黄巾军势力也不断扩大。初平二年（公元 191 年），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一带）黄巾击杀兗州（今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北部）刺史刘岱。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 207 年），青州黄巾还攻杀了汉南王刘曄（yūn，晕）。

在后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之中，黄巾军的余部作战于其间。但由于他们只是为了生计，并不是像军阀那样以夺取天下为目的，因而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更缺乏政治的和军事的经验。因此，他们逐渐被割据一方的军阀如袁绍、袁术、皇甫嵩、董卓、曹操等人各个击破，或消灭，或并吞，或自行散去。

但是，后汉王朝却在黄巾起义之中，在黄巾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下衰落、瓦解，名存实亡，最后走向了彻底的垮台。这就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的最终结果。



第三十八回

病入膏肓天下解体
权移曹魏后汉盖棺

黄巾大起义，虽然和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以失败告终（有些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建立了政权，但政权的性质已经改变，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就农民本身来说，还是失败了），但它却彻底摧毁了后汉王朝的根基，使它一蹶不振，一天天地接近坟墓。另一方面，起义的余波，还在延续，成为后汉末期到三国时代间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然而，后汉王朝从名存实亡到彻底灭亡，还有一段苟延残喘的过程。如果从昭宁元年（公元 189 年）董卓率兵进入长安并引起董卓之乱算起，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后汉献帝逊位为止，后汉王朝又延续了三十余年。这三十余年，朝廷不过是个傀儡，是个名义，是别人的掌中之物，天下实际上已经解体。何进、袁绍、袁术、董卓、吕布、郭汜、李傕（jué，决）、陶谦、刘备、孙策、刘琼、公孙度、马腾、曹操等军阀，各拥一支军事力量，争来抢去，逐鹿中原，把整个中国搅得天翻地覆，乱作一团，人民群众再次受尽了战争连绵、颠沛流离之苦。

在这军阀混战的夹缝之中，却有一个受到人民群众拥戴的农民政权，在中原地带坚持了三十余年。这就是由张鲁领导的、以五斗米道为旗帜的



汉中政权。

张鲁字公祺，祖籍沛国丰县（今江苏省徐州市）。他的祖父张陵在顺帝时迁居入蜀，在鹤鸣山（今四川省大邑县北）学道。张陵把道术传给张鲁的父亲张衡（不是科学家张衡，同名而已）。张衡又传给张鲁。张鲁来到汉中传道。张氏祖孙三代学的和传的道，就是五斗米道。这种道门，也是从为人治病开始的。那时医学不发达，真正懂得医术的医生是很少的。贫苦的农民得了病，很难请得起医生。而当时的大多数庸医，又往往把医术和巫术结合在一起，因为医术本来就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庸医们治不了病，便用巫术来唬人敲诈。当然，在人们普遍愚昧的情况下，巫术也不失为一种组织群众的手段。五斗米道，其实也是一种巫术，它并不能真正治病。也许因为它的符水中含有某种药用成分，对一些久不用药的人来说，对于某些小病小灾，或许能有点效验。但真正使五斗米道具有影响力的，是它的教义。它要求人道的人，得先捐五斗米。“斗”是容积的单位，每斗合十升。在近代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前，民间还在使用升和斗来量米。那时的升比现在的公升还略大一点儿，所以现在的人可能以为五斗米很不少。其实，后汉时代的一升还不及现在的零点二公升。五斗米的重量，大约不到二十公斤，所以这并不算一个太大的数目。道徒们如果有了病，首先让他在一间肃静清洁的屋子里独自反省：是否犯过什么错误。悔过之后，再施以符水。还要写成三张符纸，一张送到山顶上，表示送上了天；一张埋到地下；一张沉到水里。道徒们被称作鬼卒，鬼卒的首领是祭酒，祭酒的上司叫治头。治头或者祭酒宣讲教义的时候，只要求道徒们诚实，讲信用。各地祭酒还在大路边每隔几里路设立一个义舍。义舍里准备肉菜和饭食，供给过往行人。行人要根据自己的饭量吃饱为止。人们都相

信吃得过多或多拿会受到天神的惩罚而肚子疼，所以谁也不敢多吃。五斗米道这种周济贫困的义举很得人心，因为“人人得食”毕竟是饥民们朝思暮想的理想社会。道徒之中要是有人犯了法，前三次可以原谅，第四次就要惩罚。他们不设官吏，宗教组织就是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五斗米道的道徒越来越多。张鲁开始时被益州牧刘焉征为督义司马，是州里的武官。刘焉名义上是汉朝的州牧，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刘焉派他配合张脩进攻汉中太守李固。后来，张鲁又打败了张脩，并在汉中传播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宗教组织实际上又发展成政权组织。渐渐地，他们的势力扩大到整个汉中地区，相当于今天陕西省南部和四川省北部一带。而在当今西安、洛阳市一带，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司隶校尉部，所以，张鲁的五斗米道政权，就在后汉政府的卧榻之侧。不论是董卓也好，曹操也好，都想消灭汉中的宗教政权。然而当时军阀混战正酣，献帝刘协是军阀的掌中之物。刘协在董卓的挟持之下，几次派兵进攻汉中。道徒们万众一心，其勇无比，官军不是对手，打不过。皇帝自己还在颠沛流离，也顾不了这许多，就只好任凭五斗米道政权的存在了。为了安抚五斗米道政权，汉朝政府还派人封了张鲁一个官，称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就是兼任汉宁太守。当时本来在桂阳郡（今湖南、广东两省交界处）附近已经有了一个汉宁郡。由于皇朝早已乱了章法，就把汉中也称为汉宁郡，取汉中安宁之意。张鲁的教义代表了贫苦农民的理想，各地都在传说张鲁设义舍、人人吃饱饭之类的事，关西一带躲避战乱的难民纷纷投奔汉中，几年之中就安置了数万户。当地的人民也十分拥护张鲁。

有一日，张鲁正在汉中郡的首府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军帐内，全神贯注地阅读各地探马送来的、写在蔡侯纸上的有关军阀混战形势的情



报，有一士卒进帐报告：“帐外有一群农民，要求晋见将军。”张鲁虽然已经被拜为中郎将，当上了太守，但他仍旧十分平易近人，忙令唤求见农民派一老者进帐言事。一个皮肤黝黑的干瘦老头被领了进来。那老头见了张鲁，一头扑在张鲁案几之前，倒地便拜：“恭贺将军大喜！”张鲁急忙从案几后面跑过来，扶起老者说道：“你我同是鬼卒，何必拘礼！”并让人赶紧拿来一片荐席，赐老者坐。老者手捧一个四方方的红麻布包，一面一层层地揭下包布，一面说道：“我是本村祭酒。昨日犁地时，只见犁铧过处闪出一道耀眼的亮光。我急忙停住犁，从土中扒出一枚玉玺。我用衣襟把它拭净，只见上面还刻着天书。”说罢，共包了七层的红包也已打开，果然露出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玺。

张鲁急忙接过玉玺，只见印纽上刻着蟠龙，正面刻着曲曲弯弯左回右转的文字。张鲁只认得当时流行的隶书和楷书，印上刻的什么字也认不出。他觉得这必是天书无疑，心中不胜欢喜。

那祭酒继续说道：“将军传布善道，周济贫寒。当此四方黎民水深火热之时，唯我汉中百姓安居乐业，各地百姓纷纷投奔而来，人人感戴。像这样的善事，能不感动上苍？所以，天赐将军玉玺，实则指示将军称王。我得此玉玺后，不敢耽误，连夜赶路，奉与将军。我村鬼卒有闻听此事者，也都自动同我前来，向将军作贺！”张鲁急令唤帐外鬼卒快进帐来。十几名鬼卒进帐便拜，张鲁回拜后，命大家快起身落座。他让人找来一块托盘，把玉玺放在托盘里，仔细端详。

这枚玉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一件出土文物。只是我们无法考证它是何年何月何人的物品。但那时的人们并不明白这些。包括拜送玉玺的农民、张鲁本人及群僚，都把它看做是一件天赐的吉祥之物。在场

的僚属也纷纷跪下作贺，有人还说：“这是上苍赐命将军，令将军称王。将军应立即称汉中王！”张鲁听了这话，也沾沾自喜，连鬓胡子都飞扬起来。正在他准备同大家商议如何称王的具体安排时，他的功曹（参谋一类的官）阎圃却说：“汉川（即汉中）地区，人民有十万户以上，四面险固，财物丰积，土地肥沃。如果以这块宝地为根据地来辅佐天子，就可以使他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称霸一方的霸主，最低也可以像窦融（光武帝的重臣，窦宪的曾祖父）那样不失富贵。所以，历来人们都十分看重这块地方。现在我们设置了官署，实际上已经是建立了政权，这就足以斩断朝廷和其他割据势力利用这块宝地的可能。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引人注意了，如果称王，必然有人会来争夺，很快招致祸患。希望暂时不要称王。”张鲁接受了阎圃的劝告，也觉得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好，因此没有称王。他赏赐了奉送玉玺的农民，并派人送他们回家。

在军阀的混战割据之中，张鲁利用宗教建立的政权，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不但存在下去，而且还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那些军阀控制的地区民不聊生相比，汉中是安定富庶的。但他们也没有想到向外发展，扩大势力。这个以信道农民为基础的宗教政权，在汉中生存了三十年。当曹操挟持汉献帝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在曹丞相（当时曹操已被封为魏公，成为献帝的丞相，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朝廷）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张鲁的力量就显得很单薄了，显然不是曹操的对手。

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曹操率十万大军来讨张鲁。在突破了氐族军队的抵抗之后，大军来到阳平关（在今陕西省汉中市北）。张鲁觉得曹军强大，又听说曹操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善于用人，比较爱惜民力，便准备以整个汉中投降曹操。但张鲁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率数万人据关坚



守，在山上横着修筑了十余里长的城墙。曹军屡攻不下。曹操原来听人讲，汉中很易攻，阳平关两侧的山相距很远，无法守。来到这里一看，并不像人家传说的那样易攻。他感慨地说：“光听别人的传说，不深入实际了解，是很难得到真实情况的。事情的发展也就很难符合自己的愿望。”由于士卒伤亡严重，关口久攻不下，曹操准备撤军。但深夜不辨道路，曹操军队竟误入张卫的兵营。这时有上千只野鹿被军队惊扰，到处乱冲乱撞，冲坏了张卫的军营。曹军这才意外地乘势打败张卫，占领了阳平关。

阳平关的陷落，使张鲁下定了投降的决心。阎圃出主意说：“今天是我们走投无路之时。现在投降，必受人轻视。不如暂时退到山中，相持几天，然后再议降。这会被看成是功劳。”张鲁率军队逃入南山，进抵巴中（在今日秦岭山脉之中）。撤退时，有人要烧毁仓库中的物资。张鲁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打算交给国家（因为汉献帝在曹操挟持之下，所以曹操是以汉朝的名义行事），我们的意思还没有向曹丞相表达清楚。今天离开，是为了避其锋锐，没有与国家对抗之意。宝货仓库，仍属国家所有。”下令把仓库贴上封条，原封未动离开了汉中。

曹操进入南郑，看到张鲁未进行丝毫破坏而退却，知道他有归降之意，便派人去慰劳张鲁。阎圃对张鲁说：“我们要么投降魏公（指曹操），要么联结刘备，归属蜀军。”张鲁果断地说：“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便向曹操投降。曹操大大地夸奖了张鲁一番，拜他为镇南将军。封阎（láng，郎）中侯，食邑万户。还带领张鲁回到当时的京城许都，以客礼相待。至此，这个宗教政权在坚持了三十年之后，终于被曹操征服了。

这时的汉献帝只是曹操的傀儡皇帝，得按曹操的眼色行事。曹操要把

他怎么样，那是很容易的。建安十九年，曹操就曾杀了伏皇后和两个皇子。第二年，曹操的女儿曹贵人被立为皇后。不过，曹操还算是比较克制的，他在世之时，一直保留着献帝的帝位，打着汉朝的旗号。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曹操死了。曹操的二儿子曹丕继为魏王。曹丕对待献帝可就不那么客气了。献帝明白，他的命运是掌握在曹氏手中的。虽然曹丕在实际上、在权力上都与皇帝无二，但毕竟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头衔。而曹丕不要当皇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献帝刘协为了自身的安全，便在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派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交给曹丕，表示自愿把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即所谓逊位或禅让。曹丕心里也明白，他是否接受皇帝玺绶只是个形式和时间问题，为了表示自己的豁达大度，曹丕曾三次上书把玺绶送还献帝，表示谦让，然后才“不得不”接受了皇帝玺绶，便设坛祭天，于十月二十九日正式称帝，建国号为魏。曹丕就是魏文帝，曹操被追谥为魏武帝。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食邑万户，他的四个“皇子”都由王降为侯。

存在了一百九十五年的后汉王朝，就这样“和平地”禅让给了一个新的王朝。而它自己，便在这历史的海洋中永远地沉没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后汉沉浮
作者=孙宝镛著

页数=321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43

DX号=000008046328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28&d=488FB13209806AD91C4A14D5311C8072&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BA%F3%BA%BA%B3%C1%B8%A1